

上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风沙雁文集

〔新加坡〕欧清池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风沙雁，原名欧清池，国籍新加坡，祖籍福建成就尤溪。毕业于南洋大学，后负笈日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位。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曾任职于新加坡移民厅、外交部；担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为期五年；现任职于《联合早报》。1990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

风沙雁早年写诗与散文，收入集子的有《砂砾集》与《矛盾集》；后不再写诗，专写散文编为集子的计有：《文艺絮语集》与《哀思集》。有政论选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风沙雁的散文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其中受唐诗宋词影响尤深，他的文字优美，讲究意境的塑造，早年散文较有激情，偏重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与歌颂美好事物；留日时期写的散文较为沉郁；近转向学术研究与短篇小说创作，文风较为淡雅。

本书收入悉数捐赠给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上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风沙雁文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风沙雁文集(上卷)

(新加坡)欧清池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沙县印刷厂排版印刷

(府西路 87 号 邮编:3655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6.625 印张 4 插页 63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046-X

I·941 定价 35.00 元(上、下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编辑例言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它们与中国文学有着语言同源的血缘关系。因之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将有助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交流，推动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共同为世界文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二、本丛书既收入创作，也收入文论，同时也需要研究著作及史料汇编，有个人专集，也可以多人集，有专书，也可以有多部书合集。作者不受国籍限制。

三、本丛书由庄钟庆、陈育伦任主编，周宁任副主编。

序一

庄钟庆

前年春天，风沙雁到厦门，他的谈吐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行前他将他的作品赠送给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读完他的作品，我们才知道，这位行色匆匆的游客，是现代社会中幸存的诗人，他的激昂、他的伤感，他敏锐的思想与他高尚的良知，都是那么动人。他应该有更多的读者，生活在更多的人中间，让更多的朋友分享他的创造，让他的作品融入那弘远伟大的精神传统中。我们提议编选一部“风沙雁散文选集”，纳入我们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中，他慷慨地答应了。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机会，他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读者，中国读者也结识了一位新作家，共同的母语与共同的文学家园，是我们永远的缘分。

风沙雁的作品分为三类：抒情散文、文艺评论、政论杂文。早年他也曾写过诗，没有收入这部集子。尽管如此，从他的散文作品中，我们仍能感到诗情；他对美与艺术的敏感与真诚、对正义的热爱与信心、对人、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与忧患，都说明他骨子里是位真正的诗人。作家最可贵的是诗人气质，它是想象、激情、良心、思想的源泉。收入“背着历史走天涯”、“枫叶初红忆扶桑”、“绿窗花影

录”中的作品多是抒情散文，这是他诗情向内发展的成果，在“文艺絮语”、“矛盾集”、“忧患集”、“闲思集”、“喻世集”、“反思集”中，我们看到他的诗情投向社会，化为思考与批判的力量。他的作品涉及的问题很多，从个人情感生活到文学艺术，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现代社会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的选择与困惑等。风沙雁是位富于使命感、涉猎广泛的作家，对于他来说，文学不是别在钱袋上炫耀的徽章，而是生命，或者，生命的精华。

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他们开创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已是世界华文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年由于华文衰落与读者流失，他们的田园已显得有些荒芜，但努力在希望就在，许多华文作家仍守护着家园辛勤耕耘，而且，他们的领地正在另一片天下迅速扩大。在中国，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同时也引起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幸运的不只是作家，还有读者。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的美与正义的世界里，用古老神圣的母语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风沙雁散文选集》即将出版，作者嘱我写几个字。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历时两年余，有许从文友的努力，在此尤其要感谢的是林秀平女士，她慷慨的帮助与认真的工作，使这一成果得以如期如愿的实现。

1997 年中秋

序二

陈育伦

八月间，当我拿起刚刚打印好的《风沙雁散文选集》，便仔细地读下去，感触很多。

盛夏虽过，南方的厦门天气，正是“秋老虎”施威时刻，身处斗室，犹如囚困在闷罐车厢里。连续几天伏案翻阅，周围热气，似已全无感受。我的神思跟着风沙雁先生来到了宁静山村的小溪旁，看流水，看水草的飘曳，看燕子飞过萍池的镜面般平静的水面，来到那暮色苍茫的山冈，再到云南园看南大湖的美景，倏忽又飘洋过海，感受那东瀛文化的凄清韵味，转瞬间又来到华盛顿的街尾，三藩市、洛杉矶的唐人街，温哥华的海滨，汉城的街头……浪迹天涯海角，追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踪影，寻觅唐诗宋词元曲的意境。这一景景，一幕幕，不正是我跟随着风沙雁先生寻找的可献身之处，追求的人生道路上的燭火的心灵历程？

掩卷时，我那受过伤的脊背已直不起来，可精神却特别的爽，眼前特别的亮，向窗外一望，那长久已看惯的碧蓝大海，显得特别明丽，远处迷蒙绵延的青山，有一种从未感觉到的邈远的梦般意境。于是，我忽然感悟，风沙雁先生说的：“我因此常常为了自己能

享受那美景而欢欣，也希望自己能创造一些美的事物给别人享用。”（《那个黄昏》）

我与风沙雁先生相识，是两年前的事。

那是1995年暮春三月的一天上午，在厦大校园意外地遇上来这里旅游的风沙雁先生夫妇。其时，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刚刚成立，我是中心成员之一，当得知风沙雁先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华文作家时，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下子消失了。几个小时的相处，铸成了一串延续不断的感情链条。分别的日子里，风沙雁先生书信不断，寄来出版的作品，还专门从报章上剪辑我们所需要的资料。今年三四月间，我到了新加坡，风沙雁先生夫妇专程来我下榻的酒店看望我和庄钟庆教授，并带领会见新加坡诸位同仁，就在这次相聚中，大家商讨了今年十二月间在厦门大学举办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问题。这次讨论会的筹办，风沙雁先生出了大力。现离会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了，愈接近相会的时间，期待的心情愈迫切。归来兮，远方的游子。

1997 年秋

于厦大海滨

燭火的追尋

——代自序

楔子

当我还很年轻很年轻时，我曾立下志愿，要到世界各地去飘游。岁月流逝，在步入中年的现在，我仍然想到处走走看看。但这不一定是为了寻求更翠绿的草原、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这样做，有时只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有可献身之处的快慰。

我生活在一个小岛上，自我稍微懂事起，我就有把一生献给某一种理想的想法。这种想法像摇晃在我眼前的一团燭火，它一直牵引着我前进，可我总无法一手捉住它。它看似在我眼前，但当我逼近时，它却又飘得好远好远。

时过境迁，我终于发现在我居住的地方是欲献身而无处的，慢慢的，我终于把此种想法变为慰藉我心灵的一道清泉，从此我就感到精神愉快，生活舒适。

但当我独自一人坐在海边或树林中冥想时，我却又会陷入愁思中。这种愁思来自对本族文化日渐消失的担忧，也来自深感在社会上少有参与感的落寞，更来自中华文化强调人生是完成历史美的特质、而我却无从参与的无奈。

在骤雨刚刚过后的清晨，凉风一吹，水蓊的粉红花就会随着水珠纷纷飘落。盘生在水蓊树干上的野胡姬，淡黄的、雪白的、浅青的都有，都在风中摇曳，摇曳出淡淡的香味，凝滞在清凉的空气里久久不散。偶而有几声鸟啼声自树顶落下，凝着香味的空气，便泛起点点涟漪，但很快就平息下来。

一条农人用来灌溉的小溪逶迤流向远方，因为下了场大雨，这小溪的水涨到快溢出岸上来了，把溪畔的野草野花冲刷得玲珑剔透。粉红的花、青翠的草以及洁白的流水，这样一幅色彩和谐的水墨画，往往我可以凝视好久好久。那年我六岁，还未入学，就住在景色宜人的乡村。每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有时与堂弟表弟在旷野中看日出，看燕子飞过萍池的镜子般平静的水面；有时我就独自到田野上散步、看花、听鸟鸣。

八岁我才入学，开始接触了方块字。小五那年的长假，我竟然写了不少咏物诗，在朦胧的意识里，我已把小溪当作我的精神寄托了。那一年，反殖与要求改善待遇的工人展开罢工行动，全市的劳动阶级也加入罢市，当局宣布实行戒严令，学校停课好几天。在那段期间，我幻想着从此可在乡村过着清静的农耕生活。在那短暂而宁静的不用上学的日子里，我天天都到小溪畔看清澈的水，捉漂游在水中的小鱼小虾，渴了就采嫩椰子，剖开来喝它的清甜的水。

午后的乡村异常的静，小溪的水更加清澈明亮，阳光透过番石榴树的繁密的枝叶洒下来，溪面亮丽得很。小山丘的树上的鸟儿的几声啼叫，像一些小石块丢进平静的溪面，把乡村的午后宁静给震破了。偶而谁家的公鸡的一声长啼，又在宁静的空气漾起一道波浪。乡村的炎午，最使人难受的是闷热，而坐在树影掩映下的阴凉

的溪旁看流水，看水草的飘曳，就是最惬意的了。

我的童年有好几节时光是掷在小溪上的，于今追想起来，这并不全是为打发时间，在潜意识里，小溪其实已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把烟火了。

我念的小学并没小溪，但我上课的那间课室是建在萍池上的，课室以木板建造，地板处处都有很大的缝隙，下雨的日子，萍池涨了，雨点又在池面绣出千千万万朵雨花，蓝色的萍花缀满水珠，萍池过去不远处的那片花圃的花朵在雨中更显得娇艳。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会进入一种缈远又优美的境界。

不久，我们就与老师及高年级的同学开辟学校的那座小山丘为运动场。从小山丘走下来是一片大草场，我们的早晨周会就在那儿举行。草场靠近教室处有一块布告板，粘贴的都是学生的作文，版名叫“小使命”，那是我常驻足的地方，我从那儿能找到我的乡村的小溪似的清凉与宁静。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内容就更丰富了，我已拥有小溪的清澈和宁静、萍池的美姿及草场的深邃意境。

我就读的中学坐落在山冈上，进入校后门得走一道两旁种满木麻黄的斜坡才能到课室上课。落叶季节，木麻黄的针状叶子就掉满山冈。在清凉的早晨的阳光下，远远看去针状叶子就像雨点那样飘洒下来。与学校只隔着一条马路的武吉知马河的河水是浊黄的，每逢豪雨那河就泛滥，沿岸的道路与人家都淹水了，那时河水就黄得带着点血红，河水汹涌流去，气势浩大。隐约间，我已意识到这河是具有反抗性的。

在云树苍苍的山冈生活，我已泛览了大量的现代文学，高中时又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学，我的视野已不只是校门前的那条河、小

学的那个萍池、乡村的那条小溪，隐隐约约中，我已看到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我对民族文化的爱开始萌芽，且很快变得茁壮起来。我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中隐约看到我这一生所想追寻的烟火了。

那一年，为反对教育改制，我参加了全国性的中四罢考。我们维护的是母语教育，我们担忧的是母语会随着改制而消失。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在山冈上，那个早晨天不停地下着雨，武吉知马河又淹水了，淹得很厉害，河水呈血红，流势急速，浩浩荡荡，有排山倒海，席卷一切人间垃圾之概。我们唱着团结的歌，在雨中游行，我第一次感受到气壮山河的滋味，我也明了那河的怒吼的含意。

雨过天晴的日子，我再在山冈度过平静的两年高中生涯，然后我投入万花筒似的社会工作。那是段无法看到小溪、萍池或河流的苦涩日子，我看到的是咸得发苦的海水，我天天都看海，有点不耐烦。只有在夜晚，当岸旁的路灯投照海面，在朦朦胧胧灯光的映照下，我才能从那遥远的、虚幻的灯光波影里，找到我向往的意境。

那一夜，我下班时已近午夜，天下着毛毛雨，我独自奔到巴士总站时，距离最后一趟车开发时间还有数分钟。我稍微喘了喘了气，定下神来观看周围的雨景，霓虹灯在雨中闪烁，泛出几分朦胧美，天气微寒，有点初春的况味。雨丝紧密地飘落在宁静的街道上，空气中泛着街边人家阳台上盛开的花朵的幽香，我感到一种进入远古世界的寂寂的意境美。这时，不知哪家人家的收音机正播着幽怨的《绿岛小夜曲》，紫薇的哀怨歌声唱出了诗人囚困火烧岛的寂寞情怀。那夜我体会到中华文化中蕴藏着的那种无奈的滋味，那滋味不止是为真理斗争而遭囚困的忧思，还掺杂着飘泊海外的华人的情思与对文化的热切追寻。那夜我下定决心到南洋大学深造。我不能再过着天天望着带着腥味的海的无聊日子，我要继续追寻我人生道路上的烟火。

那年七月，我从龌龊的市区背了个包袱到山冈，正是晚霞娇红欲滴的薄暮时分。一望满眼翠绿的相思树叶，满树嫩黄的粉状花蕊，一排苍树倒映湖中，古色古香的行政楼坐落在湖的那一角，八角亭掩映在绿丛中，我立即沉迷在这诗境中。清风漾起湖面的鳞鳞波纹，也吹得我满身满头的相思花，我第一次领略到唐诗宋词元曲中的优美意境在现实中呈现的震撼力。

在云南园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南大湖是我精神的寄托所在。在夕阳映照的黄昏，在微雨缠绵的清晨，在月光洒落的夜晚，在薄雾笼罩的黎明，南大湖都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它的美。湖畔栽着几株杨柳，微风拂来，杨柳飘曳，水波荡漾，在阴天的早晨，坐在湖畔石椅上看湖景，就颇有初春柳丝撩人情思的感受。

这湖是学生用血汗开辟出来的，湖筑在两旁都是小丘的斜坡下，四面都被围堵住，即使是下了滂沱大雨，湖水涨了，却也无处可流出。它是一湖被困住的水，偶而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也会有波光潋滟的景致，稍可慰藉海外华人对母族文化的思恋，但每当我在湖畔烫茶时，总被那永远浊黄的湖水困扰着，我深刻地体会到，被困着的水是无法展示它的生命力的。直到若干年后，南大成为历史名词时，我才又恍然觉悟，那湖水无异是海外华人对母族文化的相思泪。

在云南园的日子里，我倒往往通过园内的那条宽不过一米却长达近半公里的弯曲的小溪的奔奔跳跳的流水看到华族文化的生命力。那小溪流经竹丛、相思树、花树，然后朝向农家的园地流去。

四

七十年代伊始，我告别了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在移民厅任职的五年里，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我天天与海为伍，苦涩的海风吹黑了我的皮肤，咸咸的海水带着腥味拍打着我们的小船，我在蔚蓝一片的大海中看到天地的广大，但也体会到海洋的凶猛与霸道。在风刮雨飘的黑夜，我们的小船在波涛滚滚的海面前进时，那种颠簸摇晃的折磨滋味真难受。

那年代我童年居住过的乡村已发展新镇，小溪不见了；我就读过的小学也迁移了，新校舍再也没萍池了；我再也无法看到清澈的溪水与浊黄的池水了。

在那段生活颇为枯燥的日子里，我时不时都会到云南园去看南大湖，浊黄的湖水仍然会撩起我对源于黄土高原的中华文化的情丝，只是湖畔的杨柳都枯萎了，石桌石椅也脏兮兮的，相思树被砍伐殆尽，整幅云南园的景观苍凉得教人心酸。

就在那一年的初冬，我带着到他乡追寻熹火的期望到了扶桑。我和妻初临乍到，对处处散发着凄清韵味的东瀛文化感到异常的好奇，但也对孤寂的异乡生活感到无可名状的无奈。

我们经常到富有华族文化色彩的横滨中华街散步，横滨港的初春、深秋或严冬的海风很凛冽，我们总无法在海边久伫。严冬的海港，日落特早，下午三点钟，海面就苍茫一片，望着水天相接处的迷朦景象，我常常兴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惆怅。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会想起家乡的小溪、萍池与南大湖来了。

有一天，我随一位日本同事到他家附近的一条无名河垂钓。那是薄暮时分，暮靄自河的尽处渐渐拉拢，夕阳把残红映在河心上，一闪一闪发出澄黄的光彩。河的另一尽头尽是随风飘曳的杨柳，笼

罩在河面上的烟雾更为杨柳抹上一层朦胧，我于此深深体会到羁旅的闲愁是何滋味。在初临扶桑时，我曾想自此离乡背井，浪迹天涯，但居留四年后，我明了在一个文化迥异的他乡永住，将是凄凉的、无谓的。

在扶桑五年，我无从看到中华文化散发的光亮色彩。东京的新宿御苑中有座台湾阁，飞檐雕栋，算是最具有华族文化风情的了。横滨中华街的牌坊，也隐约闪烁着华族文化的光辉。在扶桑五年里，我几乎尝遍了东京与横滨所有的华人餐馆的菜色了。楼外楼餐馆勾起我对中国历史的反思，留园饭店又使我想起古代爱情故事的凄清美。餐馆的命名，都标志着店主对华族文化的怀念，那种情丝，不是长年旅居他乡者，实难以言喻。

在东京我结识了不少旅居扶桑的华人，都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的爱，在外面飘着小雪的夜，我们或在家中或在餐馆，漫谈着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着中国的走向。海外的华人，即使已归化为居留国公民，却依然会关心着中国的前途，热爱着中华文化。一位居住在仙台的新加坡籍医生，每年到使馆更换护照时，总会找我们进餐。三杯下肚，他就发起牢骚，说担忧自己的儿女将失去文化的根，而想把他们寄住在东京的朋友的家，让他们到横滨的中华学校学点华文。这种情丝像教徒对所信仰的宗教的执着，不只不会渐行渐远渐稀薄，反而会随着年岁的增加而更浓郁起来。

我在东京五年，多少也总能从日本文化中窥探到中华文化的影子。日本的街景，都是古诗词意境的具体化。浅草散发的浓郁凄清文化气息、日光泛滥着的淡雅潇洒情调、箱根流泛着的幽远脱俗风情；泛舟芦之湖的逍遥情怀，漫步长崎夜街的怆然情思，夜枕立山旅馆听河流急奔的潇洒自在；这一切都曾教我沉醉，但也更教我兴起对中华文化的思念。我在异乡生活，缺乏的正是教我神往的生活中的烟火。

我终于回到阔别五年的故乡，那个飘着细雨的十二月天，我驱车上云南园，景物已变，建筑物大改，湖水更浑浊，云南园的花草显得衰飒，我似乎已找不到从前我所拥有的，对小溪、萍池、河流与湖水的情怀。这种失落感直到我到了桂林，才慢慢消失。

五

那一年仲秋，在游罢美国与日本后，我们一行七人到了桂林。

桂林的秋，街道旁开满丹桂，空气中有一股很浓很浓的香味，熏人欲醉。

漓江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白云是山峰的面纱，江水是山峰的梳妆镜，江面的扁舟与鸬鹚捕鱼景象，则是镜子的点缀品了。那个清晨天下着细雨，江面迷朦一片，漓江挂着的是一片呈现出唐诗宋词元曲的意境。

我站在船头栏杆远眺，雨点在江面绣出千千万万朵涟漪，白云飘荡，山峰淡出，渔舟朦胧，一切景物，都只有些大意，若隐若现，却又教人回味无穷，犹如宋明小品文一样耐人寻味，我于此算是首次品尝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了。春雨杏花江南，我从漓江领略到南方文化的优雅滋味。

中华文化赋与中国山川性灵与色彩，山川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漓江的天然美，勾起文人的情丝，他们写下了好多诗文歌颂它，这些诗文增添了漓江的妩媚，使它在天然美之外又有了意境美。

从桂林回来后，整整五六年我再也提不起看山看水的兴趣，直到那一年我到了温哥华，游了史丹利公园，我才意会到秋雨中的史丹利公园的情调，是绝似江南早春的韵致。园内百花盛放的美景，与树下堆满殷红的枫叶的喧闹，加上秋雨滴出的几分嫩寒与几许

迷蒙，真正教我走进一个绝美的、邈远的意境中。

往后数日，我又在温哥华唐人街的中山公园嗅到中华文化的气息。温哥华的秋是多雨季节，秋雨缠绵得教人心酸，一如老浮现在海外华人心上的那股乡愁。中山公园无疑是为慰藉海外华人乡愁而建的，园中的那一方小湖，更是旅居海外华人的思乡泪汇聚而成的。

华人基本上没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就是他们的信仰。华人天涯何处都可家，但他们始终放弃不了对文化与家乡的思念。这种思念无法消除，他们因此会毁家办学，倾资建公园牌坊。横滨中华街的牌坊，华盛顿唐人街的牌坊，三藩市“天下为公”的牌坊，都是为慰藉思念之情而建的。这些牌坊往往使我想起日本神道教的“鸟居”牌坊，牌坊是海外华人热爱本族文化的标志。

在没有牌坊没有公园的地方，华人藉以慰藉思乡之情的，就是到中华餐馆去品尝鲈羹莼汤。乡愁、乡愁，它像十月的秋雨，老缠绵在异乡的华侨心上。

六

我到了武夷山，游了九曲溪，才意会到九曲溪的水比漓江更清澈，九曲溪的景物也可看得更清晰。九曲溪勾起我对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小溪的追思，它荫凉，有花有树，异常宁静。我童年时代经常去观看的小溪，是我朦胧意识里的生活中的烟火；九曲溪则是我步入中年所想追寻的烟火；武夷山的清幽环境，九曲溪的清水，都可涤尽我的烦恼。

闽江则有点像我中学时代看到的武吉知马河。从南平坐火车东下福州，一边是崇山峻岭上不时有野桃花盛开的景象，一边是逶迤闽江的时隐时现镜头，我想以后的日子若不愁吃不愁穿，我何不

把不余生寄在遨游大江南北的旅途上?闽江似乎不起波浪,而这种江面宽阔,流水不急的景象,却正合我此时的心境。

这种情丝到了厦门就变得更为浓郁了。鹭江的苍茫景象,极像我高中毕业后那三年呆在邮政局工作,天天看到的红灯码头的海的样子。但只要不望向台湾海峡,站在鹭江畔直眺鼓浪屿,我就有一种可以定居在那小岛上终老的向往。

厦大的优雅气氛,真可让我钻研一两个课题度过余生;南普陀寺的清静,又可让我坐在红木棉树下深思冥想。在福建走马看花游览一遍,我仿佛已找到可献身的场所。

中年丧偶的哀痛,使我的感情起了相当大的变化。为赋新词爱说愁的个性一变,我追求的已是淡泊幽远的情思。随在我身旁的续弦娇妻,愿跟着我到处浪迹。我想江南的任何一个市镇,只要有山有水,有个可供我潜修的场所,我将与娇妻在那儿归隐,并携手遨游名川大山,胜地古迹,名城大都。

在夕阳映照下,我愿将所看到的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迈向现代化过程的喜与乐、悲与忧,前进的每一份激动,跌倒的每一份哀痛,都一一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这民族是如何踏遍千山万水,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才走上文明与现代化的道路上的。

长江的浩瀚,黄河的奔腾,其气派的雄伟,何止是我过去岁月所看到的小溪、萍池、河流的千万倍。在想像中,这团光辉夺目的烟火,将教我的余生更充满生气与活力。闲来则不妨到欧美澳洲纽西兰跑跑看看,异国的风情将使我的生活更充满浪漫色彩,而在看遍天下名山胜水后再看长江黄河,我自信将有另一层不同的感受。

新的一年总会过去,我向往的江南,中国而不只是个尾端,国运兴衰,历史变迁,个人的际遇,国家的生活,都在国力鼎盛,殖民地随处都是的年代,英国人曾自夸英国是日

不没国。在我过去数十年的岁月里，我走过不少国家，即使偏僻如阿曼这样的沙漠国，也有不少华人聚居，我因此想说这么一句话：凡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但英国人的殖民，与华人的移民，是截然不同的，殖民主义者挟着坚艇利炮侵占别人的土地，掠夺别人的资源，又强把本身的粗浅的、而不是精致的文化灌输给别人，往往留给前殖民地好多老解决不了的后遗症。华人的移民是个别行动的，在全无保护的情况下移居他国，过着寄人篱下，默默耕耘，为居住国作出贡献的生活。海外华人在物质上的孤立无援，在精神上的彷徨失落，促成他们热爱本身的文化与传统，在居留国毁家办校，或倾资兴建牌坊公园，以此寻求精神寄托，这便是他们生活中的烟火。我居住的国土上的华人，与我所走过的国家的华人，都有这些特点。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热爱母族文化，这些情丝如流水一般紧随着华人走到天涯海角。他们对本民族所构成的国家的关怀，对本民族的文化的热爱，都缘于希望故国能兴盛的期待，也是在无人可保护的情况下生活在异乡者的烟火。在这坚艇利炮政策已失效的年代，在这西方道德文化开始沉沦的年代，在这西方国家在自视甚高之余也不得不低头寻找东方文化的优点的年代，华族移民生活中的烟火，是有可能扩大为全人类当前正处于没有理想的彷徨年代的烟火的。

1995年初稿

普良 伏季
在中华文化通过世界各地的孔子
学院而通行也惠水普良全球后

目 录

上 卷

序一	(1)
序二	(3)
燭火的追寻——代自序	(5)

背着历史走天涯

晚来风雨骤 能饮一杯否?	(1)
诗词意境高超深博	(4)
雨后薄暮里的宁静	(6)
童年人物勾勒	(8)
我在赶路	(11)
执着地热爱土地的人	(13)
夜雨蛙鸣	(15)
被牵引着的水	(17)
树的意境	(19)

湖中涟漪	(21)
令我惋惜的情影	(22)
闲坐	(24)
晨雨	(26)
海滨落日情	(28)
为人间留下一点美	(30)
独处	(32)
小品二题	(34)
没有红叶的秋天	(36)
这算不算爱情	(38)
沉重的记忆	(41)
一草一木皆吾友	(43)
化刹那欢乐为永恒美	(46)
情思	(49)
心造意境	(51)
绚丽的飞翔	(53)
善游的鱼	(55)
无为的艺术	(57)
淡淡阳光	(59)
朦胧意境	(60)
浓茶不消残酒	(61)
漫步江边吟古诗	(62)
枫叶秋情	(63)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66)
让洪荒洪荒下去	(70)
背着历史走天涯	(72)
前瞻断崖层层 后顾奇石累累	(74)

那段叫人神往的日子	(76)
八百多年的温暖	(79)
追踪迹 找道路	(82)
桂林之忆	(85)
一声鸟啼	(87)
野胡姬	(89)
诗境	(90)
局部美	(91)
衣着与市容	(92)
那个黄昏	(93)
漓江胜景	(94)
心情平淡	(95)
闲花	(96)
野火	(97)
鸟鸣	(99)
恬静	(101)
心醉的云	(103)
气质	(104)
流泛着山居幽静气氛的柏斯	(105)
天涯何处无乡音	(108)
迪斯尼乐园的惆怅	(109)
寂落的渔人码头	(110)
给好友	(111)
龟咯行漫思	(112)
携着记忆走天涯	(115)

附：爱妻康葆梅遗作..... (119)

《哀思集》后记..... (141)

枫叶初红忆扶桑

有人情味的商店街..... (143)

到处是艺术气氛..... (145)

鸟居坂的情调..... (146)

冬的怀念..... (148)

山间蝉鸣教人醉..... (150)

鬓白异乡又何憾..... (152)

风清夜凉忆故居..... (154)

故居公园情调..... (156)

京都的冷艳..... (158)

都市的美..... (160)

不带一片家乡的云..... (161)

偶惑..... (163)

给桃女的信..... (165)

日本餐馆诗意浓..... (167)

没有鸟啼的黎明..... (169)

海的追忆..... (171)

如果你是一片云..... (173)

薄暮的苍凉..... (175)

开拓精神生活..... (177)

日本的文化气息..... (179)

大自然情趣..... (181)

记两位日本老人..... (183)

寂寞情怀堪回味..... (185)

买便宜货的情趣..... (187)

东京的面店·····	(189)
日本炒面·····	(191)
吃生鱼齿缝留香·····	(193)
日本豆酱汤·····	(195)
京都寺庙·····	(197)
不是咖啡的诱惑·····	(199)
秋意·秋意 诗情·诗情·····	(201)
衣带渐宽终不悔·····	(203)
日本人的胸襟·····	(205)
日本文化潜伏着的危机·····	(206)
乡关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	(208)
乡愁·乡愁·····	(211)
“饮食放题”·····	(214)
日本样样都值得学习? ·····	(216)
日本超博士失业·····	(218)

绿窗花影录

东方魅力·····	(220)
奖励各个领域人才·····	(222)
春到河畔·····	(224)
千里跋涉寻史料·····	(226)
吃早餐听鸟语·····	(228)
马路大使·····	(230)
公务员当众唱歌·····	(232)
开美术风气之先·····	(234)
书籍超级市场·····	(236)
组屋书香·····	(238)
文化交流·····	(240)

设二次大战馆·····	(242)
环境写实剧·····	(244)
歌舞团和流行曲·····	(246)
出洋妻·····	(248)
路途愉快·····	(250)
革除陋习·····	(252)
儿童故事创作的春天·····	(254)
观众恶习·····	(256)
名胜必备条件·····	(258)
岛民心胸狭隘·····	(260)
早安,牛车水·····	(262)
“阿Q”是谁?·····	(264)
为它而形容憔悴·····	(266)
点滴的工作·····	(268)
推广相声与短剧·····	(270)
诗词欣赏·····	(272)
争取更多支持者·····	(274)
黄昏深思·····	(276)
两种社会蠹虫·····	(278)
思想真空与邪教惑众·····	(280)
我愿漂泊·····	(282)
汉奸和朋奸·····	(284)
思想进退维谷的诗人之诗作·····	(286)
看破红尘·····	(288)
在香港搭车有感·····	(290)
传统的改变·····	(292)
“中国”小爆竹赵宝玉·····	(294)

撰写名人之难·····	(296)
柏杨印象一二·····	(298)
文人的悲哀·····	(300)

文艺絮语

艺术不能脱离大自然·····	(303)
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大团结·····	(305)
为有源头活水来·····	(307)
笛子宜在原野吹·····	(309)
文化遗产是一撮泥巴·····	(311)
日本文化·中国书画·新华文学·····	(313)
新华文学前途何在? ·····	(315)
太痴则惑 不惑无成·····	(317)
“江山也要文人捧”·····	(319)
我国华文文艺有前途吗? ·····	(321)
创作总根于爱·····	(323)
打破框框与思路不清·····	(325)
不是为了永恒 是为了记忆 ·····	(327)
专栏作者的苦恼·····	(329)
文学题材与生活经验·····	(331)
我国华文文学的生命源泉·····	(333)
华文文艺应该脱离报章吗? ·····	(336)
爱美使社会进步·····	(338)
为下一代制造不寂寞·····	(340)
小国也有人才·····	(341)
诗才与商才·····	(343)
雅士的可恶·····	(344)
品格与作品·····	(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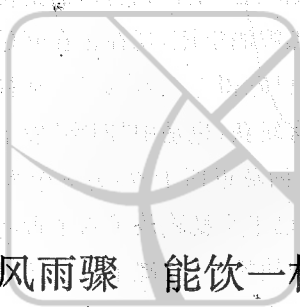
阅历和人生观·····	(348)
唱高调·····	(350)
文化无国界之分·····	(352)
炒粿条和写文章·····	(354)
文艺拉车手·····	(356)
巧妙的构思·····	(358)
开拓生活深度·····	(360)
序何晓《玲玲的星期天》·····	(361)
序(散文一年——散文集)·····	(363)
抄捷径·····	(365)
闭关的祸害·····	(367)
道德观念·····	(368)
文化人与商人·····	(369)
精神失落的悲哀·····	(371)
讽刺博士论文的恶劣态度·····	(373)
编辑与文风·····	(374)
要保持文体的特色·····	(375)
农村文化与价值观·····	(376)
文艺前途不太暗淡·····	(378)
庸俗的经验论者·····	(380)
文人的良知·····	(382)
把艺术普及到民间·····	(384)
书店·····	(385)
读书风气·····	(387)
游记难写·····	(389)
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	(390)
艺术气氛·····	(392)

独具慧眼·····	(393)
非缘分·····	(394)
个人化·····	(396)
真诚·····	(397)
世界华文书展·····	(398)
秦牧的散文·····	(400)
平凡年代·····	(402)
变化·····	(403)
序《六月》·····	(405)
生活意趣·····	(407)
读书·····	(409)
艺术气氛不够普及·····	(411)
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忽略文化艺术·····	(413)
我国艺术工作者缺乏认同感·····	(415)
培养欣赏艺术的群众·····	(417)
我国华文文坛当前面对的问题·····	(419)
探讨华文文学的发展途径·····	(421)
执着·····	(423)
文坛并不太沉寂·····	(425)
思想的偏差·····	(427)
体会生活·····	(429)
贻笑大方·····	(430)
有韵味的文章·····	(431)
历史自己写·····	(433)
情怯·····	(435)
与外国作家比较·····	(437)
感悟力·····	(439)

自然美	(441)
文坛的不健康现象	(443)
提高演出水平也重要	(445)
陶醉在框框中	(447)
息交绝游	(449)
多读几年书	(451)
殉艺	(453)
奇特的鲜花	(455)
文艺评论	(457)
征服“自然”	(459)
风格比内容重要	(460)
可开拓的美土	(462)
序何晓的《市廛集》	(464)
《文艺絮语集》后记	(466)

矛 盾 集

谈夏桦的《盼望》	(469)
洋溢着生活气息的诗篇	
——评《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473)
与尤琴谈《小岛醒了》	(477)
轻评淡介《风下杂笔》	(479)
蓓蕾鲜花相映成趣	
——散文集《风暴》读后	(481)
品赏《菜根小品》	(484)
评《走在风沙的路上》	(487)
谈谈《生活杂笔》	(490)



晚来风雨骤 能饮一杯否？

修补好了那颗牙齿步出牙医室时，阴沉的天竟下起倾盆大雨，看来雨是不可能立即停止的，就近地走进一间咖啡店，叫了杯茶鸟啖着。往外一看，雨越发下得大。这一带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在外国五年，回来后也一年了，都不曾再来过这儿，现在在大雨中环顾周遭，才发现花草树木都长得比以前繁盛迷人，那个小贩中心，也重建得美仑美奂，真要为我们的物质建设快速得惊人而兴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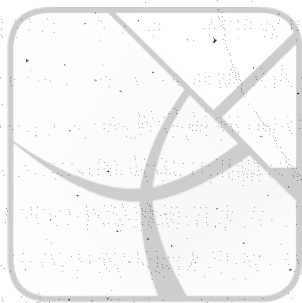
边吸着茶，边眺着开在马路上的雨花，先是觉得赤道雨景迷人，但渐渐地又发觉这种倾盆大雨，却是缺乏温带缠绵的雨滋润万物的那一种含蓄美的。要在东京，这黄昏时刻若下着雨，就是淅淅沥沥的，与远山衔着的夕阳相映成趣，使原本就朦胧的黄昏景象，更披上一层薄薄的纱。但赤道的骤雨狂风，竟是大豆般地噼噼啪啪地落着，把树叶打得狼狈之极，狂风又肆无忌惮地把雨花扫乱，把树桠吹得左横右斜，实在粗鲁之至。

这样地把这不耐看的黄昏雨注视了好一会，我就全神贯注于手上的那份明日报章的副刊。在眼神离开报章而略为休息时，我略略扫视咖啡店内其他顾客：坐在我右边的是位中年汉，他桌上赫整整整齐齐排了三个黑啤酒空瓶，现在正在开始第四瓶，一条一公斤重的清蒸石斑鱼，他已吃得七七八八了。他神色相当舒畅，看来要不是昨天在马场颇有斩获，也是中“四字”发了一笔小财。在我左边的是一对青年，一个约莫近四十岁，另一个大约只有三十来岁，两人身材都高瘦，桌上已平平稳稳放了六个青岛啤酒的空瓶，一碟卤鸭已吃得只剩下一小块鸭屁股，碟子旁边还放了好多碗碗碟碟的，看来这两个家伙已呆坐在这儿好几小时了。他们神情凝重，似乎在商谈些重要的计划，由于离得远，我实在无法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我前面的一桌，竟坐了十多人，看样子都是附近工地上干建筑的，因为下雨，就近溜进这咖啡店来畅饮，满桌子也已堆满二十多个啤酒空瓶。

我看着这三桌顾客，起初有点纳闷，但深一层仔细想想，也就恍然大悟了。在这周遭尽是现代化的建筑物群中，又是雨天，既无弦歌好曲可解闷，又无高雅艺术可消闲，不寄情于杜康，将何以解脱呢？这么一推想，我也颓然放下了报纸，要了两瓶青岛。爽然灌下两大杯后，竟有点嗒然若失，但再往外一看，雨依然下得紧，只是情调似乎有点诗意了。在喝下两瓶青岛后，我竟然下这么一个结

论：这毕竟是个醉生梦死的时代，什么民族文化，仁义道德，都是教人关心不得的事。像此刻的我，以半醉的眼，看雨中景色，不是完美无缺吗？这么一想，我又要了两瓶青岛。人生毕竟短促，与其苦口婆心劝导别人爱护母族文化，不妨冷眼看他们去摒弃自己民族的文化精华，这不更逍遥吗？你说我消极，我却认为这是解脱，像此刻，这黄昏的赤道雨，在我半醉的眼中，却比东京的温带的缠绵黄昏雨更有情调呢！你说我们不该醉吗？我若不醉，就只会唠叨赤道黄昏雨的缺乏情调，我一半醉，赤道的黄昏雨却充满诗情画意，你说我不该像众人一样醉吗？

1982.8.3



诗词意境高超深博

张玲麟(钟情)目前在南洋商报礼堂谈学画心得时曾说,她作画从小说与诗中吸取养分。钟情还形容影圈生活,外表虚荣,但内心却无比空虚,她当年踏入影圈,实因母病,无奈为之的。香港女影星能作画的,好像只有顾媚与钟情,她们无疑都是才女。从钟情的谈话看来,她已俨然能把中国诗词的意境,融会贯通于她的画中,且在意境的营造上,大大突破传统中国画的境界。

但我想说的是,学华文而不读中国诗词,是人生最大的损失。中国诗词意境的高超深博,可说是三大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字方块字,又是单字单音,在排列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因此除了传统的五七言律绝外,还有新诗中的豆干诗。不过,这不是中国诗词感人的地方。中国文字的略具模棱特质,并由此特质所形成的朦胧美,才是读者在欣赏中国诗词时,能加入自己的想象,以补充诗词中意境暧昧处的美妙所在。

中国诗词是中国文学体裁中最突出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文人向来都视诗为正统文学体裁,因此历代文人都倾全力去做诗。诗是文人全力以赴的体裁。中国文学的精髓,可说大半蕴藏在诗中了,这是中国诗感人的另一原因所在。

不过,更教中国诗耐人寻味的地方是中国哲学发源很早,因此

中国诗词多少都隐藏着人生哲理。中国在商周时代，阴阳五行，八卦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早已萌芽，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大体已齐备。哲学思想家的早出现，使后代文人深受其影响，表现在诗文中，尤其是诗歌中的，就不只是对大自然或事物的讴歌，而是在咏物中寄托着人生的哲理，或为出世的逍遥或为人世的积极，都空灵轻逸，堪足玩味。

当然，汉赋的堆砌词藻，铺陈事物，为文造情，是中国诗坛衰败的一种现象，但为时虽久，影响却不大。宋诗的走入理学困境，致使宋诗理不胜辞，淡乎寡味，也是中国诗弊病所在。不过宋诗的改革却由宋词来完成。因此总的来说，中国诗词还是文学的瑰宝中的瑰宝。

中国文学，尤其是诗词，一方面蕴藏着人生哲理，一方面却又把中国山川景物蒙上既空灵又朦胧的色彩，这两种特质，既给读中国诗词的人赋予欣赏大自然的审美观，又给学中国画的人赋予丰富画面境界的灵感。任何学华文或画中国画的人，如果不去涉猎诗词，那种损失就如某些洋人进中国餐馆只懂得吃杂碎一样教人惋惜。

1982.12.16

雨后薄暮里的宁静

中午下过一阵倾盆大雨，这雨后的黄昏显得特别凉快。野草绿得拧得出水来，一点都不像是赤道的，倒像是初春三月的野草那么幼嫩和丰腴。树叶凝着水珠，光滑似水晶球。粉红的含羞草的小花，有些掉落了，还撑着的就特别醒目，在绿绿的草丛中。一切远去的童年生活中的片段，在此情景下都似乎可寻觅到。然而我不愿意生活在过往的记忆里，对将来的远景，我也不敢有着奢望。在这雨后的黄昏，又能悠闲地在这宁静的道上走着，我算是幸福的了，我要抓紧的是现在。

大沟渠流着的雨水微泛浅红，几个沟岸的出口奔流着的水俨然是小瀑布，有一处的沟面居然还长出一小丛野花，待仔细一看，才发觉是一束人家抛弃的塑胶花。雨后特有的氤氲笼罩着高耸的组屋，组屋的灯光又为氤氲描出一层朦胧，这样的薄暮也真有几分期调。

我悠然地走着，有一只狗在我的面前踌躇，我不知道它在那儿干什么。美丽的黄昏，它是不会欣赏的，这儿也没有骨头可给它咬。我提防着，童年时和朋友摸黑走乡间小路去看街戏，我有被狗追逐的经验。在异乡的雪夜，也有狗吠过我。我提防地走过它的身边，它只汪汪对我吠了几声，我只知道我一无所有，它的吠声应该只是

警告。

我真的一无所有，刚才出门口只为跑步，身上连个角子也没带。此刻有点跑步后的疲乏，我要在这朦胧的薄暮时分寻觅点静谧的美，是异乡的阳春的温暖，秋的凄清，还是冬的肃杀，我也说不上来。归来后丧失了雪景的凄清美，我只常常靠着酒后的那一点点朦胧，来寻觅生活中可能有的情趣。雨后的落暮竟也有凄清美，这对我来说还是个意外。

我的情绪确实给那条狗的吠声震荡了一下，但随即平息，我确实是没侵犯到它的，虽然我不得不擦过它的身边。我依然悠闲地走着，这是我心情可平息的唯一时刻。我知道一走出这条道路，到闹哄哄的咖啡店，我便只有加入那群高谈阔论的客人中去，在微醉中寻找安宁了。

走到了沟岸上的那棵相思树旁，和往常一样，我不禁望一望它枝桠上的粉黄花蕊。花蕊果然是还有的，但看不到相思豆，而且只是单棵树，便也引不起过往常看到的一长排相思树的情思来。这相思树又是长在贫瘠的土壤上，土表面还铺上土敏土，看它那憔悴的模样，我知道它的生命也不会长。

走在昏晕的街道上，忽然想起“月朦胧，鸟蒙胧，帘卷海棠红”的诗句来，倒真的认为，在这熙熙攘攘的社会里，只有在蒙胧里寻求解脱，才是正道。这么一想，便也释然了。人生的苦痛，有时就因过于痴情，过于难忘怀造成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的苦痛难受极了，我还是在这宁静的落暮里寻找我的解脱吧。

1983.1.3

童年人物勾勒

五十年代初期，我刚刚进入小学读书。我住在乡村，我的表叔公务农，种着几畦蔬菜、几畦菜豆之类的东西，也种着一大片甘蔗。我家屋子右边有个萍池，雨过天晴的日子，常常可以看到雌雄鲤鱼带着一大群小鲤鱼，在浮萍间游来游去。我和我的堂弟，有时我的表哥和表弟也和我们在一块，大家先去捕捉青蛙，把它活生生穿在钩钩上，大鲤鱼看到活青蛙，以为它要来吃小鲤鱼，就追过来把青蛙吞下去，于是我们往往都钓到雌雄鲤鱼，和着姜熬汤吃。

由我家到表叔公耕种的田地，约有半公里路，沿路是一片番石榴树，然后是高耸的椰树。我家住着我一家人与叔父一家人，还有我的大表哥，他孤零零地寄养在我家。我大姑母住在我家附近，她生育了十多个儿女，都住在一间很大的亚答屋里。我还未进学校时，我们几个堂兄堂弟表哥表弟，整天都在椰树下追逐，也经常到草丛中去捉虎蝇。

我的六表弟最会打鸟，他的弹鸟弓都是用番石榴最美丽的枝干做的，他会学鸟叫引来许多小鸟，然后瞄准，把它们打下来。他用力恰到好处，打下来的鸟都只受伤而不会死亡，偶然一只鸟打得重伤一点，晕了过去，我们就吐口水给它吃，就这样救活它。

我的大表哥最会爬树，红毛丹成熟时，即使长在枝末的，他也

有办法撷到。一天，他又爬到枝梢去采红毛丹，不慎踏到一根枯枝，从高高的树上摔了下来，直接着肚子，整整十五分钟，不能说话。那是炎热的下午，我们都蹲在红毛丹树下干着急，直到大表哥没事了，才悄悄地潜回家里。大家肚子都很饿，晚饭还没有煮，大表哥眼明手快，发现搁在桌子上的筛子有一大堆饭，就动手起火炒饭，炒完大家分着吃，因为肚子实在饿，饭虽然有点发霉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吃下去了。待我叔母回来发现桌子上的饭不见了，追问之下，知道给我们吃掉了，她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那是几天前的过夜饭，是要晒干后保存下来喂鸭子的，我们听了都要作呕，大表哥还真的吐了几口饭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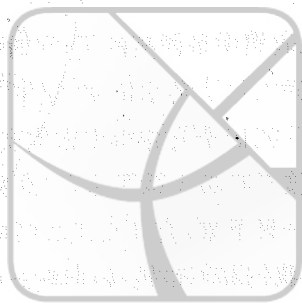
我的三表姐是我表姐中最漂亮的了，那时她十八岁，人又白又苗条，整天在田里帮我大姑丈挑水浇菜，端午节来临的前几天，她一定来帮我们采棕叶，我们全身穿得密密实实的，还扎着头巾，爬上棕叶树，把棕叶一枝干一枝干砍下来，三表姐就在树下采棕叶。我们看到爬虫，就丢一只下来，直吓得她呱呱叫，她在树下用手指指着我们嗔骂着。但我们并不怕她，她那整齐如贝的牙齿，又小又白，真是好看。后来三表姐嫁出去了，据说她的丈夫已有老婆，骗了三表姐作小姨，三表姐气疯了，人一直消瘦下去。我在外国八年，从没看过她，去年回来后，偶然在大姑母的丧礼上看到她，她苍老得无法教我想象出廿多年前的她的一丝风采来。

我的小学也在乡村，我的功课并不差。但我家境不好，小六毕业要投考中学，我拖欠学校廿四块钱学费，校长扣住我的文凭，我不能报名投考，同班的同学都捐钱给我，我才顺利地进入中学，又辗转完成大学教育。我的童年时代反殖运动汹涌澎湃，五·一三爆发的那天，学校放假，我和堂弟到椰树下捡椰子，囤积在我家门前，打算万一罢市一直闹下去，我们每天用椰浆煮咖喱和着野菜，这样一天过一天。那时大众传播媒介不发达，整个乡村人家连一个收音

机都没有，五·一三的风暴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另一国度里发生的事。

我的童年时代是不平凡的时代，但碍于年小，碍于蛰居乡村，我不能体味到时代的气息。和我一起生活的童年时的堂表哥哥弟，以及我的小学同学都和我一样对那年代的风暴毫无认识。我们是那时代里的一群小人物，现在都步入中年了。时光无情，我们会慢慢老的。凭着记忆还新鲜，我要用我拙劣的笔，勾勒出我的童年伙伴们一点轮廓来，不是为了表扬他们，只是为了记忆，让大家看看在那大时代里，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一些遭遇。

1983.3.8



我在赶路

我在赶路，一条以往是浓荫处处的幽静小路，是清晨，却很炎热。树荫被人斩去不少枝叶，就稀薄了，阳光肆无忌惮地投射在我脸上、手上，我依然要赶路。

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但活着就要活动，这是我的哲学，我因此加快步伐赶路。突然有人从远远的地方向我丢掷小石块，没打中我的身子，或许只是个警告。

我不知道什么人向我掷石块，这儿是工厂地带，不是休息时间，也不是午餐时间，是生产在进行的清晨，不会是工人做的。但掷石块的那些人离我很远，我要赶路，没时间找他们理论。但记忆里，曾看过那些人坐在树荫最浓的树下闲谈、喝酒、弹琴、吟诗、下棋、看漫画，很悠然自得地生活着。我曾在他们面前疾步走过，似乎发觉他们投我以白眼，并吐唾沫，以示不屑。我因此相信是他们向我掷石块的。然而我还是要赶路，过了中午，天气会更热，过了黄昏，路会更暗，这都会影响我的赶路。

我眼前又落下一块石头，黝黑的，像是从粪池中挖出来的，还散发着臭味。这些人真闲得发慌，竟会去挖粪池的石块，还以为这样掷人以石块是很风雅的事。我也爱风雅，而且喝起酒来，也未必会输给他们，但我必须赶路。我不愿停下来和他们坐在树下共饮，

就因为这样，他们向我掷石块。

我不想回掷他们，何况我也不知道他们躲在哪儿。我并不落寞，因为我明明看到在很远的前方，依然有人在赶路，而且步伐比我的还快。

我看路边的野草，都长得很不错。虽然好久没下雨了，野草仍然在夜晚仅有的露珠滋润下茁壮成长。“呜呜”，他们竟然集体向我喝倒彩，我该回应吗？我想了一会，不能为了这些小事而影响我的赶路，我必须在中午前赶到那尽头。

我知道那些躲在一旁，向我掷石块、喝倒彩的人，在骂我不识时务，不会辨认这么炎热的天气不是赶路的时刻。然而，像他们那样躲在树荫下品茗闲谈，评议别人的是非，欣赏恬淡小品，鉴赏不着边际的轻音乐，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吗？

在炎热的清晨而不做事，只一味向赶路的人掷石块喝倒彩，这就是风雅？我要漠视一切揶揄，在石块与倒彩声中继续赶路。活着而不赶路，尽在说人是非以示风雅，这是浪费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赶路。

1983.7.16

执着地热爱土地的人

这是条阔百来米，长数千米的大沟渠，沟的这边有条沿着沟渠铺着细沙的跑道，跑道旁保留下来的小土丘都种满草皮，晨昏从小土丘后升上来的炊烟，标志着这儿还有三两家没被迫迁影响到的民家。要不是在早晨就是在黄昏，我经常到这儿来跑步，灰色的炊烟与血红的晚照、朝日，常常引起我的遐思。

然而沟渠那边的独立洋楼与高耸的组屋，却使我产生联想：沟的这边的那三两家民房，再不久就会被现代化侵占过去的。落后要让路给先进，这原没什么可说的，引起我注目的是，在洋楼、组屋与沟渠之间，有一块长百米，宽二十米许的旷地，竟有一位老邻居在耕种着。不管清晨或黄昏，我都看到他在勤奋地为农作物护理些什么。土地很有限，他也就只能种了一畦甘蔗，一畦木薯，一畦番薯，还有一两畦菜心或白菜。他的背已驼了，浑身油黑，满嘴只剩两三颗烂牙，头发都快秃光了，然而在晨光或夕照下，他总笑皱了那原本布满皱纹的脸，在为甘蔗脱枯叶，在为白菜拔野草。

从那两千米长的跑道步行回来时，我时常远远看他在劳作，那沉醉在自己营造的天地的神情，使我深深体会到，热爱土地这四个字所蕴藏着的内涵有多大有多深。在钦佩的同时，我又为他对土地执着的爱而感到悲哀。年纪都这么大了，子孙都成群了，他为什么

不回家享享老福？他想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什么来呢？从这偏僻的狭小土地上种出来的农作物，能换回多少酬劳呢？

那个傍晚，我在路口遇到他。他拖着一小提篮的苕菜，看样子是要到附近的巴刹去卖掉的。我们都相识的，他对我笑笑，我问他收成好吗，他摇着头说土地太贫瘠了，种出来的菜都不美，甘蔗是瘦小的，木薯也很小。我也只有摇头叹息，我真想对他说，他拥有的那块土地不适宜种植，但蓦地我发现他很满足地在抚着那一束苕菜，我闭上了嘴。我知道他是活在自己编织的美的意境里，或者说他是沉醉在自己营造的理想中。拆穿一个人的梦，那不仅是罪恶，还是不人道的。

况且，这些日子来，我自己何只是活在自己经营的意境里，我还把这自营的意境拿来安慰别人，人到底是不能活着而没理想的。差别的只是，我的老邻居是不自觉地活在自己编织的梦中，我却是自觉地活在自营的理想中，还拿它来慰藉别人。但正由于我是自觉的，在感到幻灭的时候，我感到痛苦与彷徨，我又不敢把这痛苦与彷徨传染给别人，而只能自觉地把自己也知道是虚幻的理想慰藉别人，这样做除担心别人讥笑我傻外，还时时感到内疚。我既知幻灭的痛苦，就更不忍心告诉我的老邻居，他拥有的那块小土地，是种不出硕美的果菜来的。这么一想，我只有苦笑着对他说声再见。

真的，他还处在不自觉的自制的境界中耕种着，然而他是快乐的。

1983

夜 雨 蛙 鸣

三月的缠绵的雨，竟会从黄昏一直淌至黎明，缠绵得近似梅雨。在赤道的闷热的夜里，下点豪雨或细雨，总能为单调的夜带来一丝诗意。但教人厌恶的蛙鸣，却每每把诗情擦破了。

我有近三十年的生命是在乡村度过的，然而蛙鸣的单调，却是我深恶的。原本以为搬进组屋，社会进步了，蛙鸣应该成为绝响了，没想到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蛙鸣是单调的，缺乏个性的，是一种重复又重复，撩人清梦的噪声。在热带的夜，只要下大雨，有一只大蛙带头咯咯咯咯几声，其他周遭的蛙群就跟着咯咯；大蛙的咯咯本来就单调，蛙群的应和，更是在单调上加进嘈杂，更教人难以忍受了。

乡居时我们有一大片荒芜着的土地，一条小溪流经我家门前不远的旷地，把我们的土地划分为两半。我家右边是个萍池，萍池再过去两百米左右是菜园，此外的空地就只长野草。雨水聚集在旷地上的低洼处，那便是青蛙聚居，蝌蚪成长的好场所了。乡村的落后，既是青蛙的成长的好条件，那雨后蛙声大噪，就没得说了。况且村民性格纯朴，思想认识也较低，在雨后听蛙叫，即使不满，也还消受得了。

都市化了，组屋居民的生活都改善了，认识也提高了，要来接

受大蛙的鼓噪之后的群蛙的唠叨，就实在是没道理的事。雨后蛙鸣，对青蛙来说，那是很自然的反应。但一蛙的鸣爽，还可把它当作肚子填饱后的乱鸣乱叫，群蛙的奉承式的乱叫，就是奴性十足的表现了；我的深恶蛙鸣，而还能忍受乌鸦的呀呀，或猫头鹰的咕咕，原因大半在此。

在日本我就从来没听过蛙鸣。我的郊外住所有个小庭院，庭院中有个小池塘。春来了，竟无端端出现一批小蝌蚪，初夏就都长成小青蛙了。但六七月的梅雨季节，尽管梅雨从早晨飘洒到黄昏，又从黄昏飘洒到黎明，那些青蛙都没哼过一声。冬天下雪的日子，就更没能听到蛙鸣。我起初自忖，东京的繁荣与先进，是青蛙不鸣的原因吧。后来到日本的乡下去游玩，才知道日本乡下的青蛙，即使是大肚腩的牛蛙，也是不鸣的。

盛夏在日本的山区，清晨出门，沿路在浓浓的树荫下，只听到蝉的清唱。夜里来了一阵山雨，山泉澎湃涌进流经旅舍的河流，原想今夜该有蛙鸣如鼓的吵嘈声了，不意周遭是出奇的静，只有低低的昆虫叫声伴着哗啦啦的流水声，在雨停月出照杨柳的山区飘荡，竟然把我们带进画境中去了，那一夜睡得真甜。

故乡的三月应是烦热的天了，然而竟有缠绵如十二月的夜雨，这或许是大蛙要鸣爽，群蛙要应和的道理吧。只是住在组屋，竟然被蛙类当做村民来吵嘈一番，内心里真感到不是味道。

1984.4.1

被牵引着的水

像这样地筑起一道水沟，又在沟床上筑出一条小水道来供流水经过，水的灵性就受到扼杀了。我每次经过这条水沟，总这么想。

在大海的水是生命力蓬勃的，它不只能激起浪花，掀起惊涛，还能冲洗海岸的污秽。

从山崖冲下来的水，像悬挂着的一大匹白布似的，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让人体会到生命力充沛的激情。

日本岚山的山间流着的水，映着岸畔的黄花红花，一路上歌唱着奔走去，多么潇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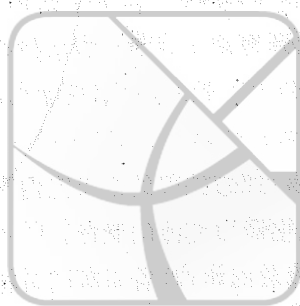
京都的一条小河旁的一间饭店，屋外几棵大树系着几艘小船，当河水涨了，微风吹动时，那小船的摇荡会使我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来。可见水除了能表现动的生命力外，也能酝酿静的诗情画意。

葛洲水坝的江水像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气势，则更是水充满生命力的最有力说明。于此我又觉悟，水在人为的途径上奔腾，是也不会因此失去生命力的，只要那途径是宽大的。

我童年生活里时常看到的那条小溪，其实也是沿着人造的小小途径奔走的，但它还是蹦蹦跳跳的，充满着活力，因为它还有转身的自由。

但我眼前这道水沟的水却全无生气，我想是这人为的沟渠过于狭隘的了，狭隘得令水一点也没透迤的余地。水的生命力在这儿尽失，那是别人为它拟定该走的小小途径，而这途径却又是这么狭隘的啊。这被牵引着的水，它已失去水应有的活泼美与宁静美了。

1984. 8. 7



树的意境

连一丝风也没有的午后，一个人独坐在香花树下冥想或看书，是再舒适不过的事。我曾有一段时期这样打发我的午餐时间，在蝉鸣阵阵声中，我低头品尝唐诗宋词，抬头仰望蓝天白云，直觉告诉我人生若有幸福的话，这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了。

后来又发现那株临湖的无名树，开满紫蓝花朵的盛景，不只远看深富意境，坐在树下看湖水漾起涟漪与倒影湖中的树影花影，也颇可排忧解难。

但这些都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时代的往事了。数年前在日本旅居的好一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晨跑的结果，竟然使我发现杨柳在春风中摇曳的婀娜姿态，是教人神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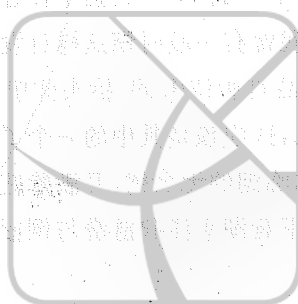
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何每年秋天都是要剪掉杨柳枝，我只发觉翌年春到，每株杨柳抽出的新柳条都格外青翠，青翠得像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青菜一样绿油油。

有一年冬天，我在新宿御苑看到两长排的高大树丛，掉落到片叶不留地直刺着灰暗的天空，沿着柏油路一直伸延开去。于此我又领悟到，凄美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种意境的道理。

归来后念念不忘温带仲春的嫩寒天气，也就常常早起晨跑，以呼吸略带春寒的清新空气。沿着两公里长跑道旁而栽种的绿树及

土坡上生长着的草丛,就能给人予朝气蓬勃的感受。只是那些绿草似乎受到过多人为的砍伐,四年来竟然还没长到两个人的高度来。倘若大自然季节的更换,使我看到树木在熬过严冬后更生机焕发,人为的砍伐,却使我领悟到生机若受到过分照管,倒反而会窒息的道理。

1984. 8. 25



湖 中 涟 漪

我曾爱过，而又得不到的事物，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怀它的成长与死亡。在关怀的同时，我又深怕亲眼看到它的衰老或憔悴。对你，这湖中的涟漪，我的感受也如此。

我每早匆匆赶来授课，看到周遭的寂寥与苍凉，我总回忆起往昔山冈的笑声人语，当下就按捺不住一股悲凉情绪的来袭。

只有在你岸畔等车离开山冈时，看到风吹柳条轻摆，泛起阵阵涟漪，我才看到青春的活力依然跳跃在这山冈上。但行色匆匆，我只能从车窗再三探望你周遭的景致。

那一天，我终于绕着你的身畔走一圈。形单影只，周围出奇的静，我竟然不能由台阶上看到任何脚印，也就无从拾掇往日的欢乐片段了。我在落寞中踽踽而行，竟深恐坡上行人会窃笑我的行为古怪。

都说美好的事物，定会有人欣赏。但你的备受冷落，却又当作何解释？我想看你又怕看你，心情就和看到爱过的事物已在憔悴一样矛盾与悲痛。

美人怕迟暮，美好的事物怕受冷落，我既无从由你周遭寻回往日的欢欣，又要看到你备受冷待，我何忍再三端详你呢？

1984.9.13

令我惋惜的情影

她一上车，我就发觉她的气质与众不同。不是说在这较偏僻的乡村，找不到像她这种气质的少女，而是她那柔中带刚，深具文化气质的俏丽脸庞实属少见。

她捧着一本书站着在阅读，在摇晃的巴士车厢里。她这么做，绝不是为了炫耀，但这举止，在我们这岛国上却是罕见的。

由于距离的关系，我看不到她阅读的是什么性质的书。但由她目不转睛的神态看来，她显然是已沉入书的世界里去了。

窗外是翠绿的树林，这样的景象在这小岛上已不易见到了。巴士奔驰了不久，就进入在建设中的新镇。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工地上的尘土到处飞扬，我的心情立即被这杂乱的景象搅乱了。但她还是沉迷在她的阅读中。

车子渐渐进入市中心，搭客也越来越拥挤，她渐渐站近我的座位来了。我已隐约可看到她读的书本叫《德川家康》，她不会是日本人吧？

她的嘴唇非常的薄，稍微向上翘，但充满着刚毅之美。她抿着嘴而在嘴唇两侧呈现的刚毅果断之气，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不应该是日本少女。一般日本少女绝没有这样的刚毅性格。但她的白里透红的皮肤，却又似乎是在温带长大的少女才会有的。

正如在严寒里绽放的一朵梅花或在雪山上生长的一朵雪莲，必然带有一股教人心折的气质。她给我的印象是，她是在饱受民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少女。这样的少女，在五六十年代是不难找到的。但这是八十年代，看到这么富有民族文化气质的人，对我来说，就是件罕事了。

车子越近市区，拥挤的搭客就越把她挤近我的座位，我伸长身子一瞅，终于看到她所读的书果然是日文的。我有一阵子惆怅，这美好的形象是很可能来自日本。

这猜测到旅游促进局门口的车站，当她下车与另外一名日本少女交谈时，就立刻证实了。我由她的口音立刻辨认出，她的的确确是来自东京的。我很惋惜这车厢里的倩影，竟然不是本国的。

1984. 9. 29

闲 坐

闲坐在湖畔看夕阳，往往就能悟出名利不可久恃的道理。真理有时可被强权歪曲，但岁月无情，风云人物一旦消散，真理就会依然闪光。不变的是清风和明月，亘古以来就这样欢拂着人脸并照耀着人影，与之同样不朽的是艺术家的作品。

要生活得恬淡，有时就不可太斤斤计较现实中暂时的不满。这眼前的湖景原本美得很，只因有些纸屑在湖面泛着，便把湖水的洁白给污染了。不过，九重葛依然开得很灿烂，树木的倒影也清晰可见，夕阳的余晖更把湖面装点得金光闪闪。我的思潮随着泛舟者在湖面荡漾，而不看湖面的纸屑就顿时觉得生活颇美好。

一位久别重逢的同事说我生活在上层阶级，已不了解民间疾苦，这话多少有点属实，但我苦恼的并不是这些。对于一个在文化上感到失落的人来说，他所探索的是人生的意义，而不是民众的生活情况。

我生活中遇到的多是悲歌当哭者辈，能慷慨击节者已属少见。那天与一群文友共餐对饮，直到夜阑人静还不肯疏散。那名看破红尘者的潇洒，更使我的执着显得不合时宜。我们都无法影响对方的想法，但对文化的热爱之心却是一样的。我感到悲伤的是，残酷的现实可以把怀有理想者变得逍遥人生，不问时事。

另一位文友说我以酒祭文，其实那是误会。现状的凄清，我可不能以过分清醒的眼光去对待，否则就会颓丧。夜晚的一两杯啤酒，是生活中的一种情趣，也可打发单调生活中的乏味。

但凡以朦胧的眼光看事物，就有隔雾看花的含蓄美。天色渐浓，暮霭自远方拉拢，这湖面就更迷人了，连湖上的纸屑在朦胧中也似白花飘浮在其上了。

人类的历史常常充满错误，万一你不幸遇上，那点哀痛自难掩饰。但不变的是清风与明月，名花与香草，奇石与大树，把哀伤之情融入艺术创作中，不也是为时代留下一点痕迹？

转眼就是夜晚，有人或许会欣赏万家灯火的灿烂，我欣赏的却是这薄暮时分特有的苍凉，它不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吗？潇洒是悲痛后为求解脱而来的作态，冷漠是入世未深者对生活感受太浅的表态，只有哀伤者的执着，一如这黄昏的苍凉，才是深深感受到时代脉搏跳动者的坚强表现。我欣赏这黄昏的苍凉，而且会在苍凉中消磨我的余生，不只为自己，也是为时代留下一点痕迹。

1986.5.22

晨 雨

或许是天天见面的缘故，我对山冈的感情倒反没当初那么浓郁了。在外国五年重返故乡，有一天上午与家人一起去久别的山冈，看到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局面，真有恍如隔世的悲痛。四年后的七月，又开始在山冈兼职，两年来日日与山光湖色相对，竟然对山冈兴起它也相当平凡的感觉。直到那天早晨，一下车在蒙蒙细雨下看湖水高涨，才油然又怀念起山冈来了。

我不是一只折翼的雁，只是有时看到暗淡的前景，也会彷徨苦闷。对山冈的逐渐失去感情，多少是与前途渺茫有关。历史上有多少错误的决定，就如掉落的花瓣，即使想再睹当年繁华如锦的盛况，已是无法衔接，只好空留余恨了。一种幻灭，往往教我失去对山冈的怀念，也慢慢对它冷淡起来了。

那个清晨的雨为湖面淋出一片朦胧，我知道西湖的浩瀚远非这小湖所可比拟，但这诗般的朦胧，就算是西湖佳境的一角吧。我于此片朦胧中似乎看到希望，就这样又怀念起山冈来了。

我在山冈的一个高处，曾与好友远望晚霞，在苍茫暮色下涌起的人生如梦感，于今犹历历在目。我在这山冈度过四个春秋，朝阳与夕阳的光辉，在这高处我不只看过一次，但以往的感受与那次的全然不同。我那时心中涌起沉重的彷徨感，但不愿感染友人，我依

然在探索我的方向，一个还在探索方向的人，是不可将彷徨感随意说出来的。

我经常驾车在弯曲的柏油路上行走，清晨的山冈顶的浓雾笼罩的屋子，就有江南早春的韵味，于此我又看到江南春景的一隅，而希望再度涌现。

八角亭已没当年人声喧闹的盛况，小径却扫得很干净，鲜花仍然开得灿烂，偶尔有旅客来游园，也算是它的知音了。从棕榈树延伸着的路边望过去，行政楼的古色古香不减当年风韵。我曾多少次上图书馆，再也闻不到当年的书香。然而绿径的幽雅又勾起我的回忆，我想树在山就会绿，在骤雨后漫步山冈，这样信心就更坚定。

雨为山冈所带来的朦胧美，教我悟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道理。湖景既为西湖的一角，山光又是江南早春的一点讯息，我何不将生命融入此湖此山中，让它化为湖的一点波，山的一抹绿？我真难于忘怀晨雨带给我的这么一点启示。

1986.4.1

海滨落日情

那天我们一家人到白沙海滨去了，是落日时分，海美得像异乡的一般教人伤感。孩子们都被秋千、跷跷板一类游戏设施吸引去了，太太忙着照管他们，我就独自一人在海滨走着。太阳快下山了，但海面上还是泛着艳艳的阳光。暮色开始拉拢来，浮在远处水天相接点的薄雾，使我想起横滨港的朦胧情调来。

从异乡归来后，我总有一份失落感，往往只在夜晚喝啤酒，或在下着缠绵的雨的时刻，追思一点往事以增添我苍白的岁月的色彩。有朋友问我为何要回来，我老答不上来，故乡对我有时竟是鸡肋。一位很年轻的学人说这儿没研究风气，也缺乏资料，我却是连专心钻研一个课题的兴致都提不起来。

我没闲情逸致皈依宗教，有闲暇了却又不知何所寄托，这种闲愁竟然与在异乡的飘泊感何其相似。然而异乡随季节变化的景物与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会解除我的愁绪的，在故乡反而只能在干燥的生活程序中过日子，日子真干得要燃烧了。

那个黄昏在海滨就闻到潮湿的味道，由于中午下过一场骤雨，薄暮的海风带着凉意拂来时，俨然有春末夏初的况味，这不仅吹走了我的郁闷，也湿润我干枯的心灵。我顿时感到故乡的景物也有美的一面，只是平日里我较少去发掘而已。

海滨有人在举行烤肉会，笑语散在沙滩并不吵人，似乎只化为海上的点点涟漪，迂回的步行道很是宁静，笑语落在空气里仿佛浪花拍击着岸边岩石的声响。过于宁静的环境教人心慌，过分喧闹的场所又使人心烦，在宁静中跳出一些声响，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有点波折，总会教人回味无穷。

落日的随即会消失，正是黄昏的迷人处，我曾看过曙光乍露的海滨，那是充满希望的。然而接着是朝阳高照的清晨，是艳阳高悬的晌午，因为没有美好景物就将消失的惋惜之情，我对晨的海滨的感受就没那么深沉了。黄昏带来的伤感，倒常常更激起我热烈拥护美好事物的恒心。我对本族文化的执着的爱，又何尝不是如此？

或许是北半球已是盛夏的缘故吧，这临东方的海滨的落日竟迟迟不见消失。我在暮霭沉沉中还依稀可见花坛上的点点白花盛开的景况，遥望远处临海人家，已是灯光万点了。这夜将到未到时刻的海滨，璀璨得教人感到凄凉，我随即想起热海的黄昏的苍凉来了，虽然我此刻是在故乡的海滨散步。在夜到来前，我要赶紧记下这些美好的景物，我没带照相机来，我要把它们一一记在心上，在这苍凉而又璀璨的时刻。

1986.8.2

为人间留下一点美

来到这陵谷起伏的山冈好一段日子，慢慢也能领略到它的美。晴朗的日子，总可以看到那位相当优雅的外国学生在凭栏远眺海景，有次问他是否很欣赏远处的水天相连景物，他点头称是，当时我确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欣赏大自然的美到底是不分国界的。

我最近颇爱借大自然的美来忘掉现实中的丑恶与不满，并发展到这样的信仰：要是你无法改善现状，也应该为人间留下一些美的事物，而大自然的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以后我对生活又会有什么信念，实难以预料，但此信仰却至少是可维持三两年的。

一个人要干预生活，总会引来毁誉的。身非在江湖者，不知江湖险恶，爱随意见论是非，当事者纵有千万张嘴，也无法一一辩驳。我坚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哲学，我也自愿当泥泞路上的一粒砂砾，让愿意前进者踏着向前，至于践踏我者要如何訾议我的是非，那是不用计较的。

有时山冈骤然下起烟雨来了，我从教室的窗口望出去，远近一片迷茫，海面更是朦胧一片，我很欣赏这略带凄清的美。当初还以为自己精神颓废，最近听了张系国的演讲，始知这是最担忧民族文化没落的情怀，这几天也就特别能够原谅自己了。

我有时也想移居他乡逍遥这后半生，至少可以不再看到一些

不满的现象。但偶尔深思，却又认为踏实做点工作，总比高飞远走，或高谈阔论好，因此也就这样安下心来工作了。

我佩服有勇气从事改善现状的仁人志士，却看不起只会訾议别人长短的空谈者。心胸狭隘者总爱为芝麻小事吵吵闹闹，自视甚高者又爱发不着边际的空论，这些都于事无补，只能使局面更为混乱。花点心思与时间进修，为人间留下点美，不是比无谓的纷争与訾议好吗？或许由于这缘故，我经常倒愿意一个人陶醉于音乐里，借此解脱自己，而不愿意胡乱批评连自己也做不到的事。

我的倾心于大自然，大半原因也在此。与大自然相对，至少可发现它所蕴藏着的非常丰富的美，那真是取之不竭的。大自然的美，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开拓了我的心胸，既可供我寻求心灵解脱，又可找到创作的灵感。

那天在教室内看到滂沱大雨的山冈的景色，我为之怔了好一会儿。这赤道边缘的小岛，到底还有几分风韵的。我看到狂风骤雨横扫山冈树林，而树木迎风挑战的雄姿；我看到烟雨欲吞噬海面，而海浪呼啸不已的壮观景象，我想自己应该不把别人的訾议放在心上，埋头工作，多为人间留下一些美的事物。

1986.9.16

独 处

在独处时咀嚼寂寞的滋味，就犹如在闲暇时吃酸梅那样充满乐趣。在异乡独处而又怀念故乡，那滋味就更像是吃酸梅般教人回味无穷了。我有时想想，不会独处的人是要失去好多生活情趣的。

独处是容易受到寂寞的袭击，但只要赶紧投入阅读中，或潜入思考中去，寂寞就会像午夜的骤雨，既淋得你思潮起伏，又勾起你的浓郁诗情来。这时候，你倒往往会感激寂寞的来临，没了它，生活将淡得乏味。

与朋友把酒长谈，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是生命跳跃时喷出的火花，但与寂寞相对无语，却是生命暂时沉寂的潺潺流水，它使你有机会享受宁静美。

午夜的街灯是晕黄的，周遭静得连寂寞的脚步声都听不见，但流泛在街头巷尾的诗味，其实就是寂寞撒下来的。看过黎明前还没人迹的沙滩吗？望过拂晓前烟雾笼罩的山峰吗？这些带着寂寞色彩的景物，不就是最充满画意的吗？

寂寞与闲暇是邻居，互不通讯息都是病态。多少人忙忙碌碌，难以找到闲暇，更不用说与寂寞为伍了。但单单有闲暇，而缺乏一点点寂寞的侵袭，闲暇却又是乏味的。就让寂寞像一点盐撒在你淡而无味的闲暇上吧，这样，你的闲暇不是更可口吗？

许多艺术品都是在闲暇加寂寞中才产生的，人的品味诗意的能力，往往也是在独处时获得的。我有时就喜欢单独坐在树丛里。鸟声来伴我也无妨，但最好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偶尔的一片落叶带来一丝寂寞，在这样的时刻我就可以深入思考人生的一些问题了。我往往会意外获得美的诗境，而写出一篇自认为可读的散文来。

看落日映在水面上的灿烂，也还是单独欣赏的好。我觉得夕阳的慢慢沉没与水波的激滟，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了。这时若再有第三者的谈话，就会把那么稀淡的寂寞赶走，那周围的景物不就淡乎寡味吗？

由汹涌波涛带来的哗啦声，其实对宁静的海岸来说便是一种噪音，只有没浪的海水轻吻沙滩的窃窃私语，才是富有诗意的。在无浪花的沙滩旁闲坐，让寂寞轻轻来袭击是我最易思考人生问题的时刻。

冬夜拥被独躺，耳听北风呼呼，而无其他声响，那是最愁煞人的了。但只要读点闲适小品，从中获得的享受，真是难以言喻。

最近一口气读完中译本的《日本古诗一百首》，就更进一步体会到，寂寞其实就是诗味的要素之一。过于喧闹的人生，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一点也尝不到诗味，还是有点寂寞点缀的人生，比较有点诗味，真的，别再怕与寂寞短暂相处，这是独处的最佳享受。

1986.10.9

小品二题

红蜻蜓

我在午后的湖畔已站了一会儿，一只红蜻蜓停驻在一片残荷叶上，使湖面显得生气盎然。荷叶是一大片铺展开去，只开着三两朵荷花，是粉红色的。还有三四朵蓓蕾，也是粉红色的，此外就是一大片绿。

湖畔植着几株柳树，柳叶疏落有致，在微风中摇曳，远远看去，又为湖面增添了绿意，再加上斜坡上横过来的高大树木的浓阴，湖面确实绿得有点暗淡与沉重。

红蜻蜓停下来对整个湖景并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它的到来却使湖面转为活跃，至少让我看到湖面有一点会飞的红艳，红蜻蜓在不自觉中已为大自然增添一点色彩。

泡沫

在海边看涨潮最怕看到泡沫，泡沫随浪花滚滚而来，声势浩大，而且带着豪言壮语，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抢尽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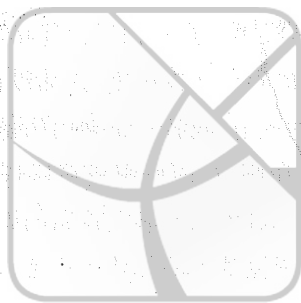
浪花洗净沙滩上的垃圾就退隐了，留下堆堆空了心的贝壳在抖露大海的秘密。不屑多看它们一眼的游人踏碎它们的余骸，坦然

地走开了。

只有泡沫在碰到海岸时就粉身碎骨，但依然把污秽贴在岸边，以为已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大浪在每次潮涨时总会前来洗刷沙滩，冒充英雄的泡沫也会成群跟随而到，携带着的崎岖借着阳光闪金光，俨然是时代英雄的模样。

当海面风平浪静，泡沫就会销声匿迹，那时看到的闪闪发亮的，才是真正的波浪的闪光。



没有红叶的秋天

这山冈的暮色竟是这么苍茫，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十年了，整整十年了，我从没再上过这山冈。五年我浮沉在尘土飞扬的都心，五年我在异乡的春樱冬雪中度过。那段日子，一个创伤的心，我踏遍这山冈每一寸土地，我就意识到山冈是阴沉的日子多。山冈的雨，总是缠绵的潇潇雨，把落日织成幕后灯光似的朦胧，在淋不湿衣服的潇潇雨下，我可以从开满九重葛的湖畔，漫步到长满竹丛的幽园，再踱到相思树掩映下的你住的宿舍。夜里我就想象山冈布满的雾是平静的海水，收音机播送的轻音乐，便俨然是浪花的窃窃私语。清晨，在百鸟鸣叫声中，我可以独自跑上山冈的那棵松树下，看淡蓝色的晨雾在附近的农家飘荡。

这一切都教我难忘，然而我总教我自己把你淡忘，都十年了，纵或你还住在山冈，即或你丰采如当年，我也不能再对你思念，这只有折磨我自己。但我总想再看你一眼，我到底在异乡度过五个春秋，而每逢下雪的夜，冻得我不能入眠，我总想起你，带着这样的思念，重归故乡，我怎忍不来山冈看看你？

是下着潇潇雨的周末，我从没看过山冈有过这么寂寞的。我噙着泪，在九重葛依然开放着的湖畔，湖水已没有过往的清澈。我踱到幽园，竹丛的一些竹已给风吹折。我走到相思树影下，你住过的

宿舍，没有一个人影。既然你已不在，我对这山冈就不该有怀念。

我似乎记得，在山冈顶上，有一棵野树，东北风一起，那树叶就渐渐转红。我在十月下旬到山冈，再也找不到那棵树了。于是我自付，在扶桑五年，每个中秋时节，我都会上日光去看红叶。日光这山顶与山冈有点相像，细雨纷飞的日子，总比晴朗的日子多；在细雨编织的朦胧里，我远看挂在悬崖的枫叶和直下三千尺的雪白瀑布，我常想人的价值在欣赏大自然，在创造民族优秀的文化。我对红叶的记忆，也许是来自日光的山顶，也说不定。你既然已不在，红叶又寻觅不得，我对这山冈，就不该有所怀念。

山冈的暮色是这么苍茫，比你我在时还要苍茫。下了一个下午的雨是停了，夕阳已渐渐下山了，我站在一棵没开穗状黄色花儿的相思树下，晚风微微的吹来，这曾教我心旷神怡的晚风，此时由于周遭寂静，我竟感到肃杀。在扶桑，这时刻，敏感的树的叶子都转黄了，枫叶也透红了，在这山冈，我既然寻觅不到一片红叶，我要赶紧离开这使我心伤的山冈，在夜色来临之前。

这算不算爱情

春末的黄昏的晚风料峭，我和向美坐在这湖畔已两个多小时了。他乡遇旧雨，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欢欣，多年阔别，我与她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年在云南园我对向美一见钟情，她却因有众多同学追求，拒人于千里之外；四年一晃即过，尔后骊歌高唱，劳燕分飞，如今我已是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毕业之后，东奔西走，一事无成，直到去年底加入外交部后被派到日本来做事，才算对自己的工作满意了点。

那天使馆刊登征聘启事，在会见了几位年轻的日本女孩后，第七位进来的竟然是向美。她已烫了头发，不再是南大时代的罗马头。岁月无情，她的风采依旧，但已有点憔悴，三十岁出头，女人显有点苍老之态，应是正常的。

我并没一眼认出她，我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出现在东京，而且会来使馆找工作。我是在接过她的个人简历书之后，看到她的芳名与南洋大学四字后，才赫然发觉眼前的这位女孩子就是十年前我为之神魂颠倒的叶向美。

“你是曾拓青吗？”她低着头含羞地说，还是当年的表情。

“真想不到，会在这儿遇到你。这些年来你生活好吗？矢口三

郎好吗？”

矢口三郎是我当年的情敌之一，向美与他过往甚密，毕业后向美就到东京去，听说与矢口结婚。

“别提他了，我们并没有结婚。”她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因此邀她找一天和我长谈。

今天我们就在这湖畔长谈起来。我们从南大生活的细节，一直谈到她来日本后的生活情况，但她始终闭口不谈她和矢口为什么没有结婚的事。

太阳快落山了，晚风真冷，望着波光潋潋的湖面与落日溶溶的远山，我突然觉得这景物很凄美，凄美得像我和向美的关系。我想永远抓住这春末湖畔与远山的美景，但那是飘渺得一如我与她的往日情怀了。

“为什么矢口没和你结婚？”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再不问我看以后就很难有机会问了。

“你一定要知道吗？”她抿着嘴巴，还是当年那副刚毅的样子。

“作为很关心你的一位同学，我想知道一二，不过，我不会勉强你说，如果你觉得说出来很伤心，那就不说好了。”

她沉吟了一会，终于说了：“拓青，你知道日本人在结婚前要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吗？那年我从新加坡飞到东京，就是要与矢口结婚的。哪知医生一检查我的身体，竟然发现我的心脏有孔，而且只有九年的生命。我当场差点晕倒，矢口的父母反对我跟矢口结婚，矢口也犹豫不决，我想到爱情是双方心甘情愿的，在出现问题时矢口的表现令我失望极了，我决定就这样离开他。十年来，我日日流泪，我的眼泪已流干了，我的感情也僵化了。”

她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气喘吁吁的。

我待她的情绪稍为平静后，才慢慢陪着她走回她的家。我没进她在日本的亲戚的家，我站得远远地看着她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暮

色中。

那是一九八〇年的事了，这几年来我曾先后三次到过东京，但都没去找她。我已忘了她的住址与电话，办公室还存有她个人的资料，但我既已离开外交部，就不便去查阅了。六年来她的影像并没有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但始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她和矢口的爱情算不算是爱情？

1986.12.27



沉重的记忆

此后有谁愿意沿着一条没出口的小径，在鲜少人迹的草丛中瞻仰你的遗容？前朝遗物，是后朝修史的凭据，但那年份呢？那方块字呢？当事物死亡，坟墓只能引起痴情者的悲怆。

那些年月，每一个黄昏的散步，我都在山冈土地印下我的感情，连同夕照的余晖一起射入泥土，我当时背着沉重的悲痛的伤感，却依然能在夕阳中远望苍山上的晚云在飘荡。

若干年后，我在东京下雪的黄昏，看到披满残雪的青松的翠绿，我就想起山冈的那排松树。无数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在松叶纷纷飘洒下眺望远处的村景，一缕随风而上的炊烟，把我带入古诗词的意境中去了。

人生的两大慰藉是凄清感与永恒感。山冈的黄昏，要是飘着细雨，躺在宿舍看暮霭慢慢吞噬着每一片光明，由此引起的凄清感，与秋末看黄叶舞秋风并无二致。生命是短暂的，这一节节的凄清感，就是生命上最感人的音符。我不知该怎样为永恒下定义，只要在图书馆一坐，看到古往今来多少人把一生浓缩为几部著作，文化长流绵绵不绝，这便是永恒了。

中华文化给予我多愁善感的特质，使我能欣赏自然中每一个美的境界，山冈很具体地呈现了诗词中的美的意境，它告诉我什么

是诗情，什么是画意。此后一段好长的日子，我带着这些意境走在东洋文化气息洋溢的每一个角落，东洋的每一滴文化的闪光，都教我惊叹，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什么是永恒，但漂泊的辛酸，总把永恒感溶成一段段。

在面目全非的景况下，我曾悄然上山冈。永恒只能在故乡找到，但在暮雨潇潇下，我只看到凄迷，无奈的凄迷，而不是悲壮的凄清美，永恒感也这样消失殆尽了。多少个清晨，我曾独坐八角亭内，只看到落花缤纷，再也听不到笑声人语。我也曾独坐湖畔，缺少了相思树掩映，湖畔的石椅烫得不能就坐。

江南早春是什么模样，我只能凭诗词中的意境去想象，但山冈的清晨确实有几分江南早春的意趣。我曾在仲秋晨雨中坐船游漓江，那些老挥不去的迷蒙，曾叫我惆怅了好些时辰，山冈的黄昏的路灯，昏黄得教人伤感，也真迷蒙得教人沮丧。我往往有股即将失去什么的失落感，而得赶紧离开山冈投入都会的繁华中去忘掉一切。

我不敢设想，夜的山冈是怎样沉寂。回忆有时是苦涩的，生活应该朝前看。我现在是一上山冈，既没有永恒感，也没能领会到凄清美。牌坊，它只勾起我沉重的记忆。我不如到长城去咆哮，或躲在江南小乡品茗，逍遥有时并不比永恒逊色，如果标识的事物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何苦把浮生寄给山川。

1987年

一草一木皆吾友

《写作，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二读柳舜这篇杂感式散文，掩报之余，思潮久久不能平息。“我欲乘风归去”，是这些年来我的心境的写照。欲归而无路，我只好尽量在大自然里寻找寄托，大自然被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我又只好在回忆里寻找日本的较完整的大自然了。

我时常追忆镰仓的青翠与穆静，我似乎是位托着钵的出家人，在黄昏里群鸟叽喳归巢时刻，不知趣地敲打着木鱼，知音者会说这晚歌犹如雨花开在沉寂的深夜的小径，有点韵味；罪我者说我尽在吟哀音唱挽歌。

一些人过着粗浅的、浮淡的生活，一些人在醒后还未看到前景何在，一些人在编织不可能实现的梦；我的哀歌是清晨的薄雾，带着民族的一个支派的特色将丧失的朦胧；你说我消极，我却是以此自我解脱的。

西方的文明似乎很缺乏朦胧美，而东方文化又少了清淡美，两者一配合，就如一天里有清晨的清醒与黄昏的迷蒙一样可爱。我们周遭的人似乎大多数只会吃饭活命，毫无理想可言。高声疾呼的年龄已过，教我唱赞叹初春繁花似锦，我宁可吟深秋落叶如飘盈的彩云的哀歌，我不想感染别人的愁绪，只是借此自我解脱。

粗糙的、胡诌的、矫柔造作的艺术或文学，尽管有不少支持者，我独吟咏曹雪芹的《红楼梦》。人生是什么，是嘻嘻哈哈吗？是愁眉苦脸吗？就让大自然的绿像一盆冰水那样淋下我膨胀的头，让我在稍息中思索一些人生问题吧。

既无法改善现状，自我寻求丰富生活之道也是度过余生的办法。培植盆栽还缺乏耐性，朋友送的那盆水梅前几天开了数朵小花，那是妻苦心照顾的结果，我自己甚少去关照。偶尔有数天假期，也是躺在懒椅上喝苦茶，读闲书，连一些所谓的朋友的冷嘲热讽，也懒得逐一驳斥。

同天读李龙的《雨中盆栽》，就很敬佩他的细心与耐心。那份要把盆栽看管好的毅力，在这一切都讲求功利的社会里，是颇不容易找到的。即使带动不了别人，也别使自己同流合污，我想这点是重要的。逍遥一如竹林七贤，尚且有余爱在人间，只要不随波逐浪，我们也总会有些作为的。

在一个诗歌创作比赛颁奖礼上，主办单位惠赠我一套茶具，放在摆设柜上，有空时就揣摩一番，遂想此后以此作为品茗的工具，以增添生活的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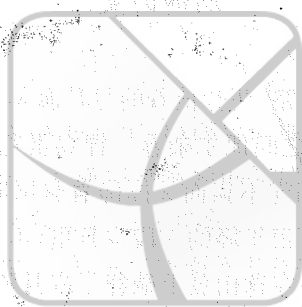
真有纵使众芳凋零，吾独守住残枝的念头。那晚在彼岸看到炎黄子孙，无论在多艰难的困境下，都依然要发扬本族文化的毅力，真为自己有时会兴起的归去来兮念头惭愧。既无秋菊，也无南山，想做陶潜也无由做起。年轻时草草读过《红楼梦》，尝不到其中妙处；步入中年，涉世渐深，沧桑不少，重看电视剧，才惊觉曹雪芹文才之高，即使在世界上也少有人可与他媲美。

可遮荫的大树有时会把枝桠横过小河的对面，情文并茂的文学作品不受时空限制，就说是盆栽吧，只要立足山顶也能远眺美景。扎根于国土，放眼宇宙，我们应该有所为的。

无神论者大概只能在大自然里寻求解脱，在社会里我是名非

僧非道的出世者，我要借大自然的美来丰富我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也会在己力所及范围内做我应做的事。我并不孤寂，因为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我的朋友。

1987.11.2



化刹那欢乐为永恒美

刹那的美

一条斜斜的山坡路，两旁植着的尽是海苹果树，结出的果实青翠一如苹果，树与树之间偶尔杂着一棵鸡蛋花树，花是白色的，香是幽远的。午后在阳光不猛而又酝酿着骤雨时刻，在这山坡上漫步，最富诗意。在我还很年轻的一段岁月里，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有好多好多个下午曾在这山坡上徜徉。岁月流逝，饱经沧桑后，迈入了中年，心情开始转向平淡，对这山坡的记忆不但没稍微减退，倒反因岁月的冲击，为记忆蒙上了一层薄纱，而使我对那山坡存有更深的怀念了。

我现在是天天在晨运归来沿着一条植满芒果树的小径走着时，就会进入另一种穆静中带有安宁和谐的境界。花香满小径，我辨不出那是来自哪一家庭园里栽着的哪一株花，我知道九重葛是没香味的，尽管粉红的、姹紫的开满那家人家的阳台；日日春的香味也是淡得近乎无，尽管它们簇集在那家人家门前迎风摇曳；也许花香来自哪一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阵短暂的香味，可教我平淡而近乎刻板的生活有了那么一刹那的美。

异乡情怯

时移境迁，当年漂泊异国浪迹天涯的豪情，发诸于诗文，就有几分铿锵之韵；于今是怯于远行，即使明知蛰居此处也无甚作为，却深恐异乡生活的落寞单调，因为这并不是缺乏豪情的中年人所堪忍受的。那天遇到一位久别且已移居他国的老友，他竟激励我到西澳暂居，那里可提供一份双倍于我目前薪金的工作。我从未踏上澳洲国土一步，未知那地广人稀的国家的草原有多可爱。我在与他茶叙半小时后，只能告诉他，在走投无路时，我或许会到西澳看日出日落，那时希望他能伸出援手。

缥缈之美

我的假日多消磨在大自然中，白沙海滨远处云雾缭绕中的那一排屋宇，总会勾起我在日本海滨看到的类似景象。世界各地的海，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浩瀚的波浪之上，总悬挂着一派朦胧，而由此朦胧幻出的缥缈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特点，老叫人百看不厌。缥缈美其实也正是人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在翠绿是非常稀罕的阿曼南方都市沙拉拉的海滨，我所看到的阿拉伯海一样也在浩瀚中托出缥缈美来。

有时我会跑到裕廊山或云南山冈去浏览市景，从山岭看下面的景物，会多了一层超然物外的感觉。人世间的尔欺我诈，勾心斗角，到头来骨灰一瓮，既没给己也没给人留下什么，在山岭上静静一想，就会领悟到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

稍息之所

大自然只是我的稍息之所。泛览一些古代诗人的诗歌，却也能在他们的恬静作品中，领略到大自然其实只是他们遁隐的栖所的

道理。

任何作家或诗人在其作品中所塑造出来的优美意境，其实都是他们在极度悲伤与无可奈何的困境下，从大自然中寻找到的那么一刹那的美，与此同时，他们的高超写作技巧还能巧妙地把刹那欢乐化为永恒美。他们由此获得解脱，我们后人也由此获得慰藉。

永恒之美

化刹那欢乐为永恒美，或许可说是一切艺术的共同特点，人类若要进步，自然不可以此为最终目标，但却须以此为忘忧灵药。

我在浏览古诗人的作品过程中，既看到他们如何无可奈何地以寄情山水来解忧，也悟到自己该如何在残酷现实前破帽遮颜继续前进。往事都一如退了水的河床，一一裸露在我眼前，我既看到残枝败叶，也看到绚丽的贝壳，夕阳若是近黄昏，我却由它艳红余晖所映照出来的灿烂，看到傍晚入夜前也有足以令人消魂的景物，我想这些景物足以令我燃烧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我由早起的听鸟鸣与夜读而进入古代诗人的意境中，找到生命的欢乐源泉。生活在变化巨大的人们不会没有哀伤。但晨阳夕照，与文学作品中蕴藏的永恒美，应可抚慰我的哀思，我由此找到继续为人间营造永恒美的精神支柱。

1989. 1. 22

情 思

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岁月里，我最喜欢在乡间亚答屋的门口看斜风细雨飘洒旷野的景象。那缠绵的细雨是从昨夜一直淌到清晨的，空气也就显得有点料峭，这时有两三只燕子低低地掠过，不着一片雨丝似的，消失在烟雨蒙蒙的远方，这样的景象撩起的情思是渺远的。

年纪稍大一点时，有好多次为避骤雨而躲进人家的五脚基看倾盆大雨落地的经验。大雨掉在柏油路上，开出来的雨花，竟似黄昏马蹄踏着石板路扬起的声韵一样教人神往。这时的情思是淡淡的哀愁。

云南园的夜晚宁静得像刚出世的世界一样清冷，远处飘来的花的幽香，应是她身上发出的；风的轻吹相思树的轻响，就是她的轻盈的脚步声；何处的同学的宿舍飘出的轻音乐声，竟似海上的絮絮的波浪声了。我那时的情思是苦涩与辛酸的混合体。

黄昏雨飘洒在异乡的浅草上，冬寒加上乡愁，雨幕后的落日余晖与亮着的屋檐的红灯笼的红光互相映照，在东洋小调的衬托下，我算是真正尝到去家离国的愁滋味了。

古朴建筑物由于樱花盛开呈现出来的清新美，益显出古拙美来。但黄昏时分柳絮的飘荡，却可为古建筑增添朦胧美。在京都火车站顶楼的啤酒花园喝啤酒，我就眼看东、西本愿寺在暮霭与柳

絮的映照下现出一派迷幻美来，我那时只有把自己化入那一片情景中，才可避免溺死于那幻境里。这样的凄美的情思，是中年逆旅途上才会有的。

最近偶尔翻阅韩国诗人许世旭用华文书写的散文集《城主与草叶》，才知道这名大汉对大自然奇景迷恋之深，他往往会因看到美妙的自然物而感动得流泪。

我对自然景物就没那么痴迷，我既带着主观色彩看自然，自然也就难免要染上我的思绪与感情。同一景物，在不同年龄，以不同心态去看，就有不同的姿态与风貌。

我曾乘船游漓江，仲秋的晨雨在江面开满了水花，也为远处的山峰抹上一层淡墨。不是刻意营造情调，但为增添游趣，我临窗进食且饮酒，这样一来我自信我看到有生以来最具隔雾看花之美的山水了。

酒后的朦胧，雨中江景的凄迷，远山的淡去，秋景的肃杀，我除了化入这些情景外，我将何以解脱呢？岁月飘逝，这些情景就像我的其他只可追忆的情致一样，又都蒙上一层轻烟，若隐若现，让我时时可窥探一番。我带着唐诗宋词元曲看自然，自然都涂上诗、词、曲的意境美。我于此也感悟，古诗人词人创造的意境，一半属真，一半是想象，只要心静气平，浅水小丘也有诗意可品赏。人人中年，友伴只会逐年减少，不会与年俱增。不是夭折，而是你进步了，而友伴落后了，或者相反，这两层原因都使友伴减少。此时若又故知重逢，非为续情，只为话旧。最爱黄昏坐在海边，喝点啤酒仰望海景，此时心中最有诗情画意，故知相逢，情景与此相似。

午夜过后的街道，清冷得很。周遭出奇的静，众人都在深眠。隐约里，我似乎看到旭日即将东升。暂憩非为偷懒，寄情山水文学应是丰富精神生活。在摸索的时代，先充实自己再去探索道路，也许会生活得更愉快些。

1989. 2. 12

心 造 意 境

推开大厅的方格玻璃窗，就可看到小小庭园里的一丛杜鹃，一棵山茶花，一株古梅花，一小方飘着几叶浮萍的池塘。初春杜鹃花红艳艳簇成一团，冬天古梅树发出几朵有幽香的白梅花，天气都有点寒冷，香凝住了，美也冻住了。这样的景象，我似乎在好些日本作家的住家照片上看过，自己旅居日本时也亲身体验过。我想一个写作人要有个宁静的心灵，他必要有这样一个居住环境，而要有这样的环境，他得有固定的收入，而这收入最好是来自卖稿件所得，不是做些拉拉杂杂的工作换来的。

有位文友问我为何久不写诗，我说我已没激情，其实另一原因是我也没个恬静的心境。进入品茗苦茶的年龄，要嘛就像王维那样找个辋川隐居，再吟山水诗；要嘛就得像杜甫那样饱经沧桑，写出一些像“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或“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那样愁得有如黄梅雨的诗句来。

在教人伤感得恰如缺乏嫩寒的春，或少了红叶的秋的此时此地，我想最恰当的做法是学日本俳句大师芭蕉那样背着诗囊到处浪迹捡取诗情，可我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吗？

我常常幻想把我的老年岁月掷在杭州西湖畔的闲步里或扔进钱塘江畔的听潮声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或明清小品

文，都是我晨昏吟咏的作品，偶有感触，自会发之为文，可那时我能找到知音么？

在似春似秋而都有所缺憾的时代与地带，我们可以做的应该是为人间增添永恒美。现代知识分子固然较诸古代的有较多出路，可却缺少可采菊东篱与悠然远望的南山，心态既不易趋于恬静，要捕捉自然的美也就难于上青天了。

我不是说写作人一定得远离尘嚣，我只是认为他要创造出幽美意境，他心中就得先有诗意。对前景忧愁，不一定是坏事，美梦加上愁，还是可写出“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的酸中带凄美的意境的。但若只有愁，而缺乏美的意境，那就只有溺死在愁境中了。

在物质生活丰足，而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深恐前路无知己的人有时是得为自己营造个精神休憩所的。这并非纯为自己寻求解脱，在此休憩所感悟的一切，若发之为文，也很可能是记录此时代风貌的一点点痕迹。

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营造的一个幻境，透过幻境看人生，正是人生活下去的勇敢的来源。艺术更是从幻境中呈现出来的、富有作者美丽想象的世界的具体化。

生命是短暂的，相对来说，宇宙却是永恒的，人类的一切建设，在地球毁灭的那一刻，人类若还无法移居其他星球，那一切的文明也都将归为乌有。从这点来看，在还有知音的此时此地，一切能操笔为文者，我想都应奋笔直书。现实中的宁静幻境或许不易找，心造恬静意境却是我们可以努力追寻的。

1989. 3. 22

绚丽的飞翔

天空任鸟飞，你站在高楼上远望，许多远处的美景都朦胧地出现在你眼前，因此你想象，鸟飞高空乐趣一定无穷。有一天你坐上飞机，在云层上飞翔，你才惊觉机外的天空是多么地单调。天空的美因为有云彩的衬托与变化，坐在云上，云在机下变幻，那美景就再也无法亲睹，连细雨轻寒带来的诗意也无从品味。飞的单调，就如为生存而吃饭一样教人厌恶。

在一次横渡太平洋的旅美途中，在二十多小时的窗外毫无景色可言的寂寞中，俯望蓝得发黑的洋水与小得像积木的油槽船，俨然就是最高雅地享受。

一些世界名曲与古典音乐，往往就是单调、乏味、漫长的飞翔的最佳调剂品。若音乐使人感到生命的充实，离陆的飞翔就教人觉得虚妄与空洞了。我这样的想法，最近竟然从一位曾是我的学生的年轻人的谈话中得到佐证。

有谁会比渔夫更懂得鱼的习性与海的脾气？当一位空姐说飞翔是单调的、空虚的，谁不会说土地是芬芳的？飞翔是实现凌云壮志的必要过程，可高飞中的岁月是没色彩的，只有踏着泥土闻花香，赏自然景物，深思人类的问题，钻研某一门学问，这才是充实岁月的做法。悟到飞翔的空虚，而想以学问充实时时消失的年轻岁

月，这是对生命的最佳感悟。

我曾在挂满字画的一间斗室里，与一位年逾古稀的书法家闲谈。刚毅而又颇自负的他，自认定居此小岛卖字为生，是社会遗弃了他。我知道他有过峥嵘岁月，或者说飞翔的日子，但那果真是社会重用了他吗？如果在飞翔岁月中所作所为，尚须后人评价定是非，那飞翔可能就是虚妄的。醉心并钻研一门艺术，即使那不属于你的飞翔的范畴的事，也肯定会给人间留下美的艺术品。

暮年而向往飞翔，青春而希望落地，他们对生命的感悟何其不同哉？

钻研某一种艺术而不为人所知或赏识，那是很落寞的。但是艺术或学问的长进，不可靠海阔天空的飞翔，或者说一般市民的阿谀的赞赏声。艺术与学问的长进，得在特定的范畴内飞翔。艺术是把生命向横方面发展的人的温柔窝，一钻进这温柔窝，若又时时探头出来看尘世的纷争，那艺术造诣就会停滞在较低的层次上。艺术境界中有桃花源的仙境，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幽境，这些都得靠钻研者本身去探索、飞翔、寻觅。

一般的飞翔是空虚的、单调的，在特定的范畴内飞翔是充实的、多彩的。一般的飞翔有时是为了摄取某种精神养料所需的过程，可在摄取养料后，一定得躲进特定的范畴内去飞翔。像后者这样的飞翔，是多姿多彩，绚丽灿烂的。

1989. 5. 25

善游的鱼

近来天气炎热得像是失去了水分似的，往海滨水边树林躲，也躲不开炎热的追击，于是特别怀念起在日本盛夏避暑山中的情趣来。有时也凭空想象此时若在武夷山顶的一个小庙，或五岳中的任何一个山颠的寺庙消闲，那该是多惬意的赏心乐事。

缺乏四季的调节，生活实在单调得比误喝肥皂泡还要无味。一些留美学生说学成流浪在外国，有屋子有车子，生活多逍遥，其实他们忘了说，还有春花秋月冬雪，那才教人神往呢。现在有人呼吁，教导中学文学，应该讲求细腻与浪漫。在这干燥、追求功利的社会里，天气又这么炎热，浪漫情怀真不知要从何产生？更何况我们自愿舍弃唐宋的浪漫，而刻意去追寻拜伦、雪莱的浪漫，这浪漫就显得更遥远了。

那天阅报，知道近年来有更多人到外国寻找更翠绿的草原去了。我们能怪谁呢？即使有人彻底读懂了华兹华斯歌颂自然美的诗歌，他会热爱这终年炎热的土地吗？一名远从英国来的英文教师，竟然对学生说华人南来新加坡是愚蠢的，而英国开辟新加坡也是不可想象的。孔融让梨被目为傻人哲学，岳飞尽忠报国是一些人的笑柄，莎士比亚是好多学生诅咒的对象，我们有什么吸引力吸住要寻找更翠绿的草原的人们呢？

我们要创造繁花似锦的环境，这改造大自然的勇气与精神诚然可嘉，可一个民族若丧失民族自豪与自尊而变为异族，他们不会继续奉行择善而居哲学吗？人生是什么，生命有何意义？对于对东西文化都无所依附的人们，他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吗？生命就是一连串的挥霍，在年轻的岁月里，在挥霍中感官得到短暂的快感，在挥霍之余心中感到淡淡的惆怅与空虚，年老了，与少数同病相怜者憩坐相思树下，喝杯奶茶，谈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许多人就是这样度过一生。

火热的天气，我只有借文学作品中春景秋风冬寒的描写寻求解脱。在文化上无所依附者要怎样开脱烦忧呢？我可把我的感悟告诉别人？可当你看到来与你分享你的感悟的，独独缺乏在物质生活方面最丰厚的人时，你就会反问，这样的集会是不是另一种宗教活动？文化修养若不是流在人身上的血液的一部分，而是穿在身上的一袭衣裳，那是多大的一种悲哀。

人是浸在他生活着的特定环境中的一条善游的鱼，他身上带着特定环境给他的一切味道，包括铜臭味与庸俗气。我有时真想游到异国的山巅小庙静静度过宁静的岁月，那时我就可渐渐洗掉我身上带着的腥味。在炎热的月份里，这样的欲望尤其炽热。我这么想，一是缺少经济基础，二是还舍弃不了这社会。可有时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可能是文化上的善后工作时，就更想乘一叶扁舟，遨游于长江大河了。

1989.7.3

无为的艺术

六十年代日本学潮的汹涌场面，我只能从传媒报导与图片说明去想象。七十年代后半期我在东京的那几年，经常看到零星游行，秩序井然，一点火药味也没有。八十年代的日本街头，更显得一片宁静，前几天《朝日新闻》的专栏《天声人语》就以《无为的艺术》为题引用已故散文家吉田健一的平凡生活说，认为人应在平凡安宁的生活里体味人生的意义。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生活有不同的要求。在一个制度僵化，知识不受重视，人材无用武之地的社会里，人们要求的是变革，绝不是悠然自得的生活。

可形为物役却是我们的社会特征，这点东京与我们相似，只是他们的程度轻些，因此我又很欣赏《无为的艺术》一文中的一些论据了。一个人的分分秒秒的生命都是有所为而活着，而且所谓有所为指的只是求取更丰富的物质享受，我真的是看厌了这样的奋斗与努力。

有一段时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常常有机会在黎明里看新柔海峡。那个午夜下了好一阵细雨的黎明，在嫩寒中飘浮的空气带着清新的花香，海面很平静，柔和地荡着千万朵细浪。远处水天交界处漂来一叶扁舟，那渔民在悠闲地收集捕蟹的笼子。我觉得这是

一种艺术化了的生活。

往后我在桂林漓江上发现乘舟并以鸬鹚捕鱼为生的渔民的潇洒形象竟然比日本长良河上黄昏乘舟利用水老鸭捕鱼来娱乐宾客的老人优雅。后者无疑的很刻意要为宾客提供一份生活的悠闲，可人工痕迹太显著了，前者只求三餐温饱而划舟江上，可就在不经意间为人间提供一份艺术美。

乘游船巡航于东京港口，俨然已是闹市日本人的“无为艺术”的一种方式了，可是心情不平静的都市人，能借着游港湾而体会到“无为艺术”的美吗？

我在品赏俳句宁静意境之余，曾感慨现代的人生美早已被庸俗的物质生活破坏无遗；有时便转而去读些闲适的诗词，以寻找更多的无为之美。

可以裂岸的千堆雪似的浪花，若是为扫荡沙滩上的齷齪而来，则这澎湃背后就有足以教人神伤的悲哀；无为的艺术，若是为弥补生活空虚与倥偬而兴盛，则这悠闲里就蕴含着无奈；很不幸的，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道德乌托邦而非理性思辨的理想，早已幻灭，形为物役的生活方式，又教人无从体会人生的意义。老庄的清静无为，显然只能作为克制物欲的消极原则，人生应有更积极的层面。“无为的艺术”有其逍遥美，逍遥应是前进的避风港，而不是人生的终极。

1989. 8. 16

淡 淡 阳 光

在嫩寒中晨跑回来，淡淡的阳光洒在窗外的绿草上，一只太阳鸟在我窗前盛开的九重葛的枝上筑巢，去年也有一只太阳鸟在那儿筑巢并孵出两只小太阳鸟。太阳鸟在我欠身站起时就扇动小翅膀准备飞走。它抖落的惊慌教我领会到周遭环境的险恶复杂，即使太阳鸟对此也颇有体会。我不知道眼前这只太阳鸟是不是去年的那只母鸟，如果不是，那它很明显的已遗传了母鸟的警惕性。

我喜爱这样的淡淡阳光的宁静的早晨，在淡淡阳光下喝苦苦的中国茶，喝后口中留下的甘味，直叫我的头脑一阵清醒。然后我看这窗前九重葛在微风中摇落一片婀娜，偶尔飞来的一两只蜜蜂、蝴蝶与太阳鸟和谐地共舞，我想宇宙间的生命原本就应该这样安宁平静。

我每天都需要有一段这样清醒的早晨，供我思索一些问题，阅读一点文章，涂写一点东西。我深深明白创作前须有个理智与清醒的思考过程，没有经过理性认识筛滤过的感情，会是滥情。

朦 胧 意 境

由日本下关回东京途中，我曾独自一人在冈山下车，跑去观赏一个名园。时节是中秋，早晨的风相当冷，天气阴晦。名园的结构与一般日本园林并无多大差别，别致的是有道由竹筒引来的山泉在冲旋一个车轮状的轮子，轮子洒下来的水激起圈圈涟漪。论园景，金泽市的六兼园是很突出的。可能是秋天早晨，又是单独一人在观赏园景，于今回忆起来，我竟要用朦胧二字来形容冈山名园的园景了。

许多优美的意境都因有记忆的色彩而益发深远与可回味，童年时代阅读的民间童话有时竟会成为丰富想象的凭据。一切感人的情景都须在人的记忆里浸淫一段时期，再加入回忆者的主观感受与情感，那情景才会显得更有个性与感人。记忆像层薄纱，会使远去的事物更有邈远美。创作中的情景，与现实的也须隔着一层纱，纱太厚，过于朦胧了，读者就看不到其中有现实中的真；纱太薄了，太显露了，欣赏者会厌倦于那是现实的复制品的单调。清晨的深思的结果，我爱在夜晚小饮微醺时再思索一番，许多人间的美的意境是惟有在微醺时才会呈现的。

浓茶不消残酒

异乡深秋黄昏与挚友闲谈人生，记忆中的湖光山色已渐渐淡去。山若没有云，山就没生命，湖水若没有涟漪，湖面就会很单调。即使是错误，只要是美丽的，也有值得追忆的必要。人生是由一片片记忆串成的，无论是乍遇时的迷惘与惊愕，还是偶遇时的惊喜与无奈，我回顾过往毫无悔意。重逢不是偶然，重逢而能话旧，即使话旧的深度有限，至少说明故雨历经岁月折腾，思想感情尚有许多共同点。

夜色若是海洋，音乐便是浪涛声，在这样荡漾的气氛中把酒话旧，而话题若又是人生或文学，那情调就是浓茶不消残酒，有点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况味。

漫步江边吟古诗

我习惯于往前看，又爱为前景描绘一些彩虹，这样在回忆的同时，也较有信心前进。但人一进入中年，这些前景就只有向往恬静安宁的生活。越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越发觉那是一座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生命的来临应是偶然，生命的消失却是必然，来去之间你会留下什么痕迹，得靠自己对生命的体认与感悟。

我自认，一位好友也说，我追求的是人生的美。我却说，我要保留的是真，维护的是善，追寻的是美。生命有限，美的追求境界无限，一个人的一生若能对人类追求美的理想有些许贡献，应该于愿已足。

我不屑形为物役的生活，在大部分人生责任已完成的晚年，若有足够的积蓄，粗茶淡饭，漫步江边，品味古诗词，继续写些对美有所感悟的东西，应是“夕阳无限好”的意境的体现。

1989.10.8

枫 叶 秋 情

秋雨中撑伞漫步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我只能用“景秋天暖”四字来形容它的奇妙处。温哥华是多雨的城市，中秋的十月，街边的枫树都红透了，矮小的枫树叶子红得特别明亮，高大的枫树叶子黄里透红，一片一片的叶子大过手掌，就这样堆积在树下，好多天才有人来把它们扫成一堆，并不清除掉。我想这是诗意的做法。这红叶储蓄了春的绚丽与夏的热情，就这样把它们烧掉，未免太煞风景了。

史丹利公园湖畔的杨柳依然青翠欲滴，细细的秋雨在湖面荡出千万个涟漪来，天气恰似初春般带点嫩寒，水鸭与天鹅依然在雨中的湖面逍遥，落叶木的叶子已转黄，菊花与其他花卉开得特别锦簇，凡枫树叶子都红透，这不能不说是秋景了。可气温的不冷，与水禽的活跃，却要比中国江南的仲秋还有生气，我因此要说景秋天暖了。

我看过秋天菊花盛放的美景，但史丹利公园诸花齐放的烂漫，却恰似春景了。秋雨中的湖中的水禽，我在扶桑看到的，都是瑟缩着的；只有史丹利湖中的水禽是活跃地游着的。

我从拍成电影的地方戏剧中看到仙境般的景物，可只要仔细端详，就看得出那景物是虚设的；而文学上所描写的冬雪或秋雨与

景色的配合，往往都是作家移花接木的手法的表现；史丹利公园的自然景物却是千真万确的，温哥华的秋雨也是淅沥有声的，但在秋雨淅沥声中的自然景物，却叫人怀疑那是仙界才有的。

我走过美国的一些公园，始终无法品味出西方园林的美妙，克里夫兰郊外的低低矮矮的民房，曾使我想起童话中的故事来。美国小镇的纯朴宁静的风情，老叫人兴起归隐的念头。只是江南水乡的风情，总不能从西方园林中去寻觅。

史丹利公园总叫我看到了江南春晓的景致，除了缺少山峰，这公园的一般景物都很像江南。水是江南的格调，水禽闲游的是江南的姿态，杨柳摇曳出的是江南的风情，百花开放出的是江南的绚丽；秋雨落下江南春雨的迷蒙，天空映出江南早春的韵味。除了历史情调，史丹利公园的一切都可以说带有江南情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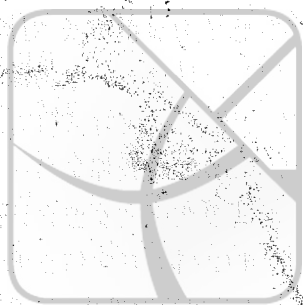
然而正是这种缺乏江南历史情调，使我怅然若失。我知道古华已到温哥华定居，他生活中再也没有芙蓉镇了。我很想与他煮酒论文论艺，可惜当时他正好远行在外。我天天清早到唐人街华人餐馆用早餐，老移民百无聊赖聚首闲谈的情景，活灵活现刻划出移民者心灵的空虚与落寂。我因此知道史丹利公园纵使有江南的情调，但缺乏了历史文物与传说的渲染，这公园的景致就显得轻灵飘渺，无法捕捉了。

我曾在唐人街附近的中山公园漫步两回，中国园林的格调也无法消除我的乡思。我在华人餐馆吃中菜，甚至喝青岛啤酒，我始终无法捡回我失落的乡情，我不得不说中菜与中国园林，只是慰藉我的乡思的事物。

史丹利公园的每一角落的景色，都可找到中国江南的美，只是笼罩美丽景致的，并不是历史情调，而是淡淡的乡思。这乡思会随着春草碧绿而蔓延，秋雨的降落而泛起，在这样的时刻，我或许就只有逃到史丹利公园去消除我的乡思。

我并非不爱史丹利公园的诗情画意，我只是觉得它缺乏江南浓郁的历史情调；这样它的景物就似仙境，却又虚无得有点叫我无法捕捉。它的景物甚至冷艳得有点像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中的雪景，但却又清高脱俗得无法叫我淡忘。

1989.11.20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致殷宋玮的信

我已近乎半年没写文学作品了，在每次从国外短游回来后，我的心情就显得更空洞，感悟力显得更低，对周围的一切都麻木。我也不为文造情，我宁可让外国的一些景物深埋于我心，随岁月的消失而慢慢沉淀。到有一天，这些美好或带有遗憾意味的记忆，若能自然而然在我的文章中出现，对我那是另一种喜悦。我这半年来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看些没实际利益但自认能充实我生命的书。

我欣赏你说这岛屿无坐标。其实何止无坐标，岛民的狭窄胸怀才叫人心寒。在一池将干涸的池塘中，你看到的不是相濡以沫，而是互相冲刺与攻击，这现象造成：我只要在某一些场所露一露面，就得躲起来一段时期，以免招人物议。我这几天最想做的是到某名山某一庙宇去深居半年，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默默地研究一两个课题。

伸出思想的触须

仅在下身包裹一块破布的土人，如果硬要穿上名贵皮鞋，那就真够滑稽。不过，你也不用为此而悲伤，有能力与技术的话，名贵皮鞋还是应该先做好并收藏起来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我最欣

赏的是顾炎武，做人最要耐得住的是寂寞。这位出门轮流骑两匹马，以两匹骡子背着大量书籍随行的明朝遗民，他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考究“家”有一百三十七个读音，终于完成《音学五书》，那是多么枯燥无味刻板无趣的生活呵。亭林的智慧照亮了清朝近三百年的学术界，而他是背着国破家亡的沉痛在做这样的工作的。

思想光芒一直照到谭嗣同的黄宗羲，终其一生又何尝不是寂寞备尝，艰难历尽的呢？《明夷待访录》并不是写给康熙皇帝看的，而是有所期待于未来的圣主，这一点我不一定敢苟同；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寻知音，在很多历史时代是要失望的。

王夫之遁居山间窑洞，穷得连白纸都买不起，只好到垃圾堆中去捡些可用的纸张，著述了好多史学与哲学的著作，可是在清朝两百多年里，竟然没人赏识他。一直到近代，才有人开始研究他。

我一向来都认为地球是无疆界的，国家是人为的划分，学问与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也是没有疆域的。一个人实在是不能没有一小块定居地以谋生、以学习，并以求发展，但他应该伸出他思想的触须到世界各地去，去发现，去体会，去探索，去追寻那一切新的道理。

文章底下的哲理

我很欣赏蕴藏在你文章底下的哲理，它说明你是个有思想深度的年轻写作者。我在你这样年纪时，也曾深深的忧郁过，而且在忧郁中我竟然找到幽美的意境，那犹如一朵开放的寒冷，冰封的悬崖上的小花，香味浓浓且凝滞着，我就在凝着的香味中度过好多岁月。然后有一年我翩然飞到樱花盛开的上野，一种凄清且带着很浓的悲剧色彩的文化的特质，立刻使我在痛饮啤酒后的迷蒙中找到生命的解脱。我在落日溶溶的异乡的河旁或街道，度过盛夏与严

冬，淡淡的乡愁与轻轻的异乡乐，像陈年美酒那样交织在我心头，我想自此远走他乡，却又怕从此断送了根；我静静回到故土，却又重尝到孤独的滋味。

在高谈阔论惹人厌的好多次教训后，我为自己找到一个清静所；静静坐下来研究一些东西，偶尔出来露露面，但一露了面，就得赶紧再埋头苦干，免得别人厌恶你。

要看得开，看得远，绝游息交或许过分点，但别对周围的普通朋友有过高的期望。包裹着破布的土人，要求温饱是要务，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可典当变卖，无须为此伤心落泪。

品赏寂寞的达人

你一生所做的，如果对人类的前进有好处，那就不一定只供岛民参考，五湖四海的人类都可参阅。我最近在国大图书馆的一些藏书室，看到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而且是关系到岛屿前途的政治经济的大作，都冷冷地躺在那儿，没人涉猎。在岛屿上，学者也是很寂寞的。

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很喜欢《绿岛小夜曲》这首歌，无论旋律或歌词，都很能表达出我心中的落寞感。我由这首歌也体味到这么一个道理：落寞其实也有美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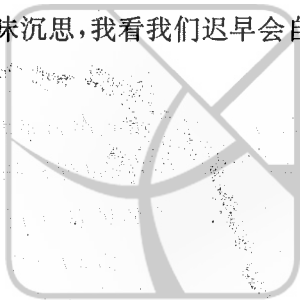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生活磨练与波折，至少让我知道，提升自己最为重要，我们无须为将井当海洋的人而感慨，我们也无法带动不想前进的人。我现在是相当能领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滋味的，至少远来之朋，可为你带来一些不是岛民所能有的新的知识与看法。

还有，没有语言的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与之相对，“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那是极端寂寞者的排遣时间的做法，可“众鸟高飞

尽，孤云独去闲”却是孤独者能欣赏寂寞的高超意境。这样的品赏自然，会比担忧下体包裹破布的土人穿名贵皮鞋会不会太滑稽来得更积极些。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便是一种我欲远离尘世，乘风归去的高远意境。不管陶渊明是不是亲自躬耕，在温饱问题解决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不一定就不积极。别让忧伤淹没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上，悠闲地生活着有时也是对时代的无声抗议，相信你能体会到这话的涵意。

此文刊登时，很可能我还在东京街头与朋友高谈阔论，仲春的薄寒将使我嗅到自由的芬芳，然后归来才为下体包裹破布的土人痛哭。不这样的话，一味沉思，我看我们迟早会自杀。

1990.5.14



让洪荒洪荒下去

人家费尽心思连续创下好多个纪录，我竟然感到非常的悲哀。无知、粗浅阿 Q 式的陶醉，我想尽一切的有关形容词来形容那种毫无意义的创举。我觉得这社会离我越来越远了，有人倡议别提一百多年之前的民族历史文化，有人声言第二语文不一定得学母语，有人煞有介事说特选学校对种族和谐不利。想自我断绝于民族文化长河之外，并封闭起来制造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就此度过虚妄的一生，与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我有时想这与孤单单生活在沙漠上的一角又有何差异？

我曾在阿曼南方都市沙拉拉的海边看到一派匍匐的绿，那是一种爬藤类，叶子宽大而呈浅绿，开着紫色的花，只有那么数朵。在处处一望尽是沙石的阿曼，兀然看到这盛景，我曾为之惊叹了好久。但在辽阔的阿拉伯海边，除了澎湃起伏，哗啦啦的浪涛声，与几只翱翔的海鸥外，我竟然看不到另一个人影。沙漠中的花朵与绿叶是多么地寂寞，我两年多来始终无法忘怀这景象。

我有时就这么想，与我有一样想法的人，就都是沙漠海边的花朵与绿叶，我们是寂寞的一群。我这种想法，最近在东京与三两位好友痛饮时说了出来，其中一位很惊讶在文化上我们竟有这么深沉的痛苦与隐忧。真的，我这半生还从未在其他国度见过在沙拉拉

海边见过的爬藤类。我在马斯喀特街头看到的都是九重葛，我由此知道生长在沙漠的花朵生命力都很强，我因此推断大叶紫花的爬藤类的生命力很强。我们若是一群开在沙漠上的花朵，我们注定就要孤单落寞的。

我在台北，与几位有激情的年轻人在阳明山下的日式餐馆用午餐。我们从台湾的前途谈到民族文化，又谈论到丧失本族文化的悲痛。“你可以呼唤呀，你一呼唤，我们就响应你。”一位很热情的新交这么说。台北开始流泛着自由与民主的潮流，在阳明山下喝啤酒也很惬意。可要是你在沙漠里踽踽独行，你即使呼唤破了喉咙，会有人支持你吗？

我们这儿有许多喝惯了淡乎寡味的蒸馏水的人，从来就不会品味中国茶的芬芳或啤酒的香醇，却偏偏要在喝了蒸馏水后，再生喝几口酒精，然后沉醉在自织的梦境中，高唱夜郎自大的歌。这样的人，老来只合在浓荫树下的咖啡摊喝那么一杯奶茶，言不及义地谈些芝麻绿豆的往事，弹尽年老岁月。

在边缘地带生活，或许可以整理一些已有的美好事物，像海边的大叶紫花，让后人看看这儿曾有过的刹那美景。洪荒地带，有时让它洪荒下去，总比勉强栽花植草，或搞些什么创些什么纪录的无聊玩意儿来得朴素些、美好些。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沙漠，就让洪荒洪荒下去吧，至少它还有点原始况味。

1990.7.12

背着历史走天涯

有机会在异乡深秋的街道踽踽独行，我才惊觉自己背的竟然是五千年的历史。那天清早在温哥华搭巴士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正是潇潇秋雨飘洒的迷蒙天。我在猜测前来的巴士是否到该大学时，有一名面貌异常清秀的少女也趋前来，我赶紧用英语探问道路，而后她邀我坐在她的座位上，说是一道到大学去。

在猜错她是来自台湾或香港之后，我改用日语与她交谈。她只身横渡太平洋到北美西部的这个城市，为的是学好英文，我追问她为何不到美国大都市去，她说美国治安不好，而温哥华较多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她在心理上会感到安全点。

我在哥大校园独自漫步时，看着她的娇小背影在微雨红叶中渐渐消失，我又惊悟到中日文化关系的源远流长。

我就曾这样背着历史在美国呆了将近一个月，但无论我用怎样中华的眼光看华盛顿广场，或克里夫兰的乡野小镇，我总看不到与东方文化相似的幽静与含蓄美。

哥大的细雨中的红叶，勾起我对京都中秋岚山的追念，史丹利公园的雨景却使我窥见西湖的江南早春的情调。我由此看到文明古国的多灾多难，却也因此看到在古文明中浸过的日本少女的优雅气质。

我恍然觉悟，历史其实不是背在我身上，五千年的文明已逐一化为我的血液，我不止举止带着我族历史的色彩，连观人察物也带着历史的色彩。

新近读张岱的小品文，始发现他的心中沉痛较之柳宗元更为深远。柳宗元只是有理想无法施展，张岱的感情，大约只有背着历史独走天涯时才能体会一二。

背着历史潜居山中，而又默默埋首写明史，张岱满怀的悲愤之情，只有借湖光山色来排遣，他小品文中的那股孤冷凄绝的意境，我在异乡黄昏的街头颇能领会，我想背着历史走天涯的一乐在此。

1990.7.16



前瞻断崖层层 后顾奇石累累

那天晨跑后正打算折步回家，天竟下起毛毛雨来。雨纤细得近乎无，我也就不在意地漫步逍遥。路过那条幽静的熟悉小道，眼角忽然有一大片细花随雨而下。我定神一看，是那株枝干都缀满小粉红花的花树，因为微风细雨的吹洒而落英缤纷了。我那近日来颇为干枯的脑袋，突然闪出一道亮光，我随即发现有一道清泉涌入我心中，我应该积极发掘生活中即使是那么渺小的美来，使自己的平淡生活多一点色彩。

在前瞻看不到彩霞漫天，而后顾又尽是河床水退奇石累累、往事如暮霭的困境下，我想花费三、五年去整理一些陈年往事，再也不去细瞧现实。待老来背着一串历史，几册沧桑，浪迹西湖畔或钱塘江旁，管他吹西南风还是东北风。

想起《丝绸之路》记录片中楼兰王国的光辉灿烂已湮没在浩瀚沙漠中，不无感慨，也为它惋惜。楼兰何其不幸，在最强盛时，为何不出现一位有历史眼光的学人，把楼兰的历史与文化成就记录下来。国名可以在历史上消失，文化与历史是人类所共有，没人保留下来，总是憾事一桩。我从楼兰得到的启示就是：陈年老帐，总应先整理。

余秋雨在《这里真安静》一文中，竟然激励我们多找些真安静的坟地，去发掘一些可提炼的写作题材。这用意至善，可文化讲究

的是延续性，遥看前景是断崖层层悲凉心情，创作者纵有千万种风情，总是欲说还休。午夜梦醒，常常惊觉周围良友又少了几个关怀不朽盛事者。次晨起来，望跑道四周，晨雾袅袅，就有股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怆感涌上心头来。早已无“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惟有捡点残山剩水，作为晚年娱情之用了。

然而在暮色苍茫下看劲松，心绪总无法平静下来。兰台馆梦断后，曾一度想去国离家，漂泊天涯。樱花五岁看遍了，枫叶年年依旧红似火，富士山皑皑白雪冻死我的激情，长崎青山绿水湮没我的豪气，兼六园的古松勾不起我的坚贞。北海道瑞雪何其冷哉，仙台的夜有点落寞，大阪的黎明又何其喧闹。我能躲在阳明山下品茗，或是投入香江觅知己？汉城的夜既热闹又空洞，马斯喀特的黄昏又何其凄清。温哥华的秋雨缠绵得教人心醉，华盛顿广场的清晨又寂静得教人似乎听得到那伟人的叹息。在纽约街头半醉后说的豪语，都被声浪吞去了。

《秋夜》的肃杀力仿佛依然笼罩在四周，屠格涅夫的俄罗斯大草原的芳香，只能通过组屋雨后的草地去想象。泰戈尔的黎明，像一朵花来到我窗前，我要如何去捕捉。何其芳的《黄昏》的马蹄声，落在我心坎上，点点都是沧桑泪。我已抛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不敢怀念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只有屈原“上下求索”的意志还舍不得放开。

我们跨得过断崖吗？断崖后是一片幼草如茵的平原吗？遥望断崖，我偶然可看到山花一两株，山雨洒山花的诗情画意，我愿写出来与大家共欣赏。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得背着历史，朝断崖相反的方向去，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我珍惜每一阵细雨飘打落花给我的慰藉，也希望与我一样情怀的朋友也找到慰藉，但我们的慰藉会像因朝雨过后的赤道的中午那么炎热而消失吗？我真的无法揣测。

那段叫人神往的日子

那几个年头的黄昏，我都是在云南园外的书摊上消磨掉的。二十多年前的山冈的黄昏，我们没太多有情调的去处，我们唯一的消遣是沿着人工湖兜一圈，再转去云南园漫步。在拐去校门时，就往往为树荫下摆着的书摊所吸引。那时候的物质生活是较贫乏的，刚刚独立的新加坡，经济上才开始向轻工业迈步，大多数学生都穷得很，许多书都是一翻再翻，到真的爱不释手时才买下来。然而在山冈四年生涯中，先后买下的课外书也颇不少，对我后来的处世待人写作，都有不小的影响。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相对的是浸淫在优美的文学世界里。《冰凌花》、《永远跟着黄河走》、《牛虻》等等都曾叫我的心灵为之震撼了好久。

在高中毕业后去担任小公务员那三年岁月里，我的每一个周末的下午都丢在书店里。大坡的中华书局、小坡的上海书局、大众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都是我常去的场所。就记忆所及，那年代的书局都没装上冷气设备，顾客也多，而且是真的都是求知若渴的。远在高中时代，好不容易省吃省穿买下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国现代诗歌选》以及欧美著名诗人选集，一读再读的结果是索性全部记下来。到上云南园时，我早已背着过多中外古今文学家的喜怒哀乐了。如诗似画的山冈景物，加

上青年特有的幻想与憧憬，曾使我的感情经历过翻山越岭的折磨。

在当小公务员的岁月里，有一年我竟然报进义安学院的夜学班。我并没从讲师那儿得到多少实际的文学知识，倒是路旁的一间小书店，是我太早到达学院时的必逛之场所。一年来我从那儿买到的书本颇不少，对我的视野的扩大有不少的积极作用。

第二年我就觉得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报进伦敦大学的函授班，被迫修经济学系。自此我成了布拉士岩沙路英文书店的常客。卖新书的，卖旧书的，我都得去钻。有时讲师列出的参考书一时找不到，就得逐家逐户去询问。在两年中，我啃下好些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何当时我竟然啃得下的书来。

六十年代初、中期的书店，好多都似乎灯火不够亮，英文旧书店尤其幽暗。我就时常在幽暗的一个角落寻找统计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的英文书。这样在众里觅他千万遍的日子，随着我进入南大才告结束。

从山冈下来的傍晚，我还常常会跑去我中学时代经常去的白沙浮一带书摊逛逛。与云南园外树荫下的书摊散发的优雅气息不一样，白沙浮的书摊有股市区的热烈生活气息。这样的书摊不易找到最新出版的书，却可找到海外孤本的老书，叫人回味的是迷蒙灯光下有昆虫飞舞，不禁令我回忆起童年乡居的情趣来。

七十年代初、中期，中文书店有好多已改装得焕然一新，都冷气化，灯光十分明亮，场地宽敞，书本摆设醒目。组屋区与一些购物中心，也出现了好些书店。教育制度的改变，有些中文书店也兼卖英文书了。英文书店不再只集中在布拉士岩沙路了，时报集团的书店有更多分店了，甚至也出现了几间日文书店。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富裕了，书店的格局也堂皇了。

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国外暂居，东京的庞大书店的琳琅满目的书籍，教人叹为观止。

我在八十年代最末的一个月份归来，东京的落叶木已光秃秃的了。一日闲着就驱车上去云南园，竟然只看到一棵挂满红叶的树，书摊早已是记忆中的美好事物了。八十年代的书城的书店，大都冷气充足，灯光明亮，只是顾客之少，已不能与六十年代的盛况相提并论了。其实，不只中文书店如此，英文书店也不见得顾客众多。我这些年来逛书店的一个最大感触是，我们的精神文明远远追不上物质文明。

早听说某中文书店辟设一间茶馆，九十年代的那一天早上，独自跑去看看，果然优雅之致，古色古香，教人心旷神怡。可惜偌大的茶馆，竟然只有一名女青年在品茗阅读，孤单单的，凄清极了。

我在台北重庆南路的一家书店看到的，附设于其中的小食店，顾客就多得很。即使某日下午在一间纯喝茶茶楼喝茶，那儿的顾客也不致于冷清到只有一位。

若把东京、台北与新加坡的读书风气相提并论，我看台北只有东京的平方根，而新加坡恐怕连台北的平方根都不到。独立二十五年来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我们的文化与精神建设显然还远远落在后头。茶香融进书香，应该是优雅事，只是知音不多，却又教人遗憾。

八百多年的温暖

如果在二十一年前的云南园的某一夜，我们会有这么成熟的风度，这么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可以谱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像今夜这样融洽的温暖，我们用的竟是八百多年的代价换来的。

当年的迷惘、激动、恩怨、赌气、敌视、中伤、污蔑、流言，都在长方方的桌子上消失。人总要带着一些遗憾，几串记忆，三几把辛酸，一连串不愉快离别，而后让记忆慢慢沉淀，并褪色到像烟雾一样迷蒙，再由迷蒙中去探看记忆，这才恍然大悟昨非今是，而往事也倍觉有诗意了。

都已是无巢可聚的劳燕了，日子在平淡安宁中消失。再平稳的生活，也躲不开岁月的雕琢，眼尾有鱼纹，不只是苍老，而且也是日日月月年年的不快的累积：被疏离的失落感，语文水平低落的伤感。

四十个人的故事要如何连串，再平凡的生活也总有些情节，在这八百多年酝酿出来的温馨的夜里，每一个情节都掀起一阵快乐的浪潮。

都在不感的境界中，再过些岁月，应可知天命了。纵有千万种风情，小径不再，人工湖不再，昔日的云南园的宁静不再，纵使你踏遍山冈的每一寸土地，当年的情怀已不再。岁月赋人智慧，岁月也

消磨掉人的细致感情。今日当年的夕阳依旧，物是人非事事休，往昔的浓情已不再。

憧憬是年轻的专利品，怀有憧憬都有几分稚气，犹如山冈黎明的迷蒙，而且有几分潇潇的雨，洒在云南园中的竹丛上。那样的情调，那样的遥远的梦般意境，我在异国的秋夜，枕在水间小旅馆聆听山泉奔流时似曾有过。这样的情怀，恍惚飘逸，稍纵即逝，于今只有回味，一如当年的憧憬随着岁月的增长已烟消云散。

在中途站重聚，总比在即将到终点时相逢好。回忆不一定意味着心态已老，瞻望前路可供挥洒的岁月也还不少，要紧的是有个共同的话题。

真正的友情维系于一个共同的关心，而不是往事的回忆。阳明山麓的一个小聚，东京街头的几场欢饮，纽约午夜的豪醉，华盛顿巷尾的品茗，温哥华深秋的浅斟，尖沙咀的半醉，汉城街边的微醺，仙台酒廊的言不及义，长崎午夜的豪言壮语，肤色与语言一样，关心事物的毫无二致，即使是偶遇的朋友，慷慨悲歌一番后，纵使十年没联系，只要一有机会相聚，大家又可继续曾中断过的友情。打开话匣，检讨过往岁月的所作所为，都为彼此的不断前进而欣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于此深有体会。

在很多时候，我与古人为友，比与今人言谈快乐。由屈原的沿江哀叹，陶渊明的采菊东篱，李白的醉倒长安，杜甫的草堂哀吟，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李清照的雁过伤心，袁宏道的满井漫游，张岱的雪夜观景，到龚自珍的秋气之叹，古往今来，多少才人的青春，都在不得意中消耗掉。我不能从他们的境遇中得到一点启示吗？

还会有未来的二十一年，或者说四十人的八百多年，或者甚至说七十人的一千多年。二十一年后，倘若在洞庭湖或西湖的一角你我相逢，在惊叹巧遇，而又经过一番翻箱倒柜的思索后，才记起对方的姓名时，你我将说些什么？是一部《明夷待访录》的沧桑，还是

一本《日知录》的智慧？

相聚也应为激励，昔日的山冈的道路已封锁。可以不可以找一找通向泰山的途径？待日，待日，在这天色将暝的黄昏。

1991.10.28



追踪迹 找道路

时间相隔十五年，距离三千多公里，气温相差三十多度，老薛与我再次见面在新加坡。两人除却鬓发添点斑白外，大家对好些事物的想法竟然没什么两样。

那年冬天，他从万里外的美国飞来东京，怀着一个要为民族献出一生的梦，与我这个颇有飘泊天涯念头的异乡人一见如故。两人在我在东京的一间木屋畅谈并小饮，互相倾诉作为飘泊在外的华人的辛酸与悲痛。

十五年来，老薛一直在香港春风化雨，我则躲进一个机构，蹉跎岁月，作点等因奉此的工作，当年的“挂剑走天涯”的豪情，早已丧失殆尽，偶而与浪迹海角的友人相聚，就只有羡慕与自伤的份。

人难免要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得豪情不再，苟且偷安，且慢慢沉醉在看夕阳喝啤酒的悠闲意境中去。

老薛的一腔热情始终没变，然而现实的丑恶终于教他放弃了当年的理想，他已举家移民加拿大，只剩下他一人在香港谋生。

或许是读过太多文学作品，我从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起，就憧憬着有一个可以让我献出一生的地方，那想法可能是从一本童话集中得来的，也可能是从某一部电影的富有诗意的镜头化出的。

后来我到处去走走，我才知道这样的梦并不只是我一个拥有，

在纽约、在华盛顿、在东京、在横滨、在温哥华，在每一个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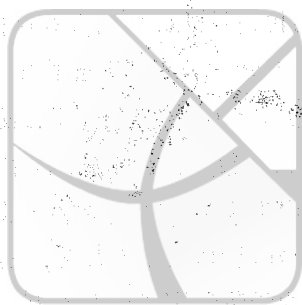
然而，我发觉他们也与我一样，都意识到这梦的虚无缥缈。于是，我们偶而相遇，就会高谈狂饮，叹息时光的逝去与理想的幻灭。

那天与暂居香江的好友聚谈，他再三激励我再到外边去看看。我从东京归来十多年了，锐气磨得殆尽；又背着一个家，别说飞不起来，连爬动都不容易。目前只能天天做点刻板的工作，以求生存，再找点闲暇，做点自认为有意义的文化工作。除此，就是想在晚年过一段悠闲点的生活。这好友听我这么说，竟批评我心怎已垂垂老矣。我承认自己已变得麻木苟且，并且也不知道要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浪迹天涯，自己再也没那么多的青春可挥霍；而且，我在东京就遇到不少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或在物质上或在精神上都是落拓得一筹莫展的。他们当中，有的为一日三餐，忙得连书都没时间阅读，更遑论展现什么抱负；有的寄食于日本大公司，算是有点自己的时间读书写作，但华文书写能力低落得教人难以置信；日文虽写得比好些日本人还好，所作的工作却无非是为他人作嫁时衣。有的奋斗一番，早已成为学者专家或专业人士，物质生活丰富得不得了，除了购置洋房，还添购别墅，别墅中廿四小时可洗温泉浴，上流的日本人，也没有多少人有这般奢侈的享受；可就是感到精神生活非常贫乏，且眼看自己的儿女逐渐丧失掉本身的文化，内心里焦急得很。

倒是老薛身在香江，一年到头好几回跑到中国内陆去好几个月，与少数民族同起居，回到香港再埋头撰写他的专文。至少这一生所留下的雪泥鸿爪，已足够后人去研究探索好些岁月的。我想老薛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生活在这时代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不易找到人生的道路的。而且，以我的生活经验来说，即使到天涯海角，也还是找不到人生道路的。这样的迷失的时代，一个人浪迹天涯，或

蛰居故乡，似乎并没什么差别，而我们所能做的，看来也只有整理祖先的过去的踪迹，并不是探讨将来的道路。

或许有一天我会在香江或富士山徜徉，但那要不是为了与异国进行文化交流，便是无法见容于故乡的飘泊生涯了。



桂 林 之 忆

前年我到桂林游玩的时节是仲秋，桂林有三件事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桂花的飘香，二是粗米粉的清淡可口，三是漓江的凄迷景物。

我们一群人从广州飞抵桂林时是晚上八时许，抵达旅馆才九时多，大家一丢下行李就往桂林的大街上去溜达。由于个体户盛行，许多商店还在营业，我们钻进一家简陋的小食店，叫了几碟炒粗米粉，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几天的早餐都有粗米粉吃，或炒或煮，都清淡可口，与广州早餐的较油腻是个强烈的对比。桂林市民在粗米粉的制作与烹调方面，确为一绝。

桂花的浓郁香味，我在日本已领教过。桂花的花并不抢眼，往往是在闻到香味后才能觅其芳踪的。我们在次晨走出下榻的旅馆门口时，在闻到一阵非常浓郁的香味后，才赫然发现身旁有棵桂花树开满了花朵。

漓江是不是经常烟雨蒙蒙，我不知道。那天上船后，船航行了不久，天就下起毛毛雨来了。我坐在临窗的船舱餐桌上，望着窗外青翠的草木与奇峰，真有点隔世之感。后来上了二楼的船舷处远眺，愈觉漓江风景如画，百看不厌。

漓江景物在雨中看，简直就是水墨泼出来的。可惜那时江面寒

风猛吹，我又衣着单薄，无法久站船舷，只好躲进船舱的餐桌隔窗欣赏美景，不无遗憾。

桂林有此三忆，有机会得重游。

1986.12.7



一 声 鸟 啼

黎明听到第一声鸟啼，就悟到人生有任务的道理。鸟儿把仅有的财产给了清晨，早晨才显得生意盎然。越来越感到人生短促，也越来越感激那些为人间留下美好事物的艺术家。

一切从事艺术活动的人，应该都有把自己心中美好感受传达给别人的热忱。他们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或景物里发现美，又能把这些零碎的美组织起来，呈现给全人类，他们自己为此感到快乐，也为人类的单调生活增添色彩。真不敢想象，人间若缺乏艺术，那将是怎样乏味的。叱咤风云的人物，若是在生前只为个人幸福奋斗，或甚至为此压迫弱小者，他身后就必定会臭名昭彰。艺术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为人间留下一点色彩，也因此必然不朽。历史的公正在此。

在彷徨的时刻，我常常爱独自闲坐丛林间，虫儿的声响为沉寂的大地增添了生气，我由此感到他们实际上也是艺术家，至少比自命不凡只谋己利的自私者活得有意义。

萤火虫一生只为刺破黑暗而活着，理想不算远大，却比蝇营狗苟者活得有意义。我想人不带一丁点东西来这世界，但活着期间总该为人间留下点东西，蜻蜓、蝴蝶、蜜蜂的色彩与舞姿使大自然生

色不少,虫儿鸟儿的鸣啼,则使大自然充满生机,人类的艺术才干
为人间增添的情趣,与昆虫鸟类并无两样。

1986.5.15



野 胡 姬

那天中午从文学院走去餐厅用餐，忽然有一股很浓很醇的花香扑入鼻子。那是清早下过一场倾盆大雨的天气，空气特别清新干净，花香也就格外迷人。

凭经验，我知道这是野胡姬的香味。我搜寻了一会儿，果然发现走廊外的那排不太高的棕榈树上，有几株树上寄生着一些野胡姬。

野胡姬是我的熟客，童年乡居，清早到芭野去漫步，总可在水翁树上看到一丛两丛的野胡姬，乡人叫鸟儿花。鸟儿花多为白色，也有嫩黄色的，香味四溢在旷野上，使乡间小路更充满诗意。

搬进组屋十多年来，再也没机会闻到野胡姬的香味了。乡居的恬静乐趣，已成为尘封的记忆了。现在骤然又看到这野胡姬，又闻到这扑鼻香，不期然就想起那遥远的乡居情趣来了。

在熙熙攘攘的都会生活，头脑总难有清醒宁静的时刻，野胡姬的香味真的教人精神为之一振。

在都市的一隅，能闻到野胡姬的浓香，多少也教人不得不做这样的联想：不论环境多么恶劣，有香味的花儿还是永远会有知己的。

诗 境

已是早晨十点半了，下了一场骤雨的关系，阳光一点也不热，只暖洋洋地照着八角亭。不远处有打桩声，周围的繁花开得好灿烂，树木枝叶繁茂，又凝着雨珠，青翠得拧得出水来似的。

有一只黄莺在树丛中鸣叫，看不到它的影子。九重葛落满地，还在纷纷飘落。一丛灌木下也堆积了好多落叶，没人打扫。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早已少人迹的花园，在骤雨后就更孤寂了。

有几株相思树还开着穗状黄花，一副落寞的神情。沿校园两旁的相思树已被棕榈取代了，人们在建洋楼，树都披满尘埃。

湖水依然黄澄澄的，湖畔新植的几株杨柳，老长不起来。湖边小径有苔痕，绝少有人在黄昏或清晨来散步。

蝴蝶是看不到了，几只蜻蜓倒飞舞得很快乐，这已不是春景，倒有点废园的冷落情调，只是周遭繁花绿树依旧，蓝天白云依然悠悠，晨跑时我已看不到流水与绿树，能在这园里小坐半小时，准备要讲的功课，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明日是晴是雨，殊难逆料。眼前那株白色鸡蛋花又在飘落，却又引我进入另一种诗境中去，在这美丽的山间，我遗憾没能听到雨后的蛙鸣。

1985. 8. 20

局 部 美

我曾日本的热海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那浩瀚的气派真是雄伟；我曾站在山冈上看日落地平线，那辽阔的气势实在磅礴；深冬看两排高耸入云霄的枯树，那邈远感真无法形容；春天看樱花丛樱花盛开，那丰满感真无法描绘。我因此相信大自然宜整体看，才能欣赏到它的美。

那天我在云南园推开窗子向外看，正是潇潇雨下的清晨，我赫然发现平日里我在其中步行的树丛与花丛，被分割后竟然有意想不到的美。我坐了下来，右手边的长方形的窗割出的三棵相思树，看不到它们的根，但树上的穗状黄花却特别醒目。我左手边两个长方形的窗割出的一个八角亭，红柱绿瓦，在树影掩映下，在细雨笼罩里，显得更加古色古香。

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从明净的四方窗往外看，一片比足球场还大的绿草如茵的景色立刻吸引着我，树是平常的树，组屋也是一般的组屋，但隔着一层玻璃，景物又被窗分割开，许多平日在外头看不到的美，却一一呈现了。连过路的行人，也俨然成为景物的一部分了。

我由此悟到，分割后的大自然，固然缺乏浩瀚与辽阔美，但平日里所看不到的凝集着的局部美，都一一呈现在眼前了。

1985.10.4

衣着与市容

我一向以为注意穿着的整齐与高雅，只是极端个人的事。这一趟到广州与桂林兜了一圈，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人的服装，色彩之单调与统一，是闻名于世的。然而此次坐在车里看广州街道上的行人服装，不只颜色多姿多彩，款式也多样化了。远远看去，广州市容是充满着活力的。

到桂林的次晨，看到街道上行人的服装多为灰色或深绿色，而且款式古板，整个人的感觉是，桂林死气沉沉，一点朝气也没有。

衣服原为蔽体御寒，但人类进化到今天，衣着已是装饰品之一了。人类追求的是美好的事物，藉服装把个人仪表衬托得更出众点，这也是追求美好事物的表现，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对深受教条束缚的人来说，只有先解除思想的束缚，在服装上才有可能突破。

广州民众的衣着较鲜艳与多姿多彩，我看是他们在思想上较开放的表现，桂林虽是旅游区，但到底还是山区，民众不易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服装较保守，正是思想束缚还没解除的表现。

我由广州与桂林民众衣着之不同，不但看出两地思想开闭的差异，也由此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人的穿着，不只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大事。如果人人穿着古板，它所呈现的就是死气沉沉的市容。

1985. 1. 10

那个黄昏

那个黄昏在世界贸易中心俱乐部出席宴会，来得太早了，就和两三位同事斜靠在沙发上喝啤酒。窗外天台上的花朵鲜红欲滴，缆车在薄暮中缓缓过海面，苍茫暮色笼罩海面，圣淘沙岛上已亮起灯火，与划过海面泛起浪花的小船上的灯火相映成趣，我在此又对赤道的薄暮的苍凉美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我曾经思索过，而终于领悟到世间的一切美都是稍纵即逝的道理。一首诗，一篇散文，一件艺术品，一场演出，不知花费了创造者多少心血与时间，但它们所呈现的美却都是那么短暂。而且，往往美的创造者却享受不到美的滋味。

我因此常常为了自己能享受到美景而欢欣，也希望自己能创造一些美的事物给别人享用。我想，能把快乐分给自己所爱的人，而把痛苦留给自己咀嚼的人，才是情操高尚者。

那个黄昏，我享受了赤道薄暮之美后，我就希望做个既能咀嚼痛苦，又能创造美的洒脱者。我服膺爱的定义是给予而不是占有这真理。我愿自己是美的创造者，即使欣赏不到自己创造的美，而只能品味寂寞，我也会欣然忍受。

1985. 1. 22

漓 江 胜 景

即使我这次游漓江时的心情并不太平静，我还是被漓江上的奇丽秀峰迷住了。一上漓江游艇，就被前后左右的支支秀峰吸引住。漓江的美，除了每一转弯，秀峰奇景就变外，江面上老悬挂着的那股朦胧美，也真教人艳羨。

由渡头到阳朔的三小时水路，所看到的江上迷蒙景色，真是终生难忘。船行至半路，天竟下起毛毛雨来，秋的漓江，天气本就有点冷，这雨一洒下，就更叫衣着单薄的我无法站在游艇的二楼远眺，只好躲进游艇楼下的座位用午餐。

隔窗看漓江，在毛毛雨飘洒下，江面自多了层朦胧美。雨洗江岸树木，更显得青翠可爱了。

漓江的美，有一半是由薄纱似的烟雾烘托出来的。这烟雾把一切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叫人遐思与幻想。

游漓江不好全醒，最好在半醉中看景物，才可体会到人间有仙境或非虚构的美妙。我就在三分醉意中观赏了漓江胜景，直到一位妙龄少女要我为她摄下一个美妙镜头时，我才从梦境中惊醒过来，并在船笛声中，看到阳朔二字已遥遥在望。

1985. 7. 17

心 情 平 淡

不喜爱阅读小说，大概始于十年前。中小学是追读小说时代，古典文学中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在小五时就读完了，小六死啃《红楼梦》，只是啃不出味道来。中一中二就遍阅《封神榜》、《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再旁及巴金、茅盾、老舍等等五四时代名家的小说。

高中毕业后，就少看小说。进入而立之年，则大量阅读散文与杂志，小说绝少涉猎。中年而后，心情平淡了，诗歌也少读了，但只阅读清新隽永的散文。

目前买了两本中国出版的《散文》杂志，发觉其中的一些短小散文，竟然是索然寡味的。仔细想想，似乎是作者只注重文辞雕琢，而缺乏耐人寻味的哲理。于此又明白，自己的心情更趋平淡了。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只深恐自己有一天会不再阅读文学作品。果如此，则自己心情的平淡，应是哀莫大于心死的征兆。

1983.10.23

闲 花

牵牛花对乡居的人来说，是再平凡不过的花儿了，平凡到有时要把它铲除掉。牵牛花若长在竹篱笆畔，是红的也好，是蓝的也好，对人家的屋子都有美化作用，乡人就会任其生长与开放了。

但牵牛花若攀在番石榴、木瓜或其它果树上，不管它的花儿开得多好，多像喇叭，乡人还是会把它除掉的。乡村的闲花野草，真太平凡了。

不过，乡居的情趣，有一大部分却是来自闲花野草的。昙花在月光下慢慢绽开花蕾，真教人惊奇。九点花必在清晨九时才开放，也很教人惊讶。胡姬花终年不谢，日日春天天开放，鸡冠花随地生长随地开放，这些花都长在人家屋子的前庭，点缀着村野风光，只是乡人久在闲花野草中生活，不觉得其美罢了。

同样的一株日日春或一小丛九点花，若开放在小溪畔，倒影在清澈的溪水中，那意境就和诗词中描写农村景物的一模一样了。我自幼在乡村长大，童年时代就可体会溪水鲜花野草构成的淡水墨画的优美气氛，后来读了一些诗词，童年的这些体会又丰富了我对诗词意境的想象。

自住进组屋，偶尔在郊外看到闲花野草，便欣然忆起背诵过的诗词来。有时甚至想藉年假，到邻国的农村去小住一段时期，重新体会小溪、流水、鲜花、野草编织成的诗情画意的味道。

野 火

当太阳落西，天那边的地平线上出现星星的薄暮时分，人家的炊烟便渐渐淡化了，这时能撩起你热情的是人们在旷野上燃烧着的野火。

在低空翱翔的蝙蝠，和着群鸟在树梢的喧闹声，只为朦胧的黄昏加重了暗淡的气氛。人家袅袅的炊烟，都淡入暮霭中去。豆大的煤油灯，也只放出晕黄的圈圈灯光，怎样也撩不破黄昏的暗淡窒息感。

只有野火，它伸着火舌，疯狂地跳跃着，在旷野上映出一大片亮光来，把暗淡烧破一大角，为乡下傍晚特有的阴凉气氛带来温暖，使恬静的农村傍晚多了一层生气。

孩子们是喜爱野火的，他们争着捡拾枯叶断枝，投进火堆里，使火烧得更旺更猛。野火烧得将尽时，他们又投入整条整条的番薯，在野火熄灭后，番薯就熟得又香又可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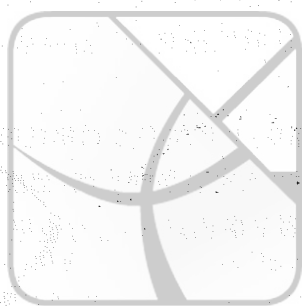
在农村，人们要燃烧瓜藤败叶、清除后而干枯了的野草、要废弃的做豆棚用的枯木枝，野火便是常见的了。白天里天气热，燃烧野火只会使自己与别人感到更热，若风势大，火势凶猛，就会闹出火灾来，因此人们不常在白天里燃烧野火。

野火与黄昏似乎是分不开的，野火成为农村黄昏的一景，这是

客观效果,人们爱在黄昏燃烧野火,主要是那时刻田园的工作都做完了,心情较悠闲,有空捡枯枝败叶来燃烧。

曾经在异乡的黄昏河畔看到地平线的隐现的星星,在河面上激映起一道白光,很自然就回想起乡居时在小溪畔看到的星星与野火的情景来了,可惜于今再也看不到旷野上火光熊熊的野火了。

1983. 10. 6



鸟 鸣

清晨七时左右，农夫刚刚摘好黄瓜上市场去，田园里一片寂静，田垄间的小水沟的水清澈得见得到底，在野草的倒影下，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点在颤抖，那便是蝌蚪了。

池塘也很静，浮萍开着的紫色串花，在和煦的晨光里随风摇曳，几只停在花上的红蜻蜓受了惊，在池上面绕飞了一圈，看看没什么异样，才又在微抖着的花上停驻着。

静，像仙境一样的静。但这样的时刻，往往就有白头翁、八哥、加追或其他鸟类，在枝头上鸣叫。这叫声和着露珠从椰梢掉下地面时，并没给宁静的田园带来喧闹，而是在鸣声停息之后，为大地带来更深一层的静谧。

鸟鸣在乡村，决不是噪音，而是美的旋律。清晨，在野胡姬盛开的水翁树上鸣叫的鸟声，无异是点缀在静谧气氛上的浪花。

中午是炎热的，斜山坡上的大榕树上的鸟鸣，叫破了炎热，为人们带来一丝丝凉意。这样的时刻，也往往可听到蝉鸣，这就把山冈染得热闹多了。

薄暮时分的蝙蝠叫声，撩破了暮霭的沉重。月亮出来后，在虫声唧唧中，偶而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自远方的树丛传了过来，告诉你夜已深了。

像这么些由鸟鸣带来的诗意，在组屋里，我就只能透过由窗格子切成相框式的月亮去想象了。



恬 静

乡居的情趣很多，但最教人难忘的是恬静的气氛。早晨清新得像世界刚出世一样，这教人感到恬静的可爱；午后在绿荫下坐着，周遭也是寂静一片，偶而有一两声椰子落地声，惊起雄鸡的长啼，之后就又是淹没在热浪里的恬静了。

住进组屋就难得有这么诗意的恬静了。清晨的车声，是从黎明时分就轰起的。中午是静了点，但车声稀稀落落响个不停，恬静也就无从酝酿了。即使在午夜，望着四方窗镶着的下弦月与星星，有诗意的恬静原本是会来的，但几声断断续续的车声，又把它赶走了。

乡居时的午后，若坐在树荫下，我就能深深体味王维独坐幽篁的乐趣。那一种由恬静而开拓的人生境界，就如远古时代荒野上响落的马蹄声一样渺远，是这么地虚无飘渺，却又是这么地美丽可亲。

落日前的薄暮里的恬静，则像李商隐的无题诗一样，在朦胧中蕴藏着哲理，乡间的傍晚的恬静，带给我的不是迟暮的悲哀，而是人生有多重境界的启示。

然而，流泛在月光下的恬静里的虫鸣声，与由此而撩起的夜的神秘感，既令我感到生命的丰富，也使我想到宇宙的奥妙。但最舒

适的是躺在帆布床上看天，让恬静包围着我，也让恬静烫平我的每一根神经，像这样的超然物外的逍遥，在组屋里是连梦里也寻不到的。

1983. 9. 26

心 醉 的 云

觉得生活中不时有令人心醉的云从眼前飘过，有时真想捕捉它占为己有，但想到云是无法捉摸的，也就任它飘逝了。

自懂事起就老有看云飘过眼前的经验，这些云都在我脑海里，使我这半生充满着美好的记忆，我想，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不少美好的记忆，那是幸福的。

我欣赏苏曼殊的情操，多情如他者也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许多公园里的鲜花绿草是美得教人神往的，但若一摘下安插在案头上的花瓶里，花的神采就暗淡了。我想这样做是罪过。

超脱一点，把美丽的云与花都当作你生命中偶尔令你情绪波动的美好事物吧，让它们成为你生命史上的记忆与激励力量。

我曾看见飘过我眼前的云或花的憔悴模样，心情为之哀伤几天，但我庆幸她美好的倩影已永留我心海了。

1984

气 质

虽是萍水相逢,却似多年故交。不敢说从此人生旅程多了个志同道合者,但单调的生活却肯定多了点色彩。

他乡遇知己,并非不可能。海内存知己,深究下去,却往往源于热爱同一文化。

人是不须清高到排斥追求丰富物质享受的,但物欲无止境,过度深迷其中,只有丧失自我。

知足常乐,应是指追求物质享受而言,在精神领域的开拓方面,是没止境的。一对新交一见如故,大半原因是精神境界相似使然,倘若彼此的相识,能使精神境界进一步提高,岂不绝妙。

气质原本是对文化认识深浅的总表现,在俗人眼中,气质是不存在的,也不值得欣赏,也因此,气质的鉴赏者,就是有气质者的知音。

1984

流泛着山居幽静气氛的柏斯

柏斯的水是清清澈澈的蔚蓝蔚蓝的。天鹅河是柏斯的明眸，是它的灵魂。柏斯若没了天鹅河，将是单调的、枯萎的，了无生气的。由柏斯乘船到弗利曼特港，从天鹅河上了望柏斯景物，船在缓缓行进中，柏斯就有几分水乡的风情。

那天早晨我们坐在天鹅河畔喝咖啡，初秋的天气还是挺暖和的，风是微凉微凉的，在明丽的阳光下吹拂，教人心旷神怡。海鸥在河畔逍遥漫步，也在河面飞翔捕鱼；游船与风帆时不时在眼前掠过，漾起叠叠层层的细浪，与海鸥的上下飞舞形成一幅绝佳的风情画。如果抵得住寂寞的侵袭，如果抛得下文化的包袱，柏斯是个可以娱度晚年的地方。

柏斯的河水都蔚蓝得像海一样，离柏斯百公里许的满都拉运河，是八年前才开凿的，那河水也蔚蓝得像海水。满都拉运河流经的地带，政府建了好多房屋，据说是卖给退休人士养老的。满都拉的情调因此显得颇为悠闲优雅，尤其是运河岸畔聚集了大批海鸥与塘鹅，把气氛衬托得更恬静。好多房子都是建在水旁，价格介于二十多万到一百万澳元左右，环境之清幽雅致，真教人羡慕。

初秋的柏斯，农场的野草都枯死了，这倒不是天气肃杀的缘故，而是自初夏以来柏斯已五个月没下雨的结果。因为野草已干枯

得变为褐色，绵羊也一身脏兮兮的，在农场寄宿的心情就没想象中那么充满诗情画意。不过清晨在羊咩牛哞声中醒来，从宿舍窗口望出去，在满天彩云下的农场上的牛只羊群，远远看去犹如画中的景物一样，那种感觉真好。农场主人原籍英国，掌厨的老妇人年逾半百，由于经常接待的旅客都是亚洲人，为我们煮的食物有好些竟颇似新加坡的日常菜饭，致使我们失去全面领略英国早、中餐的风味。

柏斯农场一带的人家的屋子旁都种了不少鲜花，气氛异常宁静。在午后随导游四处去逛逛，也顺便买几罐啤酒时，我就似乎深深体会到唐诗中的“姑妇相唤浴香去，闲着庭中栀子花”的闲适韵味，就在那儿流泛着。

但柏斯的郊外就颇有秋天的风情了。在前往蓝堡国家公园途中，路旁凡有小山坡处都开满浅黄野花，而小灌木的叶子有些已转红了，掺杂在绿油油的野草与其他灌木中，就是一幅秋景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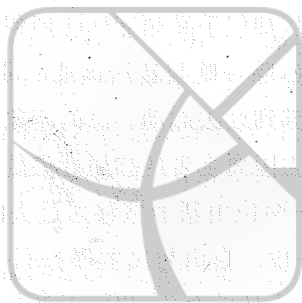
蓝堡公园以沙丘奇岩著名。奇岩是地底的石头因酸化作用结为岩石，后因风吹雨淋把地面的沙土吹走了，岩石一个个露出地面形成的，因为数量多，形状稀奇古怪，举目看去，就仿佛置身于千变万化的仙境里。

沙丘一堆堆蔓延开去，沙色白得像细盐一样纯净，在蓝天下闪闪发亮，像是白皑皑的雪堆。这些沙丘就横在印度洋畔，爬上沙丘看下来，印度洋的蔚蓝海水连绵不断地舒展开去，直到和蓝天融为一体，这景象也只有电影中的仙境里才能看到，而今竟明晰呈现在眼前，怪不得大家都欢呼起来，并欢欣地爬上沙丘拍照留念。

柏斯初秋的旷野酷似荒漠一样，牧场的景象尤其不好看，我们离开柏斯的那天，柏斯居民都还在等甘霖的降临。但可以想象，即使秋雨不停，柏斯旷野的草也不可能长得像春夏那么翠绿。据导游说，柏斯的春天，漫山遍野都会开满野花，而绿草则青翠得会迷人

情思,这点我可想象一二。即使在久旱的初秋,柏斯街道旁或交通岛上所栽种的鲜花,也灿烂得教人心醉。但柏斯的春景如花的美妙,只好寄望在下次的旅游了。

柏斯街道整洁,建筑物簇新,但处处都是安宁恬静的,有古代隐士山居中的幽静气氛,不失为厌世者养老著书的好场所。



天涯何处无乡音

看过三藩市与洛杉矶的唐人街，最大的感触是：天涯何处无乡音。但再仔细想想，却似乎又颇能体味到飘泊他乡的辛酸。

在三藩市三晚，除一晚与暂居该地的朋友到餐厅去吃宵夜和喝茶外，其余两晚都到处去跑动。总的印象是，它和香港或新加坡并没两样，实在是去国离乡者的移居好去处。

之后接触到一两位由新加坡移居过去的新交，才略略能感受到飘泊者心灵的空虚。自由与民主都有了，生活也不成问题，但生活中似乎缺乏可诉衷情的对象，也缺乏参与感，就是这么空洞的人生。

洛杉矶的唐人街就更娇小了，娇小到几乎不能辨认出它是唐人街。一位香港小姐频频向我们倾诉生活的孤单，她念念不忘的是香港的街景。

暂居异乡的滋味，我是遍尝过的，辛酸苦辣外，还有一股凄迷感。移居异乡的滋味如何，我说不上来，但肯定比暂居凄苦。天涯何处无乡音，但缺乏的是一股家乡特有的温暖，这愁绪煎熬得我脑里老浮现着思乡曲。

1984. 11. 27

迪斯尼乐园的惆怅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之行的总印象是，土地广阔，但风景平平。迪斯尼乐园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城堡与佳木美花，多少还有点魅力，充满惊险的玩艺儿，则纯然是儿童们的天地了。

加州的秋，并没特别的色彩足以教人注目。枫树依然翠绿一如盛夏的景况，街树也不见挥落叶子，迪斯尼乐园并没有秋的色彩以教人辨认。

倒是乐园中的一家西餐馆，布局优雅，几盆羊齿植物悬挂在大厅中，在昏黄灯光照耀下，摇曳出几分情调来。

我想，这背景可作为凄艳爱情故事发生的场所，题目不妨叫做迪斯尼乐园的惆怅。

我但感到美国幅员的广阔，却无法领略山川的壮美。原因在于，乐园大半是为儿童而设的。乐园只能给我一点梦幻式的凄美，却不能教我心醉。

1984. 11. 30

寂落的渔人码头

在三藩市的唐人街真嗅不到一点美国的味道，只有沿街奔跑的电车有点美国情调。那晚与一群同学乘电车到渔人码头溜达。天下着微微细雨，直把码头旁的商店的热闹气氛淋散了。

我们在微雨中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拍摄了一些集体照，逛了一些贩卖民艺品的小商店，就有点游兴索然。

几家贩卖啤酒与食物的店的工人都在罢工，使原本冷落的街景更显得清冷。在回途中，我与导游索性钻进一家小吧喝啤酒。

生活中原本有好多情趣，只是一般人忙忙碌碌，并不能发掘生活情趣。小吧并没什么特别的情调可言，但看到酒客与女招待的打情骂俏，也就知道这小吧的顾客多是老主顾的了。

微雨的渔人码头的情调是颇为寂寞的，寂寞到教人要兴起思乡之情来。我原本以为美国文化应是粗犷的、豪放的，但渔人码头却只体味到在异乡的落寞情怀来，这真是始料不及的。

1984.12.5

给 好 友

在生活中遇到挫折，诚然是教人沮丧的，但切不可心灰意冷，萌起厌世的念头。

在我们生存着的地球上，多少人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终日劳劳碌碌，为的是解决肚子问题。比较起来，我们是幸福多了，我们所追寻的，已不再是解决口粮问题，而是更丰富的精神与物质生活。

失业是会暂时打击我们所追寻的生活目标的，但还不致于威胁到我们的生计问题。而且，所谓生活目标，若是指精神生活而言，它并不会因一时的失业而消失掉的。

音乐是医治情绪波动的最佳药剂。因失业而来的沮丧，也可藉音乐而消除的。看远一点，坚强一些，在无畏者的前面就是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将来找到新职业，谁敢说不会比你目前的更理想？

1984. 12. 6

龟咯行漫思

我们四十三人在炎热的下午，乘着游船在龟咯的柔佛海峡漫游。除了海峡之远处的马六甲海的绿波青翠得有点撩人情思之外，伸入龟咯的柔佛海峡的景色是颇为一般的，红树林虽茂密而苍翠，但水上人家的格局却是平平常常的；海风甚大，拂面吹来，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平日积累的烦恼也烟消云散了。

约莫二十年前我曾到龟咯一行，那时主要是去参观一位文友的黄梨园，龟咯的街市是逛过的，记忆里似乎颇为陈旧简陋，与目前的相差甚远，虽然龟咯现在的市容与建筑和大都会相比，也还是陈旧的、简陋的，但龟咯的景物却能勾起我的童年的回忆。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华人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小镇，耕文小学便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场所，与我小时就读的、由镇上杂货店主捐款兴建起来的小学一样充满着乡土气息。

与二十年前相比，龟咯的市容是先进多了。旅客为龟咯带来了活力，自然也多少使这小镇污染了一点商业气息，可镇民基本上还是朴实的，生活还是简朴的。游船上的年轻导游不无感慨地说，年轻人都往大都市跑了，龟咯最缺少的是年轻人，年轻人要娶媳妇最为伤透脑筋。这几乎是全世界的所有小镇都得面对的难题，然而这无法教我对这小镇不产生一种亲切之情。

我在去年年底曾与另四十多位学员于黄昏时分乘游船游新加坡周围的小岛。那个傍晚下着滂沱大雨，海上波涛颇大，远近一派迷蒙，好几位学员们都戏弄我说，这是一种朦胧美。我远眺逐渐沉入暮霭与雨暮中的龟屿，只感到这苍茫景象就像我因民族文化逐渐消失而兴起的失落感一样迷蒙。在惊觉这社会的慢慢疏离了我的沉痛之余，我胸中涌起的无奈、彷徨的情绪，直教我萌起只有乘浮于海才可解脱的痛苦情怀。

我也曾于三年前的一个仲秋的傍晚，与二十多位各国的新闻工作者坐船游纳什维尔河。河岸远处山顶的树木有些叶子已转黄，整个游程也比柔佛海峡的长久多了。仲秋的略带寒意的晚风，总教异乡客兴起一股苦涩的诗意。此后的三个清晨，我都穿着运动装在河边晨跑，对此河周遭的景物算是饱览无余了。不过，三年来除了偶而有类似的游玩经验会勾起我对音乐之乡的河一点点很轻微的回忆外，我对它可说是没什么亲切感情。纵使我的后半生得浪迹天涯，我也不敢想象我若落户纳什维尔，我的精神将苦闷到什么境地。

暂居东京的那段岁月，我经常到横滨港去远眺海景。春天樱花的灿烂，秋天红叶的血红，都曾滋润过我那飘泊异乡的干枯的胸怀。但那一天冬天的黄昏，我与家人共乘游轮遨游横滨港时，岸上落尽了叶子的枝桠的苍凉，与海面上梦境一般的隐晦的暮色，才着着实实教我深切地体会了什么叫做做客天涯的失落滋味。我自幼即深受基本上是以大团圆为基调的，充满着积极与进取精神的中华文化的熏陶；我到了日本，立刻被它那弥漫着无奈的凄清情调的大和文化所掩盖；在横滨港漫游的那时刻，我顿然了悟，我若在扶桑定居，我的情怀就将是日本文化的主调：无奈、苍凉而又具有点凄清美。

八年前的仲秋，我在漓江上泛游三个多小时。千峰的变幻，远

山的迷蒙，秋雨的飘洒，远舟的淡化，水光与山色的青翠，这一切都把我的灵魂融化掉，我深深地体味到江南好的内涵。江南美不只限于杏花烟雨，秋风秋雨所挟来的寒意，也何尝不是一股教人细细品味的美。我那时真的大彻大悟，江南才是我终老与葬身之所。

我喜爱一切靠水的地带，我对龟咯不能说没好感，但它似乎太干枯了，缺少江南的温柔与优雅，我突然想起滨海的温哥华来了，它的史丹利公园的景致真的富有江南的情调，但它又过于孤清了；温哥华的夜凄静得不像人间，它缺少桂林街道上的那一派温暖。我可以想象，龟咯的夜是充满着温暖的，但我又可以推测，龟咯的夜是缺少江南的优雅情调的。

我所梦想的是，我的晚年的残余岁月，是在江南的温柔与优雅的夜里度过，而每一个清晨，若是下雨的话，我会撑着雨伞去看迷蒙一片的杏花春雨；若是晴朗的话，我会在秋风吹拂下观看红叶片片飘落。我对龟咯感到亲切，但我实无法在这么干枯的乡土度过我的残生。

1992.1

携着记忆走天涯

我依然可以一口气踩遍二百多级石阶走上黑风洞，从高丘上看下来，周围的景象依旧。我身边多了三位幼稚无法理解我心头的种种感触与理想的孩子，而手上却只能携着与你共摄的照片，让你也再看一看这高丘上的风采。我是绝对唯物的，我不相信人死了会有灵魂存在，但我还是得携着你的照片，连同我对你的一连串美好的记忆走天涯。

此刻我在听着从你的好同学处借来的二胡演奏的悲伤乐曲，没有人相信你这么年轻就离开我们而去，大家都哭了，我却没当众哭。你知道我景仰柔情似水而又刚毅如钢的男性，我还得带着三名孩子走我的路。我的悲伤埋在二胡与小提琴的最哀伤的乐曲里，我的眼泪暗暗在异乡的旅馆中泻流。我的悲伤是含蓄的，它是我的余生的背景音乐，我的生命主题仍旧是追求美，追求不断地自我实现。生命的意义在不断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给我们周围的人予温暖与需求。我最大的哀伤是你再也无法分享我提高精神生命的每一个层次的意境。纵然我还有另一个二十一年的生命，我将到何处去寻一个像你那么顺从我的想法的伴侣？我的哀伤是无穷无尽的，我现在重读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词句，我才深深体会到每一篇感人的作品都是用血泪换来的。

我的忧伤是无法挥去的，如果这样忧伤下去，我相信我只有十年的生命。我了解活着的意义，为了孩子，为了我周围的人，自然也是为了你，我得坚强地活下去，正如我在升旗山乘缆车那样缓慢然而坚决地攀登高峰。升旗山的景色没有变，如果你来了，你的风采也不会变。因为你没来，我只好端详二十一年前与你合照的新婚照，稚气而纯真，姣好而吸引人。你生平最怕老，你竟因此而选择在最丰满的时刻离开我吗？

我的忧伤是挥不去的。如果躺在蔡厝港坟场的是我，我真不能想象你的忧伤是何等沉重，我有时竟因此减少我的哀伤。我知道有一天我们总会分手，这是生命的必然，先走的那位留给后走者的哀痛是无穷无尽的雾，这雾是沉重而又是厚大的，它是会窒息人的。我知道你那么娇柔的身躯是承受不起的，那就由我来承受好了。

回顾过去，我的感情历程是曲折不平的，千疮百孔的。我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我的生命充满着回忆的色彩，我的故事我都告诉过你。上苍为何这么忍心这样折磨我呢？高阳说白居易也是四十九岁丧妻。白居易共写了十几首诗怀念故妻。你的遗物我都保留着，你一生仅有的几篇文章我会编入我的作品集中去。

一位你也认识的女文友送来一幅画，它将长随你身边，她的慰问信的每一个字都教我流泪，我把信保留着，我不敢再读一遍。人最怕回忆，但我此次带着三个孩子重走二十一年前你我走过的西马的道路时，许多教我回忆的事物都一再重现。记得南下北上我们两次在怡保福临门餐厅吃河粉的情形吗？二十一年后，携着记忆与照片，我与孩子们也两次在福临门吃河粉。

一个下着潇潇细雨的星期天下午，我喝着闷酒，一股哀愁袭来，我竟想起十多年前我们在东京生活过的那一段日子的情景来了。寒风敲窗，白雪纷飘，我们灯下细谈未来的理想的美好。连带着我想起我们在冷风飒飒中共同到新宿御苑观赏梅花绽放，我们

共同撑伞在春雨绵绵中到上野欣赏樱花，我们携手在深秋的冷风中看黄叶飘落，这一切都成了记忆，永恒凝固在我的生命史里。

我们的二十一年是由一串串的记忆编织的，每一片记忆都那么结实而丰富。我原本想我们应有另一个二十一年，那将是在江南小镇编织的。在杏花春雨江南中，我们白发苍苍在船舱中听雨，或泛舟漓江，或漫步鼓浪屿。我是充满想像力的，我是不断在创造前景的。你竟然在我的构想尚未完成时走了，我将与谁分享这构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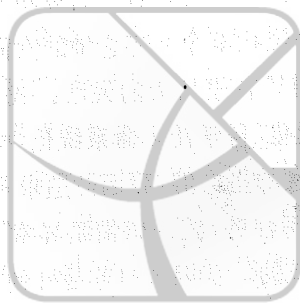
我的哀伤是深沉的。它深沉，因为我们之间有太多记忆。这记忆像鱼鳞，一片片挨次粘贴着。有人若要将它剥去，每一片对我都是刺心的痛。我的一位我至今还怀念她的女同学，说我的一生在追求一种美，这是相当具有概括力的说法。我认为宗教使生命净化，哲学使生命哲理化，科学使生命系统化，文学却使生命浪漫化。我是以文学来融化我的生命的，我因此追求美。但你是知道的，我的文学美是充满着理性的，我的感情是异常丰富的，但你在时，我的感情线是全面封锁的。我因此对苏曼殊的“赠卿一钵相思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有深切的体会。

你是有文学才华的，但你与我共同生活时，你却将文学才华藏起来。你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献给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我，你几乎什么理想都抛弃了。你后来学中医，却把医学知识用来作为家庭保健的参考。我不懂在别人的词典里，无私的定义是什么，在我的理解中，你就是无私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因为你，我对此对联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

我会携着我对你的记忆走天涯，我对这时代与这民族有我的个人的看法。我的余生将是寂寞的，但也将是丰富多彩的。因为你的离去，我将更珍惜我的生命，我是寂寞的，但寂寞有时是成功的要素，何况我所选择人生道路原本就是寂寞的。我是寂寞的，但携着

对你的回忆，我的生活将会显得有色彩。如果黄泉有路，在前进时，
你不应当忘掉我。我的生活终结时，我的礼物将是丰厚的，我自信着。

1993.12.30



附：爱妻康葆梅遗作

我不是广岛人

康葆梅

已是春暖乍寒的四月仲春了。夜雨稍歇，对面的日本人家的庭院里的那株樱花已悄悄地舒开笑脸，那一簇簇的花儿有着云一般的美、雪一般的纯白、梦一般的诗情。昨晚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上野公园、靖国神社、千岛之渊及新宿御苑的樱花已渐次的开了；若不是今天与教惠有约，我也会不落人后跑去赏花，观看日本人民在花树下尽情歌舞、尽情狂饮的热闹场面。

和教惠来往已有两年多了，我们的认识也可说是缘分；记得初来日本的第一年，一个人整天躲在家里闷得发慌，就想起神田那条令人神往的书店街来了。

真是风云莫测，刚从住家出来的时候，天气还很好，出了地铁站，老天爷竟哭丧起脸来，我冒着细雨窜入那两排都是书店、文具店、画具店的遮雨棚里，抖去头发上的雨珠，进入了内山书店。

这里卖的都是纯一色的华文书，是大陆、香港以及台湾来的。我从书架上选了自己所要的书，抱着它们往柜台走去，排队等候付钱。轮到我了，女店员按动了收银机，共五千八百三十日元，我正要打开钱包，忽然，那女店员和气地对我说了句日本话，我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我没听见，又重复了一遍，这使我感到窘迫。旁边的几位

日本顾客正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我开始感到耳根有点发热，渐渐地扩散到两颊，加上室内的暖气，相信这时我羞红的脸可以和春季里盛开的红艳艳的杜鹃花媲美了。我正在不知所措时，忽然听到一串悦耳动听、咬字清晰的华语：“她说你买了这么多书，需要收据吗？”哦！原来是这回事！我急忙回答：“不用，不用，这些书是我自己要的。”她又向店员作了翻译，女店员客气地向我点头微笑。我也向“通译员”道谢，她只微微一笑，又走进书堆里去了。我抱着书逃难似的走出书店，谁知老天爷竟然不作美，下起大雨来了，自己又忘了带伞，只好沿着遮雨棚走到书店街的尽头，想等这场春雨稍小后再设法跑去车站。

等啊等啊，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吧？雨不但没停，反而夹杂着寒风狂怒似的呼啸着。我不禁感到纳闷，忽然，一只温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回头一看，一张端庄、秀丽动人的脸，正向我微笑着，现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哦！是她——通译员，又是一口动听标准的华语：“你没带伞吗？一起走吧！”

“你是中国人吗？”我好奇地问。

“不，我是日本人，但我母亲是中国人！”

“怪不得你的华语讲得这么好！”

“华语？”

“就是中国话，我们新加坡人叫华语。”

“哦！原来是这样。”

……就这样，我和“通译员”——田中教惠成了好朋友。我喜欢她那张秀气动人的脸，乐于助人的善良品格，加上她的名字：田中教惠，更加强了她那特有的高尚气质。从我和她的接触中，我知道她是个恬静寡言，但却很乐观的人。她出生在东北的仙台，现任职于横滨的一间幼稚园。她给予我的帮忙和关怀，使我对她丝毫不感到怀

疑，而当她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叮咚——叮咚——”门铃声把我从沉思中、追忆中拉回来。她来了，穿着一套浅灰色的套装，里面是高领的羊毛衫。不知是走急了，还是风吹多了，瓜子脸红彤彤的，两颊尤其红艳，活像夏日的红玫瑰，加上银铃似的笑声，使得我们这间清冷简陋的小木屋充满了生气。

我为她沏了一壶碧螺春，拿出她带来的日本煎饼，彼此相对地坐着、笑着、喝着。

她呷了一口茶，含笑地对我说：“你对面日本人家的那株樱花开了。”

“是啊！开得很美！”我一面说着，一面拉开纸窗；那如云似雾的樱花正迎着春风婀娜起舞呢！

“好多地方的樱花都盛开了，你去赏花了么？”

“今年还没去。你呢？”

“也没有，有空的话，我们结伴去吧！”

“好啊！去哪儿呢？”

“随便你，我无所谓。”她笑着说。

“上野公园的还未全开，不如去靖国神社或千岛之渊吧！”我兴奋地说。

“靖国神社？千岛之渊？你去过这两个地方吗？你喜欢这两个地方？”她沉思着，试探地问我。

“靖国神社我去过两、三次，千岛之渊我只去过一次，我知道这两个地方很靠近，那里也有很多樱花树。”她一连发出这几个问题，使我感到迷惑与惊奇。

“你去神社赏花吗？”

“不，不是赏花，而是去参加某个插花协会的庆典，过后还受邀前往参加插花献佛。”

“献佛？”

“是的。”

“……”她眉目深锁，似有满腹心事地拿着茶杯，又呷了口茶。忽然，她激动地对我说：“你不觉得靖国神社充满火药味吗？”

“为什么呢？”我不解地问。

“你有没有去靖国神社的后院看过？”

“没有。”

“那后院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证据；大都是日本侵略缅甸战役中的机关枪、火车、大炮、鱼雷等武器。东条英机等几个战犯的骨灰就安放在神社里面，让人们膜拜。每次我们的新首相上任总要上神社去朝拜的。东条英机在一般野心家或无知的日本人民心目中是个英雄，但在我们广岛人民的心目中是个大罪人、大野心家。”

“你们广岛人民？……”我感到惊讶地问。

“不错，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不是什么东北人，而是广岛人。”她又呷了口茶，抿了抿嘴，绯红的脸显得非常激动、痛苦。

“如果你是日本人，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我是广岛人。”

“为什么？”

“广岛的青年男女是比较难找对象的，尤其是在东京这个大都市。你一定会觉得奇怪，是吗？因为一般的日本人都认为广岛人身上都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原爆的遗症——原子毒。人们一听到你是广岛人，对你总会敬而远之的，更何况是谈婚论嫁。”她顿了顿，满眶泪水地对我说：“前一代造的罪孽，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来承受？我们政府每年八月都会到广岛的和平纪念碑前去祭拜被原子弹摧毁的亡魂，要人民记住那段惨痛的史实；但他们是否想到，到底是谁先挑动起这侵略战争的呢？是我们——日本人。广岛人民的悲惨遭遇是谁一手造成的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还要遥向靖

国神社朝拜呢？为什么深受祸害的广岛人民还要处处地受人们的鄙视呢？……”

她再也无法述说下去，使劲地咬着下唇，两行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沿着两颊流下来，沾上了嘴角……

我一向认为她是乐天派，也从未曾看她哭过，谁知今天她……

我的心海里，痛苦的激流在翻滚着。

我为她倒了一杯热茶，递到她跟前，拍着她的肩膀，劝慰着她：“别难过，喝茶吧……”我一向木讷，更不懂得安慰人家；这时候我只能对她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她抹掉脸上的泪珠，对我说：“我看我一辈子也不用想嫁出去了。”

“别这样说，你这么年轻，总有一天会遇到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

“算了，我已经失恋过了。我中学时，就随着父母过来东京居住；他是我高中的同学，大家三年同窗，毕业后，我就在幼稚园教书，他继续念东大，大家又亲密地来往了四年；他毕业了，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谁知他竟以我是广岛人为理由而抛弃了我……”

“七年的感情，竟因为‘你是广岛人’这句话活活地把它埋葬了。”她摇摇头，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爱情的苦果，我再也没有勇气去尝试的了。”

“你千万别这样想，你还这么年轻，其实日本的青年里面也有很多是有良知的，明事理的，你总有一天会碰到的。”

“希望如此，但这毕竟是很渺茫的。谢谢你对我的安慰。”

……………

教惠临走前对我说：“今天真使你扫兴，对不起。真的，如果你是日本人，我会对你说：我不是广岛人，我是从仙台来的。”

第二天，我和友人前往靖国神社“赏花”。在我的感觉中，那里的樱花像无知而美丽的日本少女，在向游人炫耀着她那艳丽的丰姿，甚至是打扮得妖艳入时的模特儿在别人的面前，摆动着她那娇小的身段，向游人献媚。真的，这里的樱花，在我看来并不美；比不上我家对面的那株有云一般的美、雪一般的纯白、梦一般的诗情的樱花树来得迷人。

我真后悔为什么自己竟这样糊里糊涂地随着插花协会的朋友来膜拜，来向这些杀人的恶魔献花。我是多么残酷地、深深地刺伤了一颗善良纯朴的心，与此同时我发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

归路上，很多日本男女老幼在花树下尽情狂饮、歌舞，他们似乎很幸福。耳边响起一对日本老夫妇的声音：“今年的樱花开得很美！”我转过头，真想对他们说：“不，靖国神社的樱花并不美，并不芳香，而且带有着一股浓厚的血腥味！”

我木然地走着，迎面来的都是面带欢笑的日本人的脸，但我全然不融入那欢乐的气氛中。呈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张悲苦的、愤恨的、满是泪痕的脸；耳边响着她那一句：“如果你是日本人，我会对你说：我不是广岛人……”

我回到故乡已有二年多了，每到夜里总会怀念起远在东瀛的异国朋友。前阵子，收到教惠的贺年卡，述说她已回到自己的故乡——广岛，在那里的幼稚园教书，面对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心情比在东京时开朗多了……

我即刻给她回信，勉励她为自己的故乡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多结交些朋友，相信在广岛她是该不难找到自己的伴侣的！

田中教惠，我遥祝你幸福！

附：

评 审 意 见

广岛下一代的悲剧，是战争余毒的外一章。这位广岛女子不敢对陌生人说出自己的故乡，令人扼腕。

前段叙述稍长，影响全篇的完整性，殊为可惜。

——三毛

此文文字，病在理想主义太浓，几乎到了一厢情愿的地步。我这么说，并非表示像田中教惠这种女孩子不存在于今天的日本，而是作者没有好好地把这个日本少女的问题理智地分析一下。

“我不是广岛人”，据田中教惠对作者的解释，是“因为一般的日本人都认为广岛人身上都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原爆的遗症——原子毒。”

换句话说，田中教惠在自己同胞前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籍贯，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如婚姻）。

她是原爆地的“受害人”，才会想到东条英机等战犯是个“大罪人、大野心家”。

如果作者要强调的是田中小姐的反战思想，题目和部分内容都得改为“我是广岛人”。意思是说，她应以自己来做侵略者遗祸子孙的活证据。在本文中出现的田中教惠，对作者感慨道：“前一代造的罪孽，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来承受？我们政府每年八月都会到广岛的和平纪念碑去拜祭原子弹摧毁的亡魂，要人民记住那段惨痛的史实；但他们是否想到，到底是谁先挑动这侵略战争的呢？是我们——日本人。”

这真是年青一代日本人勇于认错的证据？还是一个有难言之隐的日本女孩子悲怀身世发生的独特心声？

——刘绍铭

广岛人民集体死于原子弹，已够悲惨，但其后代，广岛的少女，却难以嫁人，因为一般人怕她们身上遗下原子毒。众祸之源的野心家却在神社里被人供奉为英雄。本文对二次大战的日本侵略者，有深刻的批评。故事的结构，对话

的穿插,樱花的形象,都有巧思,可惜文字不够精炼,抒情不够含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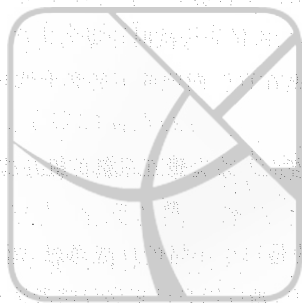
——余光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遥远,但它的后遗影响仍然重重地困扰着广岛人民。作者以朴质的文字,通过一位广岛的女子的受人歧视,写出当前日本人民一方面盲目膜拜日本的军阀主义者,一方面鄙视深受祸害的广岛人民的矛盾与丑恶的心态。“我不是广岛人”一语,饱藏无限的惨痛。

——杨松年

本文选择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小中见大,写得生动感人,文笔流畅自然。

——秦牧



昨夜雪飘时

康葆梅

昨夜雪飘时

你来到我家门前

披着满身风雪

满头冰霜

暖烘烘的热茶

红澄澄的蜜柑

吃着带有家乡风味的年糕

讲的是家乡的语言

谁会想到这就是东洋

看着我那对嬉戏的小儿女

你风霜的脸上像冬天绽开的梅花

灿烂芬芳

问起你的家事

你又像冬天里光秃的杨柳

垂头丧气

你对我们讲你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的事

在东洋有一个侨居的人

他是一个好厨师

天皇专喜欢吃他的菜

赐他一块地
他辛勤累积建起自己的‘福星楼’
这个人便是我的岳父

同是侨居的乡人
他把唯一的女儿嫁给我
把这个‘福星楼’交给我的爱人
两口子过得幸福无比

爱人长得聪慧温柔
她不作花瓶不作附属品
家庭与事业她一个人撑得起
两年后家中多了两个小儿女
幸福的日子就像蜜罐里的蜜

晴天响霹雳
她忽然得了怪病
天天喊着脊椎酸又疼
疼起来鼻酸眼泪滴
我岳母拜过镰仓大佛
求过长谷大观音
我求名医几千家
不惜动用所有的财产
甚至于自己的生命

医生说这是绝症
×光片证明骨髓里生癌

我刹时呆立如木人

我不信但也得信

我只求多一丝希望

能延长她的寿命

能多给她一些慰藉

甚至梦想能碰上个大救星

她躺在病院有三年

每日诊疗费是六万日圆

感叹华佗无术她抛下我们

我肝肠寸断地把她葬在镰仓灵园

可怜的是这两个五岁不到的小儿女

从此就失去了母爱的护理

她去世已七年

大女儿已十二

朋友们劝我续弦

我的心已如止水

但愿儿女快长大

我对她娘也对得起。”

他说得安静平稳

我听得心波激荡

世上的男人有几个像你

愿幸福之神永远庇护你

愿儿女永远怀念你这伟大的父亲

愿你爱人永安息

你披着风雪来
 你顶着风雪走
 临走前你说
 “我要回去打发两个儿女上床。”
 多么平凡的故事
 但善良的人
 在下雪的夜里
 我会记着您

一九七九年正月卅日稿于东京



我所看到的她们

康葆梅

一、垃圾堆里的她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细雨绵绵，天色阴昏的傍晚时分，为了赶上日文的夜课，我撑着伞披着雨衣，经过离家不远的马路上的这一堆垃圾堆时，我见到了她——穿着一件陈旧而呈黄色的白上衣，配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褐色百褶裙，头上戴着一顶又黑又脏的草帽子，正躬着身子，手中的那根铁棒不停地往垃圾桶里拨动着，身边放着一个很大的透明的塑胶袋，里面装着些铁盒子，玻璃瓶，铁罐子以及一些破旧衣服之类的东西。

我并没有见到她的脸，但从她的鬓发的灰白以及手上的皱纹可猜出她是相当有年龄的女人了。

我就这样匆匆地经过这垃圾堆，对她的存在似乎也没有多留意些，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拾荒的日本老人。

今天，我提着两叠绑得紧紧的旧报纸往放垃圾的地方走，又见她，依旧是那身装束和那顶破旧的草帽，那根铁棒似乎不能离开她的手，正在垃圾桶里叮叮冬冬地翻动着，探索着，听到有脚步声在身边停住，她微转过头与我的眼光正面接触，那眼光是无神的，见是两叠旧报纸，她脸上似乎有过刹那间的喜悦，站起身子来，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背驼得近乎九十度了，一阵凉意不觉由心头涌起，她是个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可怜人。她向我走来，问了两句日本话，意思是这两叠报纸你不要了吗？我向她点了点头，她那布满汗

珠的树皮似的脸上，飘过一丝的微笑，然后两只手各提着一叠沉重的报纸，她的手似乎在颤抖着；往她今天推来的四个小轮子的小滑车上放，而后拾起绑在滑车前端的绳子放在肩上，两手合力地拖着，弯着腰走了，走向另一个的垃圾堆……

我楞楞地望着这一位像骆驼似的背负着重物的老人的背影，她的破旧的白上衣已被汗水湿透了，她的汗水也流得太多太多了，但日本的夏天的骄阳仍旧残酷地向她炽热地烘烤着……

二、电梯里的她们

过两天便是山口君的生日茶会，我和红都被邀请去参加她的生日茶点，既然有被邀请，理所当然的，礼物不可不送，于是我和红便赶紧往百货公司里窜，看看应该送这“寿星婆”什么礼物最适合，最有意义。

在日本要买些东西可真不容易，往往要跑到迢迢千里的市区才找得到自己所满意的东西，而且也要把两三间的价格拿来比较后才买的。

乘搭了半点多钟的地下火车，地下铁道的空气可是又闷又热又污浊，被熏得头昏脑胀。一出了地下铁，百货公司便纷纷林立眼前，我俩便往其中的一间窜，享受享受它的“冷气供应”。

楼下通常是卖化妆品及首饰的部门，我们没兴趣看，但实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于是两人便决定往楼上各层去看看。

站在电梯旁，等得好纳闷，两个电梯都停在七、八楼，两人只好在其附近走走谈谈的，在闲谈中，“铃——”一声，电梯来了，从里面先走出一位身穿一套深蓝色短衣裙，头戴深蓝色小礼帽，手套白手套的少女。她出来后就站在电梯旁，行了个礼，伸着手招呼顾客出来，不住地向顾客道谢，等电梯内的顾客全出来后，她又“欢迎，欢

迎”地招呼另一批顾客进去，我们当然也被“请”了进去。

进了电梯内，其电掣旁边也站着同样穿着的少女，这大概是她们的工作制服吧。

顾客全进来了，刚才招呼顾客的那位少女才进来，站在电梯旁边，而由那位站在电掣旁的同行按电掣关电梯门，然后介绍着：“一阶是卖妇人洋品、洋服的，先生小姐们欢迎参观。”电梯门在一楼开了，那位招呼客人的又跑出去行礼伸手道谢，有几位顾客出去了，那位按电掣的又问还有人要出去吗？没有人回答，那位在门口的又跑进来，电梯门又关了，按电掣的又介绍着：“二阶——小孩玩具——和服——”电梯又开了，那位招呼客人的又跑了出去，但没顾客出去，她又跑了进来，电梯门又关了。就这样开门、关门，跑出，跑进地，公式化地工作着，她俩之间也甚少说话，大概她俩背着那没半点感情的公式也念得口舌都酸软干燥了。

我仔细地看她们俩，很年轻，大约廿一二岁左右，粘着长长的假睫毛，涂着又蓝又青的眼盖，像洋娃娃的两颊一样搽着两团红红的脂粉，涂着红得发光的嘴唇，其中一个还染红头发呢，脸上是没有表情的，可怜又无知的小女孩——我想。

我俩是最后出电梯的，电梯在八楼开了门，那位少女很有礼貌似的先出了电梯，笑笑地向我们道谢，行礼，我俩也向她还了礼。我想这回她俩可偷闲一下了。哪知道电梯边已站满了另一批顾客，她又很有礼貌似的招呼她们进去。

出了电梯，我和红谈起这件事，我说：“电梯内的门上边都标明着哪一楼卖什么东西，又何必那两位少女不停地介绍呢？”

“这大概是所谓的礼貌吧！”红说。

这是礼貌吗？与其说是礼貌，不如说是资本家对她们的一种高明的虐待？这大概就是所谓日本的繁荣吧！

金 木 犀

康葆梅

不知曾几何时，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日本的金木犀了。你知道金木犀是些什么东西吗？她就是我们所说的桂花。

还记得来日本的第一年，我们初游京都、奈良时，节令正是日本的十月的仲秋，我们走在街上，四处飘散着一股股清新的香味，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植物所散发的香味。朋友猜是花香，我猜测是柿子的芳香，因为那正是柿子大丰收，最香最甜的季节，我爱吃柿子，竟胡乱地把这香味联想到柿子上了。

一天，我们游览京都御所，抵达时不得其门而入，守卫的警员说要参观这所宫殿，须要按照一定的时间，而且限定人数的多少。当时的时间是十二点半左右，须等到一点才可以进去参观，我们无奈地只得在外边溜达溜达。“秋老虎”又发脾气了，扇着一股逼人的热气，骄阳正不怀好意地向着我们发出奸笑。我像逃难似的窜进一棵花树下，顿时只感到热意全消，凉丝丝的。忽然我又嗅到那股又熟悉又陌生的香味，这香味似乎就在我的周遭。我抬头看看这棵花树，啊，她正开着一小簇的橙黄色小花。我下意识地感到这股香味就是这一小簇一小簇的橙黄色的花朵散发出来的。我探着头深情地对她闻了闻，啊，我快喊出来了，就是她！就是她散发出来的花香。朋友们围过来对着她热情地议论着，但我们始终不知道这棵花树的名字……

一点正。“进宫”的时候到了。由导游员领着外国旅人参观宫殿去了。他那生硬的英语及漫不经心的态度，使我对这御所丝毫没有感到半点好奇与兴趣，再加上我的心已一半被那棵开着一簇簇橙黄色的小花，散发着清幽的香气的花树勾去了。

回到东京，我又在寻求着那股幽香，但都使我失望。然而有一天清晨，我打开窗户，迎面扑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凉风带着一股沁人的芳香，我精神为之一振，眼睛四处探索，才发现我家对面那户日本人家的庭园里也种有这么一棵花树，一簇簇的花丛正盛开着，像在绿叶上撒下一大把碎金似的，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灿烂明亮，她正笑着脸，接受着暖和和的阳光的抚爱呢。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打开着窗口……

有一次，一位日本友人来访，我和他谈起那棵花树的名字，他欣然地说：“她叫金木犀，你不知道吗？就是你们华人所说的桂花了。”

“啊！是桂花呀，怪不得这么香！”

“听说桂花陈酒及桂花茶是这种花做出来的，一定很香吧？”

“唔，应该是很香！”

我虽然没喝过桂花陈酒及桂花茶，但我相信其香味必能和这大自然的清香媲美。

日本的屋价高昂，租屋子要签合约，合约一满，屋租又要起价一倍左右。我们又搬家了。繁忙的都市生活逼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几乎已忘掉金木犀了。

人像骑在闪电上似的，一转眼日子又变了，又是第二年秋天。我和朋友带着彼此的小女儿漫步于我家附近的人行道上。满地的黄叶舞着秋风在地上周旋打滚，给人一种凄凉肃杀之感。就在这时煞人的秋风正给我送来了一股令我精神振奋的芳香，我敏感地一步步地向前走去，果然，我见到了她——金木犀。她正挺立在一幢楼房旁的一小块唯一拥有黑色土壤的地面上。她正笑开着脸地向我点头招呼，似乎在问我：“你大概已忘了我了吧！”

我认真地注视着她，像在观察多年久别了的朋友似的，那鲜艳欲滴的橙黄色的花朵，那椭圆的，碧绿而苍翠的叶子正迎着那可恶的秋风摇曳着，像是作顽强的抵抗，而散发出她的光彩和清香。

我告诉朋友这就是桂花树，她似乎不感到兴奋与好奇，只淡淡的应和着：“是桂花吗？是有点香，但不怎么好看，我还是喜欢樱花的绮丽、牡丹的高贵。”

听到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沉默着。我的小女儿正蹲在花树下捡着被秋风所摧残过糟蹋过的落花残枝，那位朋友的宝贝女儿有样学样的也蹲着捡这捡那，谁知她见了竟惊叫着：“哟呀，你不要乱捡东西，你看你的手多脏了，快起来，回家洗手去。”说完向我歉然一笑，拖着宝贝回去了。

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有种不快之感。

“妈妈，这些花被风打掉了，真可怜！”

“唔，但她可勇敢咯，你看，被打落了这么多，树上还有这么多，我们以后可要像她一样，有信心，要勇敢，做事不怕失败，失败了再做起，知道吗？”

“唔……”她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点点头。

我几乎每天都拉着小女儿到花树下去走一趟。

北国的季节更换得快，冬的脚步又接近了。金木犀的花全掉落了，只剩下绿油油的枝叶，随着气候的逐渐严寒，再也不便带着小孩出去逛了，但我总是想念着金木犀。这冬季里，已下了三次雪，昨夜又是场狂风暴雨，我忽然为金木犀担心害怕。今早我赶着去探望她，啊，看，她多顽强的站立着，尽管风欺雪压，绿油油的枝叶映着灿烂的朝阳，显得更加倔强，坚定；全身都焕发着逗人喜爱的翠绿而明亮的色泽。

金木犀，我爱你的倔强不屈，爱你的香飘千里的豪放性格，敬佩你敢和风雪搏斗，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我知道你来秋还会开花，散发着你那千里溢清的芬芳，可是我将于盛夏转回故乡，再也无缘见到你的丰姿，但我多希望在那赤道上的故乡，也能种上这么一株金木犀。……

梅 花 树

康葆梅

二月的深冬，一天晌午，我们冒着细雨到横滨去访问山中一雄，老远就望见他们打着伞立在那两旁都挂满红色灯笼，挂满着粉红色塑胶樱花，具有一番日本风情的商店街口，满头都是晶莹的雨珠，却笑眯眯地迎着客人。

他把我们带入一间和服店，细问之下，原来这是他父亲所经营的。几个穿着和服的老妇人跪着接过我们的雨伞，递给我们拖鞋，而后把客人一直迎进后屋里坐下。桌上已排满了日本式的碗碗碟碟以及几道日本菜。一雄先生站起身来，拉开纸窗，啊，一抬眼，就瞥见窗前一树梅花，正开得像雪一般。一雄先生笑指着说：“看，梅花开得多好，像在迎客呢。”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不就像迎客的梅花吗？”大家听后都笑了。

一雄先生是我们的日文老师，但也是我们的华文学生。他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长脸，眉目淳厚，两个腮边都黑黝黝的，个子并不高，是一般的日本人。我们慢言低语地谈着日文文法，又拿起他在东南亚留学时所拍摄的照片来让我们看，由照片谈到东南亚的风土人情来。这时候，他的老母亲拉开了纸门，捧着热腾腾的日本茶进来，又跪在席子上为客人倒茶添饭。说了声：“请慢慢用餐。”才退了出去，跪着拉上了纸门。

“来吧，相信我们都饿了吧，别客气，这是我们的日本菜；‘天妇罗’‘好烧’‘烧牛肉’，我知道你俩不大吃生鱼，所以叫我妈弄了这些，不知适合你们的口味否？”

“麻烦你妈忙了一早上，真是不好意思。”我说。

边谈边吃，气氛很融洽，大家的脸上都乐得像窗前的那株白梅花。

菜快吃完了，老妈妈端来水果又出去。我突然想到一雄妹妹景子来了。今日来访，我还未见到她呢。

“景子不在家吗？”我问。

“啊！她不在，今天一早她就和未婚夫到千叶县去。我妹夫的故乡在千叶，因工作上的关系，自己跑到东京租了间小屋子住，几个月才回去一趟。”

“哦，他们是相亲的？还是自由恋爱的？”

“不是相亲，是自由恋爱，他俩本来是同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你俩，景子将在四月初春结婚，到时将会请你们两位贵宾。”

“先向你道谢，他们会到南洋去度蜜月吗？”

“不，不去南洋，去美国，唉！我本来劝他们到南洋各地去看看，他俩偏要往美国去，但美国他俩已去过了两次，而且这次去又是同样的都市。我的妹妹就跟一般日本的青年男女一样。”

“怎么说呢？”

“现在的日本青年男女，多半崇美，美国人有什么就学什么，一天到晚就是‘亚美利加’。每年放暑假，就一窝蜂涌到美国去，即使是个无名的小岛，好像世界上就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似的。”他停了一会儿，喝了口茶，似乎有点感触：“唉，他们似乎已忘了以前美国军人是怎样地欺侮我们日本人民的。一粒原子弹落在我们的广岛，长崎，我们日本人民死伤了多少万？日本战败了，接着美军接踵而来，到处是美军基地，他们的美国水兵到处仗势欺人，糟蹋我们的日本妇女。我小时候就住在横滨，在这附近就有几个美军基地。每晚就可听到喝醉酒的美国水兵左拥右抱着日本女人或艺妓，嘻嘻哈哈地从我家屋后的这棵梅花树下走过。有时甚至因争风吃

醋而大打出手。有一些美国鬼子，他们在美国那里本来是有妻子儿女的。到了日本，他们欺骗了我们的日本女人，而且生了孩子；一旦他们被调回美国的时候，便一去不回头，可怜的是被抛弃的日本女人及她和美国人所生的混血儿，到处受到人家的歧视和侮辱。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感受的，那时候我大概有七八岁吧！一天中午，我正和一群小朋友在旷地里玩，突然一辆美国轿车向这里飞驰过来，从车里跳出了几个美国水兵及美国人，他们看着我们这群日本孩子，翘起食指示意要我们过去，同时喊道：“Boys! Come on!”我们正感到惊讶的时候，突然他们往地上撒来一把朱古力糖，我们这一群穷孩子见了，竟不知天高地厚，急忙抢着去拾那诱人的“鱼饵”，当我把那印有英文字母的包装纸拆开，正想把糖果送进口里时，突然，“卡察”“卡察”几声，我抬头一看，几个美国水兵的相机的镜头正对准着我，……当他们摄取得这些“宝贵的照片”后，满足地向我们挤挤眼，讲些我们听不懂的英语，跳上车子走了。从那时候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对美国水兵憎恨到极点。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那活生生的一幕。

我的心不禁一颤，涌起了那样亲切和痛苦的感觉，好像坐在我们面前的完全不是异国朋友，而是一个和我一样有无限愤懑与痛苦的老朋友……

“唉！为什么要战争呢？多可怕？可怜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们。美国军人在日本作恶，我们日本的军人还不是在亚洲胡作非为吗？说老实话，我是极端憎恨那挑起侵略战争的贩子的。就因为我们的祖辈在亚洲一带干下了坏事，我们是有罪的，应该感到惭愧。但偏偏有人不争气，记得有一次我到东南亚去，住宿在一间酒店，就曾看到三四个日本男人向侍应生扬着一叠钞票在喊着：“Ona! Ona!”（即女人的意思）那时候，我气极了，真想向前去给他们几记耳光。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东南亚人民不欢迎日本人，把日本人叫着

“东洋鬼子”，“日本鬼子”，原因就在这里。我实在为日本人感到万分的惭愧，我甚至恨我自己为什么会是个日本人！”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有点湿润。

“一雄先生，你例外的，东南亚人民一向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的，以你这样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东南亚人民是会欢迎你的。”我顿时感到自己的嘴笨，不能给他说几句宽心话。

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休息片刻，心情似乎平静了些，用着相当坦诚和充满希望的语气说：“我想离开日本，到东南亚去工作，和东南亚人民生活在一起。我在那里住过了二年，对那儿的人与事似乎已深深地爱上了。”

“你去东南亚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父亲经营的和服店有积些钱，他支持我去开办间小工厂……”

“哦……”我凝望着窗前的梅花树，她正嫣然微笑着，承受着风雨的洗礼。……

在离开一雄先生那间日本屋子之前，他的老母亲知道我学过花道，特地剪了一枝梅花送给我，我爱梅花，但更爱这饱受风霜、慈祥和蔼的日本老人……

一场细雨刚过去，墨蓝色的苍穹里布满了点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空。

凉风袭来，屋前日本人家的庭园里的梅花树抖着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看着梅树，我想到一雄先生屋后那棵盛开着雪一般的花儿的白梅树，这会儿是否也是枝叶茂盛，挂着一颗颗青里透黄的果实呢？而梅树的主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羽凌霄地飞往我的故乡已过三秋，他又是怎样地生活着呢？

《哀思集》后记

在我过去岁月中最不能忘怀的两段生活，大概可说是在云南园的四年学习生活与在东京的五年逍遥日子了。在云南园的那段岁月，除了在学识上有不少的长进外，在感情上也受过煎熬，虽然这已成为往事，却又如黎明的山冈的雾一般老挥不去。

我在扶桑的五年岁月，是挈妇将雏而往的。然而，日本文化深富凄清美的特色，与名山胜水的柔美，却使我的那段生涯特别充满诗情画意。我太太与我在异乡携手共游，在生活上相互照顾与慰藉，此情此景于今想起，犹历历在眼前。人生短促，古今中外的人都有此感触。但在这科学昌明，科技先进的时代，我太太在41岁的英年逝世，实在是无法教人接受的。

我太太与我的最有生气的年华是在东京度过的，在回来后的13年里，我们的生活进入平淡境界，关注的是培养子女成人成材，向往的是晚年能再度携手游天下，或者泛舟西湖，或者上华山看日出，或者在鼓浪屿漫步。这期望我太太是无法实现了。

两人共创一个家，在看到成果前我太太竟离开人间，这对即使是多么达观的人来说都是人生一件大憾事。我相信人一死去就万事空，她在我的记忆中的影像也必会随着我的消失而消失。

雪泥鸿爪，弥足珍惜。彼情彼景，无法再现。扶桑影像，过往岁

月的沧桑风貌，我曾点点滴滴记录一二，我太太也有几篇作品存留在人间，再加上一两位文友的哀悼诗，就是《哀思集》的所有作品。也是我想出版此集的原由。

逝者已矣，我太太的过世似乎使我在感情上得到一次净化，隐隐约约地觉得在我脑海里的归隐思想近来有日趋形成之势。

然而，这又是个大时代，我在归隐思想日渐成形的同时，却又不甘于忧伤终老于此小岛上。我的感情今后应该会趋向淡雅，而不再浓郁凄清，但我的热血仍然会澎湃，我想我应该浪迹天涯，不为功名利禄，但为丰富人生。

《哀思集》记录我过去岁月的情怀，与我太太和我的生活片段。我曾有好长一段岁月，老在思考将日本文化的凄清美揉入新华文学中，这想法我目前还没改变，但我想减少一些凄清色彩，多融进一点淡雅情调。不过，这还只是我的一个构想而已，收在《哀思集》以及今后拟陆续出版的另外几册集子的文章，也还都是哀伤色调较浓的。

我不想再强调这时代曾亏待过我们这一群人，但我们的哀伤是具有时代色彩的。我的拟转向淡雅，固然与我太太的过世有关，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却也是与这时代的转调息息相关的。

忆扶桑

有人情味的商店街

日本火车站只要坐落在较郊外，而人口又密集的，那火车站畔一定有条至少半公里长的商店街。商店街两旁尽是矮矮的店屋，一小间一小间的，贩卖着穿的、吃的、用的、看的東西。离我在东京的住家一公里许的火车站，就有这样一条商店街。

夹在两排商店之间的道路并不小，一辆小型的卡车经过绰绰有余，但除了配货车而外，其他车辆是很少进入商店街的道路的，

因此走在商店街的道路上，是很悠然自得的。

小店铺经营小本生意，但价格不比货品齐全的百货公司的高，卖的货品又单样化，卖鸡蛋就卖鸡蛋、卖水果就卖水果，卖面包就卖面包，很少掺杂在一起的。我往往就骑着脚车，沿途一间间买下去，才把要买的货品采购齐全。

由于是老顾客，我和几家商店的老板都熟络，要买水果，伙计或老板都会拣最好最甜的给我，遇到想买的水果并非好货时，他们会暗示说，这是不太甜的。买菜买面包也如此，因此偶而在百货公司买些在小商店买得到的东西，就会有点内疚，骑着脚车路经这些商店时，便匆匆闪过，不和店主打招呼了。

后来搬进市中心住，家附近也有条商店街，不过格局与从前郊外的那条商店街，是有所不同的。这排商店与那排商店之间的道路，有忙忙碌碌的往来车辆破坏气氛是一回事，商店主由于顾客过于繁杂而不认得你，才是没人情味的呢。

为了重尝人情味，与流泛在旧商店街的古代日本市集的情调，我一家人在一个礼拜天特地到旧居的商店街走走，遇到那摊卖水果的年轻店主，第一句话竟是好久不见了，是不是回乡度假？我说是搬了家，他竟有点怅然若失。多有人情味的商店街呵，教我如何不想念它。

到处是艺术气氛

日本的大型百货公司，大多与地下铁的火车站相衔接。出了地下铁，要上百货公司逛逛，也只是举脚之劳。但百货公司能吸引我，却在于它们经常举行美术、书画、插花或陶器展。

大和民族在各种食品或用品上，所注下的艺术功夫，着实教人赏识。食品的包装之美，举世无出其右者。碗碗碟碟的精巧玲珑，个个都是可把玩的艺术品。不过，在贩卖食品用品的百货公司举行艺术展，我看才是日本人深懂生活艺术的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碗碟的精巧，与食品色彩的和谐，日日耳濡目染，一个人要不带几分艺术气质都很难。把各种艺术展安排在百货公司，使艺术深入各阶层的民众中去，这就是日本人普遍热爱艺术的原因。

但日本人却也不是只懂追求精神生活，而不懂追求物质生活的民族。丸善书店内有一小角辟为咖啡座的布局，就是日本人懂得优雅生活的表现。在咖啡座能看优雅的盆栽，在书店内却又能看到咖啡座的优雅，这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巧妙结合的说明。

日本固不乏过颓靡生活的人，但比较起来，过优雅生活者却更多。在繁荣的东京，处处都流泛着艺术气氛。餐馆、小商店、咖啡座，甚至连百货公司，都能嗅得到艺术气氛，这是日本教我难以忘怀的地方。

鸟居坂的情调

我在东京的后两年半，是住在鸟居坂，在办公室的楼上。相信以前这儿必是群鸟居住的地方，但现在却难听到鸟儿的叫声了。不过，古色古香的英和学校有几棵参天的老树。邻居的几家住屋也种有好多长青树，周围又用围墙围起来，墙上爬满了长青藤类植物。春天来了，野树开花，藤类植物也开花，就时时能看到蝴蝶与蜜蜂在飞舞。在东京，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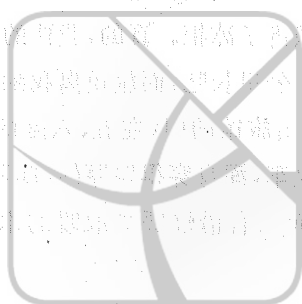
我的住所面向东京铁塔，夜晚躺在沙发上听轻音乐，也能看到千万颗灯泡勾勒出来的东京铁塔的轮廓。月圆的夜，看到月亮在铁塔上洒清辉，要在夏夜，就有清凉感，要在冬夜，就有凄清感。

五月初旬，栽在我们的办公楼前后门的两大片杜鹃就开花了。深红的，浅红的，一簇簇红艳艳，在嫩绿的小叶子的衬托下，真明艳照人。

秋深了，日本的国树白果树掉尽了叶子后，黄熟了的白果掉落满地，有股浊臭味散开来。但不久，同事的女佣人就会去检收白果，回来后剥去果皮，再敲开果壳，就每家分送一些。吃着白果汤后，便进入初冬了。一切非长青的树木都脱尽了叶子，景象就萧瑟了。

但残年的最后几天，夜晚我例必能看到我们的司机和家人在灯下制作日本年糕。他家在我家楼下，从窗口望出去，要是他家的

厚窗帘没拉上，透过薄薄的窗帘，我能看到他的太太和他的老母亲在埋头制年糕。这晃动的人影，常常使我对所谓家的温暖与幸福，有深一层的体味。我不是特爱冬雪的白皑皑，但在冬夜看我们的司机的简朴生活画面，内心却会涌起温暖的感觉。



……

冬 的 怀 念

那是十二月下旬，我们从银座第一旅馆搬进木屋。同事们都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搬进了冰柜。真的，我住的旅馆离办公室只有一个火车站，大约是半公里长吧，而旅馆离我乘搭火车的站至少有三百公尺。每早一踏出旅馆的门，在五、六度的气温下，走过蓬莱天桥，再下去搭地下火车，浑身穿得厚厚的，却还老在颤抖。现在搬进没中央暖气设备，而只有借烧暖炉取暖的木屋来，真似进入冰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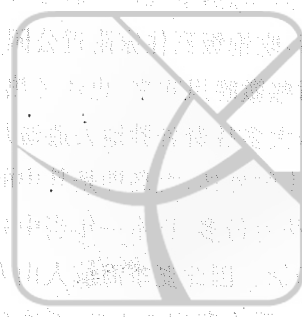
但住下来后，却发觉木屋也有好处。一来空气新鲜，不像有中央暖气设备的屋子那样热烘烘的。二来在白天，暖洋洋的阳光从玻璃窗门直射着二楼的“榻榻米”房间，披条厚被，半卧在躺椅上，翘起二郎腿在阳光下看书，那种情趣有钱都买不到呢。

西北风吹刮时，玻璃窗门就轧轧作响，我往窗外一看，啊，有好几朵盛开着的山花随风缤纷飘落。隔邻庭院的梅花还未开，但我家庭院的那株不知名的树，却结满着一串串的小青果子，在风中摇晃得似乎要掉落了。

午后两点半吧，太阳就西斜了。一阵敲门声，开了门，随着风铃的响声后，我太太与小女儿买菜回来了。她的小脸冻得通红，搓着双手频频喊冷。但三点夕阳西下时，小女儿就在夕照下逗着庭院小

池中的鱼儿玩呢。

天暗得早，晚饭时间也提早了。一家三人扒下两碗粘滋滋的饭，并喝下一大碗猪肚配胡椒汤后，就排排坐在火炉旁看电视了。外面西北风在吹刮，我们不去管它。反正冬夜静得有点怕人，风打玻璃窗，却不失为迷人的夜韵呢。



山间蝉鸣教人醉

东京的夏天，不只炽热，空气还充满湿气。清晨起来，就浑身粘乎乎的，太阳下山后，吃饱饭到住家附近公园走走，还是热烘烘的。很少有风，即使有时些微晚风吹来，也还是热烫烫的。这样的季节，住在都市内的人们，大多往避暑胜地去逍遥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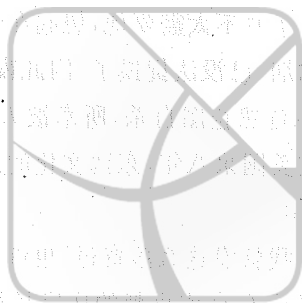
日本有不少小小的外岛，大岛即是其中的一个避暑名胜。温带国家寒冷月份比炎热月份多，日本一年当中只有七、八两个月天气炎热，可以在海滨游泳。因此夏季海滨人山人海，都是弄潮儿。我几次和一群年轻朋友乘火车到江之岛，原本想去游泳的，但一到目的地，看到弄潮儿像干涸了的水池中的鱼群一样，在载浮载沉，把海水弄得浑浑浊浊，一阵恶心，就在岸边的悬崖上奔奔走走，拍拍照片，吹吹海风算了。

另一次与家人及两对日本老夫妇到伊豆半岛去，也是夏天。伊豆半岛的重点胜地是下田，这儿也是游泳的好去处。但当时恰好遇到低潮时刻，就没游泳，改去参观海底水晶宫，也算是不虚一行。

坦率说，日本的海水并不那么吸引人，内海的太浑浊，外海的又波涛汹涌。倒是日本的山间避暑胜地较教我缅怀。有一次我们在西北部的立山小住一周，天天单看隐隐的青山，清清的河流，绿绿的稻田，就足以忘掉一切烦恼了。

那一回的立山之行，下榻的旅馆又是面山面河，清晨吃特别新鲜的清蒸小鱼，配粘乎乎的白饭，再喝下一小碗相当烫的豆酱汤后，浑身就暖洋洋的，走在蝉鸣四起的林荫小径上，微冷的晨风迎面吹来，真是爽快。

东京不是没蝉鸣，但在车声吵杂人声鼎沸中，实在不容易听得清楚。在山区，蝉声可就迷人了，那次我们跑到长野县的一座小丘避暑，那是个冬天滑雪的去处，一间木造旅馆建得像极了美国牧民的住所。是盛夏时节，草木茂盛得一如家乡的，只是天气较家乡的乡间冷些，但旅客不多，情调有点阑珊，我们只好天天到附近的名胜去玩，而沿途的蝉鸣盈耳，于今依然隐隐如在眼前。



鬓白异乡又何憾

朋友又将远行，前来闲聊。他在国外八年，孤单单一人，在大学教书，发觉外国学生并不太需要他，想起在云南园生活的日子多愉快，但往事如梦如烟，已没法捉摸了。因此夜夜在小酒吧逍遥买醉，还是无法解脱；他竟然企图自杀，所幸被人发现得早，才保住年轻的生命。朋友是在美国呆八年，东西文化的迥异，种族的歧视，我想这是他落寞的原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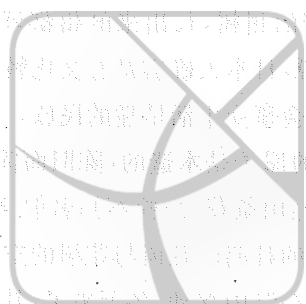
在日本五年，我就没这么落寞过。也许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相近吧，我倒相当欣赏东京或京都的庙宇神社，山水文物，风土人情呢。盛夏在异乡的河畔，和日本朋友共垂钓，落日溶溶照河面或岸边的垂柳，固然撩起我的乡愁，但在异乡品味乡愁，却如口含酸梅，虽辛酸却可回味无穷。

冬天偶而的小雪景，仲春的百花盛开景象，仲秋的黄叶舞秋风，都可告慰我心灵的寂寞。在异乡生活，不能太清醒，太清醒就耐不住乡愁的袭击，于是，就会兴起归去来兮的念头。

然而，回来了又怎样？孤寂的小岛连个睹物思情的地方都没有，一天和家人上还没改妆的云南园走走，遇到一位在餐厅工作的女招待，依然认得我，但言谈下，竟又无限歔歔，只好在细雨霏霏中搭车回家了。

遥想此刻东京的梅雨就将来临,但清晨傍晚余寒犹在,到浅草去逛逛,看看汹涌的人潮,泛滥在人潮里的日本情调与充满凄清感的日本艳歌,鬓白异乡又何憾?这么一想,我又认为朋友的远行,却不失为自我解脱的途径呢。

雨夜思归



风清夜凉忆故居

同事刚刚从日本回来，他在东京郊外一位老同学的家那一带，看到户户门前种着的柑树，长出来的柑都鲜红硕大，情绪很受牵动，便激动地对我说，日本人确实是有文化教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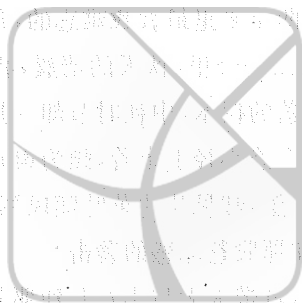
日本人诚然是会享受生活情趣的民族。在东京郊外我曾住过两年三个月，所租的屋子是木造的，陈旧而简陋，但屋旁仅有的一小块空地，种了两丛山茶花，一棵不知名但会结果的树，还有一棵两个春天都没开花的杜鹃。花树与花树的空间，凿了一个小池，有几条小红鱼和浮萍在其中浮动。冬天来了，其他的树木都落尽了叶子，只有山茶花开得特别灿烂。午后两点半，太阳就要下山了，余晖把山茶花映得特别耀眼。

北风呼呼地吹刮，我的小女儿，那时才三岁许，总爱穿着厚厚的棉衣，在夕阳里逗着池里的小红鱼玩。她的小脸冻得两颊通红，在余晖与山茶花的映照下，显得特别可爱。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想，日本人至少是很懂得在狭小的土地上创造生活情趣的民族。

在我家对面是一幢砖砌的矮屋，门前种了几株梅花树。有一段时期，我太太与小女儿回到新加坡来。我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偌大的木屋里，寂寞得发慌。冬天里每晚都拥被看明清小品文，有一晚竟看到疲乏极了而睡着了，忘了关掉电灯。半夜冻醒，往窗外一看，雪

花竟然像棉絮那样大把大把洒落在我庭园里。第二晨起来，往窗外一看，我家对面的屋主已在他的庭园中观赏梅花了。

我辨不清白梅树上的梅花与雪花，但粉红与浅黄的梅花，夹在雪白的雪团中，那鲜明的色彩，在这风清月凉的赤道小岛上，依然历历如在我眼前。



故居公园情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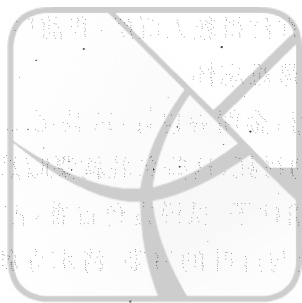
日本的情调，一半在明显的四季变化，一半在公园的撩人情思。住在木屋的两年半里最教我难忘的，是我家附近的两个公园。驹尺公园离我家约一公里，秋天的清晨，我骑着脚车到那儿晨跑。在春夏是绿叶如盖的树木，中秋时节却一片金黄。跑得疲乏了，在两旁尽是树木的宁静小径上走着，颇为肃杀的晨风迎面一吹，不禁使人颤抖，抬头一望，却见片片黄叶随风飘抖，作客异乡，见到此情此景，真按捺不住那股苍凉感的袭击。

周假无聊赖，就带太太与小女儿到那儿去逛逛。冬日里，在落尽叶子的树下走着，我和太太谈起故乡的人与事，小女儿无话题，径直吃她的冰淇淋，说着说着，她也会插嘴进来，要带她的公公、婆婆、叔叔、婶婶等人来东京啦。在寒冷的冬天里，最易思乡，小女儿的谈话，就常常勾起我的思情来。

另一个小公园离我家约半公里，我常骑脚车带我女儿去逛。是春天，原本相当混浊的池水，在池畔绿草青树的映照下，也有几分明艳。樱花树间杂在杂树中，开得颇灿烂，料峭晨风，使人精神爽朗。但小女儿并不解赏花，她感兴趣的是围栏里的小羊，小小笼子里的鸡、鸭、小白兔，常常嚷嚷着要去看小白兔。

我住的地方叫柿之木坂，据说以前是红柿园，但我在那时却

只能在每户人家庭园偶而看到一两棵柿树，秋来柿子就红透，但很瘦小，不太引人注目。较教人难忘的，是路口那一人家屋旁的那片葡萄园。冬天只见藤枝披在屋顶，和白雪混成一片。春末却是绿叶小青葡萄，弯弯曲曲披在屋顶上。每天跑过此屋，在秋天时禁不住偷采了一小串熟透了的葡萄，吃起来竟酸到牙齿发软。怪不得从没看到主人拿去卖。但葡萄园四季的变化，却算得上是我故居附近两个公园之外，另一个教我怀念的景致了。



京都的冷艳

京都的春的景象是何模样，我从没看过，也就无从想象。但京都的秋的枫叶，实在红得教人沉醉，我前后三次去玩都在中秋或晚秋，对枫叶的红艳最难忘怀。

是清水寺也好，金阁寺也好，或甚至三十三间堂或岚山都好，倘若一缺乏枫叶的衬托，这些名胜就要黯然失色了。

清水寺的灰暗柱子，虽说古色古香，古朴幽雅，但若没清水的衬托，绿叶的掩映与红叶的渲染，清水寺就只能是古板的老建筑物。

金阁寺确实金碧辉煌，但若没红叶绿叶的调剂，就会流于俗里俗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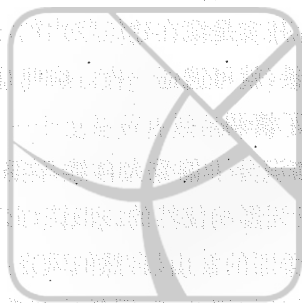
岚山下的步月桥固然须流水来点染，山腰也须枫叶来装点，岚山的韵致于此才能显露，其实京都的一切景物，都多少藉助大自然才显出美态来。二条城如此，御所也不例外。

我自信自己是可动可静的，但一游京都，我性格中动的成分就自然消失，静的特点便呈现出来。我曾深思，并终于彻悟，京都的美原本就在于静的境界。这不是引吭高歌的场所，而是细吟诗词的所在。因此每回游京都，除给我的心灵几分宁静感外，我深恐自己会情不自禁地就此老化下去。我明白，过分的欣赏静态美，其实是心

情老化的象征。

我不敢想象,京都若没了红叶,它的冷艳感会浓到什么程度。但即使有了红叶的衬托,我还是感到京都的冷艳气息,是无论怎样挥都挥不去的。

1984. 12. 28



都市的美

和舒巷城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的咖啡座泡了三小时，才发觉都市的美有一半其实是藏在建筑物内的。这咖啡座面对灯光辉煌的香江，单看此景，就可逍遥一夜。咖啡座内的小提琴手拉奏的世界名曲，更增浓了情调。

传统的东方知识分子偏爱大自然，这固然没错，但仔细想想，却肯定是深受旧诗词影响使然的。旧诗词作者生活于旧时代的中国，耳濡目染尽是美丽的江山、自然的风光，歌颂大自然之美，就是理所当然的。后世的知识分子，因只读到歌颂大自然的诗词，对农村与自然景物就特别欣赏，但却忽略了大都市所蕴藏着的美。

社会进展的结果，农村的美必然要被分割为一小块一小块，这是教人惋惜的，但都市化所带来的另一种美，却往往被人忽略掉了。

我相信人是不能脱离大自然而生活着的，但社会进展而把大自然分割为一小块一小块，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过，如果我们能发觉由都市化所带来的美，其实就足以弥补大自然在分割中的损失，那不只会感叹农村的消失，也能在都市的美中逍遥自得了。

1985. 1. 4

不带一片家乡的云

冬天的太阳升得特别迟，空气又好像是给寒冷冻结着似的，偶而有一阵风吹来，扇动空气就如把一股冷袭入你的肌肤，使你要抖起十分精神来抵御这寒冷。就在这么冷的一个早晨，我双手插在外楼的袋子里等待火车。一个也是黄皮肤的中年人向我走来，询问我东京大学在哪儿，他的英语纯正而似乎带中国某一省份的乡音，我忖测他不是日本人。在火车里寒暄一阵后，我们就发觉彼此还有一种更亲切的共同语言，就用华语深谈起来，还因此结交起来。

一个下雪的夜晚，他坐在我家客厅啃烧鸭头，也喝下一杯日本酒，之后他就述说起自己的家史来了。客居他乡的落寞，欲归国而不能的痛苦，都教我深深为他感叹。但最教他耿耿于怀的，是他不要使他的儿女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他客居令好多人羡慕的美国，而竟为儿女的前途想移居东方，这不只打消我原本想客居他乡的念头，还令我预见到人失落了根后的悲痛。

这点在东京客居的体验，使我深切地明了人生活着的意义何在。待至最近读到吴德耀教授的《旧地重游有感》，这体验又似乎加深了一层，吴教授说的那几句话，真震撼人心，他说：“开拓新天地的我们试看得失如何？所得是我们个人的成就，儿女的成就；所失是我们的儿女——他们是纯粹的美国人了！”其实，前些日子我读

到熊玠教授的演讲,才知道主观上自认是纯粹美国人的移民,未必在文化上能被纯美国人接受。移民而竟忘了自己的文化,就要备尝精神私生子的落寞,世间的悲痛,有比这更痛苦的吗?

但是,人到底是善忘的动物,能吸取前车之鉴的人,到底不多。《海峡时报》的一位年轻寡妇读者,投函该报申诉她要移居美国,是由于建屋局不批准她单独购买组屋,也因为有人不尊重她。这年轻寡妇的离开新加坡,就很潇洒。我不能用我在东京的经验,或吴教授的感慨,来探测这寡妇的心态,我只能预料,当她在雪花飘飘的美国的夜晚,独坐室内而感到受社会遗弃时,她就会认识到,弃家离国,而又抛弃本族文化的根,在精神上的折磨竟然比新丧夫还要惨痛。

我在这时光拨快半小时、经常感到黎明到得太早而黑暗又来得太慢的赤道国土上,竟然会感到寒冷的威胁,大半实在是因为像年轻寡妇这样的人太多所造成的精神幻象。但这种精神幻象,有时是比季节的冷更教人颤抖。也因此我有时竟认为东京的冬,在感觉上并不会太冷的。

偶 惑

往事宛如潮退的海岸，记忆就是搁滩的贝壳与珊瑚。咀嚼异乡寒夜的寂寞，就想起故乡温馥的片断来。

三月的山冈，相思树淡黄的花已有点模样，深长逶迤的走廊，有撩人情思的跢音与倩影。薄暮把朦胧撒在竹丛与花卉里，人工湖畔的笑语，总是泛起湖心涟漪的小石块。

十一月深秋我自异乡归来，五年的隔阂使我按捺不住去寻觅往事的激动，但一切陌生得恍如隔世。我于此才觉得赤道的景物到底不如温带的璀璨。采莲谣的情调既不能从人工湖攫住，世外桃源的宁静又无法由林荫道上获得，我只有从回忆异乡的风物中来弥补失望后的落寞情怀了。

茨城县的水乡远在东京数十公里外，盛夏的菖蒲花开满岸畔。我们坐在小汽船上穿越木造十二桥，俨然是正在领略江南的水上风光。游子的浮云感，竟然要靠异乡景物来慰藉，人生有比这更凄苦的境界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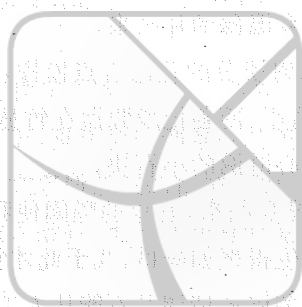
千叶县的农家以稻草为屋顶，田园的玉米棵棵垂着红须，屋前挂满果实的枇杷与柿子，竟是我读过的诗词意境的立体重现。

春天与日本人在樱花树下狂歌滥饮，竟浑然忘记自己是异乡客。我真不知道是东瀛文化相似中华文化，还是自己断根后的飘浮

感使我看到相似的根就拼命攫住。

我该追忆京都薄暮的苍茫情调，还是缅怀长崎夜晚的朦胧意境。热海的海景较香港的多了几分苍茫，伊豆半岛的夜又较故乡的温柔。银座的街灯总有那股迷人的魅力。台北夜晚的喧闹，香港夜晚的灿烂，庆州夜晚的安详。但这一切美的记忆，都比不上山冈夜晚的富于诗情画意。

往事宛如潮退的海岸，但潮涨并无法扫去记忆的贝壳与珊瑚。赤道的景物既然不能呈现诗词中的意境，很多时候就只有靠异乡风情来填补空虚。



给桃女的信

我在东京五年的后两年半，是住在离东京铁塔不到一公里的寓所。每晚华灯初上时，铁塔上的千千万万颗电灯泡勾勒出来的塔形，很是引人注目。冬天里，北风呼呼响，我站在深闭着的窗子前，在看厌了铁塔时，很自然地就看看近处的景物。杜鹃花掉落到连一片叶子都没有了，野草也枯死了，奇花异树也都光秃秃的，这样的景象，常常使我涌起一股苍凉感来。

这样的时刻，我就想起二十多年乡居的情趣来。二十年前我才搬离的乡村，我的家门前有一片很大的旷地，有一个时期，我的神经特别敏感，常常夜里睡不着。因此入夜了，我搬了张卧床，在门前的人心果树下纳凉，听音乐。透过长满人心果的树的树缝，我看到月光如水洒在我身上，再远处是星星高高挂在椰树梢，香蕉树的阔叶在晚风里晃动，草丛里则有蛙鸣与虫叫，这一切景物时时都会在我脑海里浮现，但在异乡的冬夜，就特别清晰。

于是，我想是人都应该有个故乡，这样我就回来了。但我并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当记忆里的一些好事物都消失了后的现在，我一点也不积极，既抽烟又喝酒，也发牢骚。我只相信这世界没有固定的路可走，我谈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大众的问题。我只是诚诚恳恳地提出我的看法和意见，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

在我以前住的乡村，有一条小溪，溪水很清澈，溪岸的野草倒映在溪里，和溪水中的小鱼混在一起，很是好看。这小溪的流水从没中断，那是由于它的水来自大沟渠。我童年的足迹踏遍这条小溪，后来长大了，我便相信溪流很像文化的延续。人的生命很短促，但如果每个人浓缩了他的一生，在文化的长流里放下自己生命的一点，这一点便会随着溪流奔流下去，而这就是永恒了。

前几天我从报章上知道，东京下了一次大雪。看到白雪清新的景象，我又回想起在东京雪中奔走的情趣来。那一个晚上，我和朋友从餐馆出来，一踏出门，在感到特别冷的同时，就看到鹅毛雪花像柳絮一样在空中飘，随着风而来的竟是周璇的《街头月》的哀怨歌声。我的神经立刻为之一抖，在异乡而听到乡音，那种失落感，就如手抓雪花立即融化一样的无奈。

那夜的感受，我也一直难以忘怀。景物的吸引人，其实是文化附着的关系。我怀念东京，大半是在那儿我能看到自己文化的点滴造成的。我回来后的失落，却大半是看到一些好事物日渐消失造成的。我怀念东京的雪，但我也要尽力在故乡做一些事，不过，我相当消极，我在培养忘怀一切的残忍情操。如果谁对我有过高的期望，难免会有在雪夜里抓雪花一到手就融化的失望。

日本餐馆诗意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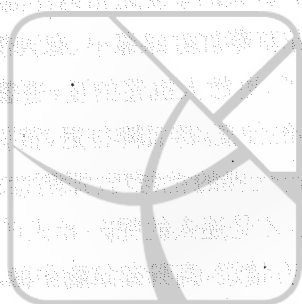
在日本的餐馆吃饭，最大的享受是馆内洋溢着自然的情趣。大酒店如新大谷者，在花花草草红红绿绿中，有人工瀑布的哗啦哗啦声，这本已够你沉醉的了，更教人沉迷的是，进餐的地方是个设在花草丛中的亭子。日本的仲夏，落日降得迟，黄昏时刻在暮霭沉沉中在亭子吃晚餐，饭菜与碗碟的香与巧，那是意料中的了，晚霞在庭园中铸出的朦胧气氛，才是迷人的呢。

但也不只是大餐馆有情调，高耸建筑物中的小餐馆，布局之优雅，也教人能体味出大自然的情趣来。壁上悬挂着的一小幅山水画也好，局促在餐馆一小角落的假山与通过竹子流过的流水也好，都教人想起山野的妙趣来。

坐落在像银座这么热闹街边的餐馆，那情调就要靠缠绵的细雨或缤纷的小雪来酝酿了。梅雨季节或深冬的夜晚，到三面是玻璃墙的热闹餐馆去，若幸运而遇到细雨飘洒或小雪纷飞，那一杯在手，透过迷蒙的玻璃看室外世界，便有读含蓄诗的乐趣了。

山中小旅馆多不设餐馆，你住的房间摆上一张餐桌就是餐厅了。但山间气氛宁静，从房子的窗子可看到屋外的杨柳与流水，青山隐隐在你眼前，在落日已下山，而最后一线光尚未消失前，那暮霭描绘出来的清淡山水画，就够令你胃口大开了。

浅草的有屋顶而无墙壁的小野店，固然不是吃正餐的场所，但吃碟炒面或尝点日本酿豆腐之类的小食，再喝杯日本酒或啤酒，却是颇有野趣的。在这种场所，你能看到日本人优雅的另一面，那便是野性的表露无遗。



没有鸟鸣的黎明

从东京回来的当晚，最感到惊讶的，五年不见，住家前后的树木都长成三层楼高枝叶蓊蓊郁郁的大树。当晚睡不好，天气热得很，辗转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天蒙蒙亮，就被屋后树上的群鸟鸣声叫醒了。

自从搬进组屋，乡居时清晨听鸟叫的情趣没有了，但想不到五年后从异乡回来，在黎明时刻还能听到鸟的吱喳声，心情特别兴奋，孩子们也好奇地争着从窗口探望群鸟的活跃情景。

父亲的一位朋友从远方来，寄宿在我家几天。一天清晨在用早餐时，他竟幽幽地诉说鸟鸣声扰人清梦，探首窗外，他说树丛的树叶过于繁盛了，当局应该清除一些去，这样群鸟就不会聚着乱鸣，撩人情思。

我当时很憎恨他的恶意用心。乡居时的情趣丧失了，当年在云南园清晨上山冈聆听鸟叫的雅事，也已成为历史陈迹。现在从异乡归来，很惊奇地在清晨还能听到几声鸟叫，竟有人又要剥夺我这么一点点权利，我实在恨死了他。

但不久就有人来砍除我家背后与邻近的树木的枝叶，砍得很彻底，中午阳光恶狠狠直射着地面；黄昏时刻，地面吸进的热放出来，树下到处是热浪，一向有人闲坐在树下石椅上聊天的景象也不

复见了。黎明不用说是没鸟叫声了，孩子们都追问为什么再也听不到鸟鸣，且忆述东京的清晨疏疏落落鸟鸣声的乐趣来了。

东京都内确实是难听到鸟鸣声的。但我住的地方是郊野，后院又有几棵树，黎明能听到鸟鸣是事实。而且，鸟鸣不只在春晓，冬天雪融的清晨，阳光灿灿照在树叶上，我经常看到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枝上跳跃。下雪时刻，群鸟找不到食物，雪融后群鸟出去觅食，找到食物时高兴叫几声，原本不是报喜，而是自慰。但即使是这种职业鸟的鸣叫，至少也能撩破黎明的孤寂。在家乡，黎明竟连职业鸟的叫声也没有，确实教人沉闷。

然而，为了生活，我却又没法到异乡定居听鸟鸣。于是便买了几只不同种类的玩具鸟，一一装上电池给孩子们听。听久了，孩子们又说玩具鸟的叫声都一样，又把玩具鸟一一拆坏了。于是，我又带孩子们去飞禽公园走走，希望在那不太广阔的自由天地里飞着的鸟的叫声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想不到孩子们又说飞禽公园的鸟鸣声很凄惨。

已经开始吹刮西南风的赤道的五月，一反常年凉爽，闷热得教人睡不着，前几天夜半的一场大雷雨，把几个月来的暑气都一扫而清。次晨住家的树丛的树叶都青翠得很，一家人看到那能拧出水的树叶，好不高兴。但黎明时刻，却依然听不到半声鸟叫，大家又意趣阑珊了。连职业鸟叫也没有的黎明，孩子们这么说，我想，这话也说得有道理的。但豪雨后的赤道的黎明尚且如此沉寂，我又何敢期望在干旱的黎明，听到什么鸟叫呢？

海的追忆

仲春时分，我刚刚参观了摆放在滨海地带的花展，各种各样姹紫嫣红、争艳斗丽的花朵的情影还在我的脑海晃动，我却被海的遥远处的夕阳余晖吸引住了。我的背后是一排盛开的樱花，越过马路就是牌楼竖立的中华街，海水在我面前汹涌，拍打着石岸，海浪带来的小木块在浮动着，远远有几只海鸥在飞翔，我不相信这会是横滨海港。

我知道夕阳下的海的那一边，就是我出生与成长的故乡。作为过客，在这异乡的港湾的仲春薄暮时刻，当海风带来一阵阵料峭的春寒，我往往会兴起一股苍凉感，但在悲怆中却又有欣慰感，那也不尽是中华街的红灯柱，绿屋瓦或古色古香的牌楼的气氛感染，而是日本浓郁的文化气息，把我压得提不起归乡的脚步。

归来后看到的海，好像离我更远了。过于明朗的白昼的海，就如缺乏文化气息的社会一样，可一览无余，但不可供人慢慢寻思。故乡的海，只宜在夜晚看，最好还须在喝下几杯啤酒后，以朦胧的眼睛去看。但后来连坐在海滨喝酒看海，也可能涉嫌是在干伤风败俗的事，海真的越来越远离了我。

我想起舅母老家屋后的那一片海来了，那是枋廊积存木桐的地方。潮涨时，蔚蓝的海水在阳光下闪耀，往往就可看到马来人划

着小舢舨在放蟹笼。潮退了,海床呈露着的烂泥与垃圾,在阳光曝晒下,便发出阵阵熏人欲呕的臭味。在海与我舅母家之间的空地上,有位孟加里人搭着的一间小屋,白天我常常看到他躺在藤床上假寐,夜晚就看到他到处走动,这情景在我童年的生活里,是幕难以抹去的图章。这孟加里人养着一头牛,每天清晨就叫着,在晨光明亮、海水波动的海岸边叫着。小屋过去一点是长满野草的旷地,再过去就是锯木厂,在清晨的蓝天底下,锯木厂的烟囱吐出一朵朵黑烟,慢慢地曳过海面消失了,那孟加里人就在黑烟流动的蓝天下割草喂牛,我想,这是充满原始风味的文化气息的地方。

我曾在日本的下田住宿过,那儿的海没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热海的海水浩瀚,但连接着太平洋,波涛太汹涌了。长崎的海太蔚蓝了,蔚蓝得使我挥不去乡愁。日本海又渺茫得看不到边际,坐在那儿的海岸,简直要被吞噬掉。

我喜爱裕廊中央鱼场海面夜晚的喧闹,也喜爱白沙海滩的宁静,更喜爱樟宜海边的生气蓬勃、洛阳村海边的蕉风椰雨情调。但这一切美的记忆,若与樱花缤纷时节的横滨海港相比,我就嗒然若失。弥漫在中华街的浓郁文化气息所酝酿出来的情调,在热带只有在夜晚喝了几杯酒后才可设想得出,然而那撩人情思的春寒、勾起人们遐思的缤纷樱花,这一切要教我如何忘怀?

故乡的海越来越远离了我,远到我要听一听海韵都渺似春梦。然而,海是百折不挠的,在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海韵就格外动听。有时设想,若在白雪纷飞的海边,观看富有文化情调的日本海,或许能开拓人生境界的另一高峰,也说不定的。

如果你是一片云

如果你是一片云，想滋润大地的山川草木，你应可携着壮志远行，云是不受人为的国界束缚的。

我怕的是你会感到孤单，我在异乡看过单片云，孤单得教人感到凄苍。我看过单片云飘过富士山麓的山中湖，它酝酿不出雨，只把倩影倒映在湖中，就悄然消失在远方了。

那一年我到箱根去，在早云山上也看到几朵单片云，把箱根点缀得灿烂极了。在芦之湖上泛舟，我也看到数朵在波影上徘徊的单片云，我正想接近它们，却见它们黯然消失在烟波里。

凡云都想回到大海，那是她的故乡，而大海的水是无所不往的。是云，只要能化为雨，它就能遇上来自大海的水滴，不管雨是落在崇山峻岭，深山老林，繁花街道，还是穷乡僻壤。

但我要说的是，单片云不能化为雨，单片云只能装点他人的江山。我在长崎的蝴蝶夫人馆前看过几朵单片云，在绿波荡漾的海面上，在蔚蓝的晴空下，漫无目的地飘荡。诚然，它们把长崎港装点得更为妩媚了，但却不能落足于可望不可及的海面。

在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时刻，我看到一堆云酝酿成细雨，飘洒在中禅寺湖上的欢愉。我知道云的生命的结束，正是它另一生命的开端，我因此悟到把有限生命凝聚为一滴水，而后寄托给海洋的欢

畅。

但当我转头看到东边一朵单片云孤独的景象，我就深深体会到它蕴藏着的落寞情怀。它是回不了家乡的，只有在天空中飘荡。

是云都不受国界束缚，是云都要化成雨，而后回到大海的胸怀。是云都可携着壮志远行，是云都可装点他人江山，是云都可幻成彩虹，给人们带来希望。但凡是想化为雨的云，就不能是单片云。单片云是逍遥的，但也是孤单的，孤单得教人怆然泪下。

在异乡我有好一段时期是独居的，陪伴我的除了电视机，就是一只鹌鹑鸟。我在日落特早的冬天黄昏归来时，看到鹌鹑瑟缩在纸箱的一角，外望邻居厨房飘出的炊烟，我想起我看过的，在湖上，在蓝空，在海上飘着的单片云的孤单滋味来。第二天在晨跑时，我把唯一的伙伴放走了。

我深信云是不受国界束缚的道理。我瞧不起井底蛙自画圈圈，又自赞只有它头上的天才是蓝天的庸俗论调。我曾想携着云飘泊，但异乡的单片云的落拓，使我悟到只有一堆云才可化为雨落到大海的道理。

如果你是一片云，一片想酿成雨的云，你就要忘掉大海中的垃圾、海岸旁的抛弃肉体与灵魂的贝壳与井底青蛙的哇哇。你要看到的是生命澎湃的波涛，而不是随波涛而来的泡沫。泡沫的金黄色只是一种藉日光而反射出来的假色，只有波涛的汹涌，才是清除垃圾、贝壳、青蛙与泡沫的力量。

如果你是一片云，你应可携着壮志远行，但要是你不能与一堆云聚合，你就只能装点他人江山。

薄暮的苍凉

在东京的冬天早晨，从地下铁车站钻出地面，走过外务省前——长排掉尽叶子的樱花树，再折向大藏省旁片叶不留的银杏树，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所在地了。阳光高照的日子，这周遭荒凉的景物，并不一定会撩人愁思的。但冬天太阳落得特别早，那早到的黄昏的肃杀气氛，却是格外教人愁的。天天在这样早到的黄昏薄暮里奔走，我终于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乡愁的滋味。

有整半年我孑然一身在东京，偌大的两层木屋只我一人上上下下，实在孤寂得很，只有夜晚读点明清小品文与唐宋诗词，才聊可打发愁绪。因此当那对与我交情不浅的香港夫妇在深冬到我木屋小住两周时，薄暮对我来说，竟然是把酒话家常的充满诗意的时刻了。

他们离东京返港的那天是星期天，搭的是下午五时的飞机。大家用过中饭后，才两点多，就围着火炉叙别。言谈间，我无意地把眼光投向庭院处，在惊讶红山茶花因阳光的照耀而显得格外红艳的同时，却发觉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了，看一看表，才三点钟。我们在谈论民族文化问题，在感叹失根后的彷徨与落寞情怀时，骤然见到这深冬薄暮的残景，在乡愁外又加上别绪，我于此算是真正尝到所谓飘泊的滋味了。

秋的薄暮在落叶缤纷中到来，步伐是轻盈而快速的。夕阳加深黄叶的色彩，也就加浓薄暮的苍凉况味。秋的薄暮往往引我向冬的肃杀景象去想象，也就把我带进西风古道瘦马的意境中去了。

春的薄暮并不比秋的薄暮开朗。在印象中，我总觉得秋的薄暮，是不断地日日加深地给我寒冷感，而春的薄暮也总摆不脱冬的严寒的纠缠。我甚至要说春的薄暮在夕阳归隐的那一瞬间，满旷野充满着迷蒙情调，是比秋的薄暮来得更荒凉，更发人愁思的。

日本只有仲夏的薄暮，那太阳久久都不下山的情调，才与故乡的黄昏有几分神似。我曾在东京郊外的薄暮里，与日本朋友在杨柳摇曳、夕阳映照下的河畔垂钓。上弦月与夕阳几乎同在天边遥遥相对，固然很教我惊讶与赞赏，但从河那尽头传过来的阵阵日本歌曲，在雾气颇重的河面飘荡，这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才更教我毕生难忘。

我想起在故乡乡居的情调来了。对于在旷野上搭起戏棚上演地方戏剧的记忆，已随着搬进组屋而渐渐褪色了。但在适应乡村的地方戏剧及其他文化形式的没落后，而没相应的艺术来弥补空虚的困境下，我对故乡的薄暮的感受，竟然是一如异乡的那么苍凉。日本的冬的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如果是乡愁与异族文化的挑逗，那故乡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却是因本民族文化没落而来的悲伤。故乡的薄暮，竟然会和异乡的薄暮一样给我予苍凉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要如何冲出这苍凉的笼罩，我实在说不上来。哎，这薄暮的苍凉况味。

开拓精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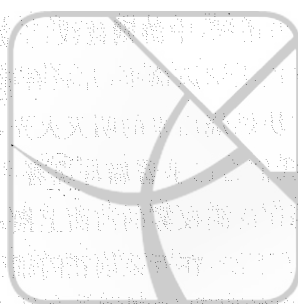
在日本居留期间，曾应邀南下岐阜县的长良河观赏鸬鹚捕鱼的盛典。长良河上游流水还深，中游则甚浅，下游又深些，盛夏时节，天气酷热，入暮了，河面上清风徐来，几只有篷的扁舟挂着的灯笼都亮了，渔夫借着由木块燃烧出来的明灭火光，把颈项套着绳子的鸬鹚放下河面捕鱼。我们自己坐着扁舟观看一箭之遥的船上灯火晃动，人影憧憧和鸬鹚在泛满夜雾的河面上攒动的情景，真叫人兴起思古之幽情来。到了下游，在万朵烟花闪耀的夜空下，在三两艘平底船缀满红灯笼泛出的朦胧灯光下，三两队穿着和服的日本少女在翩翩起舞。这骤然而来的美景，顿然使我如掉入仙境中去。于今偶而忆起长良河之夜，还恍惚如在眼前，这美的享受实在教我回味无穷。

讲水的绿，周遭景物的特色，长良河是万万比不上新加坡河畔的。赶走了舢舨，又消除了垃圾的新加坡河，倘若这样闲搁着，实在是教人惋惜的。旅游促进局、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及联合武装部队，将在新春期间在河上搭舞台，表演传统的祥龙瑞狮与其他歌舞演出，确是个匠心独运的构思。它不仅能吸引旅客，也会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素质。

相对地来说，幅员狭小的国家，其国民的精神生活也会单薄

点,但若能在丰富文化上多下些功夫,国民的精神生活就有可能多姿多彩点。在不夜天计划还未实现前,每逢佳节在新加坡河面上搭舞台,搞演出,实不失为吸引旅客与丰富国民精神生活的良好措施。开拓精神生活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要有什么名山胜水,而在于我们怎样利用现有的一切文化遗产。

1984. 1. 19



日本的文化气息

在异国暂居比到异国旅行来得幸福的是，较有机会体验异乡的生活情调。这对略晓中华文化，而又能在深具汉族文化色彩的日本居留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日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流泛在大街小巷的优雅情调。也可以说，日本是以大传统文化气息感染着我，而非以小传统的节日气氛吸引着我。任何人若想以小传统来窥探大传统之奥妙，那真是本末倒置的作法。

我不认为四季的变化是我喜爱日本的唯一原因，秋的落叶固然带给我人生如梦的伤感，但这种异乡作客常悲秋的情怀，却不是我怀念日本的地方。

我喜爱走进坐落在繁华街道的小型餐馆，那儿的假山、流水、青竹、小石块所构成的一幅清淡画，往往就教我想起王维或其他诗人写过的小诗的意境来了。

随鳗鱼饭而来的那一小碗清汤，碗底沉着的两三条鱼肚，在汤面上浮动的小片青菜的映衬下，常常教我想到自己喝下去的并不是清汤，而是在山中流动的一脉清泉。

不去说悬挂在餐馆的唐诗的优雅，或安放在咖啡座里的盆栽的精致，就以悬挂在普通烧鸟店外的红灯笼来说，它们在冬夜里散

发的光就够令人陶醉了。

我看日本的可爱之处在于，它把大传统文化气息非常巧妙融入日常生活中去了。这不是比提倡保持小传统节日可贵吗？

1984

大自然情趣

我住进组屋而还偏爱大自然情趣，靠的是由儿童到青年时代，那一段乡居日子所培养出来的鉴赏大自然的能力。当然，中国诗词与小品文描绘山川草木的动人情景，也使我知道从哪一个角度来欣赏大自然美。

现在的儿童大多住在组屋，既少接触大自然，又少阅读描写大自然情趣的文章。自小就对蜜蜂、蝴蝶、蝗虫、蚱蜢等等昆虫产生恐惧感，长大后自然不会喜爱大自然。

在日本的夏天，一些商店街例必售卖蝉、蟋蟀、金甲虫等昆虫。孩子们买回来饲养，到秋天天气一转冷，就都慢慢瑟缩下去，到初冬就会死光了。孩子们是很为此而惋惜的，但于此却也培养起爱护动物的性格来。

日本的电视节目与报章，也经常介绍昆虫的生活实况，解说详尽，图文并茂，孩子们至少也能从图画中认识到昆虫的可爱面貌。

每次孩子们因看到蟑螂、蝴蝶、蜜蜂、蜻蜓而惊慌失措时，我就联想到住在组屋的孩子的生活中，好像是缺乏了一些什么似的。

倘若孩子们自小缺少与小昆虫或小动物相接触的感情，稍长大后当恐惧感消除了，就有可能反过来虐待大自然中的小生命的；而这却是残酷性格形成的基因。日本大都市的某些儿童，已患上以

记两位日本老人

甫到南京，同事就对我说有空该到明治神宫公园去走走，那儿地方大，树木多，是个散步的好地方。那是初冬，霞关一带的日本国树银杏的叶子都落尽了，只剩下孤直又高耸的树干，直指着阴沉的天。外务省那一长排樱花树，叶子更掉落得早，只有颇为繁茂的树桠，还能教人联想樱花树在盛夏时的浓绿，该是何等沉重。

天天从家里沿着一条栽满枫树的马路走去火车站搭火车，枫树也没剩一片叶子，到了霞关，走出火车站，看到的又都是光秃秃的树，天又是阴沉的时候多，心情真是开朗不来。

那天真的就和妻及孩子们到明治公园去，是仲冬的一月，下过一回早雪，地上的绿草都枯得像席子一样黄。但一进公园，在布满碎石子的路上走着，天气是冷得很，但路两旁蓊蓊郁郁的长青树丛，竟使人几疑身在故乡的植物园中。

因为是初次游日本公园，对那用两根大圆柱及两条大横梁架成简写“开”字形的神道碑坊，就感到很新奇。及至在园内逛到疲乏后，跑进那座明治宝物馆去参观明治天皇生前的日常用具，如马鞍、刀剑、茶皿、衣饰之类，又遇到一位非常热情的工作人员。六十多岁了，他已退休，礼拜天就来这儿义务为旅客讲解文物与历史。初临乍到我只会说几句蹩脚日语，他又不能讲英语，不到一分钟，

他就发现我们原来是外国人，就更加热情与起劲地讲解历史文物了。他问我到东京干什么，我说让他猜猜看。他说他想我是某大学的讲师，来东京讲课吧。我说我在使馆工作，他竟笑了，说我一点也不像是做官的，他一直坚持他的猜想，一说再说我是来日本讲课的。之后，他又唠唠叨叨地对我细诉他的家谱，详尽介绍他的儿女的工作。

在东京五年，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在湾岸路上抛锚，我和我的司机在深冬里的海边路旁不知所措时，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一言不发地把他的小卡车停下，拿了工具，就帮我们检查汽车的毛病，看看真是没法子可使了，就用条链子与钩子，把我们的汽车拖到几十公里外的东京的修理厂去。我很感激他的义举，要问他的姓名并邀他喝茶时，他却很潇洒地说了句“有缘下次再见面吧”，就这样走了。除了这位老人外，我在东京遇到的日本人，是再也没有一位比在明治公园遇到的那位老伯更热情的了。

五年里，我去明治公园的次数不算少，孩子们都很喜欢在公园门前漫步的鸽子，每回都玩得很愉快，归乡前，有一次我到明治公园去，特地又跑去明治宝物馆参观，但没遇到那位老伯，很可能他的身体太衰弱了，再也无法来义务为旅客讲解历史文物的了。

落寞情怀堪回味

住在东京的后两年半里，最教我感到落寞的时刻是薄暮时分。由于工作地点与住家是在同一座建筑物内，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我总爱和太太与孩子们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心。黄昏时分，又在异乡，一家四口天天走着同样的路，到同一地点去散心，这种落寞感，真使人心酸。

在小公园里，孩子也不是有玩伴的，往往就只荡一荡秋千，或买一两根冰淇淋吃。大人则坐在树下闲聊，周遭尽管有人，却都是不认识的。初春时，太阳下山得较冬天慢，在晚霞的映照下，看树木初长出的幼芽，嫩黄而又纤细，心里就有点快慰，但深秋在薄暮里看黄叶一片片飘落，秋愁加乡愁，那滋味就真不好受。

然而，人毕竟是怀旧的，回来三年后，有时在夜深人静或辗转难眠之夜，回想起在东京的那段孤单又落寞的生活，却又回味无穷。有时更因而追忆到乡居时的情趣上去，从而对目前的刻板生活感到厌倦。

乡居时，我们有一大片土地。我住的那个房间，从窗口望出去，便是一片田地。在有月光的夜晚，站在窗前看着亲手栽的蔬菜，在月光下，露水中展露的一片生意，真令人感到人生的意义实在。

现在住在组屋里，沿着道路而栽的树，虽也枝叶茂盛，并在我

的窗前形成一大片的绿,但只要探头出去,就发觉这片绿与地面之间,是隔着一层真空的。这样撑在半空中的绿,是缺少了芬芳的泥土气息的,由此而引起的空虚感,竟然比我在东京的秋天黄昏,在小公园里感受到的落寞感更教人难受。

我由此领悟到,脱离土地者是多么悲哀,我也由此明白了,单单居住在家乡而没接触泥土,那种空虚感是不逊于落魄异乡的。

比起身系图圈者来,我是幸福的,至少我能看到撑在半天的绿。但比起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可耕种者来,我却又是不幸的。在午夜想起这些问题来,我有时竟认为落寞总比空虚有味。

异乡落日的情怀既没法捕捉,乡居的情趣又不可复得,看来只有平淡中挥尽岁月的了,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然而,如果有所选择,我倒宁愿要落寞而非空虚的。

1983. 9. 22

买便宜货的情趣

东京物价之高，举世闻名。但懂得掌握时机，却也能买到便宜货的。初到日本的第一年，我的小女儿留在家乡，太太和我周日闲得发慌，便常常到上野公园去逛逛。那是冬天，什么花都看不到，溜了一阵子，就冷得浑身发抖。两人毫无目的地走呀走，无意间竟然发现公园对面一条小巷人潮汹涌，叫卖声嘈杂——如家乡七月中心节的标卖会。钻进人群里，不只浑身温暖，在人群里走动，那种兴奋的感受，就如除夕牛车水抢购年货一样。

那儿不只能买到便宜的新鲜鱼肉水果，连衣服鞋子也较东京中心区内的便宜。肥肥胖胖似拧得出水的蚝子，干干净净包装在透明塑胶盒子里，一盒廿多只只卖五百日圆。买回家掺点薯粉煎鸡蛋，再洒些青葱，在吃不到蚝煎的异乡的雪夜，送着日本酒下肚，那滋味于今回想起来，还垂涎不已呢。西瓜圆圆胖胖，一个一千日圆；白萝卜又长又肥，有时一个只卖五十日圆，别处要卖整万日圆的运动装，在这儿以五千日圆就可买到。

在日本买东西，不只要拣地点，还得拣东西。内脏日本人不太爱吃，一公斤上等猪肝只卖千多日圆，两个大大的猪肾只卖一百日圆。在横滨中华料理店的后巷、日本老汉经营的鱼摊上，来自长江的黄鱼，一条两公斤重，一千日圆即可买到。白鲳鱼价更贱，肥肥胖

胖一公斤多重五百日圆就能卖到。芥兰菜比家乡的价格低，茼蒿几乎没人要。每回去横滨，一家四口大小都要提的携的买回一大堆猪内脏与蔬菜鲜鱼，在东京留学的学生在横滨小巷遇到我，照例要笑笑说又遇到你了。回了家乡后，朋友却都说我胖了，你想想，一大樽啤酒比一小杯咖啡便宜，一大尾鲷鱼比一小碟生鱼价低，在寒夜静坐火炉旁，我左手把杯，右手拿筷子夹白鲷鱼肉，往往如此独饮独食，能不生脾肉才怪呢。

我家附近有条商店街，每年四季那长街都装饰得漂漂亮亮，春天樱花夏莲叶，秋天樱桃冬梅花。华灯初上时分，横出矮屋檐的这些塑胶花果，在日本灯笼散发出来的红光映照下，真够教人沉醉。晚饭后，太太和我及孩子们，总爱穿过商店街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这商店街中的一间服装店，出售的女时装，时髦又新款，但价格都在二万日圆以上，教人不敢购买。但只要耐性，在夏末等待夏装大削价，春末等待冬装大减价，一条会令你仪表出众的衣服，往往会从二万日圆跌到五千日圆或更低的价格。我太太利用廉价期间购买到的服装，于今还崭新的满满挂在衣橱内，即使天天穿，至少五年她可不用买新装。

1983. 5. 29

东京的面店

在东京吃东西，最好不要进大餐馆，这不只不经济，还会失去一些生活情调。东京最繁荣热闹的地方是银座，银座是东京的心脏。但是，即使在这儿，进大餐馆吃饭，也不比在小餐厅来得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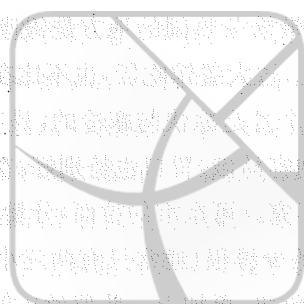
东京一年中有十个月是凉快与寒冷的，只有七、八月最炎热。寒冷时，人的肚子特别容易饿，胃口也特别好。在新加坡，一碗干的鱼丸面，有时我还吃不完。可东京的拉面，分量足足有两碗新加坡的汤面那么多，料却是少得很，通常只有两三小片猪肉，一片边沿染红中间纯白的脆嫩鱼饼，再加上一些葱丝。但天气冷，这样的一大碗面，我都会吃得精光。

日本人吃面特别起劲，滋滋滋滋地三几口就吞完一大碗面。看到他们的吃态，真教人垂涎，我便也常常吃得特别起劲。这样的狼吞虎咽吃态，在大餐馆较难见到；在小餐厅，特别是火车站畔的小面摊则是普遍现象。

日本的面食大概可分两类，一类是较小型的，通常在火车站畔的面摊卖。一碗新元一块，只放几片炸豆腐与葱，很清爽，要加味的可叫个鸡蛋，厨师当面敲破蛋壳倒入汤面里，味道满好的。在冬天里乘搭半点钟的火车后，一下车，想到还要走整公里路才能到家，肚子就饿了。吃下一小碗面后，走在寒风瑟瑟的街道上，就感到身

子特别温暖。

另一类是大型的，东京有一家特别著名的面店，店老板兼营农场的，因此他的店卖的面，炸猪肉配料很多，又很香甜。一碗碗下肚，可顶得上一餐晚饭，是最受工薪阶级欢迎的面店之一。



日 本 炒 面

日本的炒面的特色是清淡,但吃来回味无穷。初到日本,和家人到明治公园散步,仲春一月,傍晚五时要回家了,走到公园门口,小女儿看到一大群鸽子在地上啄食游人施给的碎米,也要买包碎米来喂鸽子。我和太太肚子饿得慌,就近各买了一小碟炒面充饥。

炒面一小碟块半新币,没加料,只配上几片包菜,用菜油炒的,但加上磨成粉粒状的,类似我们的茼蒿的菜碎后,那碟炒面就黄、白、青相间,香极了。面滑而不油腻,包菜清脆又香甜,很是不错。只是调味的菜碎有点异味,吃得不大惯。但往后慢慢适应了,才又发觉菜碎其实是使炒面可口的要素呢。

不过,日本炒面的可口,我看也和寒冷或凉快的天气有关系。春秋冬季节,在露天底下冷风吹拂中,手捧一碟炒面,呼噜呼噜地大口大口吃着,那味道就特别美好。夏天天气热,吃炒面就没味道了。

日本炒面,似乎没登大雅之堂,在日本餐馆我就从没吃过的。但旅游胜地浅草,有几间只有屋顶而没墙壁的小食店,除卖啤酒汽水外,所卖的炒面也特别可口。在人群里摩肩接踵地走乏了,到小店来歇歇,喝杯啤酒,吃碟炒面,所费不多,但却很能满足口福的需求。

吃生鱼齿缝留香

到日本的第三天，同事就带我到东京的中央鱼场筑地去吃生鱼。清晨六时，我穿着几层衣服，从旅馆走出来，在寒冷冬季的西北风的吹拂下，我和那两位同事都缩着颈项，赶紧钻进地下火车站搭火车去。

生鱼摊在鱼场旁边，摊位简陋，一个成半弧形的玻璃柜，安置在木架上，顾客坐下，玻璃柜的高度刚好与顾客的胸部齐平，方便顾客从玻璃柜点选自己喜爱的不同种类生鱼。

同事叽哩咕噜地点了好几样生鱼，我仔细一看，有鲔鱼片，一片片切得方方正正，薄薄的，但长约六厘米宽四厘米，有生虾，留着虾尾的壳没剥掉；有生墨鱼，大小一如鲔鱼片；有生鱼卵，内包芥辣。同事食指大动，不一会就吃得七七八八了。我前一晚睡得不好，没胃口，又是初次吃生鱼，满不是味道的。

此后，我对生鱼就不敢尝试了。但出席大小宴会，例必有生鱼，常常看到日本人吃得津津有味，便大起胆来尝尝，渐渐地也能尝出生鱼的味道来。

有一次到日本西北的高山游玩。下榻的旅馆每个晚餐都是生鱼，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吃，这一吃竟吃出生鱼的真正味道来了。

那旅馆依山傍水，鱼是在附近捉捕的，很是新鲜。厨师的手艺

日本豆酱汤

日本人是爱吃豆类的民族，以黑豆沙或黄豆沙做馅的甜品，早已闻名世界，这不用细说的了，我想说的是“纳豆”和以黄豆为料做成豆酱汤。

“纳豆”是发酸了的黄豆，粘滋滋的，有股异味，很浓且刺鼻。日本人在早餐的饭中，例必以“纳豆”和养生鸡蛋一起搅拌，然后大口大口吃下去。吃时的得意神情，就和华人在滚烫的粥中掺进一枚生鸡蛋，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一样。我没敢吃“纳豆”，不知道它的真正滋味如何，但我相信敢吃的人，一定能品味出其中的三昧来的。

不过，以作为“纳豆”的原料的黄豆作成的豆酱汤，我却是很喜爱的。黄豆磨成粉状，加上滚热的水，放进适量的盐，也放入几小片的海菜，这便是豆酱汤了。要趁热喝，喝时要搅动碗里的汤，使豆粉浮上来，这才够味。

日本人说豆酱汤与“纳豆”的营养很丰富，但我感兴趣的，却是喝豆酱汤很有情趣。有一次在一间避暑胜地的旅馆度假，是盛夏，清晨起来看窗外，却是烟雾处处，嫩寒透窗而进，竟然有点冷意。洗刷完毕到旅馆的进食部，盘膝坐下，女招待奉上早餐来，竟然有一小碗豆酱汤。天冷，看到直冒烟的豆酱汤，不禁拿起碗来直喝，三两口下肚后，浑身暖洋洋的，这才恍然大悟日本人喝豆酱汤不用汤匙

的妙处所在。

以后就喜爱上日本式的早餐了，大半原因竟然为了喝豆酱油。
每次到日本，住在旅馆，我是在无可选择时才吃两个鸡蛋炒熏肉与一杯鲜橙汁和咖啡的西餐的。

豆酱油在日本叫作「味噌」。

味噌是日本人的传统食品。

味噌是用大豆发酵而成的，它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日本人的传统食品。

味噌在日本的分布很广，从北海道到九州，都有味噌的生产和销售。

味噌的种类很多，有白味噌、赤味噌、黄味噌等，它们的用途也不同。

白味噌主要用于煮汤、炖菜等，赤味噌主要用于炒菜、烤肉等。

黄味噌主要用于制作味噌汤、味噌酱等。

味噌的发酵时间越长，味道越鲜美，营养价值也越高。

在日本，味噌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调味品，也是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味噌，日本还有其他的调味品，如酱油、醋、盐等，它们也都是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调味品的使用非常讲究，不同的调味品有不同的用途，需要根据不同的菜肴来选择合适的调味品。

味噌的发酵过程非常复杂，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才能达到最佳的风味。

在日本，味噌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调味品，也是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味噌，日本还有其他的调味品，如酱油、醋、盐等，它们也都是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调味品的使用非常讲究，不同的调味品有不同的用途，需要根据不同的菜肴来选择合适的调味品。

味噌的发酵过程非常复杂，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才能达到最佳的风味。

在日本，味噌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调味品，也是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味噌，日本还有其他的调味品，如酱油、醋、盐等，它们也都是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都寺庙

京都的情调，大半在寺庙，小半在街道与建筑物的古色古香。一下了火车走到繁荣的街道，京都的热闹中蕴藏着的古朴色彩，就教人立刻喜爱它。东京的银座，与世界各大都市的格调没什么差别，奈良又太陈旧与破落了。只有京都仿长安的十字型街道，满街道奔走的有线电车与街边低低矮矮的店屋或住家，夜晚在屋檐上的灯光的映照下，既显得繁荣一片，又古意盎然，真教人难忘它的颜貌。

但京都的庙宇才教人缅怀。坐落在火车站畔的东西本愿寺，以巨大和古老著称。两座寺庙都用古参木做柱子，年代久远，墙壁与柱子，都像用火熏过似的残留着黑斑，但树木的花纹很清晰地呈现出来，便有一种自然美。在黄昏暮霭沉沉中看，东西本愿寺在血红夕阳中，就有几分姿色。

清水寺建在斜坡上，有几根柱子从深谷中撑上来，正面对着大马路，一条狭狭长长的柏油路直通寺庙，路两旁尽是贩卖民艺品的小摊子。坐车上寺庙，没什么情趣，走路上去，若是苦了点，但边走边观看民艺品，就真有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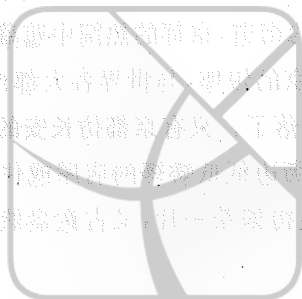
清水寺外表并不美，但建在小丘上，除却冬天稍冷外，终年都阴凉，在那儿看樱花，看枫叶，看葱郁的树木，看白白的泉水，心情

真愉快。

金阁寺金碧辉煌，引人注目，但寺前的一方小池倒映着塔影，至少给它增添不少情调。不过，金阁寺的撩人情思，大半却是周遭的树木曲桥、浓荫花草所酝酿出来的情趣。它带来了魅力。金阁寺的另一半魅力，却是三岛由纪夫的同名作品渲染出来的。

三十三间堂有千多个观音像，外表金碧辉煌，据说其中有一个一定会很像我，我去过两趟，边走边看，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像我的样子的观音来。

（此处文字因水印严重模糊，无法准确识别，推测为正文的一部分）



（此处文字因水印严重模糊，无法准确识别，推测为正文的一部分）

（此处文字因水印严重模糊，无法准确识别，推测为正文的一部分）

（此处文字因水印严重模糊，无法准确识别，推测为正文的一部分）

不是咖啡的诱惑

我一向不喜爱咖啡，到了东京，居然会爱上咖啡座，连自己都有点惊讶。但慢慢思索，却也找到了道理。

离我的办公室不远处，有间咖啡味特别浓的咖啡座，同事在午饭后，带我进去几次，不久就上瘾了，几乎每个午餐时间，例必去一趟。这咖啡座的咖啡种类繁多，美国咖啡很清淡，但杯子大。希腊咖啡特别浓香，连咖啡粉一起喝下去，有充实感，但杯子特小。我喝的往往是中型杯的普通咖啡，糖是一方块型的褐糖，牛乳特浓，适量加入，咖啡味就锦上添花。

但在东京上咖啡座，有时是喝情调、听音乐，倒不一定能喝到好咖啡。那个冬天，我和舒巷城到新宿御苑逛了老半天，下午三点，太阳西斜了，两人一离开花园，就冷得直哆嗦。疾步奔走了好一程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咖啡座，就钻了进去。

那咖啡座和东京一般的咖啡座一样布置优雅，一样是朦胧的灯光，一样播送轻轻的音乐，一样有盆栽的摆设。但灯罩是古典式的，天花板上与墙壁却铺着塑胶葡萄藤，掌柜的那位日本少女特别高大，又长得很清秀。舒巷城幽幽地对我说，想起巴黎的咖啡座来了。两人因此消磨了整整三个钟头，咖啡味不错，但我们喝下的却是流泛在咖啡座里的巴黎情调。

不过,更令我欣赏的,倒是洋溢在咖啡座内的日本文化气息。咖啡座的女招待,不用说是上过泡制咖啡与置放咖啡杯给客人的专门课程的,但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专门课程只能赋给没教养的少女匠气。日本咖啡座的女招待的一投足、一摆手、一声招呼、一朵浅笑,绝不是课程训练出来的,而是自小深受大和文化熏陶的结果。在本地你尽管可吃到与日本一样的料理,却不一定能享受到在东京的日本餐馆的情调,这是一个刻意或无意间摒弃自己文化的人,与一个刻意保存自己文化的人的最大不同点。

在银座的夜晚,车水马龙的马路,闪耀着霓虹灯的亮光,那气氛是喧闹的。但只要一进咖啡座,就能感触到优雅是日本文化的主调。喝一杯咖啡也好,喝一杯红茶也好,甚至喝一杯汽水或橙汁都好,咖啡座的谧静气氛,即刻告诉你,这是有教养的国度,有文化根基的一群。

新宿的一间大旅馆楼下,有一间别开生面的咖啡座,从玻璃窗可看到外面的庭园与喷水池,在夜晚更能引人遐思。室内设计很优雅,每晚都有一位女钢琴手来演奏世界名曲,据说是音专的肄业生。在这样的咖啡座喝咖啡,逍遥一整晚也不嫌长呢。

回来后,偶尔也上咖啡座,次等的喧闹与不够干净,尚情有可谅;上等的缺乏优雅布置与情调,才教人不得不起东京的咖啡座来。

秋意·秋意 诗情·诗情

秋的教人怀念，在于它那股寒意的撩人情思。离我住家约一公里的驹沢公园，秋来了，树木的叶子慢慢转黄。清晨我踏着脚车到那儿跑步，跑得疲乏了，便在树下漫步，作深呼吸，一股一股挟带寒意的空气，沁入胸膛，精神顿然振奋起来。践踏着落叶，知道一岁又将告终，想起人生劳劳碌碌数十寒暑，若能解除一切束缚，浪迹天涯，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民族与文化，有时困扰得我无法解脱，但在秋意日浓的树下徘徊，就烦恼全消了。眼望树叶都脱光了，冬天即将到临，就百感交集。作为移民后裔的一分子，自己倘若生活过得去，而精神上又有所寄托，就不用为点醒众人而苦恼了。反正冬去春来，多少人毫无意识地枉活一生，也不是蛮快乐的吗？生命反正只有一次，又是那么短暂的数十寒暑，我若能从民族文化中寻求到生的意义，别人学不学华文，那是他们的事，应该与我无关的。正如黄叶告别母枝，不带走树的一点气息，而宁愿躺在路旁任人践踏，树又何必为它们惋惜呢？树是无所不在的，春一到来，绿叶依然茂盛，能结果的树，也会在盛夏鲜花盛开，而在秋末果实满树的。

但秋勾引我的遐思，固然教我怀念它；但秋所呈现的万紫千红景象，更使我悟到大自然的富裕色彩，才更教我难忘它呢。我在东

京的日光，在自悬崖直泻而下的纯白瀑布的映照下，看到了红叶的娇嫩与鲜艳。我知道枫树能长在土壤中，秋来例必转红；枫树贴在几乎没土壤的悬崖上，还依次红上悬崖，这就教人神往的了。

京都岚山的秋，在万绿丛中呈现的一排红叶，本已够令人消魂了。流经木桥下的秋水，纯净得无法教人形容，桥下呈露在河床的小石块，日日在清水的冲刷下，雪白得一尘不染。从桥的那端望过去，桥上行人的闲适步伐，既教人想起渺远时代的宁静生活画面来，又把你的生活境界提高了好几个层次。这才是岚山教我时时怀念的情愫呢。

在岚山下的一间古雅餐馆进午餐，从窗口看系在柳树的无篷小舟，随着碧绿的秋水在荡漾，隐约中想起“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大概也不会胜过这情景吧。

这次到日本上东北岩手县的八幡山时，沿途看到万木在残雪中光秃秃矗立着，就想象这儿的九月，应是万树红遍的季节了。到了山上，看到山顶依然白雪皑皑，滑雪健儿还在滑翔，便觉得人生在世，原本就不是为了追求丰富的物质享受，舍本逐末而致放弃自己的文化，致使自己在瑰丽的大自然面前，也描不出一丁点美来，这样的苟活一生，又与其他低等动物有何差异呢？

回来后，就更怀念起日本的秋来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

那天在日文报章上看到一帧照片，拍摄的是北海道首府札幌的白雪情景，两个小女孩撑着雨伞，走在鹅毛雪花飘洒的街道，路两旁的树木的叶子也在纷纷飘落，那才是十月下旬。据报章说明，今年日本的秋季很冷，才是中秋北日本就下雪了。自己在东京呆过五年，很能体验到秋的肃杀气氛，一看到这帧照片，就不期然忆起那段日子的生活情趣来了。

在东京的头三年，我住在一幢日本式的木屋，冬季北风从屋子缝隙钻了进来，下雪的夜，从玻璃窗往外望，一大片白皑皑的雪堆，在北风吹刮下，飘上又飘落，真有点胜似仙境绝非人间之感。

离我家一公里许的驹沢公园，有一片好大的运动场，我几乎每个清晨都到那儿去跑步。那沿着跑道而种的两长排树，冬季里是光秃秃的，远远看去就像无数大毛笔指向天空；春天，那些树的枝桠就吐露嫩黄的幼芽来；夏天，则是满树浓绿如荫；但最撩人情思的，是在秋天的早晨，在朦朦亮的曙光下，看两长排树的叶子，在晨风中萧萧飘落。在这情景下，我脑中常会泛起人生似梦的幻觉。在这时刻，老子的清静无为，庄子的逍遥思想，墨子的兼爱主张，孟子的兼利与独善，也都会一齐浮上来。我会猛然觉悟，中国的哲学思想，竟是如此丰富与多彩。我更由此醒悟，我会感时悲物，触景伤情，是

由于我读过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及散曲。

及后我尝试阅读日本文学，我又发现日本的俳句，短歌，甚至现代小说，也蕴藏着不少歌颂大自然的杰作。我始终不能忘记三岛由纪夫在《金阁寺》中描写夜雨情景的那段优美的文字，我用中国诗词中描绘的雨景，来想象三岛由纪夫所描绘的诗境，于此，我又恍然大悟，十六年的纯华文教育，竟然能给我的生活予这么丰富的内容。

在官场浮沉十年，虽拥有第二个学位，人家还是忘不掉你是华文底的，成见与歧视，使我吃过不少亏，我毅然离开宦海，一点也不惋惜。诚然，如果我是受纯英文教育的，我就能争取到更好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我就必然不会有如此丰富的精神生活。

皎星如月，万籁俱静，一卷在手，我可以神游于千山万水之间。人生在世，除了温饱，就是开拓更高的精神生活境界。每当我看到由南美洲前来东京学习标准日语的日侨，我为他们寻根的热情而感动，但也为自己已保有自己的根而骄傲，我更为自己懂得华文而能丰富精神生活而自豪。

现在东京的时序是深秋，日本的国树银杏的叶子已在开始飘落了，但明年春天一到，它们就会再吐芽儿，再来一次新生，如此生生死死，往而复来，永无止境。人的生命，短短数十载，但人类的文化长流，却是世代延续下去，永无止境的。我生在世，既能品尝这长流中的一小段水源的清美味道，又能投入一小滴水于其中，物质生活即使平淡点，我能不感到荣幸吗？如此一想，我竟为自己懂得华文而感到万幸。我想凭着这点收获，就足够引起华人学习华文的兴趣了。

日本人的胸襟

日本的成田机场启用不久，我就发现它比日本旧的国际机场羽田多一点国际色彩，这表现在搭客空桥的侧旁，印有四五国文字，如果是韩国航空公司的空桥，就有韩国说明文字，中华航空公司的则有中文说明，其他各国航空公司的则一律用英文说明，日本航空公司的，当然用日文说明。

很多学者批评日本人排外心理很重，但单看在机场的泛用外国文字，日本人却比某些迷信英文万能的井底蛙开通，在各国航空公司经常使用的空桥旁贴上该国的说明文字，于人有益，但对己却无损，只有没看过冰的夏虫才会反对。

这回到汉城一行，归途折返东京，一进移民关口，却意外听到扩音机在播完日、英文的入境说明后，竟然紧随着华语说明之后来个广东语说明，法语及德语的说明，自然就更不足为怪的了。把广东话也列入入境说明，除说明日本有容纳别国语言的胸襟外，我们还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生意眼光，这就不是井底蛙或夏虫所敢想象的，更不用说要去实行的了。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什么，似乎到目前还未有人为它下个界说，我想，学习他们的生意眼光与较我们宽阔的胸襟，也许是可取的目标吧。谁敢再说日本人的胸襟不够国际化？

日本文化潜伏着的危机

最近读了一篇评述日本文化与社会文章，很为作者的敏锐观察力与剖析入微的见解心折。该作者在认识到日本人把传统文化塞入现代化社会的同时，也看出日本人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改变中。最明显的一点是，日本的年轻人，已不再视终身雇用制为优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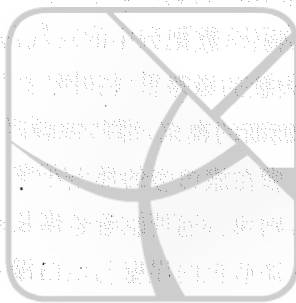
其实，日本最大的危机，倒在于它的传统文化艺术没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瞬息万变的现代化社会。日本只避重就轻地把传统文化塞进现代化社会，又不分是非黑白地引进外国文化，其后果是，东西文化掺杂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五彩缤纷，琳琅满目，深究起来，却发现东西文化并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是生硬地拼在一块。

因此，在东京你可看到非常传统又单调的“歌舞伎”与“能”的传统日本戏剧的演出，也可看到展示大腿与隆胸的脱衣舞表演；既可听到节奏紧凑有力、歌词健康、反映农渔牧民生活的民谣，也可欣赏全然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交响乐团的演出；既可观赏表扬武士道精神的古装片，也可沉迷于渲染变态性行为的床上戏。

像这么一个东西文化并杂，好坏文化不分的都会，正是残杀日本文化的场所。没仔细研究传统文化形式该怎样用来表现现代社

会人们的生活面，而只一味引进欧美的古典或现代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如“歌舞伎”、“能”以及民谣日渐失去观众的原因。

在引进西方文化而加以民族化这方面，我看中国是比日本成功的。中国能以小提琴来演奏《二泉映月》、《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等，便是其例。日本则除了一些流行歌曲既带有大和民族的色彩，又能用西洋乐器伴奏外，其他的艺术文化方面，还是东西生硬地并排在一块的。东西文化的不能有机地结合，即使不会使日本的社会道德日渐沦丧，也是日本文化潜伏着的危机。



乡关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日光的秋的早晨像一首诗一样优美，空气带着旅馆前盛开着的菊花的幽香，沁入胸怀，直把胸中的闷气荡洗得干干净净。旅馆周遭的常青树在这中秋的嫩寒里，树叶依然翠绿得似拧得出水来。昨夜下了一阵淅淅沥沥的夜雨，那些带着露珠的叶子在温煦的阳光下，就闪闪发亮。横在旅馆旁的那条小溪，因着夜雨在山间的积水，今早也奔流得特别快。远处临着悬崖长着的枫树，整树的叶子都已呈现深红了，在淡蓝色的崖壁与洁白瀑布的映衬下，秋意的浓都给枫叶说尽了。

夏栋、武彬与我刚刚在旅馆用过早餐。几条清蒸的小鱼，一小碟色彩动人的腌菜，配着粘乎乎的日本米做的一小碗饭，在秋意透满的日本旅馆内吃着，竟然觉得比吃大鱼大肉有味道，由此也就似乎颇能体会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生境界。在一碗豆酱汤结束早餐后，我们三人都通体温暖，就慢慢踱到旅馆外来看秋景。

夏栋是廿多年前在我国完成高中教育后，就直接到日本东北大学攻读医科的。毕业后，因为英文不好，回不了国，也就在仙台某医院工作，既娶了日本太太，孩子也有两个了。风俗习惯早已能适应，生活也过得满舒服，自己的住家，坐落在仙台的一个郊外，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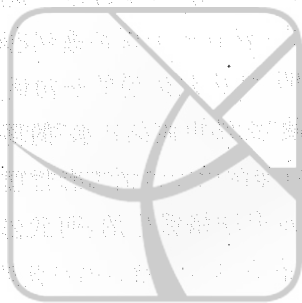
有从附近山下引导来的温泉，因此什么时候想洗温泉浴都很方便。在离家廿多公里外，也买了一幢有温泉设备的别墅。这样的生活条件，即使是普通日本人，也是梦里才会有的。但夏栋的心灵似乎颇为空虚，老是怀念着故乡，我也曾尽力帮他打听与安排，但夏栋的英文确实是忘得差不多了，虽有满腹本草纲目的知识，也有悬壶济世的理想，却只好在日本医治外国人的病了。

夏栋很落寞，一有假期总爱南下东京与我共游。据他说，与我讲华语，就特别感到兴奋，既不能回乡定居，又不能忘怀故乡，听听乡音，也多少可解除漂泊者失落的苦闷。武彬是柬埔寨华侨，朴波进入金边前，就东来日本求学，与夏栋来往甚密，金边一陷入越军手中，武彬就家破人亡，只有一个哥哥逃到巴黎落户，其他兄弟亲戚与父母，都下落不明，武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移民本身就注定要演悲剧。这话不仅使“无端更渡桑乾水”的夏栋心折，也令我这位在东京逍遥的异乡客，深深以为这话寓有哲理。因为说话投机，夏栋来东京找我时，一定会联络武彬的，而武彬也一定会前来共聚的。

今早三人在日光山上散步，眼看这风光如画的景色，自是怡然自得，但夏栋与武彬一谈及人生短暂，劳劳碌碌数十年后，却不知道后代将是个什么样儿的人时，却就彷徨失措了。念及个人的生命有限，而民族的生命无穷，再念及人生在世有时而尽，而人所创造的文化无时而穷，我真的无言以慰他们俩的，人生的痛苦甚多，流落在外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文化在式微，又目睹自己的下一代也将融入异族的文化中去，且会被歧视，这也该是最痛苦的痛苦吧！思念及此，我只能邀夏栋与武彬到附近的一间小店去喝日本酒了。

秋景致，是最能撩人情思的了。坐在小店里有暖气设备的温暖中，看窗外落叶木在秋风里颤抖，那片片黄叶随风黯然飘落，即使是在酒后的朦胧眼中，除会兴叹人生如梦外，也很自然对自己民

族文化在定居处式微感到悲伤。天色骤然转暗，山上常有的骤雨悄然落下，在幽暗中，我看到夏栋与武彬的眼瞳中，呈现着一片朦胧，这朦胧具体化了一个抽象的概念，那就是乡愁。我无法帮他们跳出这朦胧的困境，因此在步出小店，走在日光的微雨中我只能偷偷地瞅了一下这两对朦胧眼睛，骤然发现垂在他们脸上的四行水珠，我的眼角一热，两行热泪潸然而下。日光的秋呵，你撩人的景致，竟然也勾起我的哀伤来了。



乡愁·乡愁

浪迹日本的华侨，最大的痛苦是精神无所寄托。第一代或第二代的华侨，即使娶了日本太太，生男育女，精神上还是向往中华文化。更年轻的第三代，日语说得和日本人一样流利，却因底子是华人，在日本社会也只是第二等公民。女的嫁不出去，男的难找到好对象。

飘泊在日本的华侨，除新马的，还有柬埔寨的，香港的，但最多的却是台湾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半生落籍日本，要回去家乡谋事业，得从头做起，既没信心也没把握；继续飘泊，却又忘怀不了自己的文化，常常觉得浮生若梦，老来一无所成。

落户在东北的两位新加坡人，都是医生，其中一位，月入上万新元，除拥有一幢二十四小时可洗温泉浴的屋子外，还在山形县郊外购买了一幢别墅。物质生活丰富得不得了，就是精神空虚，每次南下东京，他一定约我与他的另两位柬埔寨华侨，在他下榻的旅馆大吃中国菜，大喝绍兴酒，大发牢骚。

东北没华校，他又不愿他的儿女失去学习华文的机会，那两位柬埔寨华侨总鼓励他把小女儿送来横滨学华文，他们愿负照管之责。但他老不放心，相隔几百公里，女儿年纪才五岁多，也难怪他放不下心的。

已过世的上海人孙先生，不只念念不忘在上海看少有的京剧演出，还爱逛中国餐馆。在东京有一家经营北方菜肴的随园，是他最爱带我们去的餐馆。一到总点大饼、粉丝、饺子、油条这几样东西，边说就边称赞，味道不比上海的差。我回国前，他还不只一次带我到我家附近的一间新开张的小餐馆去，不用说那是经营北方料理的店。他特别欣赏的是这小店的油煎饼，往往除了我们自己填饱肚子外，他还吩咐伙计打包。临别前总吩咐我回家后，要教我太太与儿女赶快吃，冷了就没味道。

日本的中国餐已掺入日本味，并不一定好吃，孙先生爱吃大饼和油条，依我看，大半是打发乡愁的表现。星期天他一家人和我一家人到横滨去，喝洋茶也好，喝碧螺春也好，他总钻进华侨经营的店去，讲讲华语，偶尔遇到同乡人，就讲几句上海话，听得我一头雾水，孙先生却咧开嘴在笑，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就像回到故乡一样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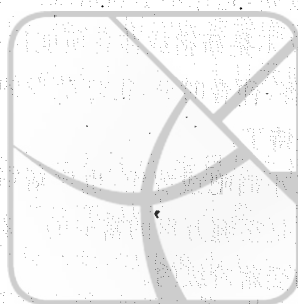
偶尔我和家人也会去横滨中华街溜达溜达，在东京的五个华人新年，我们都是在中华街的餐馆过的。其中有一间叫“四五六”的，掌柜是位老太婆，神色颇凶，但心地善良。我叫一碗豆腐鱼头汤，外加一盘咕噜肉，一盘回锅肉和一碟牛肉炒芥兰。她气冲冲地吼着说：“你们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叫这么多菜，吃得完吗？要豆腐鱼头汤，多一盘咕噜肉或回锅肉就够了！”

她声色俱厉，不由你不听从她的话。菜上来了，豆腐黄鱼头汤果然大得惊人，单单这道菜，我们四个人怎么吃也吃不完。过后，我只有感谢她替我省下四十多块新元。

来得次数多，就与她熟络了。问起来，才知道她是河北人，来日本二十多年了，精神上寂寞得很，遇到会说华语的顾客，便感到亲切，也就摆起长辈的身份，间接训导我们不可浪费。

她的餐馆很大，有楼上楼下两层。不过，帮手都是自己人，经常

吵架。吵架时，她连顾客也一起骂进去。日本顾客觉得很奇怪，我却觉得有趣。她患的也是思乡病，华人顾客原本就是她亲属之一，生气时，她不骂骂你才是怪事呢！



“饮食放题”

东京的银座的夜晚，是比不上新宿或涉谷的热闹。但以情调来说，银座的高雅，却又不是新宿或涉谷所能比拟的。银座的街灯，是矮矮的而又古色古香，仲春时分，街灯散发的朦胧的光，照着轻飘的柳丝，这本身便是诗了。

银座的咖啡座、小酒吧或餐馆，也比新宿与涉谷的优雅，但日本人却说，银座的夜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的。新宿、涉谷或甚至六本木的夜，才是年轻的受薪阶级的。

六本木的小酒吧，充满着西洋情调，我与我的德国讲师去过几次，在那儿边喝酒边谈论功课难题，倒很惬意。新宿的正派咖啡座似乎很少，色情架步却特别多，涉谷有些相当清雅的咖啡座，另有一家台湾人经营的“丽乡”小餐馆，在其中能吃到大肠、猪肚、腊肠、菜头粿等等福建小食。初到东京的第一年，我每周要去上两晚日语课的学校，就在“丽乡”附近。十点下课了，肚子饿得发慌，我往往就钻进“丽乡”，在那儿喝喝日本酒，吃点福建小食。店很吵嘈，但遇而能听到福建话，就感到特别温暖。

涉谷教我怀念的，大概就只有“丽乡”。这次到东京，也经过“丽乡”，从外表看，“丽乡”好像装修得更华丽，但几个人匆匆赶路，肚子又饱得很，就没进去看看。

新宿就没什么地方教我怀念了。勉强说，大概只有一家经营各国菜色的餐馆，教我较有印象。在那儿可以吃到印尼餐、印度餐、法国餐、中国餐、西班牙餐等等，而且收价公允，但我天生不会认路，即使再去新宿，我恐怕再也找不到这间餐馆的。

不过，新宿的小酒店常常“饮食放题”。你走呀走的，不几步就会发现立在小店门口的“饮食放题”的招牌，或标价三千日元或两千日元。意思是说，你只要付上标价，就能坐下来大吃大喝，喝到你烂醉，吃到你肠胃暴胀为止。但是，这只是广告，千万别上当。两年多前，有一位日本大学生，身怀一万日元，上了一间“饮食放题”的小酒吧，他大大咧咧地坐下来，招待送上酒菜来了。边吃边喝，有点闷了，他就叫女招待来陪座。女招待说她要喝果子酒，要吃炒菜。这位大学生一一照办，“饮食放题”，才三千日元嘛，他却有一万日元，怕什么？

结帐时，帐单赫然是三万日元，帐目是女招待陪座一点钟五千日元，果子酒一小杯三千日元，炒菜一小盘三千日元等等。这位大学生慌了，即使当掉全身衣服，他也凑不上三万日元。情急生智，他佯称要小解。这小酒店在二楼，他瞄个准，开了窗口，纵身要跳下楼逃跑。但男巡班经验老到，早料到可能有这一招，就当场要抓住那位大学生，但大学生身手敏捷，男巡班只拉住他的大衣。不过经此一阻拦，那位大学生却头先下地，当场毙命。次日，警方来查封该店。

“饮食放题”，表面上像考试放题目给你一样轻松，事实却非如此。新宿给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小酒店的“饮食放题”。

日本样样都值得学习？

那晚带职去出席一个接风自由餐会，跟一位中年模样的日本人交谈起来，我问他新加坡应该向日本学习些什么，他笑了笑说，日本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怎样保护环境青翠，如何使人民奉公守法，但日本实在没什么值得新加坡学习的。

这话当然不能全当真，日本人做事的认真、负责、彻底，至少是新加坡人所不能比的。跟日本人同事过五年，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事不分巨细，都一丝不苟地，全心全意地去做，且一定要做完或告一个段落，才会回家，决没有钟头到了，就放下未完成的工作回去的。

但这话也不能说全没道理，拿东京来说，我看咖啡座的数目恐怕会比道路旁的树木多，据说环境已改善了不少的东京，它的空气与海水之污浊，还是使人生畏的，我的一位在东京住了六年的同事，一个如花似玉的脸，在东京的污染空气里浸不上三年，就变成个大麻脸，到现在还在接受漂白治疗呢。如果说这也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应该是吸取他们的惨痛经验，所以那位中年日本人说日本没啥值得我们学习，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言之成理的。

日本在二次大战后，托美国核子伞的保护，只以很微小的费用花在国防上，既倾全力发展经济，又偷了不少欧美先进的技术，且

拜韩战越战之赐，二十多年来，由一个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一跃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经济强国，高度的经济成长，比较少的社会问题，使好多先进国及发展中国家，都如痴如醉地要向日本学习，这当然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日本却也并非样样都是至善至美的，以音乐来说，东京的交响乐团多的是，但所演奏的清一色是西洋乐曲，除流行歌曲外，日本到目前似乎还没办法创作一些可用西洋乐器演奏的富有民族色彩的乐曲，这点中国看来会比日本先进点，至少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早就创作出来了。

日本的民谣，除少数很有名的，男女老少都会哼外，其他的就只限于年老一辈的玩艺儿了。在日本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有歌谣保存会，这种意在保存民谣的组织的存在，正好说明民谣已渐趋没落。

日本的大戏“歌舞伎”年轻人都不看的，鬼戏“能”，其观众就更少了，这两种戏剧形式，我看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日本因吸收西方先进科技而跨进工业国之高峰，但精神文明方面却还维持在古老的文化基础上。很多人为此而赞赏日本人，其实我认为日本音乐与戏剧的没有现代化，正是日本“歌舞伎”、“能”与民谣日渐没落的原因，这些艺术形式的遭受到冷落，和我们的地方戏剧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都是内容不能反映生活的结果，倘若误认日本人的“歌舞伎”、“能”及民谣是日本成功的原因，那是误把西施的心痛当作美姿，若从而又去效颦，那就难免有东施的愚蠢，如何向日本学习，该学习些什么，实在是值得我们三思的问题。

日本超博士失业

日本全国大学毕业生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有 5000 多名超博士失业,他们当中有 57% 是学科学的,15% 学社会科学,13% 学教育,11% 学农业科学,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30.2 岁,比一般博士老了三岁多,在这群超博士中,有 79% 寄身于国立或私立大学,他们在那儿继续研究专题,偶尔也代代课,或在他们所属的大学里当夜班看守人,他们的平均月薪是 \$ 780, 其中有 1/5 的收入还是来自父母的口袋,这比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其他行业的平均月薪 \$ 1100 为低。

他们当中有 59% 悲观地说他们没有希望找到工作,只有 33% 说有点希望在三年内找到工作,他们当中有 35% 诉说部分时间工作妨碍他们的研究,34% 声称整日为寻觅工作而忙碌,以致不能安心致力于研究。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励精图治,在教育方面也不例外。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教育水准突飞猛进,现在日本的文盲率几乎是零巴仙,全国计有大专学院 1000 多间,每年进入大学就读的学生人数有增无减,知识因普遍而过剩,因过剩而廉价化,似乎是很自然的现象,但若深一层去探讨,事实又未必如此简单。

在银座的一些高级餐馆,入夜了,小巷里就有艺妓坐着古色古香

的人力车来上班,这些只卖笑卖艺而不卖身的艺妓,月薪至少在\$3000以上,每晚工作时间只有4小时左右,捧茶、递烟,与客人玩些手拍手的游戏,唱一两首腻到不能再腻的民谣或艳歌给客人听,再胡闹一点的客人,至多也不过与她们打情骂俏而已,拿艺妓的这种工作性质,与博士的废寝忘食,神经兮兮专心一致研究一个问题的工作一比,前者的月薪竟是后者的4倍。这教有良心的人士如何不恨煞也。

要了解日本为何有这种社会现象,也不太难。日本六大财团,控制了全国财富的75%以上,这些财团属下的公司,每年花在请客人吃饭喝酒逍遥的总费用,据联合国报告书显示,比世界上好多后进国的财政预算案还要大呢。财富既然掌在财团手上,老板们爱漂亮女郎的微笑,寄希望在谁身上,别人又岂可奈他何!

大学众多,大学生满街是,人民的知识提高了,这原本是国家富强的好现象,但万万想不到,知识由于普遍而廉价化,结果超博士也告成为无业游民,日本的社会福利工作,例如失业救济金,健康保险制度,老人院,托儿所,都搞得很不错,就偏偏不能解决超博士的失业问题。看来这就不仅仅是社会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另一阶段所呈现的复杂问题。如何教导人们不爱女郎的笑,而爱博士的论文,相信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义安学院草创时期,就有人嚷嚷说大学生一多,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从保守观点来看问题,这不能说没道理,问题是:我们是否要永远使大学只成为少数精英分子才能进去的场所。但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且,随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大学要不大开放门户,也是办不到的事。这几年来跑到海外留学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或许正好说明大学的普遍化,是不可阻拦的一种趋势。名古屋的人口与我国的相当,却有十多间大学,大学教育必须普遍化,是先进国必然出现的现象,这么看来,五十年后,我们或许也会面临超博士失业的难题。但我们能庆幸的是,且看日本如何解决它的超博士失业问题。



东方魅力

在过去的五年里，单单移民到澳洲的新加坡人，就达五千名之多。

人有选择居留国的权力。澳洲有明显的四季，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可发展的机会不少，亚洲人对它趋之若鹜，不教人感到惊奇。

但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定居，却也有好多烦恼。语言通常不是最大的问题，定居相当时日之后，自然能与当地人沟通无碍。

气候更不是问题,有四季变化的地方,生活多姿多彩,生活情趣也特别多。较抛不开的是亲友的联系,一到异乡,午夜梦回或过年过节,就会感到特别孤单与凄凉。即使全家人都团圆了,也还是要感到人海茫茫,无处可找到能倾谈的对象的。

还有一层是参与感的问题。异国的成就,自己总分享不到那份荣誉。参与异国的文化建设,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曾在异国暂居一段不算短的岁月,而终于回来了,最大原因就是在故土还可搞点文化工作。没我这种念头的人,移民他国大概就很潇洒,说不定。

在位学者建议新加坡施展东方魅力,以吸引亚洲国家人才前来定居。我看这是真知灼见,新加坡一失去东方魅力,我们本身都会欣羡他国以解文化干枯之渴,更何况说要吸引外来人才呢?

1987. 11. 16

奖励各个领域人才

首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公开组入围名单已公布，获奖人士有专业人员、也有在籍大学研究生。此项由杨振宁倡议，由陈嘉庚基金会赞助的发明奖，必会刺激我国在科技方面有天分的发明家创造出更多有益社会国家的产品来。

重视读书，并从而重视学术成就，可以说是东方的优良传统，但忽略科技发明的陋习，却也是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科技落后的因素之一。中国在科技上的许多发明，由于没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奖励而消失了。因此，在以华人构成主要人口成分的新加坡，发明奖的设立就显得更有意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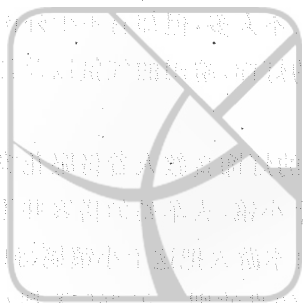
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在我国虽然没文明古国那么根深蒂固，但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也还是以孩子能读上大学为最大目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还是存在于民众的脑海中，这样的风气不利科技发明产品的产生。

社会原本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组成的，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的成就都应受到社会的重视。日本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公私机构不只奖励在文学、科学方面有成就的人士，对农林或环境有积极贡献者，也给予表扬。此外，电视台也不时介绍工艺品巧匠的成就，并把他们当做国宝来表扬。日本人个个敬业乐业，可说与国家的重视

各领域人才的作法息息相关。

发明奖的设立,已突破我们只看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往后我们的公私机构若又能设立其他的奖状,以表扬其他领域的人才,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就会更为平衡。

1987.1.16



春 到 河 畔

年初一华人都拜年去了，新加坡河畔不像除夕前那么热闹，天又飘着细雨，游人不太多，但却有不少外国旅客。“春到河畔迎新年”的绚丽多彩的灯饰，喧闹的气氛以及佳节的气息，都教旅客向往极了。

日本的七夕的灯饰真教人看得眼花缭乱，东京郊外的平冢这地方，平日里是个小镇，火车站的搭客并不多，七夕则挤得水泄不通。外国旅客与日本游人把这个小镇搞得比新宿火车站还热闹。东京的浅草与大阪的难波则一年 365 天都有东洋文化情调洋溢着，旅客毫不厌倦地一去再去。

新加坡去年的外国旅客直迫 320 万名，比前年的 300 万名增加了不少。这成绩很可骄人，日本每年也只吸引 200 万名外国旅客。从历史古迹、文化气氛来说，我们远远比不上日本，因此若要使前来我国观光的旅客与年俱增，那诸如“春到河畔迎新年”这样富有节日气息的活动应多多举办。

横滨的中华街，旧金山的唐人街，香港的铜锣湾，台湾的西门町，举凡诸如此类的富有华人生活色彩的地方，都能吸引大批旅客前往观光。新加坡人口以华人居多，单单保留一个牛车水并不足以吸引更多旅客。在小印度、马来文化村与牛车水之外，再寻觅一个

千里跋涉寻史料

一名日本少女在‘小印度’一带观光，竟然遭受一位老妇女丢掷鸡蛋，查问之下，才知道此位曾在日治时期吃过亏的老妇人，对日本人犹怀恨在心。少女莫名其妙地回国去了，她不明瞭为何有人这么憎恨日本人，她不容易在日本找到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史料。于是她辞去工作，带着储蓄来新加坡寻找有关史料。她就是善井令子。

她不是第一位这么做的日本人。17年前有个日本年轻人在红灯码头一带漫步，在陶醉于热带黄昏的景色时，他要求新加坡人为他拍照，结果是受到大声喝斥。他转身看看周围，才知道离自己不远处是座日治时期蒙难人士纪念碑，由此他誓志要写一本有关日军侵占新加坡的史书。

他叫中岛正人。约莫两年前他来了，带着厚厚的一本史书，书名为《屠杀的痕迹》。他花了16年的功夫才完成这著作，在日本销路不错，在庆祝宴上他无比欢畅，但也痛骂日本军。我看着他苍苍白发，有无限感慨。

我所接触到的日本青年，都不清楚日军南侵史实。有时谈及日军的残忍行为时，他们会瞠目结舌，之后又不停地赔不是。

仇恨是应该可以消除的，但历史却不可遗忘。有关日军残杀无

辜百姓的史书,在日本不能说绝无仅有,一般日本人不太清楚此段史实,最大原因在于学校没正确教导历史。因此,不辞千里跋涉寻史料,对有良知的日本人来说,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1987.3.9

吃早餐听鸟语

飞禽公园设计的吃早餐听鸟语，看来会很受旅客欢迎，80名法国啤酒商在那儿用过早餐，听过鸟鸣后，赞不绝口。

有位日本朋友曾对我说，新加坡太缺乏自然美了，处处都是人工的痕迹。他举裕华园和星和园为例，说明此二园缺乏历史情调，景物也就大为逊色了。

历史情调确实无法营造，自然美只要巧妙安排，却是不难显现出来的。热带缺乏四季的变化，是其单调的地方，但终年阳光普照，却也是个优点。至少对生活在温带或寒带的旅客来说，灿烂的阳光是极其可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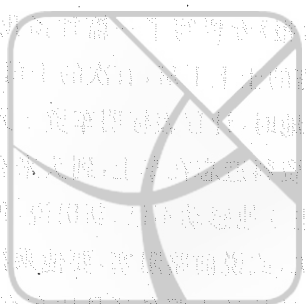
热带的晨昏，俨然若温带的春秋，善加利用，必能令外国旅客享受到热带的情趣。飞禽公园的新构想，是善用早晨的例子，怎样突出热带黄昏的诗意，也是个旅游机构可动脑筋的课题。

好几年前一个盛夏，曾与家人到日本西北的立山去游玩，住宿的旅馆离开火车站有一公里多，一群人走在浓荫掩映的小径上，听到不间断的蝉叫与断续的鸟鸣，在微寒的清晨里，实在是绝妙音乐。后来又坐上有篷有低门但无窗的游览火车，在凛冽山风吹拂下，钻过一个又一个的山洞，悬崖在眼前缓缓擦过，陷谷涧水在脚下流过，此景此情于今犹难忘。现在每次看到那个咖啡广告，就又

勾起记忆。

热带住民偏爱冬雪,温带或寒带居民喜爱暖和的阳光,冬鸟冷得唱不出歌,就让外国旅客听听热带鸟类的晨唱,享受享受早晨阳光的温暖吧。让我们也不妨探讨让旅客观赏赤道落日残照的途径,使旅客知道热带晨昏并不比他们的春秋逊色。

1997. 3. 16



马 路 大 使

代表东京、北海道与西日本新闻的特派员新田博，最近在本地日文报章《泛亚时报》专栏写了一篇赞扬我国的士服务水准的文章。新田每日乘搭的士上下班，有次的士司机听错了地点，在途上兜来兜去，到目的地时，计程表表明车资5元，司机只收3元，这教他敬佩。把宝贵的资料遗忘在车上，到头来有关司机却依纸包上的地址送到他手上也令他感动不已。新田说，他也遇到自称不懂英语而拒载搭客的司机，或说前路阻塞，要他乘搭别辆的士的司机。但他的结论是，新加坡的的士服务还是比东京的好，堪称世界第一。

我在东京数年，由于经常使用办公室的车，与家人外出时则乘搭国铁或地铁，乘搭的士的次数不算多。印象中是日本的士司机不比我国的和蔼可亲，有次到旅馆接一位朋友，在旅馆门外截住一辆的士，言明去六本木，他竟然嘀咕距离太近，还拒开车后厢以让我们置放行李，结果我们只好把行李箱放在后座，差点没和他吵架。

日前与一位法国学者交谈，他竟然告诉我，他特地选搭马来司机的的士，与该名司机闲聊之下，出乎意料获知该名司机竟认为新加坡在地图上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他一边转述，一边摇头，我却由此知道的士司机实在是国家的马路大使这事实。

大使既要善于外交，娴于辞令，又要言之有物，说话得体，才不

致授人以话柄,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我国的士司机经常都受到旅客赞扬,冠之以马路大使,应不为过。

1987. 3. 23

解部会董员会

香港解部会董员会,即解部会董员会,简称解部会。该会成立于1987年3月,由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组成,旨在推动香港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该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宗旨,积极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为贫困群体提供物质帮助,还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提高社会公益意识。此外,该会还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为改善社会环境、提升市民素质做出了贡献。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该会也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社会和谐。该会的成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它不仅是一个公益组织,更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现。在未来的工作中,该会将继续秉承宗旨,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公务员当众唱歌

社会发展部带头组织合唱团，训练公务员能当众唱歌，即席表演文娱节目，这是很能提高我国形象，并促进新加坡与各国的友好关系的做法。

在许多国际场合的余兴节目上，新加坡的代表往往无歌可唱，无曲可哼，无艺可演，无乐可弹。在亚细安成员国的代表当中，新加坡人的英语说得相当漂亮，就是在庆祝会上常常窘态百出，把原先的美好形象给破坏了。新加坡代表在那种场合是呆鸟一只，偶尔哼一两首歌，高音唱不来，低音又失了调，狼狈之至。

歌曲或文娱节目内容也很重要。新加坡有一次在日本的丰岛园与其他亚细安成员国举办“亚细安之夜”，新加坡推出的红绸舞、马来舞与印度舞，日本观众看了，都说那是中国、印尼与印度的舞蹈。“新加坡本身的艺术呢？”他们纳罕。

但个人的经验是宁可唱本民族的歌曲，绝不可哼主办国的曲调，否则会引来笑话。艺术到底是艺术，除民族色彩外，含蓄美也是个感人的要素。哼别人的歌，只要调子一走样，发音一失准，就要当场出丑。唱民族歌曲，即使荒腔走调，到底隔了一层，听众未能彻底了解其内容，也就可以混过关。

在创造出具本地色彩的歌曲之前，若无好歌可唱，不妨唱唱民

族歌曲，千万别唱外国的红毛歌曲，那是班门弄斧，既不感人，也自暴其短，给人予一点文化修养都没有、只知盲目模仿的坏印象。

1987. 4. 13

戒除坏习惯

读小学时，曾写过一篇《坏习惯》的作文，其中列举了坏习惯：(一)上课不专心，(二)下课不收拾书包，(三)上课吃东西，(四)上课睡觉，(五)上课说话，(六)上课做小动作，(七)上课不举手发言，(八)上课不认真听讲，(九)上课不遵守纪律，(十)上课不尊重老师，(十一)上课不尊重同学，(十二)上课不尊重家长，(十三)上课不尊重社会公德，(十四)上课不尊重自然环境，(十五)上课不尊重自己。这些坏习惯，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学习，也影响了班级的荣誉。因此，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戒除这些坏习惯，做一个文明、守纪、勤奋的学生。

开美术风气之先

鼓励学生开画展，并成立美术资料中心，借此激起学生喜爱美术的热忱，国家初级学院此举可谓独具匠心。长远来说，对该校的推广美术教育必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在中学时代，心智初开，但思想尚未定型，兴趣也常常改变，良师的一个开导与鼓励，往往可决定一名中学生终身奋斗的目标。端蒙中学历来书法家辈出，中正中学栽培不少文人，都是其例。

目前的学生，日日穷于应付繁重的功课，实难腾出时间来参与课外活动。好些美展都在市中心举行，为期也不会太长，学生一忙起来，还没来得及抽空去参观，美展早已结束了。在校内举行美展就没这缺点，茶余饭后，或休息时间内，只要抓紧机会，总能亲临展览现场，看个痛快。

而且中学生比较听从老师的话，有关教师只须在课堂上略加宣传，相信不难号召一批学生前往参观。国初想努力发掘有天分的学生而设美术资料中心与主办学生画展，这是栽培人才的作法，但若因此而使国初成为美术风气特盛的一所学校，那意义就更重大了。

艺术是在民众的生活不成问题的基础上才会蓬勃起来的，在经济已取得一定成就的现今，提倡艺术正是时候了。国初在推广学

1987. 4. 20

[illegible]

书籍超级市场

志正与属下的马出版拟在百汇广场开设一家书籍超级市场，单单常备书即有 75 万册，此外还兼卖电脑软件和硬件，录音带，录影带以及各种文具等等。书店兼卖文具及体育用具，早已不是新鲜的事，但马出版所要设的书籍超级市场，却属首创。

有关负责人透露，此构想是结合了英国与瑞典两国的经营模式的特点而来的。我在日本看到的类似书籍超级市场的大书店，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与情调。坐落在银座的丸善书店，特点是楼下专卖体育用具与文具，二楼卖日文书，三楼全是外文书，有英、法、德文书。此外，在房中还特辟一角落为咖啡座，供疲倦的顾客稍息与品茗。

另一家在东京火车站不远八重洲大厦内的书店，规模之大在日本应属第一。特点是各国文字的书籍都有，使研修各国文学的学生或学者，在需要选购参考书时，都可到那儿去找。缺点是店内没设歇脚喝茶处，久站看书口渴脚又酸，不能久留，只能匆匆买了书回家。

马出版的书籍超级市场应可兼收此两家大书店之优点，既在店内设一角饮茶室，也兼卖其他语文的书。如果只卖清一色的英文书，就难免与一般英文书店一样单调。

倘若我们真的有一家贩卖各国语文书籍的超级市场,那就不只可让语文学习者有个方便买参考书的场所,也可使踏进该书店的旅客看到我国多元种族文化的一斑。

1987. 4. 27

論 語

及友而後言。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德。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二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三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四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六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七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八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一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二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三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四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五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六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七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八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九十九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一百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组屋书香

在新镇组屋区散布书香，建屋局这么计划，一些书商也这么想。以现状看来，这理想似乎还很遥远。

一般组屋区的所谓书店，其实只卖文具与参考书，比较有水准的杂志都难得一见，更不用说较有分量的书籍了。

这也怪不得书店，店租这么高，读书风气又不太盛，不卖课本参考书，不卖文具，书店是生存不下去的。

建屋局早些时候曾订下条例优待书店，收较低租金，只是看来反应并不热烈，一些新镇的书局，也还是以贩卖课本参考书与文具为主。有些书店的规模是大了些，不过，较严肃的书本还是找不到，严格地说，也算不了是名副其实的书店。

很羡慕日本人的幸福，无论在怎样偏僻的地带都可找到书籍相当齐全的书店。一些出版社为了照顾乡村读者，目前已组成直接投递书本给读者的服务，因此即使在偏远地区的小书店买不到的书本，只要向出版商直接订购，三、两天即可收到。

冬天夜晚归途中，下了火车到车站旁的商店街浏览书籍，既可享受书店内的暖气，又能参阅最新书刊，那样富有诗味的生活情趣，于今想起，还教人神往。

其实，只要用点心思，我看不出组屋区为何没法子出现纯卖书

本的书店。文房用品不是全然不可卖,但只能作陪衬,不能喧宾夺主。真希望雨夜在组屋区的书店看书选书买书,这样的想法,应可成为事实吧。

1987. 8. 24

蕭 文 辭 序

蕭文辭的詩中藏著無限的智慧和力量,他不僅是一個詩人,更是一個思想家。他的詩作充滿了對社會的批判和對人性的探索,讀者在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精神力量。他的詩作不僅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對現實的深刻反思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他的詩作在當代的詩壇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每一位愛詩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

蕭文辭的詩作在當代的詩壇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每一位愛詩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他的詩作不僅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對現實的深刻反思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他的詩作在當代的詩壇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每一位愛詩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

蕭文辭的詩作在當代的詩壇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每一位愛詩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他的詩作不僅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對現實的深刻反思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他的詩作在當代的詩壇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每一位愛詩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

蕭文辭的詩作在當代的詩壇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每一位愛詩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他的詩作不僅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對現實的深刻反思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他的詩作在當代的詩壇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每一位愛詩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

文 化 交 流

在新中文化交流开始正式进行的现在，新中两国的学者、写作者、艺术工作者所可携手合作的工作，是很不少的。以历史方面来说，中国在收集海外华侨先贤史与开拓史等等史书资料，可借重新加坡学者的地方必不少；而我国学者在撰写早年华侨开拓史方面，有些地方则须得到中国学者或有关人士的协助，才能更完善地做好工作。

在出版与收集马华文学的工作上，中国已有三几间大学在进行。有些大学是通过在马华文学研究方面有心得的学者来收集作品，有些则在文艺刊物上向作者征求作品集。据悉，这些大学的马华著作藏书并不怎样丰富。如果宣传工作能做得更全面与深入点，各有关大学所收到的著作就会更多些。

据说，当前中国方面已有学者专门在研究马华文学。日本在这领域的研究工作可能比中国早，但中国学者全然没文字障碍，要后来居上，易如反掌。不过，日本的研究成果，也许也会有许多中国学者没提到的独特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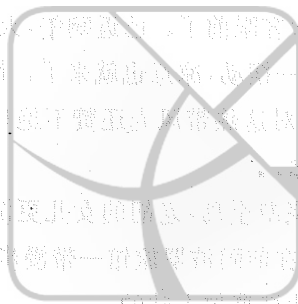
表演艺术的交流，似乎以中国的前来演出为主，新加坡表演艺术团体要怎样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是个重大的课题。出国经费应是最大的难题，编制更具地方色彩的节目以吸引中国观众，也不是个

简单的课题。

由于中国采取开放政策,新中文化交流较以前频繁与深入了,这对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积极的巩固作用,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點大六三第

1987.9.7



设二次大战馆

圣陶沙通向熟食中心的那条小径的芭蕉植得非常出色，把热带风情都呈现在旅客眼前了。已近晌午，天气稍嫌热了点，只是海风一吹拂，芭蕉叶一摆动，凉意也就来了。怪不得不只一次到新加坡来游玩的老胡，对这热带风光还赞不绝口，他的女儿初到，更乐得不停地拍照留念。

上单轨火车绕游全岛，老胡的女儿更沉醉于热带特有的茂密树丛的景色中了。在前阿波罗旅馆一带漫步时，老胡就觉察到许多日本人是到圣淘沙打高尔夫球的。

参观蜡人馆时，老胡喃喃说为何没看到日本旅客，我们仔细观察，日本旅客是有的，只是数目非常少，与其他参观处的挤满日本人大异其趣。老胡幽默地说，蜡人馆展示了日本人的丑史，他们因此不愿意观看。老胡是日本通，居日本达三十多年，又攻读历史，他的评语不会没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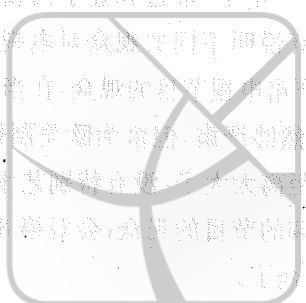
日本和平船一名女大学生建议，在日本设二次大战馆，展示日本侵略他国史料，让日本人深一层了解战史。另一些年轻团员也在和平船一角聆听本地老人讲述当年日军的残行，并深受感动。这些年轻人在校时都没读过那段史实，他们还年轻，良知未泯，所作建议也甚有意义。问题是更多日本人并没有勇于认错的胸怀，而追根

究底，这又与日本当局对待史实的态度有关。

圣淘沙陈设的一些史料或塑像，只是日本在战争中干下罪状的一小部分，日本旅客尚且裹足不前，在日本设历史馆，又有多少日本人愿意前往参观自己祖先犯下的罪状呢？

明天再会

1987.9.14



环境写实剧

《联合早报·言论版》最近刊登了两篇谈论环境写实剧的文章，一贬一褒，正好说明不同的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也有所差别。喜欢观看较严肃电视节目的观众，在当前有时是要失望的，第12波道的节目诚然够严肃，但多为欧美制作的节目，内容与格调和我们生活的距离太大了，没有特别艺术修养的人，实难欣赏。因而喜爱较高格调的节目的观众，会对第8波道的节目提出较高要求，也就不足为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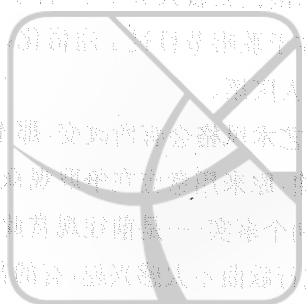
《芝麻绿豆》的制作动机不坏，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小事情，能在视听艺术中得到反映，不只令观众感到亲切，也能使观众从中得到教育。可惜的是，这是一个长寿节目，每星期要编出五出戏来，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长久播映下去，观众既缺乏新鲜感，编剧者也会江郎才尽。新广或许会考虑换个名称，也换个场所来拍摄这样性质的环境剧。

任何艺术要做到雅俗共赏都很不容易，这牵涉到搞艺术者的思想问题，也关系到观众欣赏水平的问题。但在普及中提高，又似乎是个可以也必须遵守的原则。电视在这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困难，只是电视影响深远，它的确须负起逐步提高观众欣赏水平的重任。

在制作反映本地生活的节目方面，新广这些年来已取得长足

的进展。制作节目的负责人,在许多时候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以致有空有理想也无法实现的感慨。观众固然有权利对电视节目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观众也应谅解负责人所受到的限制。

1987.9.19



歌舞团和流行曲

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太教人失望了，许多观众都这么说。

失望的地方在于歌唱节目过于庸俗化，以电吉他、综合乐器伴唱京剧选段，也教人厌烦。

中国开放了，艺术风格会有所改变，那不足为怪。东方歌舞团加插演唱流行歌曲，原来用意应在争取观众，无可厚非。不过，歌舞团负责人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前往观赏此类性质演出的观众，艺术品味较高，对流行歌曲不太感兴趣，有的甚至不喜爱。二是中国的流行歌曲还在起步阶段，演技唱腔未必比港、台歌星好。

我不是说流行歌曲全然不可听。有位日本女歌星曾说，生活中有种种偶遇之情，碍于社会道德，不便表露出来，就借助流行歌曲来抒发了。这可自成一说。

一般流行歌曲可能并没什么教育意义，也没什么高的艺术价值可言。只是流行曲总比严肃的艺术歌曲容易讨好一般听众，社会需要，流行曲也就大行其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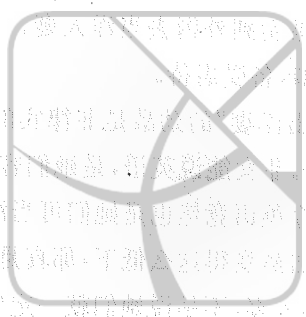
我是喜爱能反映时代生活的流行曲的，例如周璇、吴莺莺、姚莉等人的歌曲，在通俗中又能令人感受到时代的气息，这样的歌是百听不厌的。

流行曲也须具备民族风格才会感人，当前流行曲唱得最好的

还是日本歌星，而我较欣赏的都是独具东洋风情的《北国之春》、《与作》之类的歌。

东方歌舞团犹如大型交响乐队，它所提供的节目应有提高观众情操的作用，它必须能把观众带进较高的艺行境界才行。中间安插一两首《何日君再来》是还好的，但摇摆身体唱洋曲“我要拥抱你，至死不移”，就难免要教人侧目了。这是媚俗，然而观众又不俗，东方歌舞团演出因此遭受异议。

1987. 9. 28



出 洋 妻

生长在泰国或菲律宾的贫家女，只要面貌姣好的，而家人又急需钱用，就有可能被卖到外国去当洋人妻。报载，泰、菲的过埠新娘，有许多遇人不淑，备受虐待。

据说泰国的“出洋妻”的劲敌是菲律宾的“过埠新娘”，理由是后者能说流利英语。菲女能说英语，是她们容易在海外当女佣的因素之一，想不到而今英语竟然也是她们可当洋人妻的有利条件。如果学英语的目的，居然变得这么低下，那真是天大的讽刺。

亚洲女郎当洋人妻，不是说她们就一定生活愉快。日本最近就出现“外国妻俱乐部”，主要是让来自外国的日本人妻，有个场所叙叙旧，发一发牢骚。据报道，日本人的外国妻也以菲律宾女郎为最多，她们的境遇有些也是非常悲惨的。

异族通婚原本就有好多问题会产生，经过自由恋爱而结为连理的异国鸳鸯，最后闹到各奔东西的，也并不少见。像泰、菲女郎那样让对方通过录影带来挑选的，哪能不问题多多？

发展中国家的女郎嫁给先进国的男人当妻，有些男人则跑到先进国去当劳工。偏激一点地说，这都是变相的贩卖人口。菲律宾受过西班牙四百多年统治、美国 98 年的殖民管治，菲律宾文化因而有西班牙色彩，而国人说英语如喝白开水一样容易，结果竟然沦

落到不少女人外嫁，不少男人外出，才能找到生活，这至少说明经济建设是比英语来得重要的道理。

1987.10.26

附 錄 三

（此處內容因掃描品質不佳，文字模糊，已用大圖標遮蓋，故無法辨識具體內容。）

路 途 愉 快

只要不是繁忙时间，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或香港乘搭地铁，都是一种享受。在感觉上，香港地铁车厢内外都远较日本的整洁，这或许是香港地铁才兴建几年，而日本最早的地铁线已有整六十年历史的缘故吧。

坐子弹火车有如在地上飞的快感，而乘地铁则经常有在地下钻的感觉，人为万物之灵而智慧又很高，这种自豪感在乘地铁的开拓阶段，往往很自然地会自心中涌起。

夜渐深了，在东京坐地铁就时时会遇到烂醉者，那是件非常煞风景的事。他们或横躺在坐垫上，或斜靠在坐位上打盹而口中不停地呼出令人作呕的酒味，或大声地喃喃自语打扰别人的安宁，这是日本地铁教人失望的缺点。

还有数天就通车的我国地铁，那局面会是个怎样的模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搭客的表现息息相关。地铁局订下的诸多条例，相信足以阻吓非常少部分恶作剧者或有意或无意违例的行为的发生。

明丽的车厢，稳健的进行速度，整洁舒适的坐垫，这是现代科技昌明的交通工具的特点。怕路途遥远会寂寞吗，那何妨夹本轻松的小书，或携带份报章在身，在途中享受一下阅读的乐趣。

有读者建议地铁局允许搭客使用“随身听”，这意见看来已接

1987. 11. 2

革 除 陋 习

国大的别开生面迎新节目，终于成为台湾二大报之一的《联合报》的报道材料，名之为“寰宇搜奇”，这是我们的光荣吗？

国大部分旧生的那种近乎于虐待的迎接新生的作风，是直接继承自前新大的，因为前南洋大学的当年旧生，每年都为欢迎新生而费尽心思搞演出，搞各种各样的迎新会。

旧生为何要戏弄新生，或甚至虐待新生？这只是恶作剧心理作祟，还是高人一等的表现？我们相信这只是非常少数旧生的行为，但这少部分人也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存有这样的心态，应该是我们的不幸。

天资较高的大学生当中的一小撮人在对待同学时且如此恶作剧，我们能期望他们有关心社会人群或甚至国家的理想吗？这批大学生中的害群之马，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多少有点以虐待人为乐的心理。这样的现象应该尽早铲除，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的最高学府的形象才会日趋美好与完善。

你若在日本任何一个都市进行一项调查，你都会发现 90% 以上的日本人知道新加坡曾经有过一所南洋大学。原因是什么呢？是那儿的环境优美，还有可以在那儿学华文。这已是历史，但却说明一所大学值得自豪的是它有足教外国人怀念的好事物。

国大的学术水准是不低的,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不小,而今它却因有捉弄新生陋习而扬名海外,新加坡人能不因此而蒙羞吗?这陋习必须立即革除。

1987.11.9

儿童故事创作的春天

全国书籍发展理事会将主办的四种语文儿童故事创作比赛，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创举。目前本地出版的儿童书籍都是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一带的神话和传奇故事为题材，这不只缺乏本地色彩，也比较不能启发儿童的想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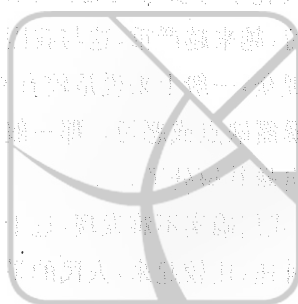
有能力写作的人多创作具有地方色彩的儿童故事，最可直接鼓励儿童的阅读风气，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也有许多民间流传的故事，还没有人去发掘与整理。这些传说若再加上想象的色彩，不但能引起儿童对其周遭事物或历史事物产生兴趣，也间接能加强他们的爱国意识。

与其他文学体裁比较，儿童故事创作在本地就显得贫乏。缺少鼓励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大家对儿童故事不够重视。有一阵子，华文写作界曾掀起写儿童诗的热潮，那成果如何，大家自有定评。可儿童故事一向来就是自生自灭，写儿童故事者既寥寥无几，社会对他们也不太关心。如果说在新加坡搞文学创作是很寂寞的，那搞儿童创作者就更落寞了。教人敬佩的是，儿童文学作者虽然为数不多，可他们还是默默地在耕耘，既不求闻达，也不奢望有什么大报酬。

然而，人是不能长期受到寂寞的蚕食的，作家的感情比常人丰

富,他们更难于永远受到冷落。书籍理事会带头号召进行本地的儿童故事创作,足见其主持人有独到的眼光。理事会当前缺乏的是资金,因此希望有心的大商家能鼎力相助。自然,即使有了充足的资金,也不是说一切就能顺利地进行了。不过,既然有人带头起来号召,若能长期坚持,一个儿童故事创作的春天就有希望到来。

1986.3.28



观众恶习

社会发展部文化事务及公关处长指出，新加坡观众在剧场看演出时的一些恶习，越来越严重，这与我国的经济成就与地位很不相称。看演出的观众，一般上来说是较有文化素养的一群，他们尚且会在公共场所暴露缺点或恶习。那一般民众就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在公共场所自暴其短处了。

仔细地观察，我们确实不难发现，近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成长与物质建设进步神速，比较起来，人民的举止与精神生活就没那么优雅了。新加坡一般人给人的总印象是，身上带有太多暴发户的特点，例如夜郎自大，趾高气扬，缺乏艺术修养等等。此中原因何在，值得我们慢慢探索研究。

追究起来，我们或许可以说，精神面貌的改变是比物质建设更艰难的。有古老文化与传统可继承的民族，往往会犯上糟粕精华一齐吞的错误，以致在精神与思想方面呈现顽固保守的特征，缺乏悠久文化与传统可继承的国民，又常常易于露出浅薄相，历史浅而文化单薄的国家，要如何培养民众对艺术的喜好，并使他们把由艺术上熏陶而来的优雅气质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实在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门艺术。

社会发展部发现观众的恶习，应该是可喜的现象，我们希望这

1986. 1. 2

[illegible][illegible]

名胜必备条件

周末与星期天到底有多少新加坡人涌进西马度假，手头没现成资料可查阅，确实数目也就无从知道，但可肯定的是，人数是很不少的。国人到外国散散心，增广见闻，怎么说都是好事，原本无可厚非。问题是目前经济不景，能经常到西马度假的占人口的比率不高，不过，唯其经济不景，外汇流入别国的商家的口袋，总不比流入我国人民的口袋好。

飞禽公园扩建计划，与植物园扩建计划，虎豹别墅重建计划一样，既是吸引外国旅客，也是为本国公民开拓周假消闲好去处的办法。若说我们的民众不懂得生活艺术，那是有点言过其实的，那个星期天与家人去参观菊花展，在途上足足等了廿分钟，才有办法把车子驶进停车场，就足以说明有点新奇的事物，民众还是会趋之若鹜的。

西海岸公园建好了，布局并不比东海岸差，缺点是附近没熟食中心，这也许是旅客不多的原因，看起来有点被冷落的凄凉感。倘若建起熟食中心，生意若好起来，停车位又恐怕不够用。

白沙海边的公园正在兴建中，以后完成后民众就又多多个消闲处了，那儿也有巴士直达，交通还算便利。比较起来，飞禽公园的交通就没那么方便了。

1.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企业法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他组织等，均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岛民心胸狭隘

日本一家大报驻本地特派员，最近在本地出版的一份日文报章的专栏撰文，批评本地华人驾车态度的急躁与鲁莽。他所列举的驾车人士的无礼举止及其他在公共场所的失态行为，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但他却由此下结论说我们的国民心胸太狭隘。

我们经常批评日本人有岛国国民的心胸狭隘症，这话不能说毫无根据，然而，在心胸狭隘的日本人眼中，我们却也是心胸狭隘者，可见我们确实有岛民的心胸偏狭通病。

驾车急躁，横冲直闯，这只是岛民心胸狭隘中的一个特点，急功近利才是胸襟不宽阔的更大特点，而这所带来的影响就更广阔了。因为急功近利，我们的为数颇众的国民，无论学习什么东西，都讲求实利，没眼前实利的东西，他们是不想学的。

前几年学习日文的热潮汹涌澎湃，一直到今天还未见消退，现在市面上又似乎在酝酿学华文的热潮。许多专业人士，到处托人寻找名师学华文，说穿了，还不是因为我国经济不景，中国采取开放政策，这些人都想涌往中国捞生意的缘故。人生只为三餐温饱，再高级一点，也不过只为丰厚物质享受，这也是心胸狭隘的表现。

心胸狭隘不只行为惹人讨厌，生活也很缺乏情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劳劳碌碌一生，除追求汽车洋楼外，再也没什么其

他嗜好了。

粗浅、急躁、缺乏文化修养、没有生活情趣，这是许多国民的特点。有人说日本人是经济动物，然而在他们眼中，我们却更是心胸狭隘的经济动物。我们能不能提高警惕，自我反省吗？

1986.6.11



早安，牛车水

在香港旅游，我并不为它的名胜倾倒，香港甚至比我们还缺乏名山胜水。香港使我印象较深的，还是它的茶楼比比皆是。茶楼格调的特具民族色彩固然教人欣赏，食品的多样化与可口更使人怀念。

宋城去过两回就厌了，海洋公园若与美国的一比，就黯然失色。海上餐厅的人工色彩太浓了，食物也平淡得教人大呼不值。百货公司与日本的比较，也就乏善可陈。但香港教人怀念的东西却又不少，流泛在大街小巷的独特生活气息就是其中一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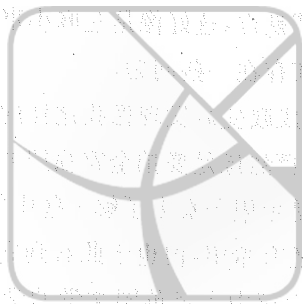
独特的生活气氛，往往可与名胜相提并论，都是吸引旅客的因素。牛车水联络所青年团将在8月份举办“早安，牛车水”，便是想借牛车水的繁华喧嚣生活气氛吸引旅客的好主意。

牛车水在市区重建计划影响下，早已失去当年的风貌，最近想重现牛车水昔日容貌的建议颇不少，当局似乎还没定下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举办诸如“早安，牛车水”这样的活动并非没有意义，但由于有时间性，人工的痕迹也就特别显露了。

其实也不只牛车水失去当年风貌，新加坡河畔在舢舨移走后，河水诚然清澈了，然而昔日的生活气息也跟着消失于无形。夜晚的河畔尤其冷寂，凄清的景象就再也吸引不了旅客前来徜徉。

小印度的保留,马来文化村的兴建,算是有计划保留独特生活气息的壮举。牛车水拆得早了些,看来要重建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要从长计议,并非三两下子就能解决的。“早安,牛车水”或“戏水中秋节”等等为配合节日而举办的活动,就算是当前青黄不接时期人为的制造生活气息的措施吧。

1986. 6. 13



“阿 Q”是谁？

一名学生在《联合学生》版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他的英文老师不知道“阿 Q”是谁，这好像是芝麻小事，但探讨下去又似乎说明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那天去看《戊戌政变》，发现像我这样的中年人特别多，而且倾家出动，儿女太太俨然像是要拍全家福照似的。心中暗忖，我们这一代的人到底还是希望子女多了解一些中国事物的。我于此看到华族文化的前景还有希望，但也于此看到它可能面临的危机。

我不知道在学校中念过英国文学的学生，到底有多少人终生的生活方式或思想意识会是英国式的。然而，念过中国文学的华族子弟，由于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的接近，生活作风与中国人的很相似，却是有目共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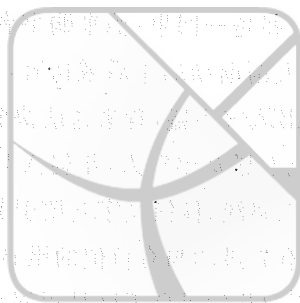
这就产生这么一个疑问，如果在学生时代倾全力去攻读英国文学，离校后无论在精神生活或物质生活方面，都极少与英国文学有关，那在校的努力不是白费吗？我们有不少年轻人，对英国文学只为应付考试，对中国文学却又知之甚少，结果在精神生活方面就显得特别空洞苍白。

谁也不否认每个民族都有它本身的优秀文化与传统，但过分偏重于吸收外族文化，对本族文化却一无所知，由此产生的弊病是

不胜枚举的，不懂“阿Q”是谁只是其中一例。

懂得看诸如《戊戌政变》这类电影的中年人，毫无例外地都是受过华文教育者，他们在有生之年希望身体力行，影响下一代对本族文化有点认识，这多少是当前中国历史影片虽不太热闹，也不致全然没观众的原因。然而，中年人的主观努力，若没客观环境的配合，则中西文化都沾不上边的年轻人，还是会层出不穷的。

1986.6.20



为它而形容憔悴

第二届世界华文书展似乎比上一届更为成功，书展场地加大，展出书种更为繁多，那是一回事，前来购书者更为众多，这才是教人鼓舞的。即使是大雨淅沥的午后或傍晚，书展场所还是人头攒动。说新加坡人读书风气不盛，看来这话快要成为历史名词了。

前来购书的，也不尽是中年人，年轻人与学生也很不少，华文前景看来也就没那么暗淡。任何文字若要引起人们的学习热忱，该种文学就应该记载有先进的与有价值的讯息。华文在中国采取开放门户政策后，它所记载的讯息无疑是很深广的。中国近几年所出版的书籍，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使人在赞叹之余，又感慨实在腾不出更多时间来遍览华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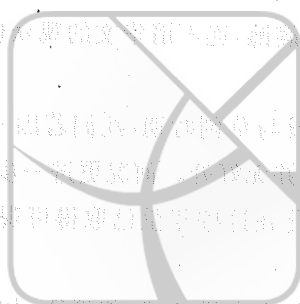
中国所翻译的外国书籍，又快又好，真教人感叹懂得外文确实多余。可以说，于今要从事任何研究，单看华文资料，已绰绰有余了。

中国的开放，必会在各个领域出现突出人才，十年而后，各领域人才的著作，又必会在世界上大放光彩，华文地位也会随着而提高。全世界学习华文者必然与日俱增，这种良性循环，就可以使华文成为在世界上更为流行的语文。

世界华文书展能吸引一大群一大群爱书者，应该与近几年来

华文书籍的蓬勃出版息息相关。中华文化原本源远流长,而今又通过译文引进世界各先进国的科技与管理知识,这就使华文更具生命力了。世界华文书展成功举行,说明这古老文字已有崭新的内容,足以教人为掌握它而形容憔悴。

1987. 6. 8



点滴的工作

话剧界的一位朋友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本地演出《茶馆》时，在剧坛引起很大震撼，连不谙华文的观众也惊讶于华族文化魅力之大。

在国家文化建设与草创时期，我们若因一些不利因素而彷徨失望，对文化的成长并无好处。何况更进一步去了解整个现状，我们就会发觉传统文化在这些年里已取得可观的进展，我们实在不用过分悲观。

地方戏剧的确是走向没落了，但话剧、相声、华乐却逐渐在学生界落地生根。这些传统艺术显然是国家文化的幼苗，而今能在年轻人当中广为流传，文化建设就有了根基。

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民众一点一滴地做，并持之以恒，才能看到成绩。客观条件不足的时候，我们更该冷静思索困难何在，并寻找出可行的途径来。

在学生界推广艺术与培养读书风气，早已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但都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倒是离校青年的业余动向，较少人关注。如果我们能争取到这批人来参与文化建设，那文化队伍就会壮大多了。

文化建设必须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发展与创新，这些年来传统

推广相声与短剧

推广讲华语运动今年已进入第九个年头，最显著的成效是民众已把说华语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即使在小贩中心说华语，也不再会遇到几年前那种招来旁人特殊眼光的情景。今后推广华语的目标应放在提高它的实用价值方面，而无须唠叨讲华语的重要性。

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五学术团体与各报馆联办的全国相声与短剧创作比赛暨发表大会，就是很能促进华语实用价值的一个作法。主办机构还会在年底选择适当地点，邀请本地剧团表演入选作品，这就更能促进华语深入民间了。

相声这些年来很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每次的相声演出，门票总被抢购一空。相声的幽默风趣，或许是繁忙都市生活者的清凉剂，它能广受欢迎，部分原因在此。电视台有段时期曾播映过相声，近来却少这样做，这很叫人惋惜。华语电视节目观众特多，新广若能在适当的综合节目里穿插一段相声，持之以恒，对华语的深入民间及其地位的提高，必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芝麻绿豆》是很好的短剧系列，很受民众喜爱。此次的短剧创作比赛的人选作品中，若有适合的，新广也不妨改编为电视剧来播映。

主办机构应可考虑在全国联络所巡回演出入选相声与短剧，

以让更多民众接触到华语及蕴藏于其中的智慧与内涵,这好过一百个空洞的宣传口号。推广相声与短剧,其实也就是在推广讲华语运动。

1987.6.29

電 訊 新 聞

【本報記者林楓十一日電】香港電訊局局長李國章昨(十)日表示,香港電訊局正考慮在未來三年內,將全港的電訊網絡,由目前的單線制,改為雙線制。李國章指出,目前香港的電訊網絡,是由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建立的,當時的技術水平,只能夠支持單線制。但隨著科技的進步,雙線制已成為主流。李國章表示,雙線制的好處,是能夠提高電訊網絡的容量,並減少故障的發生。他認為,雙線制是未來電訊網絡發展的必然趨勢。李國章又指出,香港電訊局正與有關方面商討,以確保雙線制的實施,不會對現有的電訊服務造成任何影響。他強調,香港電訊局將致力於提供穩定、可靠的電訊服務,以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

诗 词 欣 赏

新广挾《唐诗》和《宋词》二节目之余勇，于上周起每逢周末下午三点半又播映另一新节目《诗词欣赏》，此节目共12辑，在促进学生欣赏古典文学方面，肯定有相当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词是最闪烁光芒的瑰宝。汉字的结构特征，汉字的具模棱两可的含意，使中国诗词深具朦胧美，耐人寻味。中国山川特多，景色壮丽，自古又是以农立国，诗词意境因而甚具大自然的宁静美。对自幼生长在都市的人来说，多读诗词是可从中学到鉴赏大自然美的能力的。

我青少年时代颇读了一些诗词，脑中储藏不少诗词中的美妙大自然意境，每次远游总能把脑中意境投射到眼前的自然景物上去，从而使眼前景色更为多姿多彩。我游日本的岚山，中国桂林的漓江，能特别感受到此二山川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诗词意境的提示。

总觉得科学的作用是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哲学的作用是深化人生意义，而文学则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内容的学科。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要多姿多彩，对这三门学问都须有所涉猎，有所认识。有时看到专攻科技者的刻板单调生活，真可怜他白白糟蹋了自己的一生。

华文是华族学生至少须学上十年的语文,如果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学华文,而竟不能欣赏诗词的美妙意境,那损失是无从估计的。反过来说,撇开华文的其他实用功能不谈,单单就它能助你开拓生活中的美这点论,花费精力学好华文就是件赏心乐事了。

1987. 7. 13

争取更多支持者

近几年文艺界人士很努力在学生群中推广文艺，这原本没什么不好，只是看来似乎出现一些偏差，那就是对学生的期望太高了，而对初入社会的青年，或已有人生经验的中、老年人，却又有所忽略。

相声、华乐、话剧在中学生中已逐渐普遍。相对的，华文文艺书就没两三年前那么能在中学畅销了，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这么说。前些时候，有位文友感慨地对我说，没人在做有组织地向学生推销文艺书的工作，最近我却听说，文艺书已不容易在中学推销。看来文艺界的朋友应该更广泛地向社会各年龄阶层推广文艺，才能促使文艺更蓬勃地发展。

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显然是文艺界可争取的对象。在学生时代已喜爱上某种文艺形式的青年自不用说，即使尚未爱上任何文艺形式者，也应该是文艺界争取的对象。

同安会馆开办《诗词欣赏》课程，学员来自各年龄阶层，可旁证喜爱艺术并无年龄界限。喜爱艺术自然最好自幼开始，但推广艺术，却不必拘泥于支持者年龄的大小。因此，中、壮年也应该是文艺界可积极争取的对象。

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哪一种文艺形式都应提高其创作水平，

并注入本地色彩。中国音乐家最近向本地华乐团体的进言,不只可供音乐界人士深思,也可供其他文艺界人士参考。强烈的地方色彩与独特风格,无论怎么说都是艺术真正的生命所在。

文艺界向中学生进军,那是他们的幸福,但为活跃艺术的生命,学生却不是唯一可进军的对象。

1987.8.3

黄 昏 深 思

学习兴趣真是无穷，每学一种新事物，总能对生活有新的体会，也使人生更充实点，因此很羡慕终生好学不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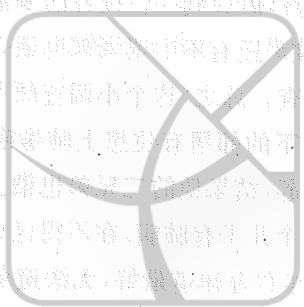
个人在这时候若还在学习一点什么的，大半是为兴趣，很少有经世济民之想。我想人到中年，很难再系统地长期学习新事物，这时候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贩卖学识的人生阶段了。我当然不是反对中年人再学习点什么的，而只是说此时的学习与青少年时代的有所不同。这时的学习只能像百货公司货架上缺少什么货品就须添补什么货品一样，偶而添购一些新货色，也须与原先摆卖的货品有些关连才行。

读了本报那篇介绍孙一尘博士的专访文章，才恍然大悟，老来学习有时也可把终生的经历与经验提炼为专书，以供后人借鉴。由特访的简洁介绍文字看来，孙博士探讨本国教育制度，并非只为充实自己的学识，在更大程度上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让有关人士参考。

打个蹩脚比喻，我要说孙博士是以自己手头拥有的资料，凭着几十年的实际经验，创造出一个新的心血结晶的货品。他不再售卖知识，但蕴藏着心得的论文若被有关者所接受与采纳，那价值可能会比他终生售卖知识更高。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不平凡的经历,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在数十年岁月里也必然有些心得,但我较少看到有人在垂暮之年通过学习把心得整理出来,孙博士是少数中的一个。我想,与其在黄昏时分学习新事物以获得乐趣,不如凭着过往的经验深思一个专题,这样做不仅点燃自己的生命,也使薄暮因有晚霞而显得更灿烂。黄昏深思,既有诗意,也充满哲理。

1987. 8. 10



两种社会蠹虫

作了一个小调查，就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责问我们的调查目的何在，幕后人是谁。还有不少读者来电话，询问我们在短时间内如何能完成一个调查。总之，这个小调查颇令一些人诧异。

我小时住在乡下的邻居有位患上肺癆病的中年人，他与三位已婚的兄弟住在一起，结果他的三兄弟也染上肺病。他们的母亲很忌讳村人提她的四个儿子有肺病。在不得已请医生来时，总是神神秘秘的，能不让左邻右舍知道最好，无法避免时，也叮哼知道的人别传出去，她这样讳病的结果是儿子相继死亡。

华文肯定不是我们社会的心脏，但它至少是我们社会的肺脏，而这肺脏很不幸又患上病。我们只动员了一批青少年通讯员去截取其中一块板样，来加以剖析，有人却在嚷嚷说这是谁的主意啦，这作法不全面啦，只能骗骗孩子们啦，总之，废话一大箩。若问这些正人君子，讳病忌医，不调查华文在这社会的处境，于事实又有何补，我恐怕他们也是要哑口无言的。

我们的社会有两种极端自私的人，一种是自私到他若分不到社会任何成果的一点汁，他就希望地球最好明天就灭亡。但当他获取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时，他又会说何何必以自己的幸福来换取别人的痛苦，这种人在落魄时整天嚷着要革命，但得意时，他又换了

另一副嘴脸,说别人的痛苦是因为他们不求上进,不像他那么发愤图强。他还会说,我以前何尝不穷困,但我辛勤奋斗,现在我成功了,你们何不向我看齐。

另外一种是比较阿 Q 更阿 Q 的人,他们认为凡是没他阿 Q 参予的东西都是不行的。未庄上的村民中,就数他阿 Q 最本事,最革命,他妈的,别人做事竟敢不约他参加一份,这真是太妈妈的,没有我阿 Q 参予的事会有意义吗?于是在愤慨之余,他就到处宣传什么人不行啦,什么人根本就不是那种料,他怎能做调查分析。一句话,没他阿 Q 参予,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对这两种人的批评,我们只有泰然处之,因为归根究底,他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都是严以责人、自我中心的社会蠢虫。

思想真空与邪教惑众

快报与商报连日报导台湾邪教妖言惑众的消息，颇令人震惊，这批从台湾来的骗子，在槟城，印尼和我国，专门向单纯的男女游说，把他们引入“佛堂”，然后教导他们“三法宝”从而骗取他们的钱财。根据身受其害者透露，在我国被引诱入壳者人数非常多，可见这些邪教分子的花言巧语，是颇能迷惑人的。

约莫三个月前，我曾去观看过一个宗教团体主办的文艺演出。节目的多样化，实在令人眼花缭乱，有节奏活跃的民族舞蹈，也有耸胸扭屁股的“迪士科”舞，有全体合唱文艺歌曲，也有个人独唱流行歌曲。演员的阶层，看得出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工人，有些是小职员，有些是家庭主妇。最令人侧目的是，在一个民族舞蹈中，你可看到妙龄少女，中年妇人，甚至老妇女。到最后闭幕礼时，我除看到整个舞台站满了演员，还看到一两百名儿童演员站在观众席前与观众挥旗道别。当主持人出来致谢词时，我才知道好些演员是来自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

五十年代反殖时期，我看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六十年代在某种主义盛行时，我看过万人空巷的热闹场面，七十年代初期，我再看不到轰轰烈烈的场面了，七十年代后期，我蛰居在东京的一角，从报纸上也没看过什么可资怀念的场面，我似乎已有十多年没看过

聚会的场面了，三月的那个场面，着实使我吓了一跳。

人到底不是动物，除了温饱，还会思想，某种主义的幻灭，造成很多人茫然。思想界呈现的真空状态，表现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的抬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是纵欲主义的泛滥；但纵欲到底是以物质为基础，在精神方面还是空虚的，宗教不失为一个可寄托心灵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别兴盛，往往都是产生于哲学思想非常薄弱的时代，欧洲文艺复兴前的黑暗时代如此，中国的唐朝也如此。

际此思想界真空时期，提倡文化，倡导爱国意识，也许不失为一个可弥补人们精神空虚的可行办法，否则，长此以往，恐怕单纯的人，不免会继续迷信邪教，复杂一点的，就会彷徨苦闷，豁朗的人，也只有藉游山玩水以抒发心中块垒。

我愿漂泊

在日本五年，最令我怀念的，大概莫过于在上智大学院的那两年生活了。

傍晚六点，我就匆匆赶搭地下火车跑到市谷的学院去听课，表面看来，一下班后就得赶去上课，实在是一种精神负担，其实不然。上智是美国制度学院，教师也多是外籍人而少日本人，西方民主不仅在社会上有，在学校里也一样普遍。你去听课，记不记笔记，那是你的事，教授决不为难你的，最令人轻松的，还是三点钟的课，中间有一段十五分钟小休时间，可供你喝水，抽烟，闲聊。还有十五分钟自由讨论时间，你可以跟教授开玩笑，也可以跟他争论。争论得不相上下时，可以集体到餐馆吃晚饭，喝啤酒，继续争论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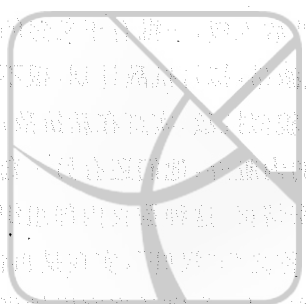
学期结束，教授总会向学生建议，到一间大众化的小食堂去叙别，教授本身出全部费用的一半，余数由几位出席的学生平分，通常都是喝得半醉，才欢欢喜喜地分手，明年遇到同样的教授，就又依样画葫芦。

在南大四年，我不敢说全然没受益，但抄笔记，记教授的讲课的那种负担，于今思之，还是不寒而栗的，尤其是考试时的折磨，更是罄竹难书。考题都是博士论文式的，什么论南北宋词的异同，论唐诗的成就汉赋的特色，答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去思考考题，在

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制度折磨下的学生，都是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搞坏，已属万幸，哪还有一起和教授去吃饭喝酒的闲情逸致。

在外国留学而不思乡的，除向往那儿自由外，学校的有民主作风，也是令人能捱下去的原因。

如果能在外国研究某一个问题而生活又有着落的话，我是愿意长久飘泊的。



汉奸和朋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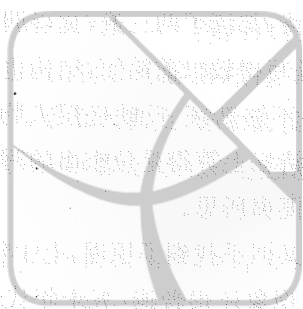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使用“汉奸”这一名词的，他无疑是个有语言天分的才子。外敌入侵，一批有正义感的志士聚在一起，商讨御敌大计，大家慷慨激昂，拟订抗敌计划，很不幸的，这批志士当中却隐藏着几条蠹虫，貌似抗敌，实则在藉抗敌以谋己利。这种蠹虫，除了蚕食抗敌组织的内脏外，他们还有另一套本领，那便是向敌人出卖抗敌组织的机密情报。这种蚕食内部组织，出卖机密情报给敌人以谋利己的蠹虫，称之为“汉奸”，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张家李家长短地漫谈起来，原本也是茶余饭后的助兴节目，但偏偏在这群人当中，却有一种两头蛇存在，他把大家谈论的话题，加油加酱，节外生枝地传给有关者知道，既想给有关者他是天下最忠诚的朋友的错误印象，又想藉此打击别人的名誉，这种貌似朋友，实是敌人的两头蛇人物，无以名之，叫他为“朋奸”，怕也再恰当不过了。

汉奸是防不胜防，朋奸也是没法一一分辨出来的，对付此二奸的办法是，明辨是非，看到大方向，说话负责，即使是曾刺痛当事者的话，也不怕负责，人不怕有立场，最怕是个对什么事都唯唯诺诺的好好先生。

世界上最鬼鬼祟祟的是卖友求荣，自己说话不负责，以诽谤中

伤为能事的汉奸与朋奸，这二奸只能在乱世中，混水摸鱼，出卖灵魂度日子，天下一太平起来后，他们就要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了。



思想进退维谷的诗人之诗作

还在东京时，朋友很热情地把他的诗稿寄来，要我细读并给予批评。共有几十首诗，都读了两三遍，觉得朋友的诗，比他十多年前写的退步了。诗是写得较以前简短，结构也较前紧凑，但咏物无所寄托，写景意境又不够新颖，反映底层人物生活又仅限于罗列现象。十年前在本地诗坛上算得是位杰出的写诗者，于今却颇有江郎才尽之虞，真有点匪夷所思。

仔细想想，却又似乎找到了原因。七十年代我们的经济才处于起飞状态，贫困的现象还很普遍，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落后，社会的动荡，各种改造社会的运动，在一种理想尚未幻灭的七十年代，对人们还有记忆。对过去辛酸的不能忘怀，以某种理想为轴心去摄取过去生活中的不幸，描绘出一幅记忆中的悲惨图，并勾勒出一幅将来可能有的灿烂前景，这对七十年代的人们是会产生共鸣的，能使他们感动的。

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把贫穷现象几乎扫清。随着个人生活的改善，某种理想的幻灭，诗人既不能昧着良心唱悲歌，却又不能彻底抛弃过去的思想唱欢曲，停滞在七十年代的理论，不能透视八十年代的社会问题，进退维谷，发之于诗，就只能是自然主义之作。

其实，我们的社会并非没有新的问题的，以移民为主要人口成

分的社会，在先天就患上文化根基薄弱的病症；经济的高度成长，并没立即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喜爱文化的气氛；恰恰相反，因教育制度偏差而带来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泛滥，立即把许多原本就因丰衣足食而踌躇满志的人们，变成一副副既不学无术又高傲阔步的暴发户嘴脸。除自负外，暴发户的另一特征是，很想不劳而获，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投机取巧，滥赌滥博。功利思想泛滥的另一后果是，如果无利可图，即使是自己的母族文化，放弃了也一点不足为惜。任何关心母族语文的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的主观努力不足，那三十年后，最具经济价值的英文，将是我们这移民社会唯一有社会功能的文字。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诗人，他若酷爱大自然，必是寻求心灵的慰藉。因为他若不寻求大自然的慰藉，他会为暴发户嘴脸而呕吐。倘若这时代的诗人写景而无新意，咏物而没寄托，反映底层人物生活也仅限于罗列现象，那是说明他的思想还未提升到八十年代的水平来看这社会。

穷人有穷人的病，富人有富人的病。单单知道富人不容易患有贫血症，那是不够的，富人常因穷奢极欲，声色犬马而得的心脏病、精神空虚症、血压高等等病症，才是我们要着眼的问题。

既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根基薄弱，功利思想浓厚的富裕社会，我们就有必要抛弃七十年代看待社会问题的老方法，转而以新观点来透视我们新的社会问题。朋友的诗的失败，全在他没彻底抛弃旧观念，又没以新观点来看新问题致然的。

看 破 红 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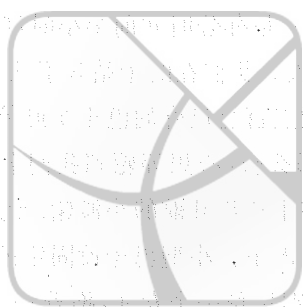
人是很奇怪的高级动物，活到相当年纪时，很自然就会想起死这问题来。死的确是人生的一大威胁，宗教的能吸引人，就在它们都有一个极乐世界，虽是那么虚无缥缈，却都是能收容灵魂的，而且灵魂一住进那极乐世界就长生不死。我还没到不惑之年，但却敢推想，一旦自己迈进不惑或不逾矩时，就很有可能皈依佛教或什么教的，“死去原知万事空”，那是可悲与渺茫的事，若皈依一种宗教而能不朽，我将乐意去做的。

但我又是很不甘愿追求虚无缥缈的事物的人。我宁可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做点事，待到哪一天自己油尽灯灭时，我只希望自己尚未完成的工作有人继续搞下去，这样我就会有自己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感受。因为有这样的傻念头，我以为搞文化才是生命永恒之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少说也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什么三皇五帝、唐太宗、明太祖，统统都已化为灰烬，唯独中华文化长存下去，而且还会永远延续下去；试想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浓缩为一小滴水，投进这浩浩长流的中华文化中，你的生命不已成为浩浩长流中的一滴水吗？

皈依宗教者既有身缠万贯的，可见并不是穷困潦倒致然的；皈

依宗教者又有美满姻缘的，可见也并不是情场失意才信教。一个缺乏自己文化根基的人，在这世界上，往往就有人生何价的彷徨，人生既是无价值，只有追求来生的意义了，我想，治疗看破红尘的秘方，或许是钻研自己那个民族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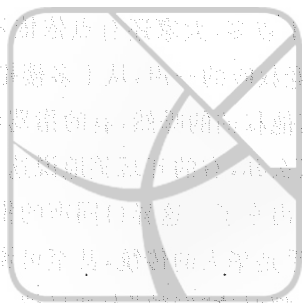
在香港搭车有感

在香港的一个冬天的清晨,我们一行五人赶着搭车到码头去转搭小渡轮过澳门。是办公时间前半小时许。巴士,小型巴士等交通工具,都挤满了人。我们在的士站等了约莫二十分钟,等不到的士,失望了,就走到三百公尺外的巴士车站等巴士,等了十五分钟,看看排队的队伍那么长,心想等轮到我们上车时,该是九点多了,到码头也赶不上在十点正开航的小渡轮。于是,我们又走到半公里外的小型巴士站等巴士。小型巴士没固定的停车站,这儿也停,那儿也停,我和妻分别拉着一个女儿,抱着一个儿子,我那位香港朋友跑来又跑去,五个人总无法一齐挤上巴士。结果是在办公时间内的九点半才搭上一辆的士。在的士上,我对朋友说,香港的地下铁只由九龙通到香港的中环是解决不了交通问题的。

香港的中环是行政、商业中心,在拥挤时间内,由香港本岛人口稠密的住宅区,通向中环的马路,其所负担的车辆已超过饱和状态。香港现在的繁荣若要维持下去,只有大力发展地下铁。否则便只有把中环的一些办公厅移到九龙的新界去。我说我以为发展地下铁,是在繁荣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把办公厅移到九龙,是开倒车的做法,朋友说这话很有道理。

每件事物发展到一个阶段,一些新问题必然出现。正确的处理

方法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退缩,先进国协助发展中国家搞工业,导致出现了城乡人民生活水准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现象。改善之道,是协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把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准也一并提高起来。如果藉口推说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是促使贫富悬殊现象的出现,并从而得出先进国只能协助发展中国家搞农业的结论,那发展中国家就将永远成为先进国的原料供应地及其产品输出市场。持这种论调的论客,要不是帮闲,便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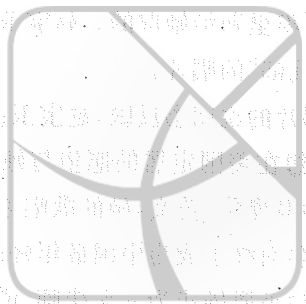
传统的改变

与好多位父辈的叔伯聚餐，吃了很多美味可口的菜，喝了大量的酒，散席是晚上十点多，大家还有点依依不舍，就聚在组屋的走廊闲聊。其中一位老叔咳的一声，从十多楼把一口浓浓的痰吐向楼下。这动作引起其他叔伯的哗然，有的指骂他不讲卫生，有的说万一吐在别人头上怎么办，有的开玩笑地说这一吐，就把刚才吃下去的好料的精华都吐出来了。这异口同声的批评使我很感惊讶。随地吐痰，一路来似乎是华人的传统，甚至可说是华人的“国粹”。现在这批父辈的叔伯都对这“国粹”大加异议，应该是件可喜的事。

由随地吐痰，我又想起华人的另一些传统。例如，即使自己的儿子是个二世祖，也非把家业传给他不可的作风，也可说是华人的“国粹”。但这还是小的，大者如把天下当为己有，把王位传给弟兄或子女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再者如夏朝，王位是由弟弟或儿子来继承的，较开通的是由皇帝指定德高望重的贤者来继位。周朝则更变本加厉，子继父位是天经地义的事。

传统不一定是坏的，但东方社会有许多传统却不一定是好的。日本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发挥到淋漓尽致时，就随地小便，就要太太跪着给他添饭，披大衣。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作风，扩展到社会上去，就形成唯男子是贤者的风气。日本女孩子在社会上一点地位也

没有,原因在此。东方社会的缺乏民主作风,就因为我们有许多诸如上述的传统,把民主活生生给扼杀了。



“中国”小爆竹赵宝玉

赵宝玉是她的中文名,她的英文名是赵苏姗娜,中国小爆竹是她的养父丹尼尔斯墨里斯给她取的。赵宝玉刚刚在美国灌制一张题名“周末晚上的忧郁”的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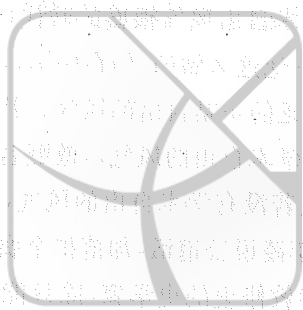
据随附在该唱片的说明书反映,赵宝玉说她虽然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但她想在美国定居的愿望与她想成为歌星的欲望一样强烈。她宣称她兼懂华、英文,她的歌唱生涯开始于家乡的俱乐部,由逐步取得声名而终于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英文歌星。她还诉说她的父亲的不是,说他要她成为一名律师,说在中国父亲是一家之主,他的命令是不能违反的。可是赵宝玉违背了她父亲的愿望而当了歌星,理由是她不能不唱歌。

赵宝玉还向美国人说,中国是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在中国,有健全的双腿及双脚的人都要自找生活。在中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样到穿同款式同颜色的衣服。在中国,人们都很保守,他们喜怒不形于色。

赵宝玉出生在中国的哪一省哪一县呢?说来可笑,赵宝玉不但不是在中国出生的,她还是道道地地的新加坡人,家在荷兰村。那赵宝玉为何要声称她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呢?赵宝玉的养父的回答是,除了少数三几位美国人及海员,在美国,根本没有人

曾听过新加坡这国家。那为何他要给赵宝玉取个中国小爆竹的名呢？他的答案是美国人有中国热，这名字能使该唱片畅销。

为了使唱片畅销，我们的公民可以取个带点儿中国风味的名字，为了迎合美国人的中国热，我们的公民可以假冒国籍，大谈中国的国情。可悲的是无知的美国人，他们竟不知道东南亚还有个新加坡。报载文化部有意成立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我国在国外的宣传工作。这措施不但是必需的，且是不可再拖延了。



撰写名人之难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很令人钦佩的事。但孔子生在诸子百家争鸣、学术自由风气很盛的时代，他的能寓褒贬于文中，可以说是时代准许他这么做的。但在中国，却是除了春秋战国时代而外，学术界所缺乏的正是自由的风气。其实何止中国，整个东方世界，所缺乏正是学术自由的风气。敢贬名人，这当然要靠撰史者的眼光与胆识，但若没有学术自由的风气，文人也是无可奈何的，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落得个腐刑饮恨终生。自春秋战国时代而后，凡奉敕修史的史学家，除只能修前代史外，对帝王的罪过还是要笔下留情的。中国史的一大特色是唐史要在宋朝修，宋史在元朝，元史则在明朝修，查一查廿四史，有哪一部是当代史官所修的，但即使修前代史，史学家也多少要闭起眼睛说些瞎话的，否则丢官事小，诛连五族才够冤枉的。

古时候有所谓君子扬善抑恶，这无宁是个美丽的遁辞，史学家要不懂得扬善抑恶，脑袋早就搬了家，哪还有告老归家，穷耕以享天年的乐趣？廿四史除了左传和史记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外，自汉书以下的史书就一蟹不如一蟹了。原因很简单，诸多框框，繁琐的清规戒律，碍手碍脚的，要教史学家如何施展文学才能呢。华人的喜爱读野史或名人轶事，就因这些记载中还有几分真话在，不如奉敕

撰修的史书那样歌功颂德。

撰写前代的已故名人传记，尚且要受到诸多限制，那想在报刊上读到信善美的当代名人传，无异是缘木求鱼。那样的东西，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凭手头现有的资料匆促成文，写作者既没时间去从容核考资料的真伪，读者们就有权力把那种东西当作应景文字，当然他们更有权力凭道听途说来判断是非曲直。其实，我倒是认为道听途说，更有助于了解现代名人的真相。

有胆识与眼光的修史家，有自由的学术风气，这是很令人向往的事。例如日本的文艺春秋，敢揭露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与洛喜德贿赂事件有关；美国报章敢揭发当时总统尼克逊的水门事件，都是很令人羡慕的事，但这样的事，对我们来说，还只是个遥远的梦。

柏杨印象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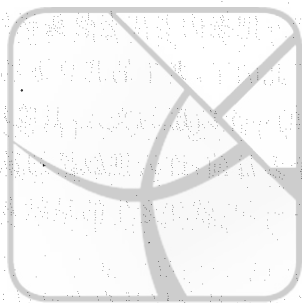
跟柏杨先生见了两次面，得到的印象是，他为人很真诚。六十岁的他，一点也不世故，他是那么地坦率，那么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言行似乎是廿多岁的青年的举止。诗人永远有一颗赤子的心，柏杨有一个赤诚的心。他是至诚至真的诗人，虽然他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杂文。

很多作家的文章写得不错，但为人就一点也不可爱。人类很不幸的地方是逐渐长大后，就逐渐世故起来。因为社会复杂，人心叵测，一个人在社会上遇到不少骗局，诽谤中伤和挫折，吃了这许多亏后，自然而然学起乖来，变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还算是可爱的人；严重点的是世故了，人对事能少开口就闭嘴；不能不置评的，就敷衍一下；更严重的则口是心非，言非心声。柏杨先生被囚困九年廿六天，在狱期间，亲朋戚友翻脸不认人的，为数不少；连太太都卖掉屋子离他而去，他的人生挫折不可说不大，但他依然以诚待人。他说一个人若付出真的友情，一定能获得真的友情。但即使真情落了空，遇到了坏人，也不用气馁，真情总能遇到知己。

许多在事业上才刚刚开始，还没有一点成就的人，往往就看不起别人，专门挑剔别人的弱点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在这种人的眼中，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行的，别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或草包，柏杨

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尽人皆知，然而他绝对没有看不起别人的作风。在与他接触的谈话里，他从没攻击过任何一个作家，倒是多次提到他钦佩鲁迅。

与柏杨先生交谈，你可以发现他嫉恶如仇，但却爱护美好的，新进的事物。他说即使他抨击一些社会怪现象，为的也是希望对社会前进有所作用，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爱护人类的，千古不朽的作家，也都是爱护人类的。“创造总根于爱”，有人用这句话来概括鲁迅的创作态度，我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柏杨的创作精神。



文人的悲哀

耕田的牛老了，被主人变卖掉后，一定是送进屠场去，劳劳碌碌一生，老了还得把一把老肉老皮老骨头送给人家宰割，世间最悲哀的事，大概莫过于此的了。老牛的悲哀下场，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作为万物之灵中的一个阶层的文人，其晚境的悲凉，或许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两个多月前，许云樵教授的欲想变卖其藏书以远游之举，很不尊重地说一句，就如老牛的呈献老肉老皮老骨头一样悲痛。

文人的悲哀，在东方社会里是自古已然。大家耳熟能详的，莫过于诸葛亮了。刘备的三顾草庐，说穿了无非想利用诸葛亮之才以征服天下。赵子龙单骑救主，刘备接过阿斗，当场即摔他在地，骂声畜生险失我一员大将，一半当然在收买赵云，另一半却是作给诸葛亮看的。所以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虽是真正歌颂了诸葛亮的忠诚，但从现代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社会观点来看，无论诸葛亮，还是杜甫的为其主人鞠躬尽瘁的作风都难免有愚忠之嫌。不信，你再往前看看屈原的对楚怀王的愚爱，以屈原的才能，他只要变一变效忠的对象，何怕没高官做，就因为执着，他只有抱着石头自沉汨罗江了却一生。所以对于怀有狡兔死，走狗烹的主子，我最欣赏的，倒是春秋时代的范蠡，他助越王灭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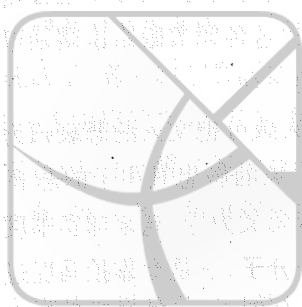
后，就带着西施泛舟西湖，避居齐国，治产致富，不仅得以享尽天年，还得了个“陶朱公”的雅号，成为后来商人的学习模范呢。世间有很多是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同享福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就难免落得个像韩信的悲伤下场。

但同样读过五千年历史的华人，有些文人却到目前还是执迷不悟的。在贝尔格举行的第卅六届世界乒乓赛中，中国囊括了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合双打冠军，创下世界乒乓球坛上史无前例的佳绩，避居香港的某遗老文人却为此佳绩愤愤不满，竟在其报章上大作文章，攻击中共执政卅多年，在十亿人口中，只能培养出一些乒乓健将，在乒乓球坛上称霸，而在其他运动项目中，中国就一无是处。这种闭着眼睛说瞎话以讨好主子的作风，也是文人的莫大悲哀的一种。

这么看来，我们大致可把文人的悲哀归为三类，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择对象的愚忠其主子的悲哀，屈原与诸葛亮是其代表。二是洁身自爱，卖文为生，老来却卖书度日的文人的悲哀，许云樵教授是其中之一分子。三是专靠拍马屁过日子，老来还卖弄风骚以取悦主子的文人的悲哀，香港某报的社论撰写人是其典型。这三类文人的悲哀中，以第三类最令人作呕，这使我想起廿四孝中的老莱子，自己活到七十多岁了，却还常常穿着五彩衣服，在他父母面前撒野，甚至挑着水桶，走进屋里，故意摔倒，坐在地上哇哇哭起来，以取乐父母，活到七老八十，却只能学小孩撒野以取悦父母，这正和某香港文人的活到一大把年纪，还只能说些废话以取悦主人，都是一样令人作呕的。呜呼，文人的无行与可悲，自古而然，而于今尤烈。日前有朋相劝，谓文人晚境都苍凉，何不趁早去从商，对证现在的文人，印证古代陶朱公的成就，我能不说他的看法正确吗？然而，我既无陶朱公之才，又不想仿效屈原或诸葛亮的愚忠，许云樵教授的下场令我心寒，香港某文人的行径，我又不屑一顾。我将何

适何从，有能人贤士能示我以妙法者，吾将与之同往。呜呼，文人的悲哀，一至于此，夫复何言？

1987. 5. 19



艺术不能脱离大自然

艺术与道德文章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以形象来说明创作者对某一事物的观点,因此有意境,内涵深,感人力量大;后者则是通过文字,旁征博引,来阐述撰文者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说艺术是通过形象来阐明道理,并不是否定道德文章的存在价值,而只是藉此说明两种事物的不同点。说艺术是诉诸形象来表达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否定艺术家要有高超的思想认识。屈原的楚辞,庄周

的《庄子》，韩非的《韩非子》，李白、杜甫的诗，关汉卿的杂剧，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一不蕴藏着他们对祖国的爱，对人生的看法，对时代的关怀，对现实的不满，对底层人物的爱，对封建制度的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这些大家，都是积极入世的思想家，他们之所以是艺术家范畴内的文学家之一，是因为他们所藉以表现他们思想的是诉诸形象的文字，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议论文字。

艺术家一要有高超的思想认识，二要能掌握该门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金陵八家”之二家亚明与宋文治先生，在接受本报杜南发与李福茂访谈时，对此颇有论述。亚明说他作画的师承有三，一是中国绘画的传统，二是大自然，三是人民。他认为艺术的生命和灵魂，是创作者对大自然再创造，而再创造的条件是要切合时代，要把握时代的命脉。宋文治则对艺术风格有所阐述，他认为艺术家在广泛学习各家优点的同时，要有所选择，要选择那些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优点来学习，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亚宋二先生对绘画的论述，除突出每种艺术要保持其特性外，也强调了艺术家的思想认识的重要，即亚明所说的魂和胆。

目前在我国青少年中颇为流行的是一种电子游戏，这正如五十年代的青少年多喜欢捕虎蝇一样，原来没什么可非议的，不过，玩电子游戏有个可能对艺术创造非常不利的后果，那就是现代的青少年会因此而少接触大自然，而大自然却是艺术创造的最大源泉。亚明先生的三个作画师承之一的大自然，倘若不为我们的青少年所喜爱，则他们当中若有人从事艺术创作，就有可能脱离大自然的梦呓。目前在我国华文文坛上所呈现的脱离群众的文风，会不会和我们的青少年少接触大自然与人群有所连呢？这应该是个值得大家研究的问题。

1981.10.24

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大团结

东方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上行下效之风很是流行，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方面也不例外。唐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的改革，宋王安石的变法，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就更是天皇亲自发动的社会大改革了。在文化上也如此，日本的短歌，俳句，发轫期的作者多是贵族王卿，《源氏物语》这本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其作者紫式部，则更是道道地地的宫廷美丽的才女了。中国的三国时代，曹操父子喜爱文学，因此有建安七子；唐朝皇帝多爱吟诗，是唐诗特别发达、诗人多若天上的星星的原因。

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摄治先生，日前出席由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华文文艺书刊展览会”，在开幕礼上他透露文化部将在一二个月内，召集文艺界代表会谈，研究发展华文文艺问题。华文既肩负保存东方道德，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的任务，华文文艺与华文存亡的关系，就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指示作用，华文文艺的滞销，是说明华文将会逐渐消失。邝部长在这时候站出来说话，并关心华文文艺的发展前途，这对已消沉了十多年的华文文艺，无疑是注入一针新生剂，华文文艺今后的兴衰，在很大的程度上，须视文艺工作者本身的努力与奋斗而定。

目前摆在华文文艺工作者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反映八十

年代新加坡的社会风貌,人民的精神状态。由于这十多年来的经济成长,把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贫困面貌,几乎彻底铲除了,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在比较安逸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了解贫困是怎么一回事,加以自身生活的局限,发之为文,就多是无病呻吟,吟风弄月之作。其实,目前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偏差是太注重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生活,结果在很多场合,就出现了暴发户的丑陋嘴脸。这种暴发户嘴脸的心态,表现在物质上是希望不劳而获,因此赌风炽热;表现在精神上是空虚彷徨,只追求感官刺激的浅陋书刊与电影。作为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鞭挞入微地反映这种社会病态。新广已播映过的《网中人》及还在播映的《鳄鱼泪》,虽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但我们相信,本地文艺工作者,只要深入生活,也必能写出类似的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来的。

本地文艺工作者还须解决的另一难题是停止相互攻讦,文人相轻的风气应立即中止,文人倘若继续相互斗骂,分门分派,就会使原本就够支离破碎的文坛局面,更加四分五裂,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相互攻讦,会使华文文艺更快死亡。文艺工作者应该把精力用来介绍外国的好作品,尤其是亚细安成员国的好作品。有阅读及翻译外文能力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尽快把它们翻译过来,华文文艺只有在借鉴外国好作品的高超写作技巧后,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在日本,至少有二间大学把马华文学当作一个科目来教导的。华文文艺工作者只要努力创作,团结一致,是不愁没有读者的。

1981. 11. 7

为有源头活水来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观书有感二首》之一

朱熹是宋朝理学家，但诗写得很好。这首哲理诗阐明一个哲理：若要清如许，就要源头有活水来。把这哲理用在推广华语运动，那就可以这么说：要讲词汇丰富，明朗易懂的华语，就要有丰富的华语的词汇来源。但要认清，能丰富华语词汇的，主要来源不是方言，而是华文。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掇冶先生，日前接受报章记者访问时透露，他曾向新广建议，在今后播映的香港连续剧上附上华文说明，俾便更多观众能了解剧情。他也说香港连续剧的华语配音要在香港录制，因为香港华文水准较高，他更阐明，如果我们让方言影响华语，那二三十年后说标准华语的中国人，就会不能明白我们所说的华语。这些至理名言，值得我们深思。

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在选择一种工具时，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哪一种工具是最能无往而不利的，它才是最有效的工具。方言

虽然是语言的一种,也是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方言的局限性,使它不能和华语所具备的更加普通性相提并论。何况,华语有华文为其基础,讲华语能减轻学习华文的负担,反过来看,学了华文又能转过来规范华语,丰富华语,提高华语的水准。我们如果要保存自己的根,要使我们的下一代能掌握两种语文,舍说方言,只讲华语,是一条捷径。

任何一种没有文字作后盾的语言,都不是健全的、能永存的语言。爱斯基摩语,印第安语,诚然是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的沟通情感的工具,但这两种语文,都没有文字作后盾,因此他们也就没办法把他们的感情,经验记录下来,结果他们就很落后,而且他们的语言也只有他们的那个民族才能明白,其他民族要学也无从学起。

没有文字作后盾的语言,还有另外一个弱点,那就是容易被其他语文入侵,长此以往,那种语言就会沦为某一特定区的人们的共同语言,而不能为其他区的人们所了解。

为了方便我们的下一代学习华文,从而保有我们的根,巩固国家的基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留恋方言。

1981.11.13

笛子宜在原野吹

我跑步回家，沿着一条幽径走着。是黄昏，没有风，空气凝重而干燥。夕阳黄澄澄的余晖照在一座座组屋的玻璃窗上，反射出的光刺得我的眼睛有点痛。我感到这繁华的社会，似乎缺乏一种什么似的，使人的心情常常感到空虚。就在这时，我蓦然听到小径旁组屋的某个窗口有笛声幽幽传来，把凝滞着的空气震荡起来。在组屋与组屋间的小径竟能听到笛声，这对我是一大惊奇。但在惊奇之余，我又发现笛声应该在广阔的原野飘，至少也应该在弦月斜挂树梢，椰影婆娑的乡村里飘，那对听者来说，就更能体验到笛声的韵味。

看《生活之光》的演出后，我的感受就如在组屋的幽径听到笛声一样，感到惊喜，但也觉得《生活之光》的节目确实带有太浓的乡村气息，与组屋的格调不太融洽。除开相声是既收到娱乐观众的效果。又为下一个节目的布景而补上空白时间外，其余的节目，无论是歌唱、舞蹈或话剧，都几乎清一色是外国作品，本地作品绝无仅有。《翡翠笋舞》，《欢乐的草原》，《蝴蝶泉边》，《约会》，节目中呈现的那种草原景色，白雪皑皑的山峰，宁静的夜色，对大部分住在组屋的观众来说，真难引起共鸣。尤其是这些作品的内容，有许多与我们的生活实在相去千万里的。日本歌曲《海滨之歌》是较能使住在这小岛上的观众引起联想的，可惜演唱者唱不出原歌曲的韵味

来。

话剧《约会》是演出最成功的一个节目，这除剧本本身的成功外，男主角的杰出演技，是使这出话剧成功的另一因素。生活剧社如果能创作，或挑选本地杰出的话剧本，可以肯定，他们的话剧演出也一样会很成功的。把这么强的话剧演员，用来演与我们的生活全然无关的剧本，实在是一种损失，实在令人惋惜。

但正如我佩服住在组屋里的吹笛者的干劲与勇气，我敬佩生活剧社十年来坚守在正派文艺的岗位上，这不是没有高超情操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事。生活剧社全体社员以实际行动捍卫正派艺术，这不仅教人佩服，也教那些只追求丰富物质享受而又念念不忘要来沾一点正派艺术的光的人脸红。

1981.11.18

文化遗产是一撮泥巴

听许常惠教授讲“我采集中国民谣的经验”，犹如上了一课生动的中国戏剧史，而且受益的程度竟超过我在南大上的半年中国戏剧史。整个讲演是在妙语如珠、乐鼓声如诗的情景下进行的。许教授对好多问题的独特见解，既令人佩服，也发人深思。

许教授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音乐，但不是毫无原则地固执地热爱着它。他说中国文化有过光辉灿烂时代，可惜它中断了，没被提高起来。与此相反，西方的民谣则被提升为目前的交响乐，文艺歌曲。所以西方人士所欣赏的音乐，实质上已掺入民谣的成分。中国的民谣，则还是一撮泥巴，等待塑造。有见于此，许教授和他一批有才气的学生，把相当粗俗的民谣，用先进的手法，加以提高加以改进，使之成为童谣、合唱曲或文艺歌曲。但许教授是执着地热爱民族音乐的，他说外国人研究非本族的文化，其成就总不比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得高。既热爱民族文化，又不固步自封，而能以西方先进的手法来改进自己民族文化，这是许教授过人的地方。

我曾和一位留日华侨教授谈过中国文化问题，该教授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正是中国要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物。他很形象地比喻说，每一个中国孩子一生下来，就得背上一个五千

年的包袱，这包袱中既有筷子碗碟，也有孔孟老庄，他开始会思考时，要走现代化了，他就得想一想，他拣起来的任何一件外国东西，和他包袱里的是否会相辅相成；凡是不会相辅相成的，他都不能拣收；但包袱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值得拣拾的相辅相成的东西却很少。那教授很悲伤地断定，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很不容易实现。

可是倘若用许教授的观点来看，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却不是坏事。许教授的学生既能把《天黑黑，要下雨》这首相当粗俗的民谣用先进的手法改编为很现代化的童谣，那中国拥有丰富文化遗产，就不但不是它前进的障碍物，反而是它前进的原动力了。其中的关键是，要用先进的手法来处理古老的文化遗产。

我国各民族现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很古老的，我国的经济制度却是崭新的。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社会还没很好地挂上钩，正是我国艺术处于青黄不接的基因。许教授说在塑造一种包含有各民族色彩的综合文化前，各民族首先有必要整理自己的文化。这观点与我们的部长或议员所常常强调的，新加坡不要气压锅式的速成文化，可谓不谋而合。我国各民族该怎样用先进的方法，来提高，来使他们固有的文化遗产现代化，看来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1981. 11. 25

日本文化·中国书画·新华文学

无论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多么先进,无论日本的经济成就在世界上是多么引人注目,日本人到目前还有两大遗憾。一是从出土文物看来,日本文化要不是从中国输入的,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日本文化难道没有土生土长的吗?这在发现埋在地下的土生土长文化之前,日本人只好很遗憾地接受日本文化是从中国或韩国输入的这事实。二是大和民族到今天为止,还没出过一个像中国的老子、庄子、墨子、孔子等等的哲学家。日本人的哲学,也几乎都是外来的。日本人可以输出电视机、汽车、电脑、照相机等先进工业品,但独独没有哲学思想可输出。这两大遗憾,是日本人在遇到中国人时,总会产生一种很复杂的矛盾心情的原因。他们对中国的丰富文化与哲学思想,既有崇拜与自卑之感,又对中国的经济及科技落后,产生轻视之态。

日本的文化,即使是受到中国与韩国的影响,但并不失其独特民族性。不但西洋人欣赏日本文化,而且中国人看到日本文化的缤纷多彩也要叹为观止。那日本人的为没找到土长土生文化,为还没产生杰出思想家而遗憾,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民族文化的传统,是每一个民族所引以为自豪的。

如果日本人的两大遗憾,足供我国三大民族作为前车之鉴,那

我国各民族必须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最重要的事了。这样的看法,在听了饶宗颐教授的《中国书画杂谈》演讲后,我更进一步坚信保存文化传统,是创造新文化的最先决条件的看法。

饶教授一针见血的指出,当今学中国画的画家,很多深受吴昌硕、张大千等大师的影响,蔚为风气,遂造成一种束缚,致使画风笼罩在大师的精神统摄下。饶教授说:当今画家,宜走出吴、张等大师的影响圈,上溯到中国古代如汉、唐、宋等朝代的画风,从中吸取养料,才能有所创新,从而超越近代或当代的大师的成就。

饶教授的这番至理名言,拿来用在新华或马华文学上,也无不得当。马华文学即以方修先生的以1919年为发轫期,于今也只不过62年,原先作为中国文学支流之一,而后脱离中国文学影响,趋向独特地方色彩的马华文学,其养料来源无疑的是中国文学。新华文学则是新加坡脱离大马后的马华文学的另一新枝,其养料当然也是来自中国文学,所以要使新华文学蓬勃发展,则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养料,是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但环顾学生的华文水准日益低落,该怎样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呢?这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

1981.12.7

新华文学前途何在？

约莫两年前我曾在香港的一份杂志读到一篇评论香港教育的文章，该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教育过于偏重英文的弊病。文章说香港青年多数只念完高中就出来谋事，而在工作中只用到很肤浅的英文，在实际生活上却又大量运用广东话，结果造成香港青年只能用广东话来思考问题，而广东话又因为用者不能以阅读华文来丰富它，所以香港青年只能作等因奉此的工作，而不能深入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该文章总结说，唯一补救这弊病的方法是，让香港青年多读华文，只有学习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语文，才能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这是非常切中香港教育弊病的。

在读过这篇文章后的一个月许，有位同事的太太到我在东京的家闲聊，当她看到我排在书架上的中英文文学书本时，她很诧异地问我大学时代学的是什么，我说是中国语言与文学，她又问我为何学了中文文学却来做官，我说做官为的是生活，学文学为的是兴趣，业余可以涂些生活感受的东西。她听了才恍然大悟，但随后又后悔自己学了英国文学，以致有时想写点小说，却因生活中的事物，诸如筷子果条，豆花水等等等等以及群众的语言，都不能用英语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致掷笔长叹。她说她现在彻底地了解，英文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很实用的文字，但却难以用来表现群众的生

活。

难以用英文来思考问题,难以用英文来写反映群众生活的小说,这都是生活在一个母语尚未消失,而英文却是重要书写媒介语的社会普遍现象。这样的社会现象,是使以母语为写作媒介语的写作人,比一个纯商业化但却没有多种语言干扰的写作人更感到寂寞的原因。这种寂寞感,加上商业社会特有的物质引诱,就很容易使稍有点名气的写作人,或投笔从商,或掷笔归隐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令人另眼看待,文艺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却依然没法蓬勃起来,部分原因相信在此。

文学艺术,最难摆脱的是民族性。樱花给日本人的感受,不仅仅是花,而是漫漫烂烂的花,还寓有人生不在活得长久,而要活得灿烂的意义。梅花对我来说,也不只是花,而是笑傲霜雪,寓有在恶劣环境中不畏艰难舒展胸中抱负的傲气。夜来香带给我罗曼蒂克情调的想象,玫瑰使我想起又美又刁的晴雯。一位日本朋友曾对我说,每一个日本字,对他来说,他不仅能明白它的含意,能读出它的音来,他还能嗅到它的味道,惹起他的想象。中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除了少数丧失了母语的非洲人,得用别国文字创造外,凡有母语的人们,若用母语创造文学,就更能感人。

我国将来是否会成为一个只用英文的国家,那是将来的事,没人敢断言。但在这种局面出现前,作为我国文学重要一环的新华文学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需视两种语文推行的成败而定。两种语文若成功,则新华文学,就会欣欣向荣,否则我国的文学就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酝酿时期,而后才会有以英文为表现工具的文学出现,那至少得等待几十年的时间。

1981.12.9

太痴则惑 不痴无成

孔大山君在其近作《文学》中，曾列举他的两位文友的遭遇，以说明文学是文学，现实是现实，若整日里生活在文学境界中，就会与现实格格不入，而终导致自己活受气，别人活受罪的道理。孔君的论点，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但未免过于消极，有超然物外的弊病。

对于艺术的喜爱，若缺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热情，就难望有所成就。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都是泪”。对文学的执着，正是他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原因。以冷漠的态度，在文学园地边缘走马看花的人，绝对不会在文学上有所作为。

但孔君的论点，也有足以令人三思的地方，那就是对文学的执着的爱，千万别痴到走火入魔的境界中去，不过这是年轻人所最难避免的过错。“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要吃过好多苦头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但这种境界，却又是年轻人应该尽早达到的。

对艺术或文学，过于痴情，则会走火入魔，但不痴情，又必难有成就，理想之道，是在痴情的同时，要清醒地冷眼旁观这现实社会。人的活着，就为了实现理想而来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它会教人理想幻灭，如果在幻灭时，就此冷静下去，那就会成为一个对生活只

是袖手旁观的人。这样的人一多,整个社会就会死气沉沉,也就难以进步。孔君劝导年轻人要分清艺术是艺术,现实是现实的差别,这论点的弊病就在于,若人人都以这种态度对待文学,那文学界就只有看客,而没有参与者;若人人都以这种态度看待社会,那社会就只有冷眼旁观者,而没有参与社会建设者。由孔君的论述文学,也可看出我们的社会已步入这样的一个阶段:多数人努力追求物质享受,不少人沦为旁观者,少数在那儿关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可能被视为傻子。这种傻子一旦消失,那魏晋南北朝的清淡之风就会盛行。

“哀莫大于心死”,孔君对文学的论调,多少是他心死的反映。这种心死表现在文学上,就会出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作品,表现在社会上,就会出现阮籍这样的人物来。这些对环境特殊,绝少行差踏错余地的我国来说,都不是好事。无论对文学,或对社会,既要痴心地爱,也要冷静地思考,这应该才是我们的处世正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才是正确的文艺观或人生观。

1982.1.22

“江山也要文人捧”

在南大四年，最教我怀念的，是相思树花开的灿烂景色了。但相思树的教我怀念，却是它生长在南大那样的环境中。深红色的逶迤走廊，有九重葛倒映的湖水，古色古香的行政楼，云南园的八角亭，亭里的竹丛，在这些景物的衬托下，相思树的穗状粉黄花，才能撩人情思。在那富有历史情调的环境里，看到相思树的红豆，很自然就会想起王维在《相思》中写的这情景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这诗情又加深了我对南大相思树的怀想了。

在日本五年，从电影上看到北海道的白雪皑皑，冲绳岛的椰树婆娑，蕉叶映月光的亚热带风光，长崎的山青水绿，秋田县的明媚风光，很为日本美丽的景色迷惑。待读到川端康城的《雪国》，巴蕉的俳句，才又知道日本的美丽原来也有深厚的文化作基础的。巴蕉晚年淡泊为怀，跋涉千里，走遍日本的穷乡僻壤，乡民的淳朴性格，乡土的朴质文化，都是巴蕉撰写俳句的素材，但俳句描绘的诗境，文学作品刻划的旖旎风光，却又倒过来丰富了日本的大自然之美。

这两个经验使我明白，乡土的可资怀念，并不只是名山的雄伟，大川的澎湃，而是文化的魅力。黄河的气势磅礴，一半是诗歌赋与的；泰山的巍峨崇高，一半是文人的夸张致然的；庐山的云波诡

谯，是受苏东坡与李白的渲染。“江山也要文人捧”，没有史迹的江山，就如塑胶造的江山，既无性灵，色彩也不动人。这样的江山，就一定不能教人朝思暮想的。

因此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感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王粲在《登楼赋》中唏嘘：“斯土虽硕美而非吾乡兮”都不是无病呻吟，故作怀乡之念，实在是故乡的景物，既有自己的足迹可资怀念，又有自己的文化可供品赏的。

我对云南园的思情，是可待成记忆的了，但乡土的值得我留恋，就因有此已成记忆之情在。扶桑五年，不能说全然没值得我缅怀的人或物，但彼邦文化，到底没有可资成记忆的感情在，因此我会渐渐忘怀扶桑的一切。人的可贵，就在于创造物质的同时，也能创造文化，创造物质，为了生存，创造文化，却是为了丰富精神生活。一个没有丰富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乏味与单调，一个由没有丰富精神生活的国民组成的国家，也必是精神贫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一个惊涛骇浪冲过来时，必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掉。

1982.1.28

我国华文文艺有前途吗？

东方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上行下效之风甚流行，王安石变法，日本明治维新，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在文学上也如此，汉武帝偶然读到《子虚赋》，大加赞赏，从而认识了司马相如，由于帝王好赋，于是两汉辞赋特盛。唐代帝王，多爱诗歌，中国诗歌大备于唐代。词起于五代，经李璟、李煜父子提倡与发扬，词终于大成于两宋。可见，东方社会，文学艺术的兴衰，与为政者的好恶，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幅员狭小，人口不多，语言复杂，文化根基薄弱，加上功利思想泛滥，华文的日趋式微，华文文艺的前途实在未可乐观。但也不是一定会自此消失，此中关键，与有关当局的提倡与否，颇有关系。功利思想的泛滥，使文艺在我国备受冷落，华文的式微，更使华文文艺少人问津，能够扭转这种趋势的，非得靠有关当局不行了。

但这样说，并不能因此否定华文文艺工作者本身努力的必要。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提高本身的创作水平为首要任务，为达到此目标，文艺工作者就得多方吸收外国创作的优点。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在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后，要把眼光放到海外去，只有当我们的文艺能在海外开拓市场时，才能加强文艺工作者在艰难的

环境中继续奋斗下去的信心。但在海外开拓市场只是加强信心的方法,而不是巩固华文文艺的措施。

华文文艺工作者要以本地读者为对象,创作本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只有紧紧抓住本地读者的心,华文文艺的根才会巩固,根巩固,枝叶才会繁盛,才有办法横出海外。华文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造出富有本地色彩的作品,这种富有蕉风椰雨的地方色彩,才有吸引海外读者的魅力。这种魅力,才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潜力。

华文文艺工作者在争取本地读者时,要认清的一点是,现教育趋势是华校的关闭,只是时间问题,华文文艺的读者是英校生。英校生的华文水准,是不能与华校的相提并论,文艺工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既要考虑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争取读者,也要在普及中逐步提高,一味地毫无原则地提倡普及,会陷于媚俗的泥淖中去,但不顾现实情况地高唱“阳春白雪”,也是自取灭亡之道。以不媚俗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是使华文文艺日益走向光明道路的另一可行方向。

1982. 2. 10

创作总根于爱

鲁迅在论述文学创作的意义时，曾说过“创作总根于爱”这句话，这真是一语道破有良知的写作人的心声。有良知的写作者，除与一般写作者一样，在进行创作时有快感外，前者一定有一股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往往会教有良知的写作者忘掉自己个人的前途与安危，而鞭挞入微地反映该时代的陋习与丑恶面，由此提醒人们注意，并唤起改革的要求。杜甫的《三吏》、《三别》，陆游的《示儿》，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文天祥的《正气歌》，无不流露着爱国忧民的情操。正是这种情操使这些文学家辗转反侧，坐立不安；也正是这种情操使他们的作品万古不朽。文学作品的感人力量，除高超的写作技巧外，作者的热爱国家之情，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七十年代是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反映在我国华文文学上，就有追求光明，慷慨高歌的特色。这种激情进入八十年代，基本上是平息了。风住尘香花已尽，在丰衣足食的环境下，类乎汉赋的文风的兴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这只是八十年代社会风貌的一面，而且是过渡时期较不重要的一面；另一面是思索与探讨的彷徨与困惑，这是主流，八十年代的我国作者，应该在这方面去寻找题材。

八十年代诚然不是激情的年代，它是慷慨高歌后，坐在树荫下

啜茶思索的年代。在这丰衣足食的年代，我们在探索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不能平衡的问题。在思索与探讨后，我们或许会发现，中国盛唐的繁荣，正是晚唐衰弱的远因，这种历史教训，或许有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历史循环论，盛衰定期论，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相信举国上下，有意识地防患于未然，我们是能避开盛极必衰的陷阱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到底是与一个人生命的盛极必衰有所不同；人类比动物聪明的地方，是能把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人。因此由盛的一个高峰，拉向另一个盛的高峰，全看下一代人是否有能力接过这条线，而且要用适当的力把这条线拉好。在把这条线交给下一代人之前，文艺工作者就有责任帮忙民众寻求接线之道。

如此看来，八十年代的写作者，若留恋于七十年代的激情，那是患上历史思古病；但若停滞在赞颂歌舞升平，那是患上历史健忘症；前者会使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失去时代意义，后者会教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流于时过境迁了无痕道之病，在这思索与探求的年代，写作者若能本着创作总根于爱的原则，写出这时代民众在思索时的苦闷，在探求时的彷徨，在发现一条可走的道路时的惊喜，他应该就是建国文学队伍中的一名突出成员。

1982. 3. 20

打破框框与思路不清

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往往有共同的取景角度。一首耐听的抒情音乐，其中所洋溢的诗情画意，往往是可供写诗的人参考的。一张突出的艺术摄影，那摄影师的取景角度，往往也可供写散文的人借鉴。一部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的影片，往往更可触发写小说的人的文思。不同的艺术形式，而能有相通之处，那是艺术家在创造时，有时会不谋而合致然的。

但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各种艺术有其独特的形式特征。就因为各种艺术形式有其独特性，艺术的世界才会缤纷多彩，琳琅满目。音乐是以曲调来抒情，绘画是以色彩来表意，文学是以文字来表情达意的。这种种艺术形式，综合在一起，可以提供鉴赏者以更丰富的精神享受。例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开头的那一个镜头，就是摄影、歌曲、诗词的汇合，这种汇合带给我们一种悲伤的情绪。但这种汇合，并不是排斥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而是在保存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的前提下所作出的一种牡丹绿叶相得益彰的汇合。

因此我们可以说，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是不可排斥的，甚至是同属于文学范畴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杂文，它们之间的一些特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诗要写得有意境，散文要凝炼，小说需塑

造人物，戏剧要能在舞台上展现，杂文要泼辣，这种特质都须受到照顾与保留，否则它们就会失去自己的面貌。

用这种标准来看我们目前一些写作人对文学的看法，就会发现他们患上概念不清的毛病。因此有人说要以盆栽的形式来呈现散文，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一篇优美的散文，它所借重来展现意境的，是文字而不是盆栽。既是以文字为媒介的散文作品，它怎能以盆栽的形式出现呢？

这种概念不清，一味追求打破框框，而不顾及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的作风，正是我国文坛患上贫血病的主因。一个以为诗既然能以歌的形式出现，散文也必然能以盆栽的形式出现的人，是个思路不清，概念不明的糊涂虫。这种糊涂虫一多，怪论也就多，影响所及，就必然会出现一些文学非文学，绘画非绘画的东西来。

我们不否认，各种类的艺术家在表现同一题材时，常常会有不谋而合的地方，这是由于他们的审美观点相一致的结果。我们也不否认，朗诵诗时，配上音乐与绘画，能增强听者的情绪感染；但别忘了，在朗诵诗时，诗是主角，绘画与音乐是配角，在这时刻，绘画与音乐并不能取代诗歌的。任何意图以绘画形式来表现诗歌，而又说那是诗歌，任何意图以盆栽形式来表现散文，而又说那就是散文，不是打破框框，而是患上概念不清，不知所云的毛病。

1982. 3. 29

不是为了永恒 是为了记忆

一些曾写过不少文章而目前已停笔的文友，在谈及新华文学的前途时，多感慨唏嘘，原因是华文日趋式微，二十年后新华文学或会成为绝响。新华文学会不会真的在二十年内成为绝响，目前就下定论，未免言之过早。但新华文学工作者若还不醒悟，而一味创作只有他及少数同道者才能了解的作品，那新华文学会加速死亡，却是可预期的。前些日子，日本东洋大学的两位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及其文学的教授，来本报访问时就曾问我们，以我国华文水准日益降低的趋势看来，十年后的新华文学必定会没有读者，这难题该怎样解决。我们的回答是，华文前途全系在英校生学习华文的成败上面。为了争取英校生读华文文学，华文文艺工作者有必要走写实的道路。华文文艺工作者若还沉迷在扭曲文学、故弄玄虚的梦幻里，华文文学前途就堪虞。

但即使是前途堪虞，即使是二十年内新华文学会广陵散绝，有能力写作的人，还是应该写下去的。不是为了永恒，是为了记忆。我们的社会原本是移民社会，我们的文化是边际文化，这两大特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不可能是世界文化的主流，而只能是世界文化的一脉。如果马华文学始于1919年，而终于2000年，那它就有81年的生命。这81年的生命，记载了我们的社会风貌，社会进展状况，

这记载可为史学家将来的研究资料。后人绝对不会忽视这 81 年的历史记载,凭着这一点,写作人就该写下去。

另外一点教写作人必须写下去的原因是,新华文学很可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宋词,词始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而衰于元朝,新华文学很可能衰于 2000 年,此后不是说我国就没人用华文写作,而是说华文文学不是主流,它要让位给英文文学,就如词要让位给元曲一样。但词虽让位给元曲,它并不会因此丧失它灿烂时代的价值。要研究两宋社会风貌的学者,一定得读宋词。如果我们在新华文学还有读者的时候,而搁笔不写,就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们的文化既是世界文化的一脉,我们就可以把 81 年的新华文学交托给世界文化长流,新华文学或许会断绝,但世界文化长流依然会奔流不息,它会带着新华文学前进。换句话说,反映时代,反映社会面貌,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在华文还有读者的时候,用华文写作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们不用担忧将来华文的前途如何,华文文学很可能被英文文学取代,但这正如宋词被元曲取代一样,华文文学并不会因此丧失它的时代价值。为了记忆,但不是为了永恒,华文文学工作者应该继续写下去。

1982.4.6

专栏作者的苦恼

孔大山最近写了《八婆》，对那些江郎才尽——只能在自己身边琐碎事件中绕圈子的专栏作者刺了一下；此后他又以自己为例，说倘若有一天，他的三十六道板斧都玩完了，沦落到要露着肚脐在读者面前晃来晃去，那该怎么办？他藉此来说明专栏作者的不易为，这真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但只要处理得当，专栏作者是不会有题材枯竭之患的。

专栏作者要避免以露肚脐来哗众取宠，首先就得进修。他最好是心无旁骛，一写完专栏，就去看书，而且最好什么书都看，阅读范围广阔，才能触类旁通，对什么问题都能有点见解，这样题材才不会枯竭。书看厌了，他最好是去坐咖啡店，观察别人怎样生活，这也是在阅读，不过对象是活的人，而不是死的书。

在阅读书本或观察活人时，他要多思考。多思考，他就能发现这社会有很多值得他担忧或发笑的事、人。但他的情操最好高一点，别认为别人都是傻子、俗人，只有自己最清高，最有头脑。这样，他才不会整天唠叨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点小情趣——孩子会背诵唐诗，或太太给蚊子叮了一口等等身边琐碎事。作为专栏作者，我以为他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不然，他还是去享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好了。但这样说，

并不是教他整天愁眉苦脸,或者像孔夫子那样遍游天下宣传他的学说,那是大可不必的。 he 可以和常人一样笑闹,也可以喝酒唱歌,不过不能天天醉,在笑后,喝酒后,唱歌后,他要多思考。多思考社会问题,国家问题,人生问题,那他就会获得题材多得不胜写的乐趣。

要避免神经病,他最好每年休假三个月,而且要到外地旅游去。在度假期间,他要什么都不想,打球就打球,跳舞就跳舞,爬山就爬山,游泳就游泳,一句话,尽情欢畅。这种尽情投入新环境的生活经验,三个月的,足够他半年使用。如果在旅游中,他太急于收集写作题材,他就会犯上为了结婚而结交女朋友的错误,不单精神紧张,而且所选择的往往不合心意。

这些这些都是专栏作者要遵循的生活方式,而以我国的经济成就,专栏作者要有这种种生活条件,是易如反掌的。可惜的是,华文日趋式微,华文的市场价值也就日益低落,因此专栏作者想要每年有三个月假期,可能是个梦想。既然可能是个梦想,我担忧专栏作者的倒不是题材枯竭,而是长期操劳以致患上神经病;既患上神经病,就很可能露着肚脐在读者面前晃来晃去,这见解我倒是与孔大山不谋而合的。但这是谁造成的悲哀,我看可以研究研究。

1982. 4. 13

文学题材与生活经验

人的经验有两个来源，一是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一是从书本或大众传播媒介而来的间接经验；直接经验由于亲身经历，感受特深，间接经验由于非亲身经历，感受就没有那么深刻。

文学作品的题材，可说是作者从亲身生活中去摄取的。但这样说，并不排斥作者可以间接经验作为作品情节的架构，而只是说，亲身生活体验是文学作品的主干，而间接经验只是枝叶的烘托。即使是像西游记这样的想象成分很浓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也还是作者从现实生活的经验中去提炼出来的。

强调亲身生活经验的重要，并不等于说每事每物都非亲历就不可动笔。凡事凡物都须亲身经历，非但不可能，而且是没有必要的。有些人强调，要写非本身经历的事物，就非得去经验此事物不可，这种作法应该是写报告文学的作法，而不是写文学作品的作法。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是作者的自传。唯其带有自传的特质，文学作品是以作者的亲身经验为主调，而间接经验只能是辅助。

决定文学作品成败的关键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情操，作者具有关怀国家与人类前途的情操，那即使他写的只是身边琐碎小事，也必是有价值的。作者本身若是个情操卑劣的人，即使他的亲身经历惊天动地，他的作品也可能是毫无可取的。

人的时间与活动范围都很有限,他不可能对每一种生活与事物都有机会经验过,也不可能刻意去经验每一种事物,才来下笔为文。由于作者只能就近取材,写身边的生活感受,这就要求作者要有热爱生活的激情,分析生活的能力与关怀人类前景的情操,这样才能从滴水见到海洋,从一粒沙中看到世界。

由于人的生活经验都有所局限,理想的做法是,各个阶层的分子,都应该有能执笔为文的人存在。这样产生的作品,才能感人,由局外人经过几个月的生活体验,就下笔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教育还未普及阶段的过渡时期的作法,而不是理想的作法。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既不用过于强调写作题材的大小,也不用耿耿于怀没法体验每一种生活。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不外乎真善美,能表现这种境界的是作者高尚的情操与真挚的感情,而不是题材的大小,或何种性质的生活经验所能决定的。

1982. 10. 29

我国华文文学的生命源泉

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兼人协副主席李炯才先生，在国际华文文艺营开幕礼上说，华文作品在东南亚的市场越来越小，因此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开放其市场给华文书籍，是对华文作者的最佳奖励办法，这呼吁是及时且正确的。我国的华文作品能销售到港台的，为数甚少。我曾在东京的华文书店看到本地的一些作品集，但东京华人不多，而多已在文化上与日本人同化了。在东京的年轻华人而能阅读华文的，更是凤毛麟角。本地作品要在东京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作品排在一起，来争取那为数甚少的华文读者，实在是守株待兔，白费心思。

所谓文化交流，应该是双程交通，而不是单轨的输送。我国一向来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文作品（除少数带有很浓的政治味的而外），都准其入口。这种开明政策，使我国的华文写作者不只能从此三地的名作家的作品中学习到写作的技巧，还能通过阅读华文书籍而获取各方面的知识。反观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由于对海外华文作品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致使此三地的读者对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的现状或社会的风貌，都很陌生，这是个不小的损失。

文化交流，从知识交换这角度来看，确实有点像贸易上的互通有无。不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没开放市场给东南亚的华文书

籍,对东南亚的华文作者来说,固然是一种损失,但蒙受更大损失的,却是此三地的读者,这是文化交流单程交通的弊病。因此,在国际华文文艺营举行过后,此三地的有关人士若能采取具体步骤,有系统地介绍并输入我国的华文作品或书籍,那才不会失去这次交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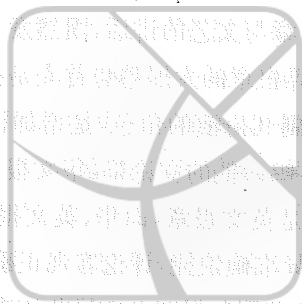
不过,有了海外市场,并不等于我国的华文文学自此便自然而然地会蓬勃发展起来。争取到海外市场,对我国的华文写作者无异是寻觅到一种激生素。但单有了激生素,而没本身成长的条件,却也无从产生相当水准的作品来。我国华文作品所必然具有的地方色彩,是我们的作品能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吸引读者的条件,但拙劣的技巧,会对这种色彩起着破坏作用,而致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可见争取海外市场,只是我国华文文学寻找生路的一个办法,本地写作者能在主观上努力提高思想认识与写作技巧,这才是我国华文文学能够延续下去的最主要条件。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年轻一代对学习华文所持的态度是否正确,及他们阅读华文的能力或以华文表情达意的技巧的高低,才更是我国华文文学存亡的关键所在。任何国家或区域的民族文学能否蓬勃,是与该民族的文字在该国家或区域是否受到民众的重视息息相关的。我国华文文学的兴衰,需视年轻的学生对华文的重视与否而定。

举办国际文艺营讲座,是刺激本地文学蓬勃的办法之一。从根本上鼓励学生重视华文的学习,是延续与发扬我国华文文学生命的途径。只重视前者,会产生少数写作者往往要到海外朝圣的弊病;但过于忽略了它,也会产生本地写作者囿于己见,而不能从较高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弊病。不过,我们要认清的是,不断培养广大学生喜爱华文文学,喜爱本国的文学作品,才是华文文学在我国的长生之道。

争取海外市场若在将来成为事实,对我国华文文学工作者的激励是无比巨大的。作者从海外市场的利润中分享到的酬劳,也可能促使我国产生职业华文作家。但这样的美好远景,必须在华文普遍受到重视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好好教导学生认识学习华文的重要性,才是我国华文文学的真正生命源泉所在。

1983.1.18



华文文艺应该脱离报章吗？

星洲日报副刊主任兼执行编辑黄彬华先生，日前在国际华文文艺营上的有关报章与文艺的讲话，固然发人深思，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认为世界报章的发展趋势首先是报导与评论，其次是提供情报，因此今后副刊扮演的角色，是增加读者的生活情趣，增广见闻与激发文化共鸣。他的立论是，华文报章的竞争对象，已不再是南洋与星洲，而是英文报章，而华、英文报章的生死存亡之争的胜负，是看谁的报导准确快捷，评论客观正确，内容充实可靠而定。

华文报目前确实是在副刊上出尽花招来吸引读者。黄先生认为报章的主要任务是报导与评论，这是对的。不过，华文报能靠加强副刊来吸引读者，这说明华文报章同时在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报导与评论，二是传播文化。在加强后者的同时，若在有意或无意中忽略了对前者的加强，那要改善的是报导与评论，而不是取消后者。

附在华文报章上的文艺副刊，的确是温室的花朵。如果气候适宜，花树本身的条件够，这花树应该放到室外去承受阳光的照耀与风雨的吹打。问题是，在马华文学繁盛的 50 到 60 年代，文艺尚且未能全然脱离报章而独立发展，在这华文文学面对风雨飘摇的困境时，报章如果抛弃文艺副刊于不顾，那只会加速华文文学的死

亡,并从而导致华文报章危机的加速出现。

附在华文报章上的文艺副刊,不仅给写作者提供耕耘的园地,更重要的是,它也在培养有写作潜能的新作者,争取文艺的潜在读者。在幅员小,人口少,语言种族复杂的我国,任何纯文艺刊物的读者,都很难支撑一份有水准的文学杂志的。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国国民素质与先进国相比,还是相当低的。提高国民素质,无疑的是华文报章的一个重大任务,而能胜任这角色的是推广文艺。在我国特殊环境下,华文报章若只加强报导与评论,就只能收到提高国民认识事物水准的效果,而未能做到提高国民欣赏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

只有不断地普及文艺,使文艺读者群日益壮大,那文艺才有办法脱离报章而独立更生。我们认为这样的时机尚未到来,由文化节的款项须由成功企业家的赞助一事看来,便可证明华文报章无论要走怎样的纯商业化道路,都切切不可抛弃传播文艺的角色,否则,华文报章会更快消失掉。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华文报章与书籍的读者日益减少,廿年后华文报章的读者会骤减,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华文文艺的更难有读者,也便是未卜先知的了。在这样的困境下,华文报章若真的抛弃文艺副刊,那紧随着文艺读者的渐渐减少的同时,就是华文报章读者群的日益缩小。

从报章与文艺发展的角度来看,文艺必须脱离报章是健康的现象。但在华文文艺读者非常稀少的现在,在文艺还没独自生存的条件下,就把它从报章上掷弃出去,这种做法无疑是把幼嫩的花苗,置放在狂风暴雨下而希望它能茁壮地成长起来。这种希望肯定是不切合实际的。

1983.1.19

爱美使社会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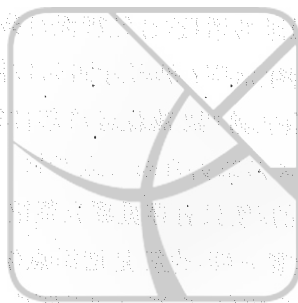
中国的电影杂志《大众》，在其5月号中以老明星张云作封面，结果只销售一百万份。该杂志每期的销售量为九百万份，5月号却剩下八百万份销不出去。编辑人员因此紧张起来，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把封底的年轻貌美女明星倒放过来作封面，结果终于把剩余的八百万份卖完了。这是刊载在《新报》的一则趣味性小新闻，但它说明了一个真理：爱美是人类的天性。

理想主义者教条地把一切事物机械化的结果是，在违反人性的桎梏下，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一切事物都僵化了，社会停滞不前了。在体育竞赛的场合里，理想主义者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他们提倡革命性比艺术性重要，在经济范畴内，他们相信生产关系比提高生产力重要。

理想主义者的一切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真理，其实它的后果是阻碍社会进步。老明星不是说没人尊敬，但年轻貌美的女明星才是众人爱看的对象。这应该与异性相吸拉不上关系，而是最彻底地说明爱美，爱护新生事物，是人类的本性。唯其人类有爱美好事物的本性，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地进步。如果众人对皱皮鹤发的老明星有兴趣，要不说明那些人的心理有问题，也至少说明人类的审美观已陷入可悲的绝境了。

我们常说邪不胜正，恶不敌善，其实便是人类爱美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的结果。爱美表现在精神上是对美好艺术的追求，表现在物质上是对丰富物质的追求，这两者只要取得适当的平衡就是好事，颠倒是非、美丑，而硬要说这是真理，这是教条主义者最大的悲哀！

1983. 5. 27



为下一代制造不寂寞

几位朋友聚在一块，总要喝上几大杯的啤酒，无非是想在几分微醉中，说些互相激励的话，这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物质生活是相当丰富了，但精神生活呢？理论上说可以阅读书报来充实，但有名山大川吗？有名胜古迹吗？难怪经济条件较好的朋友，一有假期就纷纷往外国跑。

没法子跑外国的，便只有寻觅哪家菜馆或摊位的菜烧得好，有空时三五成群去饱餐一顿，也算是增添点生活情趣。人是怕寂寞的，大家多聚聚，发发牢骚，生活也似乎不太单调了。

但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吗？我看没多大意思。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在历史短暂的国家，是会苦闷的。不过，历史却不可以像快餐那样速造的。该怎么办呢？我看现在感到苦闷的人，就该动手做点事。

方块字在这儿还有多长的生命，十年？二十年？没人能预知。但能写的就该继续写下去，即使有一天方块字在这里成为古董，至少也为我们的后代的博物馆，多增添一些古迹资料。寂寞的人，为下一代的人多制造些不寂寞的东西，这应该是有意义的事吧？这会不会比只喝酒，只逛名菜馆名摊位更有意义点呢？

1983. 6. 28

小国也有人才

杨振宁教授在电台的两小时谈话，实在教人听出耳油来。他对每一个问题，都有非常正确和独到的见解。别的不说，单单只提他说新加坡并非没有条件培养出科学家一事就教人钦佩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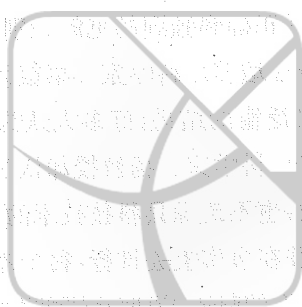
或许是实用主义泛滥的结果，好多人认为新加坡不可能产生世界级的作家、运动员、科学家。杨教授却认为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已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也不乏深具科技技术的人才，只要主观上有培养科学家的愿望，并在事实上去推行，科学家是不难产生的。他举例人口只有五百多万的丹麦，说明小国并非没有人才。

我相信杨教授的话很有道理。经济可说是培养各种人才的最主要条件，经济一有成就，许多问题都好办多了。但大家也须有主观上的强烈愿望，否则也是枉然的。

就拿华文写作的人来说吧，香港出现职业作家时已甚久，为何新加坡独独没法培养职业写作人？最简单的道理是，本地文学作品不受重视，任何写作人若希望靠写作谋生，都只有饿死。因此，写作人只好寻觅一份职业，而在业余写点东西，这情况若没得到改善，新加坡就难以产生有水准的文学作品来。其他各领域的人才，若要让他们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也非得更适当地把经济成果分给他们不可。

抛弃自卑心理,抛开实用主义,站在更高处来看问题,把经济成就的一部分用来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不只会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有更高的地位,对国家意识的形成,也会有所促进。

1983. 6. 30



诗才与商才

君子固穷，这是很迂腐的观点，也是传统华人社会读书人的看法。这看法既误人又误己，也误国。个人若致富，国家的物质成就高，连带而来的，文化艺术也会兴盛。但也不是因此就说，人人非得混进商场不可。以为从商可赚钱，又从而否定从事精神文化者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以己之是，判别人之非的作法。

人非低等动物，求温饱是生存的条件，但创造文化艺术，却是丰富人类精神文化的途径，至少与创造物质一样重要。物质文明会改变精神文明的面貌，但精神文明却又会倒过来影响物质文明的进展。这二者原本不可截然分隔，但人的秉赋，各有不同，是研究学问的料，还是从商之材，多少有点先天已决定的成分在。陶朱公固以巨富文明天下，但讲诗才却只能推崇李白了。陶朱公当年若想在成富翁之后，再来写诗，他不只不会成为李白第二，我看连钱也要赚不到的。

古代的社会结构较今简单，古代的各门学问，也不似今之繁复细分，陶朱公尚且没法同时成为李白，那在今天的每门学问，都要穷终生精力才会有所成的情况下，要想同时成为陶朱公与李白，这办得到吗？

1983. 7. 19

雅士的可恶

虔诚的教徒教我钦佩的一点是，他们不但自己精神有所寄托，逢人还苦口婆心劝导别人入教，即使遭到旁人的讥笑，他还是逢人努力说教。信教能不能摆脱人生的苦闷而获得精神上的快慰与幸福，我非教徒，无从知道。但社会能一天天进步，却是由于有许许多多具有教徒般热忱的人们，在关心与指责社会上的一些偏差促成的。

住进舒适的屋子，焚香读书，煮茶下棋，学书习画，浑然忘群地在小室里过着优雅的生活，这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只要他们不害人，那人各有志，谁也不会去说这种知识分子的是非，不过，这种人往往又会以己之是，议人之非，非要别人也跟着他们优雅不可，那就可恶了。

可恶的地方在于，这种人什么事都不做，活着只为自己与家庭的幸福而奋斗，但又看不惯别人在做事，就瞥议别人不知死活，不识时务，好像整个社会的人，如果不和他们一样悠哉悠哉地生活，就是不明智的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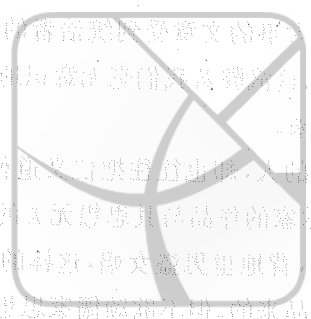
其实社会会进步，归根究底，还是靠好多埋头苦干，仗义执言的人来实现的，我从不讥笑虔诚教徒说教时的口沫横飞，或从事社会工作者的奔走繁忙，或议论家的据理直争，这些人表面看起来是

傻子，其实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没有了他们，雅士们是不可能有较理想的生活环境来过他们的优雅生活的。

只一味寻求自我幸福，而忘了幸福是众人劳动的结果，并从而批评众人的傻劲，这正是雅士的可恶处。

品雅已辭品

1983. 7. 21



品格与作品

中国自儒家思想出现后，文以载道思想就盛行了。其流弊是解说道德与谈论国家大事的文章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抒发性灵之作则只在民间流行。这流弊若我们毫无意识地继承下来，便会写出酸味十足的劝世文来。

但抗拒这流弊的人，却也往往把仁义道德与做人的道理混淆起来，以致得出艺术家的作品与其思想无关的谬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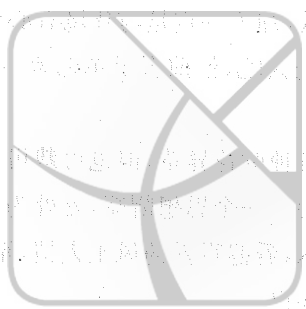
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这样的伪君子，当然是创作不出什么感人的作品来的。但不歌颂儒家思想，而只发扬杨朱的利我主义的人，就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吗？

阮大铖的《燕子笺》不会是拙劣之作吧？汪精卫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会不感人吧？但阮、汪的沦为汉奸，就使他们的作品成为废物了。理由是，有责任感的作家，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否则，呼吁人们去冲锋陷阵的诗人，自己却躲在象牙塔作夜莺歌唱，吃血淋淋的牛扒，这未免把众人当傻瓜吧？

艺术家的作品，到底是要给众人欣赏的。艺术家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但他本身却须有爱人类之心。孤芳自赏或损人利己的艺术家，无论他创作出多么感人的作品来，那作品也只是废品，这不是用文以载道的标准来判决它，而是用艺术归根究底还

是要充实人类的精神生活,促进人类的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它的。一句话,艺术家的品格与其作品有关。

1983. 7. 23



阅历和人生观

人的思想和情操，基本上与他所处的周遭环境有关系，但人的思想与情操的高低，却不一定是与环境有必然的关系。孙中山与汪精卫是同一时代的人吧，但前者是革命家，后者却是汉奸，这又怎么说呢？

肥沃的土地可种鲜花异草，但也可栽可提炼鸦片的罂粟花，一样都会生长茂盛的。一个思想齷齪，处处为己利打算的人，即使他游遍天下名山胜水，看遍世界的风土人情，至多也只能为他的坏主意多提供点灵感而已。

不过，对于有正确人生观的人来说，多接触社会，多遍游名山胜水，无疑的是会扩大他的心胸的，也能增强他对理想追求的信心。

那正确的人生观，何以形成呢？我看与所结交的朋友和所阅读的书籍息息相关。

一个有了正确人生观的人，缺乏阅历，只能造成他的思想稍微偏激，但不会使他的思想成为害人的东西。一个没有正确人生观的人，缺乏丰富阅历，只能使他的馊主意拙劣点，却不会使他的主意变成利人的思想。因此，我想好人应该多走走看看，了解情况，以增加见闻，增强追求理想的信心。满脑子是馊主意的人，则要把他放

唱 高 调

《新一代的价值观》座谈会，是一个不太精彩但用意至善的节目。与会的年轻人都是好青年，因此他们的价值观都很正确。这固然不能代表所有新一代的人生观，但至少说明新一代能推己及人者，为数着实不少。

座谈会中那位说愿意拨出一部分宝贵时间来赞助同学解决难题的学院学生，可说是拥有助人为乐之本的精神了，在此时此地，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是往往会招致讥笑的。

我们的社会，似乎已发展到事事为己利着想，才是正常人的想法的地步。因此，若有人敢说做人的道理，要不遭受讥笑，也要被人骂为讲大话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理想到底有多少成分能达到，这是个大问题。同理，做人的道理，也是全人类的理想，能做到什么程度，也会因人而异的。不过，既有理想在那儿，大家就可凭己力去做，做到多少算多少，总比无是非标准，一味为己利而钻营来得好。

问题就在于，无论何人只要提到理想，就有可能被指为唱高调。那种眼睛只看到自己鼻尖的利益，而又躲在黑暗处大放冷箭的鼠辈，其可恶处在于，以其利欲熏心的人生观，来判断别人的良善

用意。对这种人来说,那位学院学生要不是在唱高调,便是傻瓜一个。然而社会会进步,就因为有傻瓜存在。

1983. 8. 18



文化无国界之分

空闲时喜欢写点东西的人，除感叹文章无价，没法藉此谋生外，另一苦恼是喜欢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尤其在华文水准每况愈下，读者越来越少的此时此地，还想写华文文艺作品或学术论文，不也是太傻了吗？

我却不以为然，文艺作品当然带有地方色彩，因此也应该有地方读者群，但地方读者群的多少，并不一定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永存价值的要素。理由是，文化无国界之分。

好的文章，不会只在某一固定的、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建立的国家内流传的，它还会在世界各处流传，而且不限于该作品所使用的文字的国家，因为有能人异士为好文章进行翻译。

要紧的是作品的素质，如果你能写出震撼世界文坛的好作品，是不愁没有读者的。丹麦现有人口五百多万，在安徒生生活的年代，丹麦的确实人口数目，我不清楚，但肯定会比目前的为少。可是安徒生童话集，在世界各处流传之广，读者群之众，又有几个大国的作家能与他相比呢？

能认识到文化是全人类的财产这一道理，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写下去，以新加坡现有人口只有两百多万又分为华、英、巫、印四种语文的事实来看，要期望有哪种语文会出现杰出的作品，是不太容

易的。这点或许至少要使我们感到比丹麦人自卑,但却不足以成为我们掷笔叹息的原因。

能从小岛往外望一望,能认识到创造文化是全人类财产的道理,我们就能不为一小部分人的不学华文或不阅读华文文艺而悲叹或不写作,而能锲而不舍地写下去。

1983. 8. 22

炒粿条和写文章

卖炒粿条的小贩炒出来的粿条，难免要千盘一味，而顾客的口味却各有所好，因此小贩受到顾客的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事。写文章也和炒粿条一样，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观或思考方式，因此写出来的作品，也难免会有观点上的偏差。一篇作品发表出去，难免会引起持不同观点的读者的批评或誉议，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对作者来说，读者的批评，应该是于己有利的意见。作者应持着有过则改之，无过则勉之的态度来对待读者的批评。如果作者摆出我对事物的看法是最正确的姿态，损失的无疑是他本身。他不能从批评中求进步是一回事，坚持自己的谬见而终于慢慢失去读者，那才是更大的损失。

对读者来说，他应当明白，作者也是普通人，他不可能对事物物都有正确的了解，因此偶而写出一两篇观点稍嫌偏激的作品来，也不该受到无情的打击与谩骂。何况，炒粿条的小贩在心情不好时，很可能炒出一盘太咸或淡得近乎寡味的粿条来，因此，写文章的人在情绪不好时，也很可能写出一篇观点偏激的作品来。我们绝不能因为炒粿条头手的偶而失手，而断定该位头手是没用的人，同理，我们也不可以以某位作者的一两篇观点不正确的文章，而宣

文艺拉车手

大众传播媒介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文艺的重要性，这固然是文艺在我们的社会中日益衰退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却是我们的社会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快餐式的软性读物与录影带，就大行其道了。

吃个什么包，啃点什么鸡，再看看什么录像带或消闲漫画，几乎是这都市的年轻人的标准生活方式了。当然，这样生活着，也能快快乐乐地过一生的。问题是，不吃正餐，身体会不会因此而虚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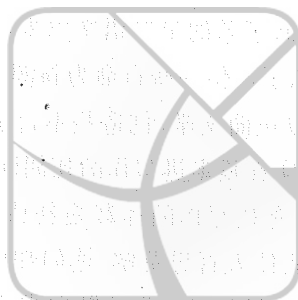
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做一点事呢？我看办法还是有的。办一份综合性的，既谈上下古今，也刊登文艺作品的适合年轻人的杂志，应该还会有读者的吧。

但谁愿意来领头呢？谁愿意出钱呢？这才是关键问题，只希望有钱的文化商人，能够挺身而出承担这重任。

大众传播媒介的缺乏刊载文艺场所，部分原因也是群众缺少冲劲的结果。有认识的文艺爱好者，带头出发发动群众搞创作，应该是突破文坛沉寂的好办法。文艺只有在群众的支持下，才会有深厚的发展根基，文坛也才会活泼与热闹起来。

有谁愿意在众人都只追求名利的此时此地,做个拖着文艺马车前进的拉车手呢?若有,则文艺就不会一再衰退下去。

1983.9.5



巧妙的构思

原甸最近写的那篇《构思的独特》，颇能道出写诗成败的关键来。自华文成为华族子弟的第二语文以来，中学生能读懂文言文的，已少如凤毛麟角了。但一些自命为新潮的年轻人，在文字基础尚未打稳时，竟然以扭曲文学、创造些不合乎语法的句子为荣，并美其名为新诗。这实在是走进写作的死胡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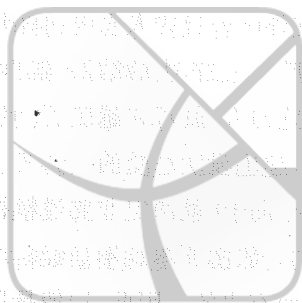
这些年轻人最喜欢写作的体裁是新诗，原因是，写出来的新诗，若因文句不通而使人百思莫解，他们却可沾沾自喜地说，那是含蓄。我曾经看过这批年轻人写的散文或议论文，真是文句不通，错误百出。通篇文章，毫无结构可言，只是杂乱地堆积素材。

写作固无捷径可走，但文字要通顺，却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作者的思想认识，最后则是作者的巧思。要在语言上取胜，倒不是最大的难题。要对某一题材，作正确的处理，也不是太难的事。最难的倒是构思。

每个写作者，都有他独特的构思方法，但每个写作者，却都容易陷入他特定的构思模型中去。原甸强调，一个诗人要在语言上与形象上，有所表现并不太难，但要求构思独特、新颖、巧妙和别具匠心，倒是难度相当大的课题，这真是经验之谈，足供年轻写作者参考。

对某些以扭曲文字为荣的年轻写作者,我想他们即使没能力或时间去好好修读古典文字,也应该好好精读五四以来的上乘白话文作品。只有娴熟地掌握了语文,再在提炼题材方面费点心思,并在构思方面大下功夫,才有可能写出成功的作品来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只能取得无知者的空洞的欢呼,但却教有识者心痛。

1983.9.9



开拓生活深度

即使少出国门的新加坡人，在周末礼拜有闲暇时，也是要感到很寂寞的。对曾经在外国呆过的人来说，有闲暇时就更感到闷得发慌。几个可逛的名胜，一去再去的结果，就再也引不起游兴了。于是在星期天往西马跑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但没车又有孩子拖累的人，却是要连这点乐趣也没法享受的。

是不是说住在小岛上，就注定非要过精神空虚的生活不可呢？想想，这也不尽然的。旅游原本就不是经常可即的赏心乐事，金钱与时间都是难以兼而有之的。因此，即使是居住在泱泱大国者，也不一定常常藉旅游乐趣，以增添生活情趣的。

生活情趣的获得，来自对生活深度的开拓，而生活深度，却来自对居住环境的创造。所谓生活情调者，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融进文化色彩而已。因此，雨夜与三五好友聚首咖啡店共饮，对有文化修养者来说，不妨想象为古人把杯茶楼酒肆的情景，这么一来，发思古之幽情，就不是无中生有的了。

但藉古抚今，到底是美中不足的。若能在住所附近创造深富情调的场所，让今人抚今并展望未来，则那种现代情思就更为幽远了。从这点来看，建屋局想在后港和碧山兴建餐馆街道，就是开拓生活深度的措施了。

1983. 12. 13

序何晓《玲玲的星期天》

与何晓相识不算不久，但相处的机会并不多。在不多的接触中，我发觉何晓是位很诚恳的文艺爱好者。诚恳不是美德的一切，但诚恳却是文学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文学讲求一个真字，因此七十岁的诗人，也往往有颗赤子心。

我常常想，一个有灵魂的人，他本身便是一首诗，一篇动人的散文，或一部有血有肉的小说。诚恳并不是一个人的灵魂，热爱人类却是。何晓不只是诚恳，他更热爱人民，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因此他的灵魂是美丽的。

爱与憎是对立的，但却又是一个人的情操的两面，热爱应该热爱的事物，憎恨应该憎恨的现象，这原则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具有这种情操的人，他本身便是一部文学作品。

何晓诚恳，他热爱广大群众，憎恨少数人渣，他本身便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他又会写作，他写出来的作品，其实是饱含着他的爱与憎，是美好灵魂的一部分。从何晓的作品，可窥见他灵魂的一斑，但只有接触何晓，才知道文学作品其实只是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

何晓诚恳，他的作品因此也较平实，何晓出身贫寒，他的作品因此多涉及底层人物。对看惯风花雪月作品的人来说，何晓的作品

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对喜爱浪漫色彩作品的读者来说，何晓的作品也没太强的感染力。但对经历过五十年代贫困生活折磨而今是中年的读者，或对喜爱阅读写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玲玲的星期天》这本书所收集的作品，无疑都是感人至深的。

我知道何晓并不是文艺的尖兵，他只是利用教余闲暇的一小部分时间，没倾全力进行创作。集中的一些作品，或有略嫌粗糙之作，那不是才力不足的证明，而是漫不经心的说明。

何晓的可爱在此，但他的没能鹤立鸡群的原因也在此。多少人巴结钻营，为的是想在文坛上一露头角，但何晓却对文艺创作若有意似无情，他对名的淡薄，就是他可爱的地方。但艺术创作本身却要求创作者有几分痴情，过于漠然往往是艺术创作的致命伤。何晓没作适度的投入，是他的部分作品未臻艺术峰巅的根源所在。

在这小地方尚且不知称得上文人与否的我，承蒙何晓君看得起，要我代他的书写篇序，就这样坦然地写出我对他及其作品的观感来。人很容易在别人的捧喝中消失掉，文学作品也会在无稽的赞扬中消逝，我认为何晓的作品，在这小岛上，虽不是通衢大道旁的鲜花，却是泥泞小径旁的小花，不太抢眼，但娇红可爱。只要何晓脚踏实地，一步一泥泞向前走，他是能种出鲜艳夺目的红花来的。因为他具备了文学家应有的诚恳、热爱人类与爱憎分明的性格。

1983年

序《散文一年——散文集》

收在这集子中的作品的文字水平是有差别的,但即使是文字驾驭能力没那么好的作者的作品,也颇清新可读。当教育制度已改变,而母语只当第二语文来学习的现今,较年轻一代掌握华文能力不能与年长一辈相提并论,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当你读完这集子时,你又会惊讶于他们驾驭文字的能力,并不亚于有经验的写作者。

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果这是年轻作者的通病,这集子中的作品却不是如此。这集子中有游记,有怀旧之作,有说理的,也有抒情的,教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较幸福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作品中透露的,并不是嘻嘻哈哈之情,而是颇有深度,含有哲理的生活经验。

集中较成熟的作品,无论在文字上,或在文章结构上,都不会比成名作家的作品差。其中一两位作者,倘若作品数目足够的话,已有资格出个人单行本。

写作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其中固然有不少乐趣,却也有不少困难与艰辛。创作是一种乐趣,与此同时也负有时代使命,这点本集子的年轻写作者似乎都明白,我由他们的作品看到这讯息。

出多人合集在当前颇为盛行,好处是给年轻写作者精神上很

大的鼓舞，也给他们予互相切磋的机会。写作是终生的事业，合集的出版因此就只是写作生涯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既记录了写作者成长的痕迹，也让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作为继续前进的参考。

在此时此地搞文学得有较广阔的心胸才能长久坚持下去，语文水准的低落势必造成知音更难以寻找的后果，环境的改变又会使你周围的文友逐渐地减少，十年后在本集子中的作者如果都能持续创作固然最好，倘若只剩下三五位坚守岗位，那也不用灰心。

世界由于众人不断的奉献才有今天的美好生活环境，在文学园地里种上几株鲜花，也是为人间留下一点美的作法。同时，我们不妨可以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些鲜花是为世上所有的赏花者而栽种的，我们周遭的人欣赏不欣赏是不用斤斤计较的。

晋江会馆既成立了文艺研究组，又不惜拨出基金为学员出版习作，在文学园圃美化工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教人赞赏的。我个人是很为会馆主持人的高瞻远瞩的作风而心服的。

抄 捷 径

周槃在接受本报同事吴启基的访谈中,曾针对诗歌作了精辟透彻的剖析,其中以他所说的,担心年轻写诗者走火入魔,最能击中时弊。华文文学虽已式微到快绝迹了,但在报刊上还时常看到,年轻写诗者尽写些不知所云的所谓诗歌。这股歪风若没及时纠正,那在老一辈写作者相继停笔或谢世后,华文文学的丧钟即会敲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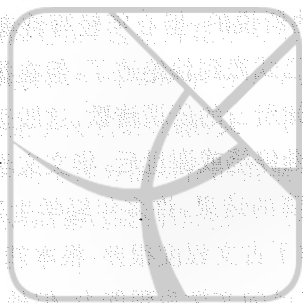
华文水准一降再降的结果,许多年轻学生连普通的散文体文章都写不好,同时又碍于古文程度很差,根本就没能力涉猎诗词或古典散文,藉以加强自己的文学表现能力,但他们却偏偏要写教人百思莫解、文字扭曲的诗歌,这是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不负责任作风,也是自我灭亡的作法。

自五四运动发轫至今,新诗已走过六七十年道路,新诗的格式,毫无疑问的,不可停滞在五四时代的框框中。若没看到台湾诗人在走过一段曲折迂回的晦涩道路后,已摸索到一条新的,既有技巧突破而又不晦涩的光明大道,只一味重蹈台湾诗人曾踏过的泥泞,那是可悲的。

作为文学唯一的表现工具的文字,是不可速造的,一切文字的表现技巧,都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扬。忽略了这一点,而独自闭门苦思,想创造出令人惊喜的词句,那是不实际的。就

记忆中所记得的年轻写作者当中，梁文福的散文文字是很有特色的，但我相信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蜕变出来的，而不是抄捷径。

1984.1.27



闭关的祸害

全世界懂得英文的人，并不会比懂得华文的人多出多少。但一般来说，懂英文者的知识会较丰富也较新颖，原因并不在于懂得华文者绝大多数是华人，而在于最多人应用华文的中国，除了近几年外，自清朝以来的三百多年内，都采取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不只造成中国科技落后，民众知识贫乏，经济不上轨道，也使华文沦落为基本上还是只能传播古老文化与价值观的文字，而不能在现代科技或管理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局面也影响及华文在海外生存的能力。华校在我国消失，原因很多，但中国的积弱与华文的局限性功能，也是其中要因之一。

懂得英文的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其中相当部分的人，还是居住在落后国家的。这些人只能从英、美国家吸取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而并不能对英语世界有何贡献。真正对英语世界在科技与管理知识方面有贡献，是英、美的二亿多人口中的知识分子。

比较起来，绝大部分是聚居在中国的懂华文者，应该是能在科技与管理知识方面，对人类有更大贡献才对。只要少数懂得华文者在英、俄、日、德文方面下功夫，不断翻译这些国家的传播先进知识的书籍与文章，那懂得华文者的知识是应该比只懂得英文者丰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中国采取闭关政策过久造成的。

1984. 2. 10

道德观念

西方的社会道德观念，基本上是以圣经为依据的。但科学昌明的结果，日益证明神的存在是人们主观想象的产物，因而随着神的地位的动摇，道德观念也瓦解了。

东方的儒家思想，基本上不言鬼神。但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有良知，并由此而引发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的是非标准来。这种以人性为依据的道德观念，由于不会受到科学的挑战，倒往往会使一些忽略了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的人们，误言在数千年前农村社会奉为圭臬的道德观念，也是适用于现代社会。

不能否认的是，以人性为依据的道德观念，是比以神为依据的道德观念，更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前者的落后观念就更误人。

社会诚然不能没有一些是非标准，以供大家遵守，但同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社会环境中，却有不同的内涵。忽略了这一点，在推行儒家思想后，就会产生两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迂腐分子，一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是食古不化的腐儒。而且这种恶果，并不会由于儒家思想是以英文教导而不产生，文字到底只是传达思想的工具。

1984.2.15

文化人与商人

在工商社会或经济落后的社会里，搞文化事业者生活很清苦，这至少说明此二类型社会的大多数民众并不重视文化。有人因此认为，文化工作者若在业余搞搞小生意或买点股票，就有可能改善生活的。这想法不能说没道理，但从专业的角度看，文化人而去搞生意，至少是心有旁骛，事业也就搞不好了。

在先进国或文化受重视的社会里，文化人的生活就较舒适，这是文化受民众重视的结果。由于民众喜爱文化，文化人的生活有了保障，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不只有水准，且能普及民间。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固然有唯钱是命的商人，但却有更多能欣赏艺术的事业家。

赚钱并不是坏事，但文化人若一味寻求利润，那艺术品难免要渗进铜臭味，或甚至是从商之余的副产品，既降低艺术的水平，也使本身充满市侩气。在文化不受重视的社会里，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文化人商业化，从而使商人更充满铜臭味，使社会更缺乏艺术气息，使国家更充满勾心斗角的市民。

文化受到重视，文化人的生活安定舒适，文化人能专心致志搞创作，并以艺术来净化一般民众的心灵，提高他们的情操，扩大他们的人生境界，这应该是真正可教人向往的社会。赚钱到底是商人

精神失落的悲哀

高才学生的家长，要求教育部准许其子女同时接受华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这不能纯粹理解为这些家长对其子女期望高，而应该理解为，这些大多受过高深教育的家长，认识到母语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只要稍微注意重视华英文名校的学生家长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越是受高深教育的家长，越希望其子女能同时学好华英文。

双语政策是有民众基础的。一般家长送子女进英校，大多误认为学了英文，将来就一定能找到较轻松的工作。到全国学生都进入国民型学校，而英文成为很普通的语文后，政府部门或私人公司聘请职员，是以学业成绩优劣为取舍标准时，好多人的梦就会破灭的。

为了觅职容易，不惜牺牲母语，这是一般民众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是多么现实，多么眼光短浅的选择。到那么一天，当优胜劣败的规律发生效用时，这批梦破的民众，将是何等痛苦呢？

是不是有必要使更多民众明白，社会分工合作的重要？是不是该让他们深一层认识到，语文并不是分工合作的取舍标准？是不是该提醒他们，在物质上竞争失败了，若又在精神上失落了，那人生是何等苦闷？

受高深教育的家长,要让其子女同时学好华英文,一般民众则倾向于要其子女学好英文,这偏差不只蕴藏着梦破后的失望和痛苦,也潜伏着母语消失后而来的精神失落的悲哀。

1984.3.5

总论: 语言与思维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当前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旨在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当前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旨在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当前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旨在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当前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旨在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

（作者姓名）

讽刺博士论文的恶劣态度

不久前读到一篇讽刺博士写论文，都是东剽西窃的文章，觉得其中观点，很有商榷的必要。

攻读博士课程的学者，是才踏入学术之门的学生。在撰写论文时，他并不可能对某一课题有特别新颖的见解。论文要求多引述而少论说，用意应该是让准博士扎下研究学问的根基，这并不是迂腐的作法。而且，在涉猎了所有研究某一课题的论文，并加以消化与引述后，准博士才会知道自己今后有何途径可走，或如何独辟途径以取得研究成果。

做任何事情，都须先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博士论文引述各家学说，便是在练基本功，以为将来做学问的基础。随意讥笑别人在练基本功，要非外行，便是藉打击别人以抬高自己。

当然，这么说并不就是说所有博士都很有学问，而只是说以讽刺态度对待准博士的撰写论文方法，无异是在抹杀学者对社会的贡献。

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对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往往嗤之以鼻；又从而以自己的粗浅看法，来否定别人的成就，讽刺博士论文的缺乏创见。这种态度并不足效法，否则对缺乏学术风气的我国，只有百害而无一益。

编辑与文风

文艺副刊的编辑并没有能力扭转文风,但思想认识高的,却可抑制歪风的吹袭;在歌舞升平的年代里,反映在作品中的必然是丰衣足食的盛景,编辑是没法叫作者去刻划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的。因此,从内容上来说,是时代决定了作品的一切。

不过,每一个时代都必然有其不足处,文艺作品若不能指出其缺憾来,则社会就会永远停滞不前。在刻划或反映时代缺憾这点上,作家思想认识的高低,往往是决定其观察角度正确与否的主要因素。因为反映精神生活空虚之作,思想浅薄的作者,难免要流于无可奈何的悲叹。思想有深度的作家,则能在指陈时弊的同时,又让读者看到光明与希望之所在。编辑会刊登哪一类作品,是与他的思想认识息息相关的。

每个人都是以其思想认识,来作为取舍事物的标准的。因此,思想认识高的编辑,必能录用观点较正确的作品,因而也就能带动风气,使不正的文风得以抑制。

一个人的好恶,也必然与他的思想认识有关。要做到兼容并纳,存异求同,在理论上是办得到的,在事实上却不易做到。掌取舍稿件大权的文艺编辑之所以会影响文风,就在于他的取舍是以其好恶为标准,而其好恶又是以其思想认识为依据。

1984. 3. 20

要保持文体的特色

写惯文艺作品的人在写时论时,最易犯上的两个缺点是,在文章中忘了以逻辑推理取胜的特点,而在文字上却又忘了别以华丽耀人的禁忌。因此我们就经常读到味同散文或杂文的时论,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错误,由此而削弱了议论文的说理力量,却是很教人惋惜的。

在议论文中出现过重的文艺腔,基本上是文艺写作者的职业病发作的表现,这本身足以削弱时论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更糟的是,一些文艺写作者竟然把一些现象当作本质来写,而且是以杂文的笔调写出来的,这就使得他们的文章既缺乏议论文的深入剖析的特点,也缺少文艺作品的以情感人的特质。

文体的划分,自然是为方便称谓而来的,但每一种体裁都应该有其特点,却也是必须遵守的准则。过度模糊两种文体的特色,却又同时使两种文体都大幅度地丧失掉其特色,这样的文章,既收不到教育民众的后果,也会使读者对某类文体失去信心。

不少颇有经验的写作者,在写议论文时还会犯上这样的错误,不是写得太滥,就是思想深度不够。这虽不是文坛的歪风,却是议论文的致命伤。有心之士,应该仔细研究,并从旁协助矫正这不良的倾向。

1984. 3. 23

农村文化与价值观

住在乡村,清晨可看闲花开在庭院里,午后可闻鸡鸣犬吠声撩破周遭的宁静,黄昏可眺旷野上的野火与夕阳相互辉映,在这样恬静的环境住久了,村民自然而然培养出纯朴忠厚的性格来,彼此之间也会守望相助。

生活既简朴,传统的节日,也就受到特别的重视。外来价值观既无从渗透进乡村,村民就自然遵守传统道德观。三十年前的乡村,既没收音机,更没电视机,一年一两次的街戏,便是大家都向往的娱乐。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种种传统观念都通过街戏,打进人们的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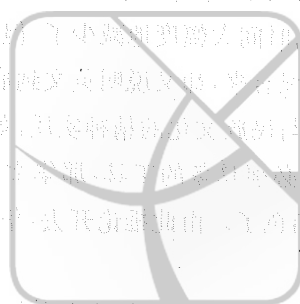
都市化后,大家住进组屋,邻居之间的辐射式的互相帮助精神,并无法直接移到组屋区而变为垂直式的团结力量。地方戏剧也面临不能适应环境而要没落的悲惨命运,电视台播映的节目多是外来的,并不能加深民众的乡土情感。来自农村的文化形式,不能在大都市生存,民众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自会接受藏在外来文化之中的价值观,这影响是不分文盲或知识分子的,只是前者较易受到冲击,而后者多少有点抗拒感而已。

广阔的农村与在农村居住的广大民众,都是传统习俗与价值观保留下来的基础。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一生下来耳濡目染

都是世代相传的价值观,自然也就保留了传统节日与习俗。居住在开放的大都市里的民众,既无农村环境又无农村文化以酝酿,若民众没受过系统的传统价值观的灌溉,传统价值观肯定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消失掉的。

377

1984. 3. 31



文艺前途不太暗淡

由搞文艺的教师的谈话看来,当前学生华文文艺水准低落的原因在于,学习华文的时间大幅度地减少了。但由我国学生英文文艺也不见得蓬勃的情况看来,却又说明英文到底是外国语文,较难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与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如果英文是升学、谋生及吸取科技知识所必须具备的工具,那华文就能在充实精神生活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了。由此推论开去,华文文艺的前途倒不一定是十分悲观的了。

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华文文艺的生存与继承的一个关键在于,中学生的华文水平够不够阅读普通文学作品。倘若足够的话,则在繁重与枯燥的功课压力下,或者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压力中,华人很自然地就会通过阅读华文文学寻求精神粮食;而凭着这一点社会功能,华文文艺就能继续发展下去。

倘若中学生所掌握的华文,尚达不到阅读华文文艺作品所需的水平,那离校后踏入社会的青年,就不能通过阅读华文文艺寻求精神粮食,慢慢地他们便会把华文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从功利观点,或从文化观点来看,这都不是好现象。

但要达到以最少学习时间掌握最多华文的目标,却必须以民族文化精华的观点来编纂课本,而不能以外国人学华文的经验来

编写课文。否则,学生就只能掌握一些与英文词义相近的华文词汇,这既引不起他们的学习热忱,也达不到要他们吸取东方文化精华的效果。这后果是,华文文艺越来越没年轻读者,而学生花在学习华文的时间也会付诸东流。

1984.4.13

庸俗的经验论者

借助娱乐来推广一种语文，从理论上来说，也并非坏事。问题在于，所借助的娱乐素质是否过于低劣，若然，则首先要做的工作却是提高娱乐素质。

有人强调，包括娱乐在内的一切艺术作品或文章，最主要的是作者的生活经验。这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认识与人生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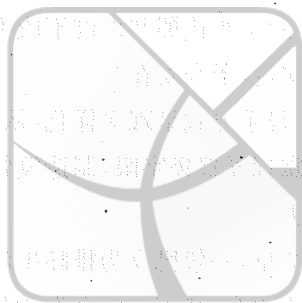
经验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的生活参与，一是间接的从阅读书籍或听取别人讲述而来的生活经验。限于时、空、地，也碍于某些生活方式并不值得作者亲身去体验，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对各种生活都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有机会参与，且应该参与的生活经验，作者若不去参与，那就是他的过错。但不值得参与，或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事物，作者却没有必要或没有可能去参与。在这种情况下，翻阅资料就是体验间接经验的唯一途径了。

过分强调直接生活经验的人忘了一个要点，那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思想深度的作者，尽管他有丰富的颓废生活经验，但他所写出来的作品或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却很可能是毒害读者或观众的鸦片烟。好的历史剧的现实意义，往往并非歪曲现实、渲

染低级趣味的所谓歌台舞榭文学作品所可相提并论的。这一点是庸俗的、没思想深度的经验论者所不能理解的。

1984. 4. 25



文人的良知

误信越低级的趣味文化越拥有众多观众或读者的人，不妨闭上眼睛回忆一下，五六十年代那些以讲不咸不淡、掺杂方言或马来话的三流电视闹剧演员，于今安在？

科技的进展，使娱乐方式呈现多样化，从而也威胁到正派健康艺术的成长。那些靠玩弄猥亵字眼，制造笑料的三流艺术，就更休想在现实中生存下去。

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一般民众为排除生活压力，多会观看或阅读轻松活泼的娱乐或文章，却不一定会喜欢刺激官能的东西。

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民众认识较低，渲染乳房乳罩的黄色文章，或许会拥有一定的读者。不过，无论从建设国家，还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东西都只能拖缓文化的成长。

搞文字工作的人，不一定得拥有使命感，但至少要有良知。缺乏纠风正俗的良知，就只能沦为嬉皮笑脸、聊搏一粲的小丑角色。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认识，也会随着教育的普及而提高。因此，他们鉴赏艺术的品味也会随之提高。日本小电影情节之离奇怪诞，镜头之伤风败俗，我看当今黄色电影是无出其右者的。但日本小电影观众之寥若晨星，却足以说明色情文化势必遭受民众唾弃的道理。

没血性慷慨悲歌的文人,至少也该创造些陶冶民众性情的闲适小品文,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理由是,文人可贵就在于他有藉作品提高民众生活境界的良知。

1984. 4. 26



把艺术普及到民间

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户外演奏会,真正把音乐普及到了民间了。其他健康文娱演出,若也能这么做,那假以时日,我们的民众的精神生活就会丰富点。

百货公司及超级市场已深入到每一个组屋区,多到民众只须跑几步路就可以看到一间。结果是,民众把逛这些场所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闲处。因此,平日里这些场所里的顾客本就不少,假日里就更塞得水泄不通。

这自然不能说是坏现象,但民众一有闲暇就只往超级市场钻,却也说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场所,远远比不上物质享受的场所。

偶尔去咖啡座坐坐,却发觉人声嘈杂,加上播送的音乐也多是流行曲,就更感到我们的民众艺术品味是有必要提高的。

在咖啡店民众喜闻乐听的讲古艺术形式消失后,倘若我们没能及时提供一些较优雅的艺术以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那么民众流连于赌马或逛超级市场,似乎就是个无可避免的趋势了。

健康文娱团体或许可考虑借民众联络所来搞演出,联络所的一切演出设备自然不尽理想,但交响乐团既然能在户外演奏,舞蹈、话剧或歌唱,相信也必能在联络所演出。把健康艺术普及到民众中去,这应是当前我们该做的要事。

1984. 5. 9

书店

总觉得组屋区缺乏像样的书店是一大憾事，建屋局最近采取的优待书店租金的措施，相信必能改变这种偏差。但也须得到各方面的合作，读书风气才有可能兴盛。

书店须普及到每个住宅区，这是我在日本得到的概念。回来后每每下班都懒得奔向书城去买书，就更使我相信书店有必要深入到每个组屋区去。

在东京郊外居住时期，通向火车站的那条长街两旁尽是形形色色的小商店，夹在其中的那间书店就是我常常流连的场所。

办公的地方在市中心，周围书店多的是，连政府刊物出版中心都只有一箭之遥。这些书店成为我午饭后常去逍遥的场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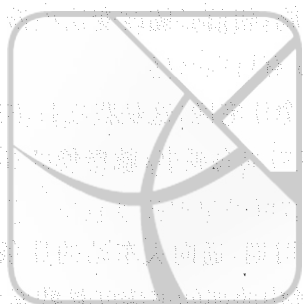
后来搬去市中心住，办公室和住家在一起，中午回家吃饭，就没去逛书店，但黄昏与家人散步，例必到那条热闹的道路走走，那间专门贩卖旧书的书店，也是我经常驻足翻书的地点了。

我现在住的组屋区的商店是很零乱的，一点情调都没有，唯一的一间印度人经营的文具店，只可看到一些娱乐性的与知识性的杂志。店面零乱，我避之惟恐不及，哪还会经常去光顾。

后港南巴士转换站的商店建筑设计颇不俗，在那儿要有一间书店，相信顾客会不少的。但店主得多动脑筋，在店面设计与书本

摆设方面多下点功夫,在店内也不妨播放些优雅的轻音乐。店租的优待只是书店能经营下去的原因之一,其他因素就要靠店主来创造了。

1984.5.14



读 书 风 气

单单在组屋区开书店，虽不能担保读书风气必能兴盛起来，但至少是推广读书风气的可行途径之一。

五六十年代的读书风气是很不错的，七十年代后的读书风气就差了点。现在的问题是，五六十年代的年轻读者，于今要非进入老年，也已跨进中年了。倘若我们再不鼓励年轻人培养阅读风气，那随着老中年人的凋谢，读书风气就只会更低落。

读书风气低落，是不能一味归咎于年轻人的。学校的功课那么繁重，年轻人都忙着搞好功课，稍有点闲暇，却又消磨在电视节目或录影带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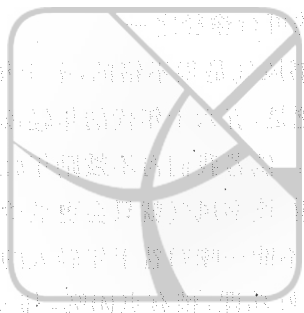
观看电视节目或录影带，也是能获得知识的，只是不比自己阅读书籍那么牢靠。不过，我们不能期望年轻学生除了啃课本，就只啃书本，否则，他们也会成为书呆子的。

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知识较新颖，绝非书本所能做到的。但书本的知识较具系统性，多读好书，人的思考力就强些，这些好处又不是大众传播媒介所能给予的。

年轻学生的功课确实太繁重了，重到剩下的时间倘若要看电视，就不能看书，要看书就不能看电视。因此，我想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是，学校要认识到鼓励学生阅读课外书所获得的知识，其实并

不比鼓励学生啃课本来得少的道理,并真正拨出一些时间让学生阅读课外书,而且最好全国学校都这么做。这样一来,读书风气才有可能兴盛起来。

1984.5.17



游 记 难 写

出外旅游倘若存着写稿的念头，是会大扫游兴的。带职远游很不愉快，这是一回事；走马看花，又要对事事物物品头评足，万一犯上严重错误，于人于己都没好处，那更是沉重心理负担。

游记难写，不在于作者有没有文彩，而在于作者一朝看尽所有名胜，所得的印象都只是浮光掠影，只鳞片爪，写出来的文章，既教外行人满头雾水，又教内行人摇头叹息。

不是因此就说不能写游记，但作者最好在旅游前多读有关国家的书籍，在旅游时也要多看多听多问，这样子写出来的文章，即使粗浅了点，至少也不致闹笑话。

但一般人缺乏的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精神。一位英国人自称足迹遍及大马东海岸与檳城，但在为英国航空公司的杂志撰稿时，竟然把黄梨称为果王榴槿。很显然的，他根本就未尝过黄梨与榴槿，才会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来，而这又会误导多少未曾到过大马的旅客啊！

1984. 10. 04

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

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开幕时的致词，是令人兴奋的。他不仅建议报馆、文艺团体、作家与宗乡会馆联办全国性文艺活动，还倡议设立文艺基金与举行文艺节。以王副总理的身份来倡议举办文艺节，相信势必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支持，再加上今后的建国重点是放在塑造一个有教养的社会，我们应可预期，文艺在今后的岁月里必会有更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在乐观的同时，我们也须踏实地做些平凡但却是有意义的工作，其中的二项应是：一，培养文艺新兵，二，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只有作好此二项工作，文艺种子才能健康地萌芽成长，并开花结果。

我国的文艺工作者，长期以来都是在备受冷落的困境下埋头苦干的，他们既须终日为三餐而繁忙而苦闷，也须牺牲掉好多休闲时间来从事文艺创作活动，但所得到的物质报酬却非常微薄，在社会上也远不及其他专业人士受人尊重。近几年来，文化部所颁发的奖状，固然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不少荣誉，但一般市民对文艺工作者的藐视并没改变。

在讲求功利与实效的我国，若要文艺工作者受到社会人士的重视，只有使他们的工作专业化，并提高他们的待遇，他们的社会

地位才会有所提高并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其他专业也须有一批中坚分子作为支柱一样,文艺阵营里也须有一队尖兵从事创作,而培养尖兵的唯一方法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工作条件。

品赏文艺不比吃大餐那么轻松,各种文艺形式的繁杂内容与内涵,都要求每个鉴赏者在接受了一定的训练后,才能有所领悟。而且,品赏文艺的训练,最好在年纪很小时就做起,这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除了须培养一队文艺尖兵外,从小学时代就训练学生鉴赏文艺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

过去二十五年新加坡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足以教人自豪的,今后廿年的建国方针既在塑造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那我们可以很乐观地盼望一个文艺春天的到来。举办文艺节,联办全国性文艺活动,都是为欢迎春天到来而准备的节目,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并培养大批文艺鉴赏者,也是非确实去推行不可的工作。否则,我们就会迎来一个虽有春风而缺乏百花齐放、千叶相映成趣的春天,那是教人惋惜的。

1985.1.9

艺术气氛

新加坡二十一世纪蓝图中最难实现的是，人民具有文化修养，懂得欣赏艺术这一点。

文化修养是自幼培养起来的一种气质，除学校教育外，家庭的熏陶也很重要。欣赏艺术不同于上餐馆吃大菜那么轻松，对某种艺术的理解与体会，须经过长时期的，枯燥刻板的进修。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若没创造培养欣赏艺术的风气，能鉴赏者就不会多。

搞艺术者的生活待遇与社会地位，也是个关键性问题，文人困穷的论调早已过时，社会分工越细，各个行业越必须得到尊重，才有可能行行出状元。过分强调科技工作的重要，使搞文史者不只生活较别人潦倒，社会地位也较别人低，那就永远无法使社会充满艺术气息。

我们不是没艺术人才，也不是不可能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人，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地位该得到肯定，艺术气氛也须刻意去营造，这样才能塑造出一个有文化气氛的社会来。

1985. 1. 23

独具慧眼

叶嘉莹在一篇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中曾说，贾宝玉周旋于群钗中并非好色，而是喜爱她们的高尚品格，这见解相当新颖。

我向来是很讨厌贾宝玉的，为的是他的脂粉气太重，一点也没男子汉的气概。这样的男人只能是没落富家中的败家子弟，而不是能干出可歌可泣事业的英雄。

但细细回味贾宝玉一生的言行，却很同意叶嘉莹的论证。贾宝玉由始至终甚深爱的只是林黛玉，薛宝钗得到的只是贾宝玉的身而不是心，袭人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是她勾引他的结果，错不在贾宝玉。即使是贾宝玉最喜爱的婢女晴雯，他也从没与之有何暧昧关系。

我不知道曹雪芹所描写的贾府生活有多少事实根据，但他所刻划的贾宝玉高尚情操的形象却教人敬佩。只是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东方社会，贾宝玉这样的人物，大概只能生活在小说里，万万不能在现实中出现，否则就会永远背着黑锅生活。

我看过一些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过眼都忘却了，独独记得叶嘉莹的此论点，为的是她能独具慧眼赏识贾宝玉。可见研究学问，有时并不能单靠死功夫，冲破原有的道德观念，从另一较开放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往往就有意外的收获。

1985. 2. 25

非 缘 分

始终相信，能成好友的人，总是在性格、人生观、嗜好、品味和气质上和自己有相似者。人与人的相互认识，当然得靠机会，但朋友能否长久维持下去，却不是靠缘分，而是靠具体的生活内容，对异性朋友，也不例外。

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就嚷嚷五百年前见过她，原因在于贾、林都是藐视封建礼教的年轻人，这不是玄之又玄的缘分所能解说的。

人对初认识的朋友，有时会有一种惊喜，这种惊喜可能来自对方的一颦一笑，也可能来自对方对事物的看法与你很一致。要说这惊喜是缘分也好，但惊喜并不是维系友谊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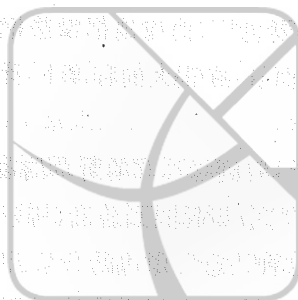
在惊喜的基础上来往一段时日，倘若你发现对方在很多方面的观点和你大相径庭，这就是友情不能再深化或维持下去的缘由，你说这是缘尽，那是蒙上一层纱的说法。

你可能崇拜某一个人，并从他的文章中认定他必定是不凡者，偶遇上他，果然由他的谈吐中觉得他气宇不凡。来往日久，他的短处暴露，你失望了，不想与他继续来往，这也不是缘尽，而是你心中的美丽幻影已破灭了。

友情需要时间考验，而巩固友情的因素是相似的人生观和兴趣，但对一个人的人生观的了解须费颇长时日。好多朋友与我们来

往一段时日后,就中断了,原因就在于彼此发现对方的人生观原来与自己的是那么南辕北辙。

1985.3.8



个 人 化

越来越相信,生活的丰富与否是很个人化的。是知己也好,是好友也好,甚至是夫妻也好,他或她都没法把自身的生的欢乐,原原本本传授给对方。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生活内容越丰富,活得有意义的感觉也越浓。

在清晨的草地上,看到绿油油的野草的茂盛,我欣然感到生的欢乐,看到湖水在微风中荡起圈圈涟漪,柳丝轻拂,我体会到生的意义之一在于欣赏这种诗意。山边的一朵云,树丛的一声蝉鸣,旷野的一点萤光,都蕴藏着诗味,那么地教人遐思与寻味。

午夜漫步异乡街头的落寞感,秋晨看落叶的萧瑟感,冬夜看雪飘的凄清感,春天看百花盛放的充实感。雨中在异乡的小店吃炒面的孤单感,滂沱大雨在故乡咖啡店喝啤酒的冷落感,夕阳下在海滨吃海鲜喝啤酒的苍凉感,百感交集确是人生最大最好的享受。

或许是一向来泛览不少文学作品,自己对周遭事物才那么易于兴起感触,但却从不后悔自己这么情绪化,情绪的易于波动,正是我感到生活内容丰富的要素,像本身性格上的这种特点,确实是无法传授于任何人的。我说生的欢乐是很个人化的,原因在此。

1985.4.8

真 诚

有朋友说我写的东西有些太个人化了，听后我并不耿耿于怀。知道自己生活圈子小，住的小岛也没什么名胜可一玩再玩，又懒于啃读大块头文章，泛览报章、杂志与单薄书本，一有所感触，就只能写出抒发个人情怀的文章来。

但自信自己的感情还很真挚，而这对写作人来说是最可贵的品格。一向最讨厌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掩抑感情者。

外表道貌岸然，内心胡思乱想，既要人家尊敬他，却又想干偷鸡摸狗勾当者，我只能称之为伪君子，尽管他整天在高发议论，装作闲适状。

我对生活的感受未必都正确，我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尽没谬误，坦然地披露出来，即使有荒谬处，世人也尽可指正我。

尽管有人喜爱淑女的弄姿，绅士的作状，我却认为毫无掩饰者的心胸更光明磊落。真诚，不只是我的人生观，也是我的文艺观，过于世故者不能成为我的知己，他们所写的掩饰真情的文章，也只有教人作呕。

1985. 4. 20

世界华文书展

由今日开始在报业中心举行的“世界华文书展”是深具意义的，因为爱书的人可借此机会泛览来自各地的华文书籍，若能从此经常举办这类活动，那对培养读书风气必有促进作用。

书展的格局颇为壮观，以我的所闻所见，大约只有东京八重洲大厦的那家规模宏大的书店，可以比拟。那家书店我并不常去，然而每回一去，就会呆上三两小时，浏览英、日文书外，也顺便看看根本不懂得的德、法文书籍。该书店书本多自不在话下，摆设的灵巧和气氛的优雅，才是使爱书者流连忘返的。本地的书店似乎尚无这样的规模和格局，此次书展也算是让我们稍微能体会此种格调之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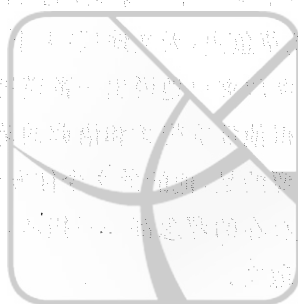
银座的秋天的星期天，例必有露天书籍展卖会。有时在步行者天国的街道两旁，就有十多摊连续不断的书摊，让你在秋风送爽下慢慢踱方步，慢慢翻阅你喜爱的书本。日本人不在春夏冬举行露天书展会，独独在秋天才进行这种活动，我看除了由于秋天高气爽宜于露天漫望外，也由于秋天落叶缤纷易使人兴起人生几何，从而立下努力学习的壮志之故吧。

除了一雨成秋而外，我们没有秋天，然而雨天却又不能在露天举行书展。因此在报业中心的有冷气设备礼堂举行书展，也算是在

秋天般的气温下从事这类活动吧。

在许多时候,读书风气的形成是需要刻意推动的。琳琅满目的书本,优雅的摆设以及宁静的气氛,便是引发读书情绪的好环境。我们既无条件开设规模宏大的书店,那像世界华文书展这样的联办式临时大书店,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了。

1985.5.23



秦牧的散文

秦牧的散文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阅历与各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不论是花草鱼虫，天文地理，上下古今，艺术戏剧文学，他都能娓娓道来，并夹叙夹议地说出一番道理来。

读他的散文，觉得他那支带柔和语调的笔所透露的感情，是那么清新与刚健。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令你发现生活中有那么多情趣，直把你心中可能存在的邪念都一扫而清。我因此认为，感情脆弱者，应该多读他的散文。

我不曾在秦牧的年轻时代的散文中嗅出他感情遭受波折的味道，更不曾在他的近几年的散文中，看出任何情绪的波动，甚至在十年浩劫中所遇到的打击，他也那么潇洒地一笔带过。秦牧的散文不是没带感情，但他的感情似乎经过理智的过滤，而且是彻底地过滤过，因此读他的散文，全然没伤感或悲伤的情绪感染，而且会使自己的情绪净化不少。

我相信秦牧日常生活一定是很恬适而又充满情趣与诗情画意。学文学而能臻至此人生境界，是我所向往与羡慕的。

但对感情丰富者来说，秦牧的散文的一个不足处，或许是读者无法从中看到自己的悲怆情绪的影子。秦牧的富于哲理，而感情又彻底过滤的散文，可能轻易取得中年以上读者的激赏，而较难引起

年轻或感情丰富者的共鸣,尤其是那些联想浮翩,篇幅不短的散文,更是如此。

1985. 6. 28

[illegible]

平 凡 年 代

轰轰烈烈的时代,才会产生感人肺腑的伟大作品,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好像都证明此说不谬,但我们除须明白这样的境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之外,也须知道在这样的时代,人类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悲惨年代若是人类前进所不可避免的难关,大作家生活于那样的年代,固然有机会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但他的内心切望的还是人类能赶紧得到幸福。换句话说,伟大的作家在悲惨年代写出感人的作品,为的是伸张正义,揭露黑暗,并指导民众走向光明。

我们该感谢伟大作家为我们留下悲惨年代的巨幅图画,但也无须因自己生活在风平浪静年代,而感叹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来。文学除会促进人类进步外,也有美化人生的作用,生活舒适者,为何不开拓追求人生美丽的境界呢?

奇花异树,鸟兽虫鱼,山川风云,深山老林,小桥流水,春风秋月,生活中的小情趣比比皆是,把它们发掘出来,让一般人也因此与你分享乐趣,这样的作品不也是很有意义吗?

中国文学文以载道思想根深蒂固,我们自幼受到影响,在不知不觉中也就特别强调文学服务社会的功能,而致忽略了它也能美化人生。

在平凡的年代里,多写一些抒发性灵之作,应该不是个错误吧?

1985.10.25

变 化

搬到新组屋已近一年，依然保持天天晨跑的习惯，跑道筑在马路旁，比普通标准跑道短一些，也是砂砾铺底。跑道中央绿草如茵，又栽满果树，翠绿不减旧居的那条细沙为底的直伸跑道。但看不到流水，看不到绽放的红花，天天兜着圈看着千篇一律的组屋，是有点厌倦的。

但晨运的人特别多，年老妇女更多，看其模样都是从乡村搬来的。我童、少、青年都在乡间度过，就从没看过有人在晨间运动的。搬进组屋了，我想人们一不能忘记大自然，二也没农事可操劳，早起到运动场去走走应是很自然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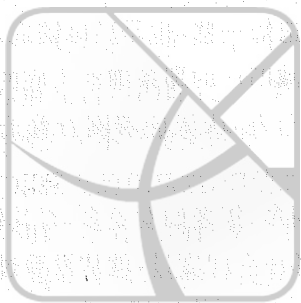
到熟食中心买早点，又赫然发现卖素食的摊子顾客特多。我旧居的熟食中心也有摊素食的，生意似乎不太好，新居的却生意兴隆，看来人们是越来越重视健康的了。

晨运后回家站在阳台上往对面组屋一望，上上下下几乎每一家的阳台都摆满大小花盆，栽花植树，又俨然是组屋居民的另一嗜好。我旧居的邻居也似乎没那么多栽花的。

搬到新居十多个月的另一经验是打麻将的人不多，把电视机或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的也绝无仅有，我住所附近既没电影院也没其他娱乐场所，离熟食中心也远，但邻居都安安静静在家度过平

静的夜晚。我由上述的这些现象,似乎发现到这么一个变化:不少民众在生活方式改变后,已更重视健康与优雅的精神生活了。这是一个好的转变,但须有人继续引导,电视台在这方面可说肩负着最大的责任。

1985.11.11



序《六月》

在《散文一年》出版两年多后的今天，晋江文艺组学员又满怀信心地要把他们的作品结集出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桩教人鼓舞的事。

岁月的流逝，会促进年轻人的成熟，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十多个作者的二十多篇作品，从文字到思想内容，与两年前他们所写的已有相当大的不同。有些作者在以前驾驭文字的能力还相当弱，如今已俨然有名家的风格；有些在以往已文词娴熟，于今却朝返璞归真的方向发展。在内容方面基本上与前一本集子一样多姿多彩，只是个别一两位作者在散文中寄寓哲理的手法甚为高明，教人对他们寄有厚望。

我知道这批年轻人都在孜孜不倦阅读古典诗词与散文，希望从中能吸取到提高写作技巧的养分。中国古典文学无疑是个宝库，不过，古人所运用的词汇不如今人的那么丰富与广泛，他们的知识，尤其是科学方面的知识，也不如我们的博大。因此我想学习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深入探讨古代作家怎样对待他们的时代与本身的遭遇。要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些杰出的古代作家，我们就可看出，这些作家都毫无例外地绝对清醒地看到他们的时代的弊端，而且往往是在本身遭受不如意打击下，坚持自己正确见解；

在极端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抒发自己的感情，写出大量历久不朽的文学作品。

我们不否认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品以及中国一切有价值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写作人提高表现技巧的养料，但作者与时代、作者与他的生活环境，作者与自然景物等等的关系，却是决定于他本身的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使作家与其生活环境保持着不同的关系，表现在文学作品上也就有迥然不同的风格。人生观不必强求一定要一致，只是作家本身一定要清醒才行，否则他的作品就会一味诉诸于感性的粗浅认识，也就全无耐人寻味的特点。

做为现代的写作人，我们真的应该有宽阔的胸怀才好。多关心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这绝不是口号，如果你只沉迷于自己周围的景物，你的作品的感人力量就不大。这样的作品无论文字多华丽，多形象，也只能感动与你同样经验的读者，它是冲不出你周围的人群的，更不用说跨越国度了。

关怀民族与国家，并不等于说不可吟风弄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的描绘风花雪月之作，必然不同于思想肤浅的写作人的抒发一己之哀的作品。因此，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学习提高写作技巧固然重要，但深思民族国家的前途，或者甚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却是更为重要的。

我希望这批年轻人别从此钻进故纸堆中去，他们应该在比较高的水平上，看看这个新兴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何险境，并时时想方法来解决险境。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在给人以美的感受的同时，也使鉴赏者有更强的信心继续推动历史前进。

生 活 意 趣

我们常常感叹这个岛国面积狭小，没甚风景名胜可游览。这多少有点道理，但大半原因却也由于我们不善于挖掘生活情趣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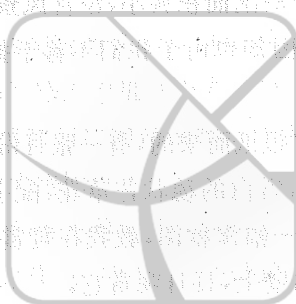
那天随着一份日文报纸而来的，有一张月份日历，因为是深秋了，日历的配景是芒草，雪白的穗状芒草花，配上叶尖呈焦黄的野草与蔚蓝的天空，这么一幅深秋图，教我在赞赏之余，还情不自禁把这帧背景剪下贴在墙壁上，日日观赏它。

我于此又深一层体会到日本人发掘生活情趣的能力之高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日本人的这种特殊能力，日本人善于在有限空间制造和发掘生活情趣，却是他们能鉴赏美的因素。日本的盆栽，插花艺术，甚至造园，都是在非常局促的空间开拓生活情趣的手法。

我们往往叹息生活乏味，没地方去。消闲，多少与我们不善于开拓生活深度有关。当然，这与我们缺少较具特色的旅游区也有点关系。不过，最近旅游促进局不断在为保留各民族文化特色而努力，这是一个好趋向，今后可供我们逛逛的地方将增多了。

但我还是认为，开拓生活意趣与个人的文化修养很有关连。许多人一看到竹丛就想到笋，这就不能欣赏竹的风韵了。抛弃世俗的

功利观点,在闲暇时培养一两项艺术兴趣,不只生活逍遥点,在生活里要发现美的事物也不太难了。我眼前的这帧芒草照片,就是摄影家发觉生活美的具体写照。我们与其感叹岛国缺乏吸引人的风光,何不深入生活中去开拓意趣呢?



读 书

总相信自己是书虫,但近几年来却很少完完整整读完一本专书。不是偷懒,一天之内要看的报章已够多了,有空又得看杂志,看电视新闻报告,或消闲节目,哪还有余暇看专书?

这时代的知识太多了,多到人一停止学习,很快就会成为落伍的人。这时代又要求人的知识面要广,若单单啃四书五经,那肯定要成为冬烘先生的。因此,自己是宁愿少看专门书,而不可不看报章、杂志和杂书的。

读书风气是要提倡的,但不用因此就排斥电视与电台传播知识的功能。而且,除了短小精练的散文与诗歌外,小说与戏剧一搬上电视,效果肯定比阅读原文精彩。文学书会滞销,我看多少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有关,不过,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倒不用哀叹。

还须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与五十年代到底不同。这时代的知识分子若不多接触本身兴趣以外的知识,是很容易闹笑话的。隔行如隔山,这话没错,问题是这时代不准许这现象存在。因此,有自知之明的知识份子,不只要博览群书,还须遍阅杂书。

个人的感受是,驾驭文字的能力一定得在学生时代掌握好。一离校后,除忙于谋生外,所剩下的余暇用来吸取知识都嫌不够,哪

还有时间精读文章锻炼文字？

现代人首先须阅报，阅杂志，其次要看杂书，最后才可谈本身喜爱的专书，只有这样做，才不会落在时代的后头。

艺术气氛不够普及

经济不景百业衰退,许多商家都通过展卖会来促销货物,连书店也不例外。在这些展卖会中较教人注目的是,诸如盆栽展卖,书画与书法展卖,就不仅仅是促销货物,同时在无形中也是在提倡艺术了。由这些展卖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情况看来,我们确实不能说一般民众不喜爱艺术,而是我们提倡得还不够。

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失业问题很严重,人民都为三餐而奔波,既无闲情也无闲钱来喜爱艺术。六七十年代,我们又致力发展工业以促进经济成长,理工科受到特别的重视,文史科相对地被忽略了,这结果是年轻一代不太重视艺术。

一批是终生为生活奔波而无闲暇培养艺术兴趣,一批是终日只看到科技问题而缺乏喜爱艺术热情,这结果便是我们的社会缺少艺术气氛。此外,绝大多数的购物中心也并不重视推广艺术活动。只因目前的经济不景,促使一些购物中心主办书画盆栽等等艺术品展卖会,这虽是商家拉生意的手法,但却有意无意间在提倡艺术了,实在值得我们大力赞扬。

最近《海峡时报》曾报道大巴窰的一家咖啡座,由于经济不景,而不得不改为收价较低廉的咖啡店以吸引顾客,其实这恐怕不是唯一的原因。一般说来,新加坡的咖啡座是缺乏清静幽雅的气氛

的,因此在咖啡座里也就看不到阅读的风气。不久前本报曾报道一家本地旅馆开设了一间中国茶馆,据说气氛很幽雅,且有成套的茶具供人欣赏,这也可算是创举。茶馆或咖啡座在推广读书风气与艺术活动方面,是能扮演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角色的,台湾与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但提倡艺术与读书风气,切切不可纯粹从功利观点来看待问题。据说一些购物中心与书画商联办展卖会时收价甚合理,这是可教人鼓掌的作法。际此经济不景、产业供过于求时期,业主若能以低价格把店屋租给书画商或茶馆咖啡座经营者,让他们能以较低收费来吸引顾客并促进艺术活动,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不可否认新加坡不缺乏喜爱艺术者,但艺术风气却须普及每个角落,才是国家先进的一种好现象。艺术气氛流泛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这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近几年来逐渐呈现的现象,所有商家与有心者只要加把劲,更有计划地主办一些促进读书风气与艺术的活动,那这理想应该可逐步实现。

1986. 3. 18

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忽略文化艺术

在此举国上下注意力都贯注在经济改革与复苏的问题的时刻,若有人谈论文化或艺术发展课题,难免会招来不合时宜的讥讽。然而,文化与艺术不只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最重大的活动之一,也是国家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动力。裕华区议员符喜泉女士在国会上力倡设立国家美术馆及文化宫与加强艺术活动,可谓空谷足音,在此时此刻,着实教人赞赏。

我们认为,经济不景气并不是可忽略文化艺术发展的理由。经委会报告书的重大建议,既已大多被政府采纳,当局又在努力寻求新市场与新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高瞻远瞩地要长期来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我们应可对经济前景抱着乐观的看法。

比较起来,文化或艺术的创造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这是一项须日积月累长期努力的工作。我们过去的教育重点放在理工科,这是为了配合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这几年来的一些社会现象看来,由于过分重视理工科的结果,我们的民众似乎显得特别重视功利,社会缺乏一种艺术气息,使人际关系呈现于巴巴的特点,许多受过不少教育者也难免要沦为经济动物。

文化艺术不是穷开心的玩艺儿,它是人类继续前进与发展的

精神力量。文明古国尽管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但这些国家的国民始终没在这文明世界上消失掉，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只令他们能在贫困的物质生活下依然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也使他们有信心继续探讨前进的方向。

新加坡开埠百多年来，着重是发展商业与经济，独立以来为求生存，也还是着重经济发展。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并不太缺乏历史文物与古迹，一切艺术活动也差强人意。在逐步跨进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中，我们切切不可忽略文化艺术创造的重要性。正如经委会报告书所说的，提高教育水平是我们走进发达国家的一个条件一样，提高民众的艺术创作与鉴赏能力也是发达国家必备的要素之一。

我们建国以来相当忽略的两个领域是体育与文化艺术。前者是锻炼国民体质与巩固国家意识的要素，后者则是激发民众想像力与创造力的因素。体育学院现在总算设立了，但艺术或文化学院尚付诸阙如，这是教人遗憾的。符喜泉女士在国会上提到的，保留具历史意义建筑物，设立国家艺术馆与文化宫，改建新加坡河岸旧屋为歌剧院、艺术活动中心或音乐中心，都是值得当局仔细考虑并加以实现的计划。在经济不景时刻力陈文化艺术的重要性，或许是许多人听不进去的，但由于经济衰退而忽略了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却是个很大的错误。

1986. 3. 28

我国艺术工作者缺乏认同感

国大绘测系艺术史讲师萨巴帕第指出,我国在艺术上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美学上的认同感。他所谓的美学认同感,关系到艺术工作者是否受到与其他专业一样的社会的尊重,艺术家是否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艺术品是否反映了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愿望。艺术家在商业社会不像其他专业那么受到尊重,这已不是新奇的事,但艺术家备尝冷落滋味,以致须藉自然或寻求心灵慰藉以求逃脱,致作品未能全面与及时反映现实或人民的愿望,都是我们必须关心与检讨的。

综观我国的艺术活动,无须借助文字为传达媒介的艺术如美术,舞蹈,音乐,似已有越来越受到重视与越来越普及的倾向,这应该是社会富裕民众重视精神生活的好现象。但须借助文字为媒介的文学,就有越来越受到冷落的趋势。各母语界的写作者基本上是少通声气的特点,使得以母语为写作媒介语者感到知音越来越少的落寞。另一方面,以英语为写作媒介语的人数也不见得有何激增现象,因而在我们的文学界就出现这么一幅惨淡景象:母语写作者在感叹知音难寻,在担忧大势已去回春乏术,而英语写作界的新苗又不见得如何繁盛之时,便出现一面在悲秋,一面在感叹青黄不接了。

各语文写作界的隔阂,若不是寻求认同感的障碍,孤芳自赏或悲愁情怀却是艺术不能正面反映现实的主因,所谓的反映人民的愿望就更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了。在少有的选择下,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若是无可奈何的抉择,我们却至少须关注到此抉择对搞文学者所产生的恐惧感。此恐惧感既无法扫除,而艺术品在商业社会又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它就会使搞艺术者增多一份凄凉感。在受冷落与存有隐忧的双重压力下,艺术工作者势必以艺术作为寻求心灵解脱的工具,而无暇顾及艺术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了。

鼓励宗乡会馆提倡华族文化,多少能对华文写作界起一点刺激,也多少能减轻后继无人的隐忧,可是萧瑟的前景与艺术品不受社会重视的冷落感,依然会使写作者的心胸无法开阔、作品无法反映当前的现实。搞艺术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尤其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丰富情感,更使他们容易伤春悲秋,心态若因受现实冷落而出现孤寂状态,那作品就只会流于个人感情的范畴里去了。

综合地说,我们的艺术界若缺乏美学上的认同感,并不仅仅由于艺术工作者没像其他专业一样受到社会尊重,而还在于艺术工作者对母语日渐没落存有隐忧。这两层障碍若不能除去,则我国艺术上的认同感就不再能早日获得,这是个可供大家探讨的课题。

1986. 4. 2

培养欣赏艺术的群众

瑞典指挥家埃克里森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一个国家的音乐教育不应只培养一批音乐人才,也要培养一群能够欣赏音乐的群众,这话足供我们深思。

我们的民众是很注重子女的教育,正课之外又有补习,补习之外又要子女学钢琴学芭蕾舞或学美术,也不管自己的子女在艺术方面是否有天分,只一味要他们学这学那,目的无非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关注子女的前途,怎么说都是好事。但不管时间是否够分配,也不管子女的个性或倾向如何,只知从功利观点迫使子女学艺,就并不见得是好事了。我国学艺的学生并不少,但艺术风气却不盛,最足以说明疲劳轰炸式地迫子女学艺,并非推广艺术之道。

培养大批喜爱音乐或其他艺术的群众,才是推广艺术的正确途径。但培养能欣赏艺术的群众,却不须那么卖力与费心思。大众传播媒介中的电视与广播,若能长期地有计划地向学童介绍各种艺术的特征与欣赏的方法,就多少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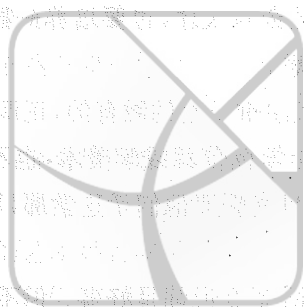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似乎以喜爱戏剧与文学的群众较为众多。加上诸如青少年剧展,文艺营等等活动,就使此二门艺术较诸音乐、舞蹈或美术有更广大的知音。日前人协在芳林公园开始主办的

跳土风舞活动,反应之热烈也足以说明只要略为策划,各种艺术都有推广的可能。

蜆壳公司在其大厦内拨出地方,免费让画家展示作品,新加坡交响乐团在公共场所演出,也都是普及艺术的良策。

有了大批喜爱艺术的群众,要从中产生艺术家就不是太难的事。在普及音乐中发掘音乐人才,这或许是埃克里森的谈话的内涵之一吧。

1986.4.4



我国华文文坛当前面对的问题

与五六十年代文艺蓬勃发展的情况比较,当前的文艺低潮是教人担忧的,此种现状若长久持续下去,新华文艺即使不会烟消云散,那种由于长期陷于低潮而致使新华文艺呈现一大片空白的缺憾,也足教人遗憾的了。现在就开始集思广益,共同讨论出一条继续发展新华文艺的道路,看来是刻不容缓的。

目前已结社的文学团体虽不多,也不能说太少,比较大的缺点是彼此少通声息,这就造成孤军作战而缺乏互相劝勉并肩共进的局面。各个文学团体在平日里从事本身的活动,这不能说是坏事,至少个别团体的成员能深入探讨一些课题,或潜心钻研一些作品,对文学活动的促进与发展都有所裨益。但各个团体少接触,少共商发展文艺之道,就会使个别团体的努力与愿望无法成为事实。

由于各个团体少联系,没参与团体的个别写作者也各自为政,出现在文坛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理论方面显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我们并非鼓励以任何文艺理论来指导文学,而只是说一套提纲挈领的,强调当前文艺该着重于反映什么事物的指导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位研究马华文学的日本学者,很惊讶于我们的华文文学近年来远离现实的作风。旁观者清,这位学者的观察是正确的。缺少有水准的书评,已使我们的写作者无法看到自己的创作局限。

无论怎么说,文学带有社会功能这特质是不分时空地点的。建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风貌有何改变,经济不景时期民众的心态又如何,迁进组屋的民众在调整生活方面遇到什么问题,在建国初期那种风起云涌的反殖反黄热潮又是怎么样的,这种种当前的或已成为历史的题材,我们的写作者好像较少触及。与电视剧相比,文学界在这方面的表现就黯然失色了。

另一个偏差是,后起的写作者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受到先进者的鼓励与提拔。甚至由于版位的局限,使先进者与后起之秀争夺地盘,导致后者更无从显露才华。这种局面若长期发展下去,华文文学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危机。

这一两年来个别的有识之士也搞出一两份文学杂志,水准虽不算理想,多少也能推动文学的发展。我们缺乏的是一本具国家级水平的文学月刊,来容纳较高水平的文学创作,并由此领导整个文坛。创办这样的一本刊物的最大困难还是经费问题,但缺乏这类性质的杂志,却就永远无法掀起文艺的高潮。

1986.5.29

探讨华文文学的发展途径

这十多年来教育制度已逐渐趋向统一,英文在学校中的教学时间也远远超过母语,但事实说明,英文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取代母语而成为文化建设的媒介语,在文学领域里尤其如此。多年来母语水平的低落,并没促使本地英文文学蓬勃发展,然而,在华文文坛上呈现的萧杀景象却又教人忧心忡忡。华文文学出现凋零景象,又无法以英文文学的鲜花硕果来点缀我国文坛,那我国就会出现文学园地相当荒芜的凄凉景象。

从现在开始就检讨并寻找继续发展华文文学的途径,应是很迫切的工作。决定华文文学前途的有两大因素,一是双语政策的贯彻程度,二是处于中流砥柱的中年受华文教育的热忱问题。双语政策基本上已解决了当年四大源流并存时受英文教育者绝少兼通母语的不良现象,不过,此政策也导致华族子弟说华语现象普遍,然而阅读华文的能力大降的后果。为了更进一步使双语政策收效,研究逐步提高华族子弟的阅读华文的能力,是项应长久持续下去的工作。

提高阅读华文的能力的途径有二,第一是在学校中尽可能增多华文的教学时间,并考虑只以华文教导文史及道德科。这样做,既使学生有更多时间接触华文,也有机会丰富华文词汇,从而也就

能解决学生们在阅读上遇到的困难了。另一方面,由于这几年来讲华语的普及,学生日常生活中运用的词汇也较前丰富了,几年前规定的中小学生必学的字数,也有增多的必要。第二是,目前尚处于中年时期的文学爱好者,应该合办一份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包括文史知识在内的综合性杂志。由于学校功课繁重,学生又偏爱阅读英文杂志或书籍,就使这方面的工作难上加难,然而,这的确是培养大批文学爱好者的唯一途径。

我们不应该把华文文学的兴衰当作只是文学爱好者或是华文报章的责任,这应该也是全体华族国民的重任。华文文学既是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把它的兴衰提高到与国家存亡荣枯息息相关的水平上,才有办法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否则就会互相指责,彼此埋怨。全国各个文学团体有必要互通声息,互相切磋,互相合作,从而拟出带动华文文学的计划来。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大批文学爱好者以支持文学活动及创作,而这就与教育政策有莫大的关系了。

目前华文文学所具有的,较少触及现实而流于个人抒情的特质,显然也是它发展的一个障碍,但这应该是文学低潮时期特有的现象,当文学呈现蓬勃状态时,这种现象自然会消失。决定华文文学前途的是,语文政策的落实问题与华文教育者的信心问题,当前的华文文学的萧杀景象,说明此二因素尚嫌不足。解铃尚须系铃人,我们只有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1986. 6. 1

执 着

我有一位很年轻、很沉默寡言的日本学生，她是我的学生中少有的、未完成大专教育的高中生。那天我批阅她的华文造句，才为这位身体娇小、弱不禁风的女学生的一颗热腾腾的心所震惊。

她学华文的目的，是协助从中国回归日本的孤儿解决语言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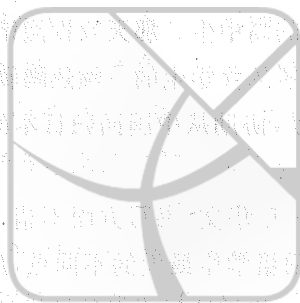
她已在这儿学了一年华文，书写方面不错，会话能力不太好，这是日本学生与其他国籍学生最大的不同点，后者通常是会话能力不错，但书写能力差。像她这样内向的性格，要是回日本后不再有机会运用华文，我想她的学习将会白费。

不过她回日本后将生活于一群说华语的日本人中，她的生活环境便能弥补她学习外国语的沉默寡言的先天弱点。因为预见到她的前景，那天看到她来办公室购买下学年的华文课本，我就觉得她的努力不会白费。

今年6月1日第11批日本孤儿已回到日本，这群在二次大战中父母双亡或流离失所的孤儿，为数甚众且又在中国生活成长，回到日本所面对的难题确实不少，其中以语言隔阂最为严重。不少日本青年就为协助这群孤儿解决语言上的难题，而远道出国学习华文。

那天读到《朝日新闻》的森林文化赏,很为日本人那种献身于自己的信念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得奖的六名人士,大多是终身为自己的理想而默默工作着,其中五名年龄高过 70 岁,最年长者的两名都已 85 岁,最年轻者为 31 岁,他自高中毕业后即决心保护蜻蜓,持续不断买荒田让蜻蜓生息。我的这位女学生,也是属于这类人,只是她献身的领域不同罢了。

1986. 6. 16



文坛并不太沉寂

综观当前新华文坛景况，我们可以相当乐观地说，文坛并不太沉寂，前途还相当光明。市面上有两份纯文艺季刊，此外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源》也容纳了部分文艺稿，本报的《艺苑》自今起也刊载更多文艺作品，尤其在奖励年轻作者方面，会更加以强调。《新明日报》与《晚报》每周也拨出一定版位刊载文艺作品，文艺作者的作品应该不会没有去处。

从年轻作者掌握文字的能力来看，以我手头所有的学院学生的个人集子来判断，他们驾驭文字的灵活程度，并不比六七十年代的当时年轻作者的差。唯一的遗憾似乎是作者群没有当时的那么庞大，然而华文普及到所有华族学生，却又为我们提供可以发掘更多写作人才的更广更大的基盘，因此我们也不用过分悲观。

当前较须解决的似乎是杂志的销路问题，由于学校功课过重，文科又不受重视，要争取学生阅读文艺杂志，已是非常困难的事了。然而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文艺的推广单靠栽培后进显然是不足够的，我们还须有一批热爱阅读文艺的广大读者群才行。目前的另一挑战是，随着中国的开放，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本身已为本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本地文艺杂志要在这么强烈竞争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从长远来说,语文政策才是新华文学存亡荣枯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如何为华文创造社会功能,却也是增强华文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本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既能协助推广华语与传统价值观,并使华语成为更活的语言,新华文学无疑的也必能担起协助推广华文的重任。因此争取文艺读者,也就成为我们须特别重视的一个课题。

我们很难预料,到底要到何年何日新英文学才能成为本地文学的主流。但在此时此地,很明显的事实是,新华文学在我国文坛上仍然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凭着这点,我们便应有信心搞文艺杂志。潮州八邑会馆在经费上协助五月诗社与《热带文艺》,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创举。

我们的隐忧不少,但其中的一项应该是固步自封。不同的社会背景,必会产生不同的文风。过于刻板的教条主义文学,在目前可能已不合潮流,因此杂志编者在选稿时或须考虑到年轻读者的品味问题。《赤道风》另辟专栏容纳年轻写作者的作品,是个可行的好办法,至少我们除可由此培养后进外,也可借此窥探年轻作者的文风与特点。

1986. 8. 16

思想的偏差

语音会随着时代而变,以旧字典的读音为准,而又指陈别人的读音是错误的,并不知道自己的读音已过时,这是用错了字典的缘故。有人一本通书看到老,还按通书的老法子办事,这会到处碰壁,也是理所当然的。

理论是从事物里提炼出来的,但事物本身本就错综复杂,因此在某一时期总结出来的理论,于今很可能已失去其时代意义。再加上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使我们更难以陈旧的理论来剖析当今的事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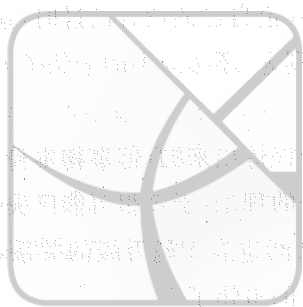
语音要修订,理论要修订,个人的思想方式也必须时时修订,这是为了配合客观形势的变化。岿然不动的高山,浩瀚无边的大海,基本上是停滞在那儿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或在不同的时刻去看它们,尚且可以看出它们不同的风貌与景致。何况天天在变动的事物,天天在演进的社会,我们怎可以一成不变的理论来剖析它们呢?

文学创作者的思想若过于偏激,不只会使作品流于僵硬与说教,也会制限创作者的取材角度。许多文学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既陈旧,在内容上又很狭隘,其实正是创作者死抱旧理论不放的结果。

科学上的定律的错误可通过试验证明出来,人的思想上的偏

差可在他的行动与言论上表现出来,但后者的偏差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坚持已见者来说,他的墨守成规是遵守原则,别人的改变看法却是走向堕落的开始,人个思想偏差难以得到纠正原因在此。

1986. 11. 18



体会生活

日本著名诗人芭蕉当年曾背着行囊走遍日本，而写出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俳句。住在这小岛上，常常被刻板与公式化的生活弄得心灵枯竭，再也写不出较具性灵的作品来了。我有时就想，要是时间与金钱都允许的话，自己应该到大马去走一趟的。

但切切不可走马看花，这会一无所得。我的想法是，与认识的朋友先安排好，由南北向，每一州都小住几天，慢慢观察周遭的生活环境，即使不能因此写出一些较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来，至少也能扩大自己的生活感受，为自己的思路打开更广阔的境界。

仔细想想，有时倒为马华作家反映农村生活之作非常少感到惊讶，这会不会是农村的教育不普及，而知识分子涌向大都市的后果呢？

有时谈到或看到反映日本农村生活的作品或电视，就很佩服日本作家深入生活与发掘题材之努力。这类作品的意义倒不一定在揭露城乡生活水平之悬殊，对大自然的生动描写，也是日本文学扩大艺术生命的要径呢。

偏重反映都会的生活，以致忽略了描绘农村的图景，不只会使文学作品出现缺憾，也会令我们逐渐失去领会大自然美的能力。有写作经验的写作人，即使不想弥补上述两大缺点，为使自己的心灵不窒息，也应多到大自然中去体会体会。

1986. 12. 24

貽笑大方

搞文学的人感情较丰富，遇事爱从感性认识去判断是非，这很容易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自以为是，二是对客观事物永远缺乏深一层的了解。

许多事物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模样，深一层剖析下去，往往又有另一个境界。在收集各有关材料之前，就凭直觉下判断，并以己之非议别人之是，是感性主义者的通病。

摇笔杆者驾驭文字能力又不弱，即使是强词夺理，也能自圆其说，而在行文间又可把对方置于死地，这种快感常常令摇笔杆者无法看到问题的全面。

喜爱文学者的形象思维会比逻辑思维发达，但逻辑思维却是决定一篇作品生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因此，写作人锻炼他的分析能力，不只在提高自己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是在提高作品素质。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作品不错而政治思想落后的作家，这实在是世间憾事。前车可鉴，当今的搞文学者应可避免重蹈覆辙，但也得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凡事应先调查研究才发言，倘若囿于一见，而又只凭直觉下判断，到头来还是会貽笑大方的。

1987. 2. 15

有韵味的文章

很久没读到有韵味的文章，最近读了萧村的《和丰恋》，吟咏再三，还是不忍放下报纸。作者老练的文字，真挚的感情，高超的写作技巧，把他在和丰的点滴生活感受巧妙地传给读者。

任何耐读的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个思想有深度，生命感受又特深的人。有些年轻文友曾听我说过别太强调文以载道的话，以为我反对文学须反映现实。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思想根深蒂固，任何学中国文学的人，都会有文以载道的想法，我们不用再去强调这点。

把你从生活中挖掘出来的主题藏在玫瑰花丛里，让鉴赏者在赏花之中看到花丛里藏着的真理，这效果是会更好的。把你的感情，思想、悲欢揉入文字中，像糖溶入水中；把主题像彩旗一样高挂起来，那是不会感人的。

缺乏四季的变化，或许会多少削弱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绚丽的色彩。不过萧村的那篇感人的文章，说明作者的文字修养、写作技巧，多少也能弥补单调景物的不足处。不断的进修，不断地探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情画意，这样或许就较能写出感人的文章来了。在《和丰恋》中，我读到老年人的苍凉感、回忆中的青年人的激情，过去生活里的诗意，还

历史自己写

茹志鹃在《我和柏杨的一段交往》的访谈中，说了一句相当富有哲理的话，那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成的。”这句话与西洋人常说的那句“三十岁以后的性格须自己负责”的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任何在生活上或工作上遭受委屈或不合理压制的人，都能由这两句话得到一些慰藉。这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增强自信心的因素。

一个超过三十岁，而在性格上又有缺点的成年人，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好友妻子在内，都无法改变他的性格。他若一贯爱颠倒是非，指黑为白，任何人也无法使他觉悟。与这种人周旋，一须有耐性，二须有信心。

我一向是相信人类总是维护先进事物的，尽管人类的发展史弯曲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前进的，谁也无法否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若是阻碍了人类的进步，他都会受到后人的裁判。阻碍越大，破坏越大，他在历史上的罪过也就越大。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会在受到压制时仍然有信心看横行者的胡作非为以及他的即将没落。

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成的，这是一句很含蓄，却又有哲理的话。对洋洋自得者，这句话可能没什么意义，对天下一切受害者

情 怯

情僧苏曼殊落发为僧后，有一年在日本邂逅了一位少女，对方对他情有独钟，他却慧剑斩情丝，写出这么两句诗：“赠卿一钵相思泪，恨不相逢未剃时”。绝是够绝的，但有情人却也看得出他的多情与无奈。

爱国诗人陆游老来重游沈园，睹物思情，竟也怀念起前妻而吟出“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名句。一个垂垂老者，且胸怀大志，临终还吟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英雄，免不掉的竟也是情。

任何不是虚度光阴的人，在他记忆的匣子里，总有一些隐痛与懊恨。岁月悄悄流逝，故情逐渐沉淀，看来就将从此沉底了。偶而有人那么向你一搅动，记忆又再浮现了。这一浮现，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辛酸的折磨。要是按捺不住，最好往前看，做些利人利己的事。

总有那么一天，当回忆不再会惊动旁人时，我们就可以悄悄掀开回忆的匣子，鉴赏那一段已带有古色古香的记忆。

至诚的感情永远都教人感动，给予或接受都无所谓。要紧的是在有生之年，我们做了些什么？尘封的往事，在午夜人静时，就会像退潮的河床一样起伏不定，历历在目。如果这会阻碍你前进，那是

你还没看透人生。

或许有人会看不起苏曼殊与陆游,我却认为他们都是至真至情者,他们只有一种病,那就是情怯。

1989.2.9



与外国作家比较

英培安最近对本地华文文坛的一些评语，恐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他说许多老作家，甚至是中年作家，除了徒具虚名外，其实是早已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来，而他却要求自己把眼光放远，把自己和外国有成就的作家比较。他这样一比，才知道自己很差劲。

我们姑且不去探究有点小成就的作家，为何会陷于再也拿不出好作品的困境中去？但把自己与外国名作家比较，却肯定是有豪情，有进取精神的表现。

一个学者或作家，如果整天只在借攻讦别人的不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那是很悲哀的。这样做，小则使自己眼光如豆，心胸狭隘，既不能容纳别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也不能欣赏别人的新颖见解。大则使学术界与文坛充满火药味，大家日日忙于反击对方，而不专心于探讨真理与进行创作。很不幸的，在华文文教界中，这样的现象始终没消除掉。

这现象的产生，除了岛国国民心胸较狭隘的因素外，也与受华文教育者因境遇较不顺而变得愤世嫉俗有关。不管是什么因素造成此现象的产生，我们若不能铲除它，那我们的文化就永远无法蓬勃发展起来。

文教界的知名人士，若要在困境中杀出一条生路，是得把眼光

感 悟 力

越来越能体会到文学作品的优劣与作者对生活感悟力的强弱有关系的道理。对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作者来说,妥当地处理题材,字斟句酌地遣词造句,有变化地起承转合,早已不是可难倒他的问题。那为什么一些拥有十年二十年写作经验的作者,还往往会写出教人不忍卒读的文章呢?

我看关键就在于他对生活缺乏深一层的感悟。所谓的感悟,并不与积极等同。他可以是李白的潇洒,杜甫的执着,或王维的逍遥,甚至是白居易晚年的闲适。总之,作者对生活的真正感悟力的强弱才是决定作品好坏的因素,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并不是决定他的作品成败的主因。

感悟力的获得,除作者得关心社会,观察周围的生活现象外,还得时时阅读具现代知识的书籍。拟古而不化的作者,不只作品缺乏创造性,还会陷于写作题材枯竭的困境。一味沉迷于自我塑造的意境中,对现实人生就缺少深刻的认识,这样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不只不切现实,且又会有江郎才尽之叹。

感悟力既须才学,也要分析力。个人的禀赋与才情,固然对感悟力有所影响,更重要的是使个人主动地去思考周遭的一切生活现象。个性若是决定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感悟力却是决定作品生

自然美

旅居日本期间，有段时期我每周有三晚得到某大学院听课。工作之后再去听课，精神是相当疲乏的，可听那位年龄与我相仿佛的德国籍讲师的课，心情就特别愉快。

他讲课不备稿，随兴而谈，趣味盎然，学生可记可不记笔记。他边抽烟边讲课，学生也可边抽烟边听课。下课后，有时他竟然邀约学生一起去吃夜宵喝啤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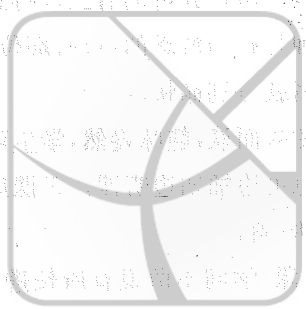
我听了他两年的课，学问不敢说有所长进，但他的举止言行，生活方式，对在那时已相当定型的我却甚有影响，以至于今。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人不能脱离大自然而生活。学校一放假，他一定跑去日本的名山度假。开学就大谈游山心得，并怀念起德国小镇的美丽自然风景来。

他教我们民族主义学，可他身上带着的诗人气质，却很教我心折。我从他身上看出，他的博学与机智来自泛览群书，而他的优雅举止与清秀外表，却与长期观赏大自然有关。

我由他的那一句话深思的结果是，大自然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财富，一个人若能摄取大自然的美，精神生活自会丰富，举止自然高尚。若再进一步把大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的原料，那艺术美将更为丰厚。

当然,把大自然美融为艺术原料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值得所有从事艺术工作者去探讨。舍此路不走,而拐进荒诞鬼怪的死胡同,那是自寻短见,香港电影就在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谷,足供我们引以为戒。

1989.4.2



文坛的不健康现象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深究下去,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兼具此二种能力。缺乏形象思维,而只有逻辑思维的论说文,会是干巴巴的乏味文字;缺乏逻辑思维而只有形象思维的抒情文,会是滥情的低情操之作。前者可以老学究的劝世文为代表,后者则可以时下流行的言情小说为典型。

一部文学史说明,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毫无例外地都是感时忧国,怀抱理想的才俊之士。他们的放浪形骸,都是在本身的理想无法实现之后所采取的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他们对当时的现实事物了若指掌,而不是胡里胡涂的。正因为他们看到时弊所在,并曾对时弊进行过逻辑思考,同时又苦于无法参与改革时弊的工作,在悲伤之余,才以形象思维来表达他们对时弊的看法,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就特别具有时代意义与永存的价值。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断言,只描写社会现象,而没对那些现象进行过逻辑思考的作品,不管它们是诗歌、散文、小说,不管它们的写作技巧多高超,它们都经不起岁月的考验,中国文学史上的汉赋、宫体诗的命运,足以说明这道理。

任何艺术都有高低层次之分,没思想深度的画家只能沦为画匠,没高尚灵魂的音乐工作者只能是乐匠,没分析能力的写作人只

能是写书匠。不过,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艺术技巧的重要性。“二拍”“三言”的不能广受欢迎,就在于写作技巧不够高超,这可佐证,无论作者有多好的写作动机,一缺乏好的写作技巧,他们的作品也就会缺乏感染力。

中年以上的一些本地写作人,由于受到他们时代思潮的洗礼,一般都较能分析社会现象,可是与此同时,也似乎较受到一些思想框框的束缚,以致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不断提高写作技巧的重要性。年轻的一些写作人,在政治思潮呈现真空状态的情况下,又似乎较忽略了剖析现象的重要性,而偏重在技巧上求突破,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文坛的不健康现象呢?

1989. 4. 27

提高演出水平也重要

每回观赏文娱表演，若看到绝大部分观众都是年轻人，除了感到高兴外，下意识里也有股凄凉感。岁月的更替，生活遭遇的折磨，使许多中年人都抛弃了他们年轻时的嗜好了。这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我总会兴起与我有大致相似生活经历者都远我而去的孤单感，这种孤单感往往教我觉得在演出场所有点手足失措。

看多几次演出，我竟又发觉中年观众的减少并不一定是他们都改变了嗜好，演出水平的长久以来一直停滞不前，确实也是教欣赏力较高的中年观众却步不前的原因。

年轻观众吸引来了，中年观众掉头去了，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现象，因为水准不高的演出，只能暂时获得年轻人热情的支持，待他们一成长起来，欣赏能力一提高，这些观众就又会抛弃他们一向观看的文娱形式。

最近去看艺术剧场呈献的《我们说相声》，就有类似的经验。许多年轻观众发出的笑声，听来是真诚的，可我发觉稍有年纪的观众却甚少发笑，其中原因在于一些表演水平不高。水准太低的演出不只教人看了不感动，还会吓跑一些潜在观众，使他们误以为那种文娱形式就是那么的枯燥与无味。观看诸如广东潮剧演出的《青蛇传》，即使平日对地方戏剧多么无知的观众，也有可能成为戏迷的。

陶醉在框框中

新陈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这都是老生常谈的道理。可最近与一批年轻人的随意谈，却使人深深领会到在艺术范畴中，新陈代谢、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尤为明显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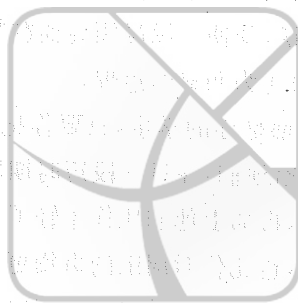
即使年轻一辈曾都是你的学生，只要你把你对于某一门艺术的个人体会与心得传授给他们，在过一段短时期后，他们对该门艺术的认识就不会比你浅。再加上他们比你年轻了一二十岁，他们对人生有他们独特的感受，也比你对周围的事物更为敏感，很快的他们就会发觉你的作品中的弱点与不足处。尽管他们由于对该门艺术的技巧掌握得还不够熟练，因此还无法创造出特别好的作品来，但只要他们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超越你的。

以写作来说，写作者在累积了一二十年的写作经验后，他的问题并不是怎样取材，怎样谋篇布局，而是怎样突破自己。突破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表现技巧，还有自己的生活范围。这都是很要命的工作，突破既不是与现在的我决裂，却又一定要有新的因子加进来，突破既不一定要你彻底抛弃当前的生活方式，却一定要你有较新的生活体验。

许多人写作数十年，还始终在原地踏步，年轻人早已抛弃了他，与他同时代的写作者也为他扼腕惋惜，他却还在那儿锲而不舍

老调重弹。时代时时在变,人们的口味不时在改,搞艺术的人固然不必媚俗,但若一直陶醉在自造的框框中,那他的艺术生命虽在表面上还在持续,其实早已没了光彩。

1989. 5. 28



（此处文字因模糊及被遮挡，无法准确识别）

（此处文字因模糊及被遮挡，无法准确识别）

息交绝游

李敖说中年以后最该过的是息交绝游的生活，这样做才可集中时间，大量工作，而工作成绩才是检验人生的唯一标准。因为要在一些场合讲点古典文学，最近在业余之暇总翻阅古代作家的生平事迹，对李敖的这句话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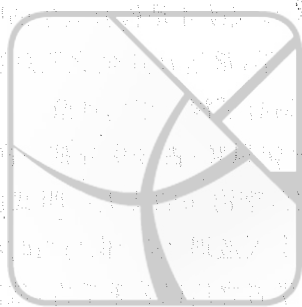
人生的境遇并非一帆风顺，古今中外都一样。苏东坡一生就在新旧党之争中浮浮沉沉，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党争而到处漂泊，王维、李白、杜甫的个人遭遇，多少也与当时朝廷高官的勾心斗角有关。这些诗人词人学者之所以名垂千古，就因为他们有作品留下来，而陷害他们的那批小人，至今已退至舞台之后了。他们的名字在今人的文章中被提及，除遭受写评论文章者的责骂外，就是为衬托有正义感的作家的崇高形象而出现。

我不是引这些例子来削弱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斗志，我只是深深地感受到一些人事纷争的无谓。对于有理想、寄情艺术创作的正义之士，尤其应该把人事纷争看淡。看淡人事纷争并不是摒弃是非观念，而是在坚守个人原则的同时，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任何正确的事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都有可能被歪曲，只有后人才会还正义一个公道。然而，即使生活遭受重大打击的人，只要他曾为人间留下一些东西，他就永垂不朽。

工作成绩是检验人生的一个标准,我由古代作家的遭遇得到新的诠释。

息交绝游或许是过于愤世嫉俗的行为,但过分介入人事纷争却肯定做不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搞艺术者应该认识到本身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检验他一生功过的标准,而对向他作小动作的周遭小人视而不见。

1989.5.31



多读几年书

常常读到一些故作潇洒状的文章，很是反胃。文章风格是作者整个人格与心智的总表现，作者若是头脑思路胡里胡涂，胸无点墨的，而又要故作潇洒状，把句子弄得似通非通，那真比东施效颦还教人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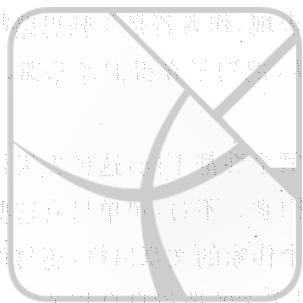
每个人的才情禀赋个性都不同，这种先天性的不同，是写作人文章风格形成的基本因素。不过，单单只有这些因素，并无法铸造作家的文章风格。一个作家的文章风格，还与他的家教学养，个人修持，思想认识以及对文学的造诣息息相关。

有人饱读古今中外作品，结果只会掉书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橱，那是才气所限，怨人不得。可是我们却不可因此否定浸淫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对悟性高的人来说，他必然会从阅读名家作品中吸收到写作、为人、处世的种种学问。没有郁达夫的才情与旧学根底，而要做风流才子状，只有教人作呕。没有鲁迅学问的精深博大，见解的深入透彻，而想模拟他写杂文，结果也只会流于谩骂。

写作人若会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浅薄，在生活上也同样也会表现得粗俗与没深度。行为的缺乏深度，可以表现在突出自己比拥护真理更加重要这点上，也可以表现在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无知识与没见解的谈吐上。

我欣赏谈笑自如，口若悬河，满腹经纶的写作人，我也喜爱学富五车，木讷诚恳，不善言辞的作家。我最讨厌的是信口开河，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的自封是作家的作家。我在文章上看到这样的人，我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人，我想我们若要与外国作家交流，这样的人应该先躲进小楼或图书馆多读几年书，免得使外国作家对我们产生这么一个印象：新加坡的作家真粗俗肤浅。

1989. 6. 28



殉 艺

士为知己者死，我以为是一种很美的传统。这就如纯情者的殉情，纯教徒的殉教一样可歌可泣。其伟大处在于为知己者死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一死损失惨重，而在于他认识到损其个人利益，可为公众事业作出一定贡献。

殉艺的情操也与为知己者死一样高尚。我是一向反对单单只闭门研艺的，这样做会把你自已弄得呆头呆脑，不知人间为何物。可是整日往外跑，正业不干，只营营苟苟，到头来就会成为学艺不精，空有虚名的庸俗主义者。搞艺术的人，应该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千世界，窝居其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东西南北走一趟，把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领域探索个究竟。与此同时，他也应该不时走出小千世界，到大千世界走走看看，感受感受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

搞艺术的人从自己营造的小千世界所得到的快感与满足感，并由此为人间提供美的精神食粮，就足可教艺术家不顾大千世界曾给他予什么打击。艺术家从小千世界的窗子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的营营钻钻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有艺术家以过眼云烟的一小节为创作素材的艺术品，才是永恒的。

搞艺术者自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可他却不应过于耿怀于个人得失，否则身为形役，患得患失，对艺术的品味格调降低了，情操

奇特的鲜花

阅读古典文学，往往会发觉文以载道确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学与现实紧紧挂钩，文学深入地反映生活，这怎么说都是好事。可是深一层去探究，就也会发现，若文学不能跳出文以载道的框框，中国文学就有它的很大的局限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任何人学习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有无数个案可资参考，这是它的长处。反过来看，中华文化的每个领域都受到特定的圈圈所限制，如不能跳出这些圈圈，就只能在圈内兜圈子。中医的陷入阴阳五行之圈，中乐的曾受到宫商角徵羽的五音的束缚，犹如中国文学受到文以载道的局限一样，都得靠我们把它们拉出圈圈外，方有可能开创出新天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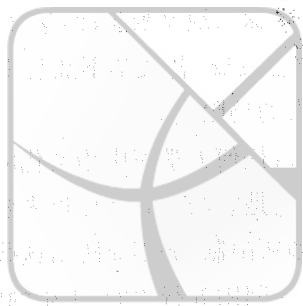
朱晖最近在指挥《黄河大合唱》演出前曾说，冼星海此曲的旋律结构有些地方不如西洋音乐的严密，因此得靠指挥的注入感情来表现作曲者的感情内涵；李欧梵近日也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危机是作家受到感时忧国意识的左右，即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我相信朱、李所说的话是很有见解的，他们确实看到中国音乐与文学的弱点。

要是我们泛览过中国历代的主要文学作品，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同样的文体，后代的一定比前代的多姿多彩，而且不少有才

气的作家,竟然也敢跳出文以载道的圈圈,把文学当作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

我不知道华乐应该怎样丰富其旋律,但我认为中国的引进小提琴、钢琴,并创造《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黄鹤的故事》、《海韵》等等抒情曲,是中乐发展的一大突破。我因此相信,华文文学也应该借助外国文学的养料,从文以载道圈圈中冲出去,这才有可能另辟蹊径,培养出奇特的鲜花来。

1989.7.5



文艺评论

每回收到曾见过面或非常熟络的朋友的赠书，内心总会百感交集，我是真想拨出一段时间细细阅读朋友的大作，再腾出一点时间写篇书评之类的文字的。每回都无法如愿以偿，忙是一个原因；要读的书太多了，是另外一个原因；报章的文艺版不常刊登评论文字，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比起古代文人来，现代文人可说是幸运多了。古代并无所谓的报章或刊物可刊载作品，文人写了一篇作品，多寄给好友欣赏；生前能有财力自资出版作品集的，少之又少。像白居易那样悉心保存自己作品的，是例外中的例外。柳宗元全集，还是靠宋人的多方搜集，才略具全豹；李清照留给我们的词，竟然只有三四十首；号称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绝大部分诗作已散失；比较起来，现代文人至少还可申请基金出版选集，聊可自慰。

书出版了，销路如何，无人过问。作品素质的高低，也没人评说。作者感到寂寞，读者也无从知所选购新书。更糟的可能后果是，整个文坛失去理论指引。真羡慕日本有一份半周刊《读书》这样的报章，中国的《书林》也不错。总之，单单只有新书出版消息，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很不够，或许文艺版也应拨出一点版位来刊登

征服“自然”

一名曾在日本驻任十多年的葡萄牙大使，在其《东西文化比较》一书中，论述及东西文化之差别的基本点是，东方人看到自然山水往往与之合而为一，而西方人见到山水却想征服它们。发之为文化便是东方文化富有浓厚人情味，而西方文化却具有科学性了。

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人的问题的思索，而不语神力鬼怪，这特点发展的结果便是哲学思想发达，而科学却落后。表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就是人事斗争特别复杂，而社会制度一塌糊涂。

深究下去，我想我们甚至可以说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正是东方社会人事斗争特别剧烈的根源。这种不以大自然为征服对象的思想，表现在各个领域，就会形成各领域人才着重彼此之间的斗争，而忘了把实际工作做好才是正务的现象。具体到艺术界，尤其是文学界，就会出现只准独沽一味，不许另作他想的现象。

扩大来说，该名葡萄牙学者所说的“自然”，具体到搞政治的便是治好国家，搞艺术的便是钻研艺术，搞文学的便是多创作，舍此“自然”而去搞人事斗争，就只有走入死胡同。以华文为创作媒介语的文学工作者，若没认识到这点，就也有可能陷入人事纷争的陷阱，而不能搞好自己的创作。

1989.7.19

风格比内容重要

最近购买了一册《何其芳作品欣赏》，在读完《何其芳和他的创作》这篇可说是总结何其芳文学成就与缺点的文章后，掩卷之余，很为他后期创作的没沿着前期路线走下去而致丧失了自我的风格而惋惜。他曾说：“只讲求艺术的完美和不讲求‘艺术’的完美，都是不行的。”教人感慨的是，他前期的作品是只讲求艺术的完美，而后期创作却不讲求艺术的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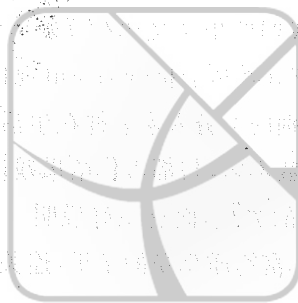
何其芳创作前后期都各有偏差，使我悟到作家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的道理。而且，比较起来，文学的艺术性是更重于内容的。何其芳早期的诗歌或散文，内容大多是描写他心灵所“体察”或“思索”的事物，显得轻灵，有很浓厚的冥想色彩。然而文字优美，意境深远，是别树一格的“何其芳体”。后期作品，虽然较有生活气息，但好些文章偏于说理，流于平铺直叙，全然没有韵致。

写作人自然应该主动力求在生活面上有所突破，生活面一广阔，而又有真正的感悟，再加上在表现技巧上有所创新，那他必然会在新的艺术高峰上有突出的表现。如果他没法子突破原有的生活圈子，或者偶尔有机会到新的生活场所体味体味生活滋味，可是却没真正的感悟，那我认为他最好还是写他最熟悉的题材，另一方面则应在表现技巧上方求突破。

李清照尽管后期的词比起前期的在内容上有所扩大,但若与苏东坡的作品内容一比,在生活深度方面就要逊一筹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李清照的生活内容不如苏东坡的广且阔。可是李词却可与苏词并存不朽,原因在于他们各有其艺术成就与风格。

艺术性是作家一定要保留的特点,生活内容虽要力求广阔,却不可强求,若强不知以为知,在文学作品中就会出现幼稚与粗糙的毛病。

1989. 7. 23



可开拓的美土

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少数相当窘困的人家,但记忆里似乎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我们的华文文学在反映低层民众生活面就变得很少很少了。贫穷家庭委员会报告书与电视特制节目,相当具体让我们看到这些极个别的贫穷人家怎样在生活线上挣扎。

贫穷人家的为数不多,与都市化结果残存的自然的稀少,都一样没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而这正好说明一般暴发户不只精神生活空虚,日日追求丰富物质享受的结果,连关怀别人的恻隐之心也消磨殆尽了。

写作人如果能从残存的自然发掘山水之美,并创造出一些感人的作品来,那新华文学就有新蹊径可走。同样的,在基本上是富裕的社会,写作人若能关注少数贫穷者的困境,并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他们的生活面貌,对新华文学的多彩性与丰富性也必然有所贡献。

生活的充裕,使能执笔为文的人较有机会远游,游记文学的兴起,是近十年新华文学的特色。一部中国文学史说明,缺乏个人体验、感受的游记,很难感人,更遑论流传下去。写作人若是游的是外国山玩的是外国水,那要写出感人的游记,就更难上加难了。

感人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作家深深扎根乡土、悲天悯人地关怀

人类前途、并苦苦思索人类出路的呕心沥血之作。因此同样是游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小品，肯定比《水经注》更有文学价值，原因就在于，前者在游记中掺进更多关心时代的色彩。

贫穷人家的生活面貌，堪称为新华文学八十年代被人忽略的残存社会现象，它与残存的自然一样，都是我们可深入开拓的美土。

1989. 8. 3



序何晓的《市廛集》

小品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明清小品，以至五四以来的小品文，都有可耐人寻味，一读再读之作。由一粒沙子可看到世界，小品文往往也有这样的内涵。都市民众生活紧张，闲暇时间太少，长篇巨作无暇披览，小品文在茶余饭后，或坐车上班途中，都可浏览，小品文因此在都市社会就更受欢迎，报章副刊爱刊载小品文，大半原因在此。

小品文对写作者来说，也是随时随地俯拾即是的。由于篇幅短小，题材不拘，议论抒情，绘物写景，毫无拘束，写作此类文章的作者就无须深思苦虑，为文中的人物或情节煞费周章了。不过，小品文由于直抒情怀，或直抒己见，作者的性情、学识、机智、思考力，也就一一在文中显露无遗。

学识或许还不是写小品文最须具备的条件，搬辞书上的学问入文，不用说是最笨拙的卖弄学问做法了，但即使作者真的对某领域的学识很丰富，只要他不懂得灵活运用其学识，他写出来的文章也是会索然寡味的。成功的小品文，除能让读者看到作者丰富的学识外，还要让读者品味到蕴藏在文中的韵味。这韵味倒不一定是自然风景描绘，而也包括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所激发出来的警句，或富有生活哲理的论说。

收在这本书中的六十篇短文，都是何晓这一两年来发表在报章副刊上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嘲讽时下风气之作，也有回忆少年情思之作；文笔亦庄亦谐，看得出作者的文字造诣功夫不弱，且具有幽默感，懂得享受生活。这些条件，使得不少原本很枯燥的题材，到了作者手中，就变得妙趣横生，读后不禁为之发出会心的微笑。书中有好些篇章很可一读再读，例如《三好咖啡档》、《卖梦者》、《也谈传呼机》、《新穷人》、《争看马票报》、《光饼》、《明知山有虎》、《电视广告》、《拦途抢劫》、《胆色》、《炫耀》、《霸气与傲气》等等都是。

我一向总认为凡艺术总得与现实有点距离，才会令人再三玩味。非纯抒情的小品文的缺憾就在于过于直接反映现实，缺少逶迤曲折之美，这自然与小品文篇幅过于短小有关，但也说明此种文体有其先天性的局限。何晓已有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他应该可以尝试写些较有舒展余地的散文，或甚至小说。

我认为不同的题材，若以不同的体裁来表现，会有更理想的艺术效果。有些感触宜用诗歌来宣泄，有些感悟应以小品文来表达，有些情思最好以散文来抒发，有些题材则最理想以小小说或小说来展开。何晓今后自然应该继续写小品文，可我想在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巧与文字功夫后，他应该有信心地以各种文体来反映生活，让读者更全面地看到他的文学才华。

1989年

《文艺絮语集》后记

此书所收数十篇短文，是我近十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有的在当年《南洋商报》的《言论》版上，有的发表在《联合晚报》的《文艺》版上，有的发表在《联合早报》的《文艺城》版与《园林》版上。特别要在此声明的一点是，当原甸兄在编《文艺》版时，由于他的约稿并刊登我的稿件，因此那一段时日也就写得较为勤快。

我一向懒于把文章收集成书。这十来年所写的数百篇短文，若一一分类成书，约有五至六册，但迄今尚未结集出版，实因提不起劲来的缘故。近两三年来，因在琼州会馆讲中华文史课，与一群志同道合学员较有往来，偶谈及此事，他们就再三鼓励我应把文章结集成书，并自愿帮忙促销，因而才着手编纂，而有此《文艺絮语集》之出版。

我想文学归根结底的目的应该是反映现实，并由此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此时此地，尽管有人大喊作品无须具有使命感与忧患意识，而力主文学作品可描述个人的喜怒哀乐，但我仍然相信，个人的悲欢离合，若与大众或时代思潮毫无关连，那就只能是个人的哀乐，而这样的作品在此华文处于风雨飘摇的本地的价值，也就非常之小了。

自己迷失了方向的文人的言论，有时是离谱得教人要怀疑他

们当年曾经摆出的“进步”姿态，到底有多少诚意在？有一种人是当自己失意时，就希望明天地球毁灭，大家一齐消失，但当自己得意时，却又以为全人类都在享福，有谁敢再提什么文学的任务等之类的话，那就是“吃古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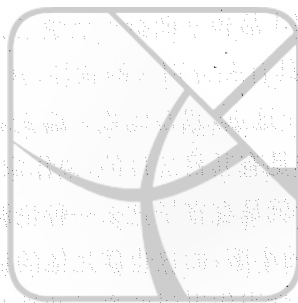
与此种人一比，我倒更欣赏有虔诚信仰的教徒，至少这类教徒的关怀别人的不幸的心意是真诚感人的。我认为搞文学的人，至少须拥有此类教徒的情操。

或许有人要拿晚明的性灵小品来驳斥我的说法。其实要是深入考察，晚明小品的走向描写山水之美，家居生活之闲与山居之乐，正是对污浊政治环境的厌恶而不得不采取退离的处世态度的结果。换句话说，晚明小品也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现实之作。

但强调写作人须具有关怀别人的胸怀，并不等于说文学作品是一套人生观的演绎。这点，我在此数十篇文章中就曾一再论及。总的一句话，文学创作是有其目的性的，说作家无须具有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的人，他本身就是在宣扬这么一种论调：文学作品可描写个人身边的琐琐碎碎的小事，而这也就是他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要众人与他一样，把文学当作谋财致富后的消遣小品。

我并不是否定文学作品须具有一定的艺术特点与价值，我只是强调除此之外，文学作品还须具有批判现实的作用。一个杰出的作家，不是时代的旁观者，而是洞察先机的参与者，这是他的过人处，也是他的不幸处。想藉文章沽名钓誉，而又想在生活上富裕且愉快，这样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统观中国文学史，没有一个杰出的作家或诗人的一生是平平安安愉愉快快的。乾隆以帝王之尊创作诗歌万首，但有哪一首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呢？上自屈原，中经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下至袁宏道、龚自珍，有哪一位的一生不是在多方探索生命的意义中度过的呢？上苍对作家是何其不仁爱呀，但这又是谁可以改变的事实呢？正如科学家须时时刻刻在探

索宇宙万物的奥妙一样，作家也须时时刻刻思索人类的问题；而思索是痛苦的，绝不是像喝茶或喝酒那样悠闲。





谈夏桦的《盼望》

读完了夏桦君的《盼望》后，最先给我的印象，就是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短篇小说这体裁的性能。《盼望》中的八篇小说，除了《在面包房里》和《这条路走对了》，对人物的刻划较成功外，其他六篇的人物刻划都不成功。

夏桦君刻划人物，往往只想通过一项事件的描写，来收到突出人物形象的预期效果，而所选择的该事件又不是典型的，因此他的

意图就失败了。短篇小说当然只能写生活的横断面,但这生活的横断面必须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性的,足以突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夏桦君刚好没做到这点,因此,《长夜》中的生叔,《落叶》中的楚雄,《阴影》中的友索,《新年前》中的祥嫂,《盼望》中的亚丽,《苍蝇》中的林苍影,作者虽然竭力描写他们的语言行动,但由于受到作者所选择的非典型性的事件的限制,人物就显得模糊不清了。

人物形象的不鲜明,是作者的缺点之一,但作者更大的错误却还在于歪曲了劳动者的形象。《阴影》中的友索是个清道夫,清道夫固有像友索那样爱慕虚荣的,但大多数还是自爱的,作者错把偶然的现象当典型来描写,无形中丑化了劳动者了。而且,如果友索真的是虚荣到那个程度,那他到奈尔的家后,只看到奈尔的贫穷情况,只听了奈尔的一番训话,竟会感到难为情,甚至拿起扫帚扫去屋里的污秽,友索的性格前后矛盾如此之大,这是很不合乎常理的。

作者的思想偏差还表现在:当劳苦群众遇到困难时,作者只轻描淡写地叙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的情形,而没有进一步指出这种互相关怀与帮助,只是要达到改变社会制度的一种必须因素,只是长征中的一个起点,而不是最终的目标。同时,作者对于劳苦群众互相帮助与关怀的场面,描写过于简单化,不能令读者通过文字的渲染,去深深感受到那动人的场面,作者的描写过于公式化与一般化了。我们反对把劳苦群众的遭遇处理成悲剧的下场,但过于简单化了的喜剧性结尾,却也会模糊了人们的视线,甚至使人忘记了斗争的目标何在。

如果说对于事件选择的不当是由于作者理解生活不够深刻,那情节的安排,气氛的制造及人物语言的运用,便该属于写作技巧的运作范畴了。夏桦君的小说,情节都过于平淡,几乎全是平铺直叙。假使小说中的故事本身原本就平平淡淡的,当然也不用故弄玄

虚，以曲折的情节来处理。可是，像《新年前》中亚弟的遭受意外一事，《苍蝇》中的同学们集体签名一事，这两个情节应该更好地用心来处理，这样至少能给人较有戏剧性的感受，而收到高度概括，集中生活的效果。但夏桦君都白白地糟蹋了这些情节。

气氛的制造，夏桦君注意到了。《长夜》中开头一小段描写黑夜，《阴影》中的开头描写小镇的静，都是其例，可惜都不很成功，原因是作者没有很好地把对于环境或景物的描写，和人物的心理状态有机地联系起来。《长夜》中对黑夜的描写，和生叔的沉重心情根本无关。《阴影》中的对小镇的静的描写，和友索寂寥的心情固然有关，却又插入一段物价高涨的叙述，既破坏了气氛，又嫌过于拖沓。

人物语言的运用，夏桦君基本上已注意到语言要切合说话人的身份。但有些地方还是不够通俗化，口语化，如生叔说的：“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批蠢人，总有一天会完蛋的”，祥嫂说的“这家伙吃了我们的钱”，“家伙”二字较少在没受教育的妇女口中出现的，苍影说的“圣人不与小人一般见识”，很不切合作为教师的苍影的身份，即使是浅薄的教师，谅也不至于把自己称为圣人，这些都是处理人物语言不当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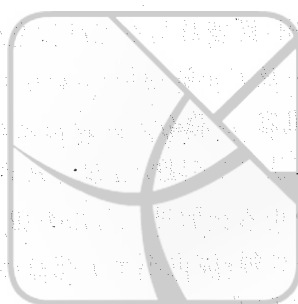
《盼望》一书中人物写得较成功的是《在面包房里》和《这条路走对了》。前篇通过老蔡和小林这两个工友的遭遇，来暴露老板钱如明的剥削本质，后篇通过工友亚发怎样由过百无聊赖的星期天生活到富有意义的星期天生活，来歌颂工友队伍中有思想水平的青年帮助认识较低的工友走上光明的道路。

从《盼望》中的八篇作品看来，夏桦君的小说取材相当广泛，的确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反映下层民众的生活面，但由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不够深刻，而所叙述的生活横切面的事件又不是典型的，且不是多项而只是单项事件，因此刻划人物便不鲜明。人物形象必须通过多项事件去刻划描写，人物的性格才会突出鲜明，这应

该是写作的一般原理。

以上拉拉杂杂谈了些不成熟的读后感，愿与作者和其他文友们共同讨论切磋。

1972.8.29



洋溢着生活气息的诗篇

——评《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单单有要表现劳苦群众的生活的主观愿望，并不一定能使文学作品产生预期的客观效果。很多题材是取自劳苦群众的作品，在艺术效果上并不能使人感动，这并不仅仅是作者本身没有较高的表现手法，而是作者不熟悉这类题材。凭道听途说，加上想象，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一定不会逼真，不能感人。《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的作者李擒白君，从小生长在凄风苦雨的柴船头，长大后又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他用诗这文学体裁，把他童年的生活片断及成为工人后在生活线上体验到的现实——表现出来。这些诗篇，包含着穷人的生活辛酸，暴露了剥削阶级的贪婪无耻，揭穿了所谓社会繁荣的美丽外衣，也暗示了光明的必将到来。擒白不是用口号，用呐喊，用叫苦的词句来写诗，他是用活生生的，他所熟悉的生活现象，来提炼，来裁剪，来集中题材。他用速写的，然而高度集中的，抒情的手法来描写柴船头的的生活面。他以叙事的夹带着抒情的笔调道出夹板厂工人生活的辛酸，老板管工的卑鄙无耻。他娓娓告诉你《静静的裕廊河》流经的工业城的人们是怎样地在生活线上挣扎。他对自小就生长在那儿的柴船头有很多的记忆，他惋惜地告诉你他自己的没有幸福的《童年》；他怀念虚度了二十年岁月的《守门人》孟加里星，因为孟加里星是善良的，是生活在柴船头的底层

人物之一，他对柴船头的潮涨暮色与苦雨固然有记忆，但《估俚间》里瘦弱的三轮车夫、苦力、拾荒老汉的悲惨晚境更令他同情。

擒白不用口号写诗，但这并不说明他没有思想。在《贝壳》、《红烛》、《铁钉颂》、《画灯笼》等咏物诗中，他从较新的角度着眼来咏物，很巧妙地把自己爱憎之情，寓于咏物之中了。

擒白的诗，是来自生活中的血泪的。他说：“当我提起笔，踏上征途，这笔尖蘸着的不是墨汁，是沸腾着的血汗，饱含着生活的酸楚。”（《寄自远方》）。这是确实的，但只单单强调擒白的诗的内容之感人，而忽略了他的艺术技巧之运用，是不对的。有感人的内容，这只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半，有相适应的表现技巧，才能使作品臻于成功。擒白的诗中，常常出现一些既有意境而寓意又十分含蓄的诗句，正是这些诗句，使他的诗作较诸于一般诗歌更耐人阅读、寻味。例如：

“街边有人贴上一纸光明，
刺探这夜的黑幕。”

——《牛车水之夜》

“星罗棋布的工厂，就像八爪鱼的吸盘，贪婪吮吸
‘利润’，吞进那无底的肚膈。”

——《静静的裕廊河》

“大船佬以肩膀顶着碗口粗的船篙，在黑色的河水
上支撑，一步步迈向前。”

——《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当时，生活就像阁楼的昏暗，
煤油灯下蜈蚣、蟑螂，

木虱的血污，形成丑恶的斑点。

涂黑了破旧的壁板。”

——《童年》

“几声低沉的咳嗽，

落在‘估俚间’的阴暗里。”

——《估俚间》

“二十年的时光

像屋檐临风的蜘蛛网，

守门人是忧郁的，

他默默地，

喝着苦涩的椰花酒。”

——《守门人》

“风从屋檐上大起来了，

空气里颤抖着一只饿狗的长号。

人们向着板壁上一盏煤油灯，

那一线微弱的多索(二字口旁)的光睁着失眠的眼睛。”

——《柴船头的苦雨》

引这些例子，并不只是在强调技巧的重要性，并不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警句的来源，都恰恰好是对生活的高度理解，体会。任何缺乏生活内容的所谓警句，只是诗人的梦呓、乱想。

无可否认的，擒白的诗，由于具有深邃的生活内容，加上技巧的不俗，他的大部分的诗是感人肺腑的，但这不等于说擒白的诗就没有缺点了。

《海员》、《归》、《在果园里》等等诗作是不能和他的成熟作品如

《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夹板厂之歌》、《静静的裕廊河》相提并论的。概念化，缺少生活气息，是这些诗的致命伤。这说明了擒白对海员生活的感受还不深，写来就没深度了。

流于一般现象的罗列，诗人没对所写的题材注入深厚的感情，而且缺少一个统一的主题来统摄全诗，是擒白的另一部分诗作的缺点，《牛车水之夜》、《天桥剪影》、《过春节》、《黄昏的裕廊河》、《朝霞》、《风雨的年代》，是其例。这个缺点的产生，除了说明作者对所写的题材没有深刻细致的体会外，不能抑制冲动的创作欲也是一个原因。

同一作者的成功和较差的诗篇相比较，又从而希望作者写出的每篇诗作都能令人再三吟咏、寻味，这或许会过于苛刻。但《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给我们最具体与明显的印象却是：写得好的都是较早期的诗作，较后期的诗篇，题材好多是重复早期的；而诗中所蕴含的生活面也相对地小了。这说明作者写得相当勤快，新的生活经验还来不及消化溶入诗中，就只好采用旧的生活经验，造成了有些诗篇重复了写过的题材，且质量都一篇不如一篇；有些诗篇却又像不够熟的水果，缺少沁人心脾的果汁，这些也都算是偏差。

如果说批评不是诋毁，作为一个激赏擒白的诗作的我，除了说他写作过于勤快的弊病，在细节上作一些吹毛求疵的指陈外，就再也不能道出什么具体的意见了。

与尤琴谈《小岛醒了》

我们不能说你是个没有写作才能的青年,《小岛醒了》中的对琴琴、怪仔及其他人物的刻划,具体地说明了你是有写作潜能的。但我们读完了《小岛醒了》后,除了被故事感动外,却始终觉得好像缺少了一些什么似的。想一想,对了,缺少了一个更积极的主题思想。

你很会讲故事,把怪仔、韵姑、萍姐的遭遇那么生动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不禁为怪仔与萍姐的不幸而洒下同情泪,为韵姑的出走与六叔的离家感到高兴。我们痛恨残忍、麻木无情的大伯父二伯父,爱护敢于反抗强暴的琴琴。你讲的故事激起我们爱护一切该爱的人物与事物感情,也激起我们憎恨一切该恨的人物与事物的念头。

你对情节的安排,也处理得相当好,紧接着韵姑的出走,是怪仔的被鞭打,接着又是萍姐的投河,这三段情节是紧凑而扣人心弦的,可以说,你已经掌握了写小说的技巧。萍姐将投河的那段描写雨夜的文字,也很有气氛。但是你对翠村的描写就很不够,你只是一般地介绍了翠村,不能使人对翠村有较具体的印象。

另外,琴琴一见到怪仔就会产生同情,而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对他“敬畏”,这是不大合乎情理的。怪仔骤见琴琴会产生好感,是因

为琴琴很像他死去的妹妹，这还说得过去。

但这些都不是大缺点，较大的缺点是你对在《小岛醒了》中触及的种族冲突，钞票贬值，制止学习华文等重大事件，不能用较高的思想水平来分析它们，向读者指出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根源，时代背景。如果你的原意是要使读者相信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冲击封建家庭崩溃的浪涛，那你是失败了。《小岛醒了》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封建家庭先行崩溃了，而后浪涛才拍上小岛来。如果你的原意是要向读者叙述在封建家庭崩溃过程中，青年男女热烈追求自由与真理的决心，但小说中除了韵姑的出走较有意义外，六叔与琴琴的离家到外地求学，都只是逃避现实。六叔与琴琴有经济能力到外地去求学，但还有许许多多贫困如盈妹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小岛真的醒了，就应该会有人参加进为真理而奋斗的队伍去，这点你也应该指出，那才会较合乎时代的要求。

然而理论是理论，要教我来处理这样的题材，也必定是要失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认识及思想水平不够高。文学当然是以文字来表情达意，但仅仅只有语文的表达能力，是很不够的，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知识越充实，就越容易分析问题，写出来的作品，思想性就会越正确。

我本身并不是一块写小说的料，以上所谈的，只是个人的一点读后感，仅仅给你做参考。

1973.12.9

轻评淡介《风下杂笔》

能从一件平凡的事物中悟出不平凡的哲理，能把一些看似不相关而实质有相连的事物联串起来组成文章，并阐发蕴藏于其中的哲理，这是作者的观察力精锐、思想水平高的体现。生活中遭遇到的小事件，看戏时引起的小感触，看图片时得来的联想，读书时领会到的道理，如此广阔的题材，紧紧联系着现实并对它作投枪或匕首式的投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取材的广阔是一回事，如何把它们组成文章，使之天衣无缝，并使之生动感人，这又得靠缜密的构思与文笔的流畅了。《岁杪有感》的二则短文、《软骨症的病根》、《杂感二则》中的第一则、《谈发牢骚》等则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优点。

爱憎的分明，观点的正确，文字的泼辣及偶而的幽默中流露出的战斗的乐观精神，则是作者有高度水平的思想认识的具体表现。

把现实与阅读书画，观赏电影得来的感触联系起来组成文章，是《风下杂笔》的第一部分作品。重点放在介绍好书，表扬伟人的崇高品质及揶揄落水狗的下场，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作品。分量当然不能与第一部分作品相提并论，但作者的渊博的学识，正确的观点，流畅的文笔，资料的新颖，使这部分作品比之于第一部分作品的价值，也丝毫不分高下。

然而，对这书的意见却还是有的。如果杂文是投枪是匕首，则所投所刺的对象该是现实。但为了使这投枪这匕首有装饰品点缀，以使在投掷时因投掷者有美妙的姿势，加上有装饰的标枪匕首的相辉映，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便可收到高度的艺术效果。可是如果这作为装饰品的丝带竟缠到标枪的柄上或匕首的刀锋上，美是美的，标刺便少了几许锐利。《笑的种种》，《从狗性谈起》，《蚂蚁篇》，《想当然耳》，都是有点上述的缺点的，即连《生活漫步》中的多数篇章也如此。这些篇章都由叙述许多性质相近或相同的事物开始，再引入到现实中来，然后骤然下结论完篇。作者的学识不可谓不博，写作技巧不可谓不高，文字不可谓不精炼；但太多篇幅在转述阅读来的知识，没适当比例的篇幅来批判现实，那原为装点投枪或匕首的丝带，便会阻碍或磨钝了杂文的锐利，从而使杂文失去了它原有的战斗力。

尽管有这些不成熟的拙见，对《风下杂笔》却还是很赞赏的。对一般较年轻的杂文作者来说，从这本书里也是能吸收到写作杂文的技巧的。

蓓蕾鲜花相映成趣

——散文集《风暴》读后

从概念出发去攫取题材来写作，最不能避免的缺点是写出来的文章流于一般概念化，口号化。原因是作者先有要表现某种概念的意图，而后迫不及待地到生活中去攫取事件，由于这事件不是作者本身经历的或感动过的，因而写出来的文章，便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而是干巴巴的说教文，劝世文。这样的文章，在目前的文坛上是很普遍的，这是非常不好的偏差。

散文集《风暴》的第一特点便是生活气息浓，没有从概念出发去攫取题材来写作的作品，虽然其中有些作品在技巧上还有些缺点，但那种从生活现象中去发掘真理的写作态度，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本散文集里，有含蓄地寓人生哲理于抒情笔调下的《风暴》、《香柑的记忆》、《风筝》、《怀念巴达河》；有微寓抗日思想于追述作者自己惨痛经历的《死亡的桥》、《避难》；有寓轻轻的感叹于叙述自己贩书的感受的《摆书摊》；有在简短的文章中包含了作者从生活中体验到的哲理的《换脚车胎》，《晚上随笔》，《怪亚叔》；有感慨社会的复杂，人心的虚伪的《都市人》；有勾勒了一副言行不一致，专讲空话的人的嘴脸的《大年初一的来客》；有批判一般人在新年里过无意义的生活的《新年日记》；有反映新村生活的艰难与不便，因而盼望和平早日降临的《新村里》；有描绘贫困怎样迫害穷苦

人家的《雨夜》；有叙述了平凡人的事迹的《依土卖》，《我家的老妈子》，《银王婆》，《张老师》，《野孩子》；有指出出现在文坛上的偏差现象的《文坛上的黑流》；有作者抒发自己坚持文艺工作的“傻”劲的《学聪明》，《掷笔有感》；有介绍本地及外国诗人的文章；也有纪念鲁迅先生的作品；或以抒情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说理为主；文笔有细腻含蓄的，有简练朴实的，有清新健朗的；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加上多样化的表现手法的；有新作者的纯真直朴，配上老作者的成熟凝练，蓓蕾与鲜花相映成趣，这些是散文集《风暴》的另一特色。

从一般的文学原理来看《风暴》，它无疑地是一本相当突出的散文集。但若用较高的艺术水平来衡量，《依土卖》、《我家的老妈子》、《雨夜》、《银王婆》等四篇记事散文，由于作者浓厚的感情并没有通过更凝练的笔调来表达，致使作品有点流于纯粹叙事的弊病。散文成功的两个基本要素应该是：一、能从平凡的事物中说出不平凡的道理来。二、以抒情的笔调来说理叙事，而不干巴巴地说教或记事。上述四篇作品却正好缺少了抒情的笔调。

顺绿的三篇短悍的作品是颇具特色的。他的用语简朴清新，偶而采用方言来作为人物的对话，更是生动精彩。顺绿是颇有才气的，但他到底还年轻，他只是一个尚未开放的花蕾；不过，花的清香已蕴藏于花蕾中，开放时的灿烂夺目也可以凭着蓓蕾的美好去想象，就只是还未开放而已。如他经历过生活的磨炼后，写出来的文章定会更有内容与韵味的。

老一辈作者中的白羊的文字是上乘的，在《安眠》中作者把内心里的寂寥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深夜沉静气氛也制造得很好。但缺少的正是顺绿君的文章里的活生生的人物与事件。人的感情本来就是抽象的，白羊君的《失眠》却又企图通过抽象的描写来抒发心中的感情，结果只给人一种轻飘飘的、似乎很有点朦胧美的东西

在眼前晃动着，滑溜着，却始终捕捉不到它，就因为这感情无所依附呵！

介绍鲁迅先生的四篇作品是可以一读再读的，这四位作者对鲁迅都有其一定程度的见解，很能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所在。

收在散文集《风暴》的文章是很少有火药味的，也没有骂人的泼辣，这当然是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这一点杏影先生在《作为解释》与《说几句话》已有所说明了。唯其如此，在读《风暴》中的文章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本散文集已是整二十年前的作品了，其思想感情有些在目前看来已不是积极的了。同时，由于我们曾说过从概念出发攫取题材来写作是不对的，但却不可忽视作者的思想认识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即使生活中有许多有意义的题材，也不能分析藏在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果就白白糟蹋了有意义的题材了。

1973.6.21

品赏《菜根小品》

我第一次读到李向君的《苍蝇集》时，对其中某些篇章的自剖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感到脸红。因为作者所自谦的自己的缺点，却是我也有的。他明明是在责备自己，但我感到他也似乎骂到我了，因此很是惶惶不安，而想尽快尽早割除这些恶习。

这次我读他的新著《菜根小品》，因其内容并不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就没有惴惴不安的感觉。但《从小学生的作文说去》，却又触及我的隐痛。我一向以为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在中学时代又被师长们强迫背诵了不少名家的代表作，因此在下笔写抒情文时，很是左右逢源。最近一两年来，偶尔重读自己的旧作，却发现自己的习作有过多的雕琢痕迹与吊书袋之弊。尤其可悲的是，当想写些杂文之类的东西，由于名家的警句美词派不上用场，就有笔钝之叹了。李向君的这一段话是很令人心服的：

“说起来这是一个矛盾。小时候因为词汇不够，不能达意，写不成什么好文章；长大后，多读了一些书，吸收了一些形容词、副词、成语、俗语、诗词警句等等，词汇是增加了，可是作文时反而处处受这些词汇的牵制，造句遣词都跳不出词汇的窠臼。加上这时候入世已深，已懂得做文章有时候要避讳，有时候又要‘迎合’，顾前管后，不敢说真话，做出来的文章自是没有什么‘个性’可言的了。”

他进一步阐明有了一点名气的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会越来越造作，个性越来越黯淡，而终至自动封笔了事的原因是：

“造成‘封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生活圈子没有扩大，思想水平没有提高等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未能泅过词汇的海。”

李向君认为“汉语”的一个特色是：“它几千年来累积了丰富的成语、格言、俗语、歇后语、诗词警句等等，给写作者许多方便。许多微妙的思想感情，随手拈来一个成语就能相当贴切地表达出来，没有了成语反而不能把意思说清楚似的。我们因此养成一种惰性，作文时三句不离成语，以致一般文章好像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没有特异的色彩，也就是没有个性。……我们作文时须得摆脱对成语等等的依赖性，不是说这类词汇完全不可以用，而是以尽量少用为宜，甚至于形容词，副词等，可以不用时也就不用。我常常这样想，倘若用像小学生作文那样单纯的文字，表达深刻的内容，那才是第一等的好文章。”

李向君不但希望别人能用单纯的文字来表达深刻的内容，他也用这样的标准来品赏别人的文章，因此他欣赏《自剖》和《溪》中的文章那种自自然然而又奇峰突出的笔法。他说《扬尘集》的作者丁彦的文章风格很大一部分承袭了中国古文的传统，严谨缜密，却缺乏了一点锋芒，且喜用排比，这无异是寓贬于褒中的说法。但在读林臻的《风下杂笔》，他就真的欣赏林君的文字的精练及富于形象性了。他赏识《挥手集》的作品正因为易非的文笔大多时候是平静的，朴素的。李向君的喜爱朴质自然，毫不雕琢的文风，在《穿衣与风格》一文中也有进一步的阐发。

李向君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见解，虽是发表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但收在他本集中的早期作品，如《打山猪》、《小岛中秋》、《雨后的码头》、《小岛忆趣》、《做戏》、《破肿缸》，

却早已用平淡无奇，清新可喜的文字来叙述他在“一个小岛教书时的一些生活片断”。这几篇作品的思想性，无庸说是较弱的，但作者的生活情趣，却通过清新平淡的文字感染给我们。这是李向君驾驭文字的成功致然。

但如果因此而说李向君早期的作品与近期的文章，文字是始终一致的，却是不正确的。李向君的早期作品文字是朴质清新，毫不雕琢，但不大耐读。反观后期的作品如《东京的感觉》，《斯基雅基的没落》，《日本电影界的癌》，《为香港人辩》，《蛇王与茶楼》，《初尝臭豆腐》，《谈吃粥》，文字是还保持着平淡清新，但却有韵味，较耐读。

在内容上值得一提的是：李向君的那几篇游记文，颇不同于一般人的泛泛描述风景，介绍名胜，他能在短短的几天逗留期间，就对某地或某国的一些现象作一针见血的分析。他在《日本电影业的癌》中指出了“曾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电影”之所以没落，是由于“性店”泛滥造成的。他以亲身的经验驳斥了一般旅客说“香港人没人情味”的不正确。以较先进客观的观点，从较正确的角度来分析产生于异地的现象，李向君的观察力是锐利的。

《鲁迅怎样做父亲》可见作者组织材料的能力之强。《三年零八个月》在夜深人静时读来，令人心酸，虽然作者是尽力以平淡的笔调，向你娓娓叙述他一家人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不幸遭遇。

不过，《菜根小品》的思想性，总的说来是比《苍蝇集》弱得多了。希望这只是作者在风雨飘摇的日子中憩息时所偶而为之的作品，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像《苍蝇集》那样带有思想性的文字。

评《走在风沙的路上》

年龄如果不是决定一个写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的重要因素，它至少是和写作者的世界观同样重要地会限制他去摄取写作的题材；这论点在曹毅君的集子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以曹毅的现龄才廿一岁来说，她运用文词的娴熟，是远远超越了时下的某些同龄写作者的水平。但无可否认的，曹毅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面是较肤浅的，狭窄的。

从作品末注明的写作日期看来，作者的思想水平，写作技巧，都一直在进步，这是令人欣慰的。在较早期的作品中，她还只停留在单单叙述事件的水平上，而不曾或较少尝试深入去分析问题，虽然《两棵菊花》是个例外。在较后期的作品里，她就往往能从俗定的价值观念中去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来。譬如她说受赞扬是一种心理负担，精神束缚，而不是快乐，这多少有点道理。但要分辨的是到底做了对大众有益的事而受到大家的赞扬，还是做了对群众有害的事而受到某些人的赞扬，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赞扬。如果是前者，那为了保持良好的作风，而致有点心理负担，倒是该快乐的。又譬如她说鸟儿的生活并不是自由自在的，原因是鸟儿不事生产，只一味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由此她又引申到某种人的坐享其成的行径是可耻可恨的，最终定会受到群众的唾弃，这观点也很不

俗。像上述那样有见地的观点，在《生活杂笔》与《踏入社会》两文中也可看到，这是她的思想水平较早期有所提高的说明。可是她的思路有时还会显得紊乱，如在《踏入社会》中的第四则中，她竟要朋友们“多钻研点骗术吧，那是无往而不利的，你将终生受用，还大可成仙入天堂哪！”这相信是她在说反话，但全则文章中竟找不到一句要读者怎样做人的正话，这是很不好的作风。在这社会里生活，我们的头脑要复杂点，但复杂却不是骗术，复杂是用来对付牛鬼蛇神，骗术却是欺骗善良的好人。又如在《两棵菊花》中，作者先说：

“从这两棵菊花，我联想到社会上的两种人，一种是像这棵白菊花那样，有一点本领就迫不及待表现出来给别人看，可是，他往往经不起人们的挑战，一击便倒。另一种人则像那棵黄菊花，默默地学习，培养自己的技能，充实自己的理论，当一崭露头角，便‘名震流俗’、‘才华大显’”。

这段文字是在肯定黄菊花的能养精蓄锐，而致有一鸣惊人的表现，我们暂时不去谈这看法是否正确。但作者的欣赏黄菊花而否定白菊花，在字里行间，却隐然可体会到。可是，接着下来作者却又说：

“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我觉得不应该片面下定论，而应该看他们以什么为大前提，如果他们是为了表现自己，逞个人英雄，那么本领高强，表现出来又有何用？如果是为大众服务，为打抱不平，惩强扶弱，那么即使自己懂得的很少，能力有限，也应尽力而为，勇敢去做，怕人见笑而袖手旁观，才是真正的不应该。”

谁也不能说这段文字的论点不正确，但问题就出在作者已在前一段文字中为黄白菊花下了定论，在此却又推翻自己的立论，前文就自相矛盾了。

说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弱，能从俗定的价值观念中去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来，并不是说曹毅君的作品已是无瑕疵可觅了。最

明显的一个不足处就是她的文章结构较松散，艺术构思还有待提高。同时，在本集子中像《夜归》那样写得有意境的段落是较少见的：

“有时月亮非常明亮，月光像一道瀑布从天上倾泻下来，洒得遍地遍野都是；泥路上印满杂草清晰的影子，微微的清风拂来，草木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周遭是一片宁谧、恬静；那时刻，我的心境也被感染得异常平和舒畅……”

意境的不够凝练，文字的不够洗练，这是散文的致命伤。但所谓的意境，不仅仅是指描绘风景而言，从平凡的事件中看出其社会意义，以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抽象的感情，这也是意境。意境的创造，不能忽略了思想水平的提高，但突出的艺术构思，深刻的生活体验及精炼的文字，往往会给正确的主题思想予衬云托月的作用。

从曹毅君驾驭文字的能力与思想水平看来，她是有写出好的散文来的潜能的。希望她继续努力创造。

谈谈《生活杂笔》

有人误以为写杂文轻而易举，至少比写散文、小说、戏剧或诗歌容易，这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土木君在《生活杂笔》后记中曾说：“大凡杂笔之流，似乎每一文章皆无牵连脉经之可寻，各成片断，只是直抒胸臆。”这观点是不正确的。杂文在取材方面诚然是较驳杂的，但并非无脉络可寻。鲁迅先生的杂文，结构之严谨完美，是人所共知的。即使是本地的作品中，有些较成功的杂文，也并非信笔写来，而不顾及文章的结构。

土木君写的杂文是有的放矢，但有一个最大的不足处就是文章结构不严谨，往往在一篇文章中穿插进许多没有必要的段落，如《花》、《果》、《鸟》、《书》等等数篇，由于不必要的段落的比重太大了，致使文章的主题显得相对地不突出了。

土木君在后记中又承认他的文章取材“大部分是日常琐事，平凡清淡”，读完本集，真的感到作者谈来谈去，多是芝麻小事，而对其他较有社会意义的社会现象，却没有涉及，这相信是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使然。

在主题思想方面，有些篇章也未尝不无商榷的地方。例如在《杂感三则》的首则《圣牛和蠢牛》中，作者说蠢牛“不声不响的干活，为人类服务着，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应得的食物——草，但还要

受到人类压挤，挤出新鲜的乳汁，在不能操作时，受到屠杀之后，还要加以抽筋剥皮，制成有用的食物和物品，成为农人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帮手，却还被一些间接受益的人加上‘蠢’的形容词”。反观圣牛却“受到宗教的庇护，人类的膜拜，不必操作，又可以游荡阻塞街道……”在这里作者很为蠢牛鸣不平。在次则《蠢牛和哈叭狗》中，作者却说：“如果没有这许多蠢牛的劳动，试问哈叭狗还有鲜美的牛肉吃和舒适的享受吗？”这已隐约在赞扬“蠢牛”的生活方式了。在末则《狗和羊》中，作者竟要我们“学习牛羊的服务精神。”这三则杂感的思想文路是很紊乱的，前后自相矛盾的。其实，哈叭狗的行径根本不值得一提，其他种类的狗，为了一日三餐而做工，他们的本质也不可相提并论。作者一味赞扬“蠢牛”的服务精神，而忽略了他们受鞭打，折磨，愚化，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思想上的偏差所造成的。

如果批评不算挑剔，要求词意明朗化是有别于“雅得可爱”，土木君的文章中有些段落是令人费解的。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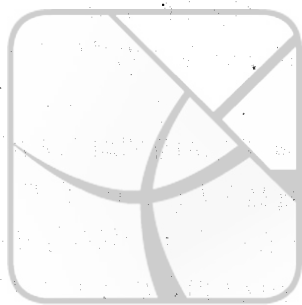
“当它(狗)给主子弃掉时，又会奴颜婢膝地跑到别一家去，万一不幸被穷人家屠了当成羊肉卖时，它也不懊悔平日的作为，反而产生一种‘阿Q精神’，认为死了也不会像蠢牛一样，每个人知道这是狗肉，而是由挂着羊头认为是羊肉，同时也自叹降低价格，以羊肉的身价出售，没有分别出吸血者和吃草皮两者的身份价格。其实，如果知道所挂的是羊头，所卖的是狗肉，其价格是会更加低贱，还会受到别人的咒骂和受欺凌者所感到痛快的。”

含蓄也是一种美，但含蓄到晦涩，弄到句子不连贯，就很难令读者明了作者本意之所在了。上引的那段文字，相信作者的原意是想写得含蓄点，但弄巧成拙，令人费解。

由附在文章末尾说明的日期看来，作者是很勤于写作的，除两篇是旧作外，其余的都是近两三年来的作品。土木君若能在文章结

构及文字的运用上多用些心思，凭他的这股劲，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的。当然，思想水平的提高，对人生、社会的更深的认识，该是比技巧的提高更重要的。

在黎明来临前的玫瑰色曙光下，我们在小溪畔发现倒映在清澈水中的水草的倩影，那份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这水草的生命力是刚强的，叶子是坚硬的，但我们惋惜那凝在叶子上的泥沙，它破坏了倩影的秀美。说泥沙的该刷刷，并不等于说水草的无用，正是以这样欢欣而又惋惜的心情，我写下了《生活杂笔》的读后感。





● 责任编辑:林秀平 ● 电脑创意:卢 清

ISBN 7-80640-046-X



9 787806 400463 >

ISBN 7-80640-046-X
I · 941 定价:35.00 元(上、下卷)